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八二・史部・正史類

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卷一百五十六至卷一百九十二）〔清〕李 清撰……………

2288/02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六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五十八

北史七十

申徽

陸通弟

庠狄峙

楊薦

王慶

趙剛

趙昶

王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趙文表

元定

楊樹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其遠祖因中原亂避地江左兩世皆仕宋官至刺史父明仁郡功曹卒徽少與母居盡心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遭母憂喪畢乃歸於魏北海王元顥入洛以元顥為東徐州刺史遷引徽為主簿顥敗遂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惟徽送之及還得免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之風尋除太尉

府行參軍考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間行入關見周

文周文與語奇之薦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待引為賓

客周文臨夏州以徽為記室參軍兼府主簿周文察徽

沈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

創幕府務啟四方書檄皆徽辭也大統四年拜中書舍

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

徽獨不離左右魏文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

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塔劉彥隨之及榮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彥殺康取其位屬四方多

難朝廷不追問罪因授彥刺史頻徵不奉詔又南通吐

谷渾將圖叛逆周文難於動衆欲以權略致之乃以徽

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既至止宿館彥

見徽單使不以為疑徽乃遣一人微勸彥歸朝以揣其

意彥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彥便從之遂來至館徽

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彥遂叱而縛之彥辭無罪徽數

之曰君無尺寸功擅殺皇宗滋居方岳恃遠背誕不恭

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寔不容誅但受詔日本令相送歸關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民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孤延等起義遂保啟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載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徵兼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二年累進爵博平公正右僕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賜姓宇文氏徽性勤至凡所居官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姦後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遷吏民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中使君手迹也並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為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為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為荊州

刺史入為小司徒小宗伯天和六年乞骸詔許之贈泗州刺史諡曰章子康嗣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泉出內有魚遂得供膳時以為孝感所致謂之孝魚泉從介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周文周文為行臺以政為行臺左丞原州長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大統十年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自拔東歸從介朱榮榮誅又從介朱兆及介朱氏滅乃入關周文時在夏州引為帳內督項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傳岳軍府已亡散周文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周文以此重之後從擒寶泰復弘農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周文將討

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士民謂為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周文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錄前後功三進爵為都昌公刺史徐州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五

平伏加大都督從周文援玉壁進儀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邛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周保定五年累遷大司空通性柔謹雖久處列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轉大司馬其年通弟暹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

常從容謂曰爾既溫裕何字世雄且為世之雄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暹少謹密早有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暹襲之起家羽林監周文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遠唯暹獨兼文雅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暹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為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六

匹閉門不受

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成遣行人詔暹為使主尹公正為副報之暹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居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郡界豕生數子經旬母死其家又有積乳養之諸豚賴以活時論以暹仁政所致

神道碑曰公為京兆尹家僮暮行得遺錢於道并白

純十匹訪得其主還之

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為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為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為司會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為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乃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國簿還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以還雖未臨已存優恤宜遂其所請以彭雅探還任州有惠政吏民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七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匹碑之後後徙居代世為豪右父貞上洛郡守峙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仁恕士民頗悅之孝武西遷峙棄官從入關大統元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黃門侍郎時與東魏爭衡柔然乘虛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柔然主雅信重之自是不復為寇周文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拜侍中柔然既滅突厥強盛雖與周通好而外連齊氏周文又令峙銜命諭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長安爵安豐郡公歷小司空小司寇明帝初為益州刺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峙性寬和尚清靖為夷獠所安後為宜州刺史入為少師以年老乞骸詔許之卒諡曰定子蕤嗣少知名卒於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蕤弟徽從平齊以功拜儀同大將軍賜爵樂陵縣公徽弟微亦以軍功至儀同大將軍保城縣男微弟茲性弘厚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八

局度以齊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入并州軍敗侍臣殲焉及帝出惟茲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遷開府歷右宮伯賜爵樂城縣侯仕隋至戶部尚書楊薦字承略秦郡寧夷人父寶昌平郡守存幼孤早有名譽性廉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介朱天光入關周文臨夏州補帳內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荐入洛請事孝武授周文關西大行臺仍除荐直閣將軍時孝武妹馮翊長公主嬰居欲以妻周文乃令武衛元毗喻

旨薦歸白周文又遣荐入洛請之孝武即許焉及欲向關中薦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周文又遣荐與長史宇文測出關侯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子大統元年柔然請和親周文遣薦與楊寬使并結婚而還進爵為侯又使荐納幣柔然魏文帝郁久閭后崩周文遣僕射趙善使柔然更請婚善至夏州聞柔然武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周文乃使薦往至柔然責其背惠食口并論結婚意柔然感悟乃遣使隨薦報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及侯景來附周文令薦助鎮過薦知景讎履遂求還具陳事定周文恐柔然乘虛寇掠乃遣薦往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周孝閔踐阼除御伯大夫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東面與齊通和說其兄欲背先約計已定將執薦等送齊薦知其意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橫流可汗悚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薦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

旨遷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突厥還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卒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父因魏雷州刺史慶少開悟有才略初從周文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周孝閔踐阼晉公護引為典籤慶樞機明辨漸見親侍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和好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柔然結婚遂為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薦為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因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慶信著北

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度曰
前後使來達我國喪者皆碧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
得不行此事度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
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兵部中大夫進爵為公
歷丹中二州刺史為政嚴肅吏不敢犯大象元年授上
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進柱國
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於鎮贈上柱國諡曰莊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父和太和中陵江將軍南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十一

度淮開父表執還所司將致於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
莫報若安厝畢方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
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剛少機辯有幹
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加閩內都督及孝
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古名東景州刺史馮景昭未
及發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
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
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

率眾赴關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荆州人楊敷等起兵應
景以其眾遷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沒於蠻後自贖
免乃見東魏東荆州刺史李度憐勸令歸關西度憐納
之使剛至并州密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令剛齋書中
勅荆州剛還報度憐仍託度憐斬楊敷等以州歸西魔
憐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灊上見周文具陳關東情
實周文嘉之以復東荆州功進爵臨汝縣伯初賀拔勝
獨孤信以孝武西遷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十三

請進而復之乃以剛為兼給事黃門侍郎使梁之魏興
齋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珪等懷珪即與剛盟歃受
移送建康仍遣行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仗三荆聽
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成縣侯除大丞相府
帳內都督復使魏興重中前命尋梁人禮送勝信等項
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圍梁漢以結為行臺梁州刺
史剛以為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為
庶人除剛潁州郡守

周書曰拜剛大都督東道軍司節度開府李延孫等
七軍延孫為長史楊伯簡所害剛擊斬之時河南城
邑一仗一此剛復出軍伊洛侯景亦渡河築城剛前
後下景三郡破其行臺梅還

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頽川節
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陵復拔其郡守二
人時流言剛東叛神武因故反間聲遣迎接剛及率騎
襲其丁塢拔之周文知剛無貳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上

進爵為公渭州人鄭五醜搆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
今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內寢舉觴屬剛曰昔侯
景在東為卿所困點羌小醜豈足勞卿謀慮時五醜已
剋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並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遂
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偽廣陵郡屬宇文貴等西討
詔剛行渭州資給糧餼

周書曰鐵忽平所獲羌卒千人配剛軍中教以戎旅
皆盡其力用

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

周孝閔踐阼出為利州總管沙州氏恃險逆命剛再討
復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偽信州濱江負阻
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略焉仍加授
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剛師出踰
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以無功還卒於路贈中浙涿
三州刺史諡曰成子仲卿別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上

冠以材力開周文平弘農擢為相府典籤大統九年大
軍失律於邛山清水氏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
周文將討之先求可使者

周書曰左右莫對視請行太祖壯之

遂令視使鼠仁喻以禍福羣山或從或否其逆命者將
加刃於視視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相率降伏
梁道顯叛攻南田周文復遣視慰喻之道顯等即款附
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徙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

州周文即以昶為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為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地鎮將氏俗荒獷昶威懷以禮莫不悅服暮歲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機科發切急氏情難之復相率謀叛昶又潛遣人誘說離間因其攜貳遂輕往臨之羣氏不知所為成來見昶乃斬其首逆者二十餘人餘眾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氏帥蓋開等反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復討擒之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昶率儀同駱大弋等討平之周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沒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脩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脩城郡守杜果等請昶為援昶遣使報果為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解脩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

泥陽川而還興州人段叱及氏酋羌多復反攻沒郡縣昶討斬之昶自以擢居將帥傾心下士鹵獲氏羌撫而使之皆為昶盡力周文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氏羌者趙昶有之矣至是明帝錄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尋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王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少有氣幹為州里所稱周文初定關隴悅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相府刑獄參軍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周文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罄其行資市牛饗戰士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大行臺右丞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為援周文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眾助之悅言於周文曰侯景於高歡始為鄉黨之情未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涸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忠義之禮不足蓋所圍既大

不邇小嫌既能背德高氏豈肯盡節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為池中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周文納之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

周書曰十四年從大將軍楊忠征隋郡安陸時懸兵深入悅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匱乏悅出廩米六百石分給之

後累遷大行臺尚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揚賢悅乃貽之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七

周書載書曰達奚公總熊羆之旅受朕廟堂先附者賞後服者誅若兵糧既少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繫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利韓信背項黃權歸魏事有變通今其責也

賢遂降悅又白武云白馬衝要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圍也若蜀兵更至攻之甚難武然之即令悅率輕騎徑趨白馬悅示其禍福梁將深悟

周書作其將梁深

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周文即以悅行刺史事招撫初附吏民安之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

行臺為中外府尚書員廢悅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宗黨情其長子康恃悅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姦禮康非

理陵辱軍人折之悅及康並除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江陵令悅從軍展効江陵平因留鎮之周孝閔踐阼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六

列復官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兩進爵至河北縣公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敕勞勉之保定元年卒于位子康嗣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後徙居南鄭累世為二千石父珽性方嚴有度量位御伯中大夫文表少而脩謹志存忠節

周書曰好讀左氏春秋畧舉大義

起家為周文親信保定五年授儀伯下大夫遷許國公

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從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令文表典之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徐行文表處其為變遂說突厥使羅莫綠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間隙吐谷渾亦能為變今君以可汗愛女結姻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綠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功別封伯陽縣伯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恒稜者方數百里並夷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所居恃其險固常懷不軌文表率眾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眾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落甚強凡討之者皆四面環攻以分其勢若大軍直進不遺奇兵恐併力於表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須別為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走路絕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分遣人以理曉諭為惡者討之歸善者撫之善惡既分易為經略事有變通奈何欲遵前轍遂以此意通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

桓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桓稜獠相與聚議猶豫問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識山川請為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寬平不煩導引卿但先去好慰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眾曰向者獠帥謂吾從寬路而行必當設伏險要若從峻路出其不虞獠眾自離散矣於是勒兵從險道進道有不通處即治之乘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既失計爭攜妻子退保峻要文表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軍大達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徵其租稅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為遂州刺史大得民和愚按文表平獠始末原載獠傳今改附文表傳以著其功

遣遂州刺史政尚仁怒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大將軍進爵為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毛顛

周書毛顛作于顛 愚按隋書于顛傳亦有此事北

史作毛頴誤也

為吳州刺史及隋文執政尉遲迴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頴自以秩大且為國家肺腑懼文表負己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頴遂手刃文表因令其吏人告云文表謀反乃馳啟其狀帝以諸方未定恐頴為變遂授頴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頴特聽文表子仁海襲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父道龍鉅鹿郡守定惇厚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言內沈審而外剛毅從周文討侯莫陳悅以功拜步兵校尉

周書曰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邛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稍衝之殺傷甚眾無敢當者太祖親見之論功為最賞物甚厚定有勇略累從征伐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廢帝二年以宗室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隨例降

封長湖郡公周明帝初拜岷州刺史威恩兼濟甚得羌豪情先是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從征賦及定代還羌豪等咸懋慕之保定中累進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考明帝欲因隙攻取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眾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為水軍定為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徽等水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未拒

周書曰時量等以定已渡江勢分先與水軍交戰皎為陳人所敗脫身歸梁定孤軍懸隔進退無路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所竹開路且行且戰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偽與定通和重為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詐欲力戰以死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乃許之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伏就舟為度所執所部眾軍亦被囚由送詣丹陽居數

月憂憤發病卒于樂嗣

楊樹字顯進立平高涼人父猛為縣令樹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亦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樹樹藏而免之孝莊立徽乃出復為司馬由是樹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北海王元顥入洛孝莊北渡太行

周書曰元顥入洛孝莊欲就亦朱榮於晉陽詔樹率其宗人收舟馬渚樹未至帝已北渡太行樹遂匿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收船不以資敵

及榮奉孝莊南討至馬渚樹乃具舟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從孝武入關進爵為侯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遣鄴周文欲知其所為乃遣樹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以樹兼黃門侍郎往慰撫之樹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乃有隨樹入朝者時弘農為東魏守樹從

周文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樹父猛先為鄆郡

白水令樹與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鄆郡舉兵應朝廷周文許之樹遂行與土豪王履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內外俱發遂拔鄆擒其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眾議推樹行鄆事樹以因履憐成事遂表履憐為鄆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為經略於是遣謀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大寧等諸城並請內應大軍因攻拔之以樹行正平郡事左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樂可朱渾道元等為殿樹分兵要截殺傷甚眾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樹威聲棄城遁樹遂移據東雍州周文以樹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樹威恩夙著所經處多羸糧附之北至建州眾已一萬東魏州刺史車折于洛出兵逆戰樹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臨正平復遣行臺薛修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

敵衆漸盛樹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
義徒背叛遂偽為周文書遣入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
軍四道赴援故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酋
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樹分遣訖遂於夜中
拔還郿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時東魏
以正平為東雍州遣薛崇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
橋崇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拒守汾橋其夜樹從他道濟
遂襲克之郿郡人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三五

又率兵攻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鹵其
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封郿陽縣伯郿山之戰樹攻拔
柏谷塢即鎮之及大軍不利樹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
率騎追樹與儀同章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前景乃引
退周文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樹久從軍役未及
葬父至是表請遷塋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
神武園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樹恐入寇郿郡率騎

禦之景遠聞樹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
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
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東魏將李顯進開府復鎮郿
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
攻其四戍拔之時以東軍不出乃追樹還改封華陽縣
侯又於郿郡置郿州以樹為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定
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樹出軹關然樹自鎮
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克獲遂有輕敵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三五

時洛陽未下而樹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
樹軍樹以衆敗遂降齊樹之立勲也有慷慨壯烈之志
及軍敗遂就幽以求苟免時論鄙之朝廷猶錄其功不
以為罪令其子襲爵

論曰申徽局量深沈文以經史陸通鑒悟明敏飾以溫
恭並夙奉龍顏早蒙任遇勳宣提戰功預披荆義結周
族恩生契闊遂得入居端拱出撫列藩雖以識用成名
抑亦情兼惟舊陸逞於戎旅之際以文雅見知出境播

延譽之能蒞官著從政之美歷居顯要豈徒然哉庫狄
峙建和戎之功楊薦成入關之策趙剛克剪凶狡趙昶
據服以先料侯景文表誦突厥武明稱先覺或識
用蜀機路楊擗攻勝亦兵破而身囚功名寥落良
可嘆矣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
師其擗之謂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七

明李清撰

北史七十一



趙肅

李彥

梁昕

辛慶之

皇甫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王子直

杜杲

呂思禮

徐括

檀翥

孟信

宗慄

劉璠

柳遐

韓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父演恒州刺史褒少有志尚
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嘗奉訓
誘至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沈

有遠畧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為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周文周文問以去留褒曰此天授也何疑乎

周書載褒曰今王室凌夷使君英武思結士心若總兵權據關中地此天授也且侯莫陳悅亂常速禍不乘勝取平涼反通營洛水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不世之勳在斯一舉

周文納馬及為丞相引為錄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統初遷丞相府從事中郎又拜丞相府司馬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分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不獲者以故縱論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

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間

諸盜咸首盡褒取名簿勅之無差異並原罪許以自

新羣盜屏息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西涼

州刺史羌胡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家侵漁百姓同於

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褒乃悉募貧人充兵士優

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賑給之每西域商貨

至先盡貧者市之貧富漸均戶口殷實廢帝元年為會

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進爵三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公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褒至適會寇來及不下屬縣人既不備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益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眾怠縱伏擊之盡獲其眾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褒奏曰所獲賊眾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詔許之自此抄兵頗息遷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老請致仕許之天和

五年拜少保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後始論政事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謚曰貞子繼伯嗣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世事河西沮渠氏滅始歸魏父申侯舉秀才為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鄉導授司州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聞之謂人曰趙肅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啓周文請之周文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為不早言也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封河清縣子十六年除廷尉卿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稱之十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周文命肅撰法律肅

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軌別見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軌嘗謂所親曰秦雍間必有王者爾朱氏敗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為記室參軍典機密尋轉倉曹時穀糶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糶粟以振其乏及岳被害周文帝以軌為都督從征侯莫陳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為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足定亂高識遠度非遇管所及椿曰誠如卿言真可恃也周文為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出為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民治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宰人者多推尚之賜姓宇文氏恭帝二年累官至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謚曰

質執性清素臨終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子肅為中外府記室叅軍中山公訓侍講早有才名性頗輕滑時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父靜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魏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大統初累遷左民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為十二部改授戶部郎中廢帝初拜尚書左丞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閣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六

嘗懈怠斷決如流畧無疑滯臺閣莫不嘆其公勤明察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彥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蒞職雖沈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謚曰敬彥臨終遺誠其子等曰昔人以竅木為櫬葛景為絨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平生志但事既矯枉恐為世士所譏今可

歛以時服葬於碭碭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朝廷嘉之不奪其志

郭彥太原陽曲人其先從官關右遂居馮翊父肖靈武令彥少知名周文帝臨雍州辟為西曹書佐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稱著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閔踐阼出為澧州刺史蠻左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耕稼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七

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以澧州糧儲乏少每令荊州遞送自彥蒞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眾未知也柱國宇文貴令彥率兵接應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彥懼其眾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眾果拒戰彥縱兵奮擊並擄獲之以南安無備竟引軍掩襲

周書曰顯外兵叅軍鄒紹為彥所獲因請為鄉導彥夜至城下令紹詐稱顯歸門者開門納之彥引兵入

遂有其城晉公獲嘉之進爵懷德縣公

周書曰彥秩滿還朝吏兵號泣送二百餘里

入為工部中大夫保定四年晉公獲東討彥從尉遲迴

攻洛陽迴復令彥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使彥

鎮之

周書曰軍次豫州彥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既嚴圖欲

南轅彥以奉命出師須與大軍接若向江畔立功更

非朝廷意固執不從兼畫攻討之計景宣乃引軍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之遂降其城仍以彥鎮之尋以洛陽班師棄而不守

屬純州刺史樊倉卒境內騷然朝廷以彥威信著東

南令鎮撫吏兵畏愛之

天和中為隴右府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世為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

居京兆之藍屋父勸農中散大夫昕少溫恭見稱州里

周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周文

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

周書曰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

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再遷東荊州刺史昕撫

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附者相繼明帝初爵胡城縣

伯天和初出為陝州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歷

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軍諡曰貞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父世為西州著姓後徙居京

北父和本州中從事璠少忠謹有幹畧周更為牧補主

簿以勤事被知引為丞相府行參軍周保定中累遷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璠性和平小

心奉法守分守志恒以清白自著當時稱為善人建德

三年為隨州刺史政存簡惠士民安之卒官贈交渭二

州刺史諡曰恭子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

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後為尚書左丞時漢王

諒為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

隋書曰前後長使司馬皆一時名士

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詰之

諒甚敬馬場帝即位諒用諮議王顛謀發兵誅數諫止諒不納誕流涕以死固請

隋書載誕諫曰竊料大王兵眾非京師敵加以君臣位定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節必有松喬之壽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掛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敢以死請

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遇害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以誕亡身殉國嘉悼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尋為清陽太守甚有聲稱大業初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與侯初漢王諒反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峙令敬釗並抗節不從世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反刺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

隋書載模言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有大行梓宮未掩翻為厲階者乎鍾葵失色

曰司馬反耶

臨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玄擊楊玄感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為繁峙令甚有能名漢王諒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

隋書曰弼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

執送偽將喬鍾葵署為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

隋書曰喬鍾葵署為代州總管司馬釗拒之再三鍾葵忿然作色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釗曰忝為縣宰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為辱已多何復迫以偽官死生惟命餘非所望鍾葵怒甚復將斬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大敗釗得免

卒於朝邑令

平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世為隴右著姓父顯宗馮

翊郡守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屬爾朱氏作亂魏孝莊令司空楊津為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討之津啓慶之為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遇弒遂出充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孝閔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為行臺復啓慶之為行臺吏部郎中大統初從周文東討為行臺左丞

周書曰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東魏攻陷正平遂欲經畧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之戰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強敵時稱其仁

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為丞相府右長史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不尚奢華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為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卒於秘書監慶之族子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畧曰公家雖世載冠冕

然名德富貴莫及此兒仲畧亦重昂志氣深然之年十八侯景辟為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為從州刺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至諸生等深感悟歸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并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為司隸上士保定二年為小吏部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益梁民軍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於通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民庶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者拒戰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叛圍郡城

周書曰昂謂同列曰凶徒狂悖若待上聞或淹旬月
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拯近溺寧暇遠求越人苟利
百姓專之可也

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
衆皆作中國歌直趨賊壘賊謂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
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
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疋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
遂表為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西

滿還京首領皆遂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
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捶楚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
有雅量家於雍州父歡魏隴州刺史宋陽公仲景年十
八舉文學對策高第建德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卒於家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世為郡右族父琳州主簿
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能幹魏正光中州郡主簿

起家奉朝請

周書曰子直嘗奉魏臨淮王彧命招撫淮南諸盜旬
日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故

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大統初漢賊屠各阻兵南山與隴
東屠各共為唇齒周文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
之賜書勞問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為
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
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復入為大行臺郎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十五

兼丞相府記室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
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官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
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畧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
常曰吾家千里駒也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周明帝初
為修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搆亂攻逼修城杲信
洽於民部內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並破
平之入為司會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頊即宣帝也

時為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遂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周文
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昂使馬陳文大悅即遣使
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鄰好以杲
奉使稱旨帝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還國陳文謂
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恐未能
及此杲答曰安成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陳之介
弟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起已及物上遵太祖遺
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為此也若知止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六

十六

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舊地梁即本朝藩臣若
以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乃云尋常之士易骨肉之親
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慙恧久之乃曰前
言戲之耳接遇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
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
於陳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
並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騷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
使陳論保境息民之意陳宣帝遣其黃門侍郎徐陵謂

杲曰兩國通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
朝非慕義而至主上受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
禮將送今主社稷孰謂非恩邾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
報德而先納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
朝陵曰彼納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邾烈容之而已且華
皎方州列將竊邑叛亡邾烈一百許戶脫身逃竄大小
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
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為恩衛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十七

共元定渡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
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宸馮玉其恩猶在且怨
彼國思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乃笑而不答杲
因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許之遂遣使來聘建德
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陳宣謂杲曰長湖公軍人
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患王褒庾信之徒
既羈旅闕中當亦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意欲以元
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

免既不死節安用此為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乃止及果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果答曰合從圖齊豈唯樊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果有才辨嫻於專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甚敬異之時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柩果受以歸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加開府儀同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將軍隋開皇元年以果為同州總管進爵義興公累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卒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議諸生為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勲除樂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為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為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為行臺賀拔岳

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周文思禮預其謀及周文為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為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魏孝武功拜黃門侍郎文帝即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擒竇泰進爵汝陽侯大統四年以訕謗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才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即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盡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為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所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愚按思禮既賜死又贈官則所云謗訕朝政非謗訕也與勝紹等謗議之書必有可觀史臣何以不載其

榮

時有博陵崔騰董紹早有名譽歷職清顯為丞相府長史紹為御史丞亦以投書謗訕賜死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世為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言措筆當欲辨折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

為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修禮啓為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其黨葛榮竟殺修禮自為魁帥以功進爵高廣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爾朱榮誅爾朱世隆屯兵河橋孝莊以招為行臺左丞自虎牢北渡引馬場河內之衆抗世隆後爾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十一

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為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為主今若為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為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陽永熙末從孝武入關拜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文帝舅子王起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後卒於度支尚書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父江大常少卿翥十歲喪父

遷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鄰人來往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為瑯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為魏孝明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暹為行臺鎮北雍州表翥為行臺郎中孝莊既誅爾朱榮暹使翥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

周書曰翥兼殿中侍御史臺中表奏皆翥為之

後孝武西幸除兼中書舍人修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後坐談論輕躁為黃門侍郎徐招所紿死於廷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十二

獄

孟信字修仁廣川索盧人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熙末除奉朝請從魏孝武入關官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慙慙勞問乃自出酒以饑饉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菹唯此而已又以一錯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

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狔
爵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狔進之酒
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凡子賣之擬俱
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所信過從外來見賣
牛人方知其賣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
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
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
帳下人周文聞而歎異未幾舉為太子少師遷太子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五

傳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
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牀帳卒於家
贈冀州刺史謚曰戴

宗慄字元慄南陽涅陽人其先家於江陵父高之梁山
陰令慄少聰明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
為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
不對策及梁孝元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
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選以慄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

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孝
元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
輒嘔血兩旬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旦有羣鳥數千集於
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以為孝感所致孝元即位
累遷吏部尚書慄父高之先為南臺治書侍御史犯憲
慄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後高之理雪慄恒菜食鄉里
稱之在孝元府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
酒沛國劉毅讓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便忠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五

並無慄不能對慄博學有才藻口未嘗譽人朋友以此
少之初侯景平後孝元議遷建鄴唯慄勸都渚官以其
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周文以慄
名重南土甚禮之周孝閔踐阼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明帝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刊定羣書數蒙宴賜
保定中卒有集二十卷行世

劉璠字寶義沛人其先以永嘉亂從居廣陵父臧性方
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以著作郎璠九歲而孤

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十七為上黃侯蕭粦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粦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氣使才不為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詰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屬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粦以為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去粦謝之乃止後隨粦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遺疾璠弗之知忽一日舉身楚痛尋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

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粦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粦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帝時東宮遇粦素重其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修出為北徐州刺史即請為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叅軍修為梁州又補為中記室屬侯景渡江梁室大亂修以璠有才畧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

定璠喟然賦詩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修開府置佐史以璠為諮議叅軍仍領記室梁孝元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叅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屬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孝元尋以修紹鄱陽封且為雍州刺史復以璠為修北平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遣召璠使者八反乃至蜀又以為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渡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

歸漢圖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夏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一人紀知不為已用乃厚贈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曰敢不奉揚威靈克剪姦宄紀於是遣使拜修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

西屬達奚武庫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武周文素聞其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武請屠之周文將許焉惟令全修一家璠乃請於朝周文怒不許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

周書載周文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

敘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五

力也 愚按赫連達傳曰言不忍急攻受城主蕭循降者謀出於達璠力耶抑達功耶史官自相矛盾未知孰是

周文既納蕭修降又許其反國修至長安累月未之遣璠因侍宴周文曰我於古誰比曰常以公命世英雄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不若周文曰我不得比湯武猶望匹伊呂何桓文不若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周文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

我耳即命遣修修請與璠俱還周文不許以璠為中外府記室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卧疾居家對雪興感作雪賦述志

周書載其詞曰天地否隔凝而成雪應乎玄冬之晨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別散亂徘徊霏霏皎潔連朝陽之暄煦就凌陰之慘烈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碣石之東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以昏空理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日馭潛於

敘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五

滌汜地險失於華嵩既奪朱而成素質矯異而為同始飄飄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曷皓兮溟濛綏綏兮颯颯漉漉兮泐泐因高兮累仍藉少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若西崑之閭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遂所適遇物淪形觸途湮迹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為絳值河濱而成赤廣則瀾淪而交四海小則浙瀝而緣間隙

淺則不過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為五穀之精實長
眾川之魄大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
之壁人聚漢帝之金既藏牛而沒馬文冰木而凋林
已墮白登之指實愴黃竹之心楚客理魂於樹裏漢
使遷鐵於海陰斃雪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
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丈之深無復垂雲與雲合惟
有變白作泥沈本為白雪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
天山來忽與狂風閱遡河陰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八

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
可雪

初蕭修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
辭也周明帝初授內史中大夫掌綸誥在職清白簡亮
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蒞職未暮生羌
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貨產唯璠秋毫無
取妻子並從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
羌常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石嘉其善政及遷

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歎異陳
公純作鎮隴右引為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卒於官著
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字休徵幼聰慧
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至孝伯黃門郎璠有名江
左在嶺南時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

其以晉王祥比之乎不然何名與字俱同
後以字行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為宜豐侯記
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關齊公顯名為記室府中書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九

皆令掌之憲進爵為王又為王友俄除內史上士武帝
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其文也累遷車騎大
將軍儀同大將軍歷長安萬年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
官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
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修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
世璠兄子行本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
王紀國常侍遇蕭修以梁州北遂與叔璠歸周寓居
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之絕晏如也性

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
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
下大夫周伐故事天子臨軒掌朝曲筆硯持至御坐則
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
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
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安
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帝嗣位多
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內太守隋文為丞相尉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

迴舉兵攻懷州行本率吏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
子隋文帝踐祚拜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帝嘗怒一
郎於殿前答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帝不顧
行本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
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
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致笏於地而退帝欲容謝之遂
原所答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內附行本以黨項羌密通
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違校尉之

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
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
之恩狼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帝奇其
志雍州別駕元肇言於帝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
文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
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蓋發明詔今肇乃敢
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禮帝嘉之賜絹
百匹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

敬憚時唐令則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
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嬰昵房惟
聞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公劉臻平原明克讓河
南陸爽等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
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
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外行本
時內閣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為褻慢付
執法者推之太子為請乃釋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

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
置臣庶子欲輔導殿下正道非作弄臣太子怒而止復
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責憚其方正無敢至門由是請託
路絕吏民懷之未幾卒於官文帝甚傷之及太子廢帝
曰嗟乎若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柳遐

周書避作霞

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父季遠梁宜都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

守遐幼而夙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志篤好文
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
父太尉公嘗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
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畫寢
又夢將昔時坐席賜汝汝官位當復及吾宜勉勵以應
嘉祥也梁西昌侯蕭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民禮修
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羨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
觀其舉措遐徐步稍前曾不顧盼仕梁稍遷尚書工部

郎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
漢英靈於此見矣梁宣帝時為岳陽王於襄陽承制授
遐吏部郎尋進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遐乃辭梁宣曰陛下龍
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
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
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柏
嘗誠臣等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若陪隨鑿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三

進無益塵露退有虧先旨梁宣重違其志許之固留鄉
里以經籍自娛周文帝明帝頻徵固辭以疾及梁宣殂
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入朝授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民務先以朝再
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恥而已下皆感化不復為
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
遐有至行初為州主簿父卒於揚州遐自襄陽奔赴六
日至哀感行路毀悴不可識後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

人相顧失色抱觀號慟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
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唯得人吮膿或望微
止其痛迴應聲即吮旬日瘳咸以為孝感所致性又溫
裕畧無喜怒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短尤尚施與家
無餘財臨終遺誠薄葬其子等奉行之有子子靖莊最
知名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郎隨選入
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所居皆有政術吏民
畏愛之然性愛閑素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十四

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時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
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
之若嚴君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長幼相率拜謝於
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
者皆曰惟恐柳廣德知也時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
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浚臨州賚以几杖
并致衣物靖惟受几杖餘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開
皇中壽終莊字思敬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

陽蔡大寶有重名江左梁宣帝為岳陽王大寶為其諮
議見莊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遂以女妻之俄梁宣
辟為參軍及稱帝累遷鴻臚卿隋文帝輔政梁孝明令
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文帝懼孝明有異志及莊還
謂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王殊眷今主幼時
艱猥蒙顧託梁主奕業重光委誠朝廷而已至後方見
松筠之節君還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
梁之將帥咸請與尉遲迴連衡進可盡節周武退可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十五

卷山南惟孝明疑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文帝結託之
意遂言於孝明日尉遲迴雖曰舊將昏髦已甚司馬消
難王謙常人之下非有匡合奇才况山東庸蜀從化日
近周室之恩未洽

隋書曰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力楊氏此三語乃
莊所以料周也北史何以刪之

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阼未若保境息
民以觀其變

愚按梁所重在本國其臣以此為言則可若周臣則不可

孝明深然之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孝明謂莊曰近若從衆言社稷已不守矣

愚按梁明不用衆言猶梁宣不用尹德毅言時未可耳乃是此而非彼何也

隋文踐阼莊又入朝帝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於

梁莊因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一百五十七

儀同三司除給事黃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

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

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

兼之者柳莊耳高頴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

降意茂見帝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有

舊譖愬頴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帝處以

大辟莊據法執之

隋書載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以與

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不信於民伏願思釋之言天下幸甚

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璿等反於江南詔莊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璿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論曰韓褒奉事三帝以忠厚知名趙肅平允當官張軌

循良播美李彥魯流省閣郭彥信著蠻貊歷官出納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一百五十七

當時之選也梁昕皇甫璠辛慶之王子直杜果之徒並

關右舊族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璠出境有專

對之材既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曹魏文帝云文人不

護細行其呂思禮之謂乎徐招檀翁孟信各以才學自

業又加以清介並志能之士也宗懌才辭幹局見重梁

元連乎播越秦中不預政事豈亡國得齒不與圖存者

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蓋亦多人劉璠

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疑傳信頗有詳畧而屬辭

比事為一家之言行本正色抗言具存骨鯁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志墳隴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主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莊亮直之風不殞門表忠而獲謗可慨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七

六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八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

北史七十二

孝成皇帝

附燕王位

隋宗室諸王

河間王弘

義成公處綱

離石太守子崇

蔡王整

衛王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文帝四王

煬帝三子

孝成皇帝名昭煬帝長子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生降寤名納言蘇威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至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玄武門弄石獅子文帝與文獻后至其所帝適患痛腰舉手馮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帝嘆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大奇之帝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應聲泣帝問其故對曰漢

王未婚時恒在至尊所其朝娶婦應出外俱將違離故
啼耳帝嘆其有臣性特鍾愛焉年十五立為河南王仁
壽初徙晉王拜內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
即位幸洛陽宮昭留守京師大業元年遣使者帝立為
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強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
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惟席極
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
仁愛如此明年朝洛陽後數月將還京願得少留帝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
王為崇未幾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
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隋楚同
分也

大業雜記曰始太子與楊素同侍宴帝深忌素因宴
寘毒太子及素並起二盃同至侍酒者誤進太子飲
一二日毒發下血太子知之嘆曰吾代楊素死乎命
也數日薨素亦以毒斃 通鑑考曰時人見太子與

與素先後薨故安有此論耳

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册文帝深追悼之謚曰元德
太子東恭帝立追尊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妃慈州刺史
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毒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
新婦之姑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為妃昭有
子三人韋妃生西恭帝大劉良娣生燕王使小劉良娣
生東恭帝使字仁安敏慧美姿容煬帝於諸孫中特所
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人大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益奇之宇
文化及弑逆之際使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
蕭鉅千牛宇文昂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玄武門詭
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恨冀見帝為
司宮者所過竟不得聞俄難作遇害年十六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
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伐建襄關中元孫時在鄴懼
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元孫死齊為周滅弘

始入關與文帝相得帝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
武幹畧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為丞相常
置左右委以心腹常詣周趙王宅將及難弘時立戶外
衛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樂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
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為
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
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進上柱國政尚清靜甚
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便宜從事河東多盜弘時奏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恬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入
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
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師歲餘薨大業六年
進封邠王子慶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月滕王
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榮陽太守頗有治績及
李密據洛口倉萊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
中糧盡兵勢自蹙密遣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
姓郭氏乃非楊族妻敬於漢高殊非血胤呂布於董卓

良異天親芝焚蘭歎事不同此江都荒酒流宕忘歸骨
肉崩離人神怨憤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
漢水還日木期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糧糗支計僅有
月餘弊卒之多纒盈數百有所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
於市肆即是非虛因歸雁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
七首蒙在蕭牆空以七尺之軀懸賞千金之購可為酸
鼻者也幸能三思自求多福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
遂降密改姓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為楊氏東恭帝時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越王不責也及稱制拜宗正卿世充僭號降爵邠國公
復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
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
申厚意結公心耳今叔父窮迫國家沾危而不顧婚姻
孤負付屬為全身計非妾所能責公也妾若至長安公
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妻
遂沐浴親粧仰藥死慶歸唐為宜州刺史邠國公復姓
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喪明世充斬之

義成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國柱尚書令義城縣公以處綱襲累遷右領軍將軍綱雖無才藝而性質直在官強濟亦為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史氏悅之卒於秦州總管諡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王諒及朝廷以為二心廢錮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父益生贈荊州刺史子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五十八

車騎將軍恒典宿衛煬帝嗣位累遷候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寇屢請早還京不納尋有雁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安有陳說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寄出為離太守治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今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絕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子崇患

之言欲朝集遂與心腹數百人自孟門關將還京過道路隔絕退歸離石左右聞唐兵起太原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為讐家所殺

武元皇帝五男元明呂皇后生高祖文皇帝蔡王整滕王瓚其道王嵩不知母氏李氏生衛王爽瓚另見高祖蔡景王整隋文帝次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並異母整周明帝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以武元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死文帝初居武元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植一柏四根鬱茂西北一根為整栽者獨黃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果終不吉文帝作相贈柱國大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加封諡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開封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開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太妃帝曰昔幾殺我有同

生二弟並倚婦家勢常憎疾我我向之笑云爾既嗔我不可與爾角嗔並云阿兄止倚頭額時有醫師邊隱遂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癩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因言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夫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當改為悖父母許我此言父母亡後二弟及二婦又纒我於晉公獲時每還家欲入門常不喜如見獄門託以患氣常鎖閣靜坐唯食至時暫開閣每飛言入耳竊云復未邪當時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實不可耐羨人無兄弟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籍達官兄弟多相憎爭名利故也

愚按二弟若有此言固薄然身為天子而介介於閭墻往隙訟言公庭是教後人以薄也五子相殘不以壽終斯言兆矣

智積在同州未嘗戲游獵聽政之暇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坐所設唯餅果酒饒三酌家有女伎

唯年節嘉慶慶於太妃前始文帝龍潛時與景王不睦太妃尉氏又與獨孤后不諧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人或勸智積為產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俱非知我者其意恐兒子有才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他職任閨門自守非朝覲不出場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察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逆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欲西圍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擒耳及玄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焚智積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領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九

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玄

衛昭王奕守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軍功於祿祿中封同安郡公六歲武元薨為獻后所養寵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為內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州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所生李氏為太妃奕位雍州牧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轉涼州總管奕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盧勳竇榮定高頴虞慶則等分道進以奕為元帥俱受奕節度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畧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鉢畧中重瘡遁帝大悅賜奕真食梁安縣千戶六年復為元帥率步騎十五萬出合州突厥遁微為納言帝甚重之未幾奕疾帝使薛榮宗視之云眾鬼為厲與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走下階斃其夜與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襲封衛王煬帝時諸侯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等雜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

鍛成其獄奏集惡逆當坐死詔下其議楊素等曰集密懷左道厭盡君親是君父罪人非臣子所赦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終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太子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太子勇小名暹地伐周世以武元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為洛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地後徵還京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內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已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民多流冗遣使案檢又欲徙民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為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進流離蓋不獲已有齊之末注開時昏周平東夏繼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厭家鄉願為羈旅若假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今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

一第...續修四庫全書第 4 版反內

致勞擾帝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有損益帝每納之帝常從容謂羣臣曰前世皇王溺於嬖幸廢立所由生朕傍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子忿事亡國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引明克讓姚察陸開時等為賓友勇嘗文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恐致奢侈之漸因戒之曰我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能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帝心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時事故令高頴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菹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憶前事應知我心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正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徵召一朝皇

太子雖居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任上作貢別上東宮事非典則宜悉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強宗入上臺宿衛高頴奏若盡收強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常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頓得東宮左右何須武強始我商量恒於交番日分向東宮上下團伍不別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蓋疑頰男尚勇女以此言防之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嬖幸匹嫡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日亮獻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亮昭訓專內政后彌不平頗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恒備員數惟與蕭后居處后由是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內辭皇后因哽咽流涕伏不能興皇后泣然泣下相對款款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畜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出於杆軸鳩毒過於孟杓皇后忿怒曰覲

地伐漸不可耐我為伊索得元家女望隆基業忽爾暴
亡必遣人投藥致此天逝事已如此我亦不窮何因復
於汝處發如此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每思
東宮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遺汝等兄弟向雲兒前
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苦痛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
后亦悲不自勝此別後知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
張衡定策遺襄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
具言后此語素懼然曰但不知皇后如何必如所言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又何為者後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禮
用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及我
遣內史至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
常與同寢共食豈如現地伐共阿雲相對終日酣宴昵
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嘗恐暗地殺之
素既知意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意勇
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台
間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退象

也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內作庶人村屋宇
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布衣草褥莫以當之帝知其不
安在仁壽宮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宮偃息未入勇束帶
待之故不進以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
恐有他變帝甚疑之后又遣人伺視東宮纖介事皆聞
奏因加媒孽構成其罪帝惑之遂疎忌勇迺於玄武門
達至德門量置人候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宮宿
衛人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內有健兒咸屏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之晉王又令段達私貨東宮幸臣姬威令取太子消息
密告楊素內外誼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
過主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
富貴威許諾開皇二十年車駕至自仁壽宮御大興殿
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
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尊憂勞
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悉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
弘為此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

去此不遠令我每還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
脫衣卧昨夜欲近廁故在後房恐有驚急還就前殿豈
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乃執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
鞠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奉敕
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忿然作色肉戰
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
自檢校之何關我事又云昔大事不遂我先被誅今作
天子竟令我不如諸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長嘆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六

視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乃向西
北奮頭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嘗勸
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長子望其漸改隱忍至今勇
昔從南袁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佳婦女令人
恨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事其婦初
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曾責之便懟曰會當殺元孝
拒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皇后共抱養
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與女在外私合而生何

必是其體屑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今儻
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麟佞人也呼定興作親家翁定
興愚以受其此語我前解金麟者為其此事勇昔在宮
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
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欲得天下望耳
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
廢之以安天下時左衛大將軍元旻力諫帝不答姬威
又表告太子非法帝使威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七

臣語唯意在驕奢欲得樊州以至散關總規為苑兼云
昔漢武將起上林苑東方朔諫之賜朔黃金百斤幾許
可笑我實無金賜此等若有諫者當斬之不過殺數百
人自然永息前蘇孝慈解左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
大丈夫當有一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宮內所須尚
書多執法不與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
隋書曰僕射已下吾會戮三人與此不同
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內築一小城春夏秋冬作役不

報營起亭殿朝更夕改每云至博填我多側庶高緯陳
叔寶道尊子年嘗令師妹卜吉凶語臣曰至尊忌至十
八年此期促矣帝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
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
宮憎婦亦廣平教之元贊亦知其陰惡勸我於左藏東
如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足
於外更有求訪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
憤安可効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遂敗先是勇嘗於仁壽宮
參起居還途中見一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
左右曰此堪作何器用或對曰古槐尤堪取火時衛士
皆佩火燧勇因令匠者造數千枚欲分賜左右至是素
獲於庫又藥藏局貯艾數斛亦搜得之以問姬威威曰
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
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促城門自然餓
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馬數萬疋勇備

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東宮服玩似加稠
飾者悉陳於庭示文武羣官為太子罪帝曰前薄王世
積得婦女領巾狀似稍幡當時備示百官欲以為戒今
我兒乃自為之領巾為稍幡此是服妖使將諸物示勇
請詰之后又責其罪帝使使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
進曰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帝曰玄象久見矣群臣無
言者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耶帝時戎
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立東面諸親立西面引勇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
主者為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人神皆所棄欲
求不廢其可得邪勇再拜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戒
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流涕既舞蹈而去左右
莫不憫嘿又下詔左衛大將軍元暹任掌禁兵委以心
膂乃色藏姦伏離間君臣崇長厲階最為魁首太子左
庶子唐令則策名儲貳位長官察諂曲取容音技日進
躬執樂器親教內人贊成驕侈導引非法太子家令鄭

文勝轉行左道偏被親昵占問國家希覲災禍左衛率
司馬夏扶福內事諂諛外作威勢陵侮上下褻濁宮闈
典膳監元淹謬陳愛憎開示怨隙進引妖巫營事厭禱
前吏部侍郎蕭子寶往居省閣舊非宮臣進畫姦謀要
射榮利前主璽下士何疎假託玄象妄說妖妄志圖禍
亂心在速發兼諸奇服皆疎規模增長驕侈糜費百姓
此之七人為害斯甚並處斬妻妾子孫皆沒官車騎將
軍閭毗東郡公崔君綽游騎尉沈福寶瀛州人章仇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翼四人所為並是悖逆論其狀迹罪合極刑但未能盡
戮特免死各決一百身及妻子資財田宅悉沒官副將
作大匠高龍義預追番丁輒配東宮使役營造亭舍進
入春坊率更令晉文建通直散騎侍郎判司農少卿事
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給虛破丁功擅割園地並處自
盡於是羣集官廣陽門外宣詔戮之乃移勇於內史省
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
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冑楊約各千段楊難敵五百

段皆勸勇劫燬之時文林郎楊壽政上書諫曰皇太子
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帝怒撻其胷尋貝州
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已自新請封一小國
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意時勇
自以廢立非罪頻請見帝面申冤屈太子過不得聞勇
升樹大叫聲聞於帝冀得引見楊素因奏勇情志昏亂
又癡鬼所著不可復收帝以為然卒不得見
隋書曰素誣陷經營構成其罪類皆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帝遇疾仁壽宮太子入侍醫藥姦亂事聞帝抵床曰枉
廢我兒遣追勇未及發使而崩秘不發喪遽收柳述元
巖繫大理獄偽勅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嗣勇
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成王筠高良
娣生安平王嶽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高陽王該建安王
韶成姬生頽川王暉後宮生孝實孝範初儼誕帝聞之
曰此皇太孫有生子不得地雲定興春曰天生龍種所以
因雲而出時以為敬對六歲封長寧王勇敗儼亦坐廢

上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同於螫手不宜留意場帝踐祚儼常從行遇鴆卒諸弟分徙嶺外皆救殺之

大業略記云帝鴆害勇恐其八男為厲皆倒埋之

嗚呼此即文帝滅宇文氏狠手

春王俊字阿祇開皇元年立為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隸焉俊仁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慈愛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尚書令伐陳之役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度

隋書曰陳將周羅暉苟法上等以勁兵數萬屯鷓鴣

洲總管崔弘度請擊之後虞殺傷不許羅暉等亦降

俊遣使奉章詣闕謂使者曰謬當推轂愧無尺寸功

以此多漸耳帝聞而善之

尋授揚州總管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

二十四州諸軍事初頗有令問文帝聞而大悅後漸奢侈違制度出錢求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又盛修宮室窮極侈嚴後有巧思每親運斤斧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纂籬重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堦梁柱楹棟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絃歌於上後頗好內妃崔氏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以俊奢縱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將軍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是兒律以周公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卒不許俊疾篤舍銀銀色變以為過盡未能起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秦邸帝哭之

數聲而已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今作脯擬賜秦王今亡
可置靈坐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
大蛛從枕出之求不見窮之知妃所為也俊所為
奢嚴物悉命焚之敕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世法
王府僚左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
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妃崔氏以毒王
故下詔廢絕賜死於家子浩崔氏所生因母譴死遂不
得立以秦國官為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七

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絕酒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
府王延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
延恒在閣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數日羸頰骨
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
號慟而絕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葬延於俊墓側
煬帝即位立浩為秦王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
以浩為河陽都尉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
文述勒兵討之至河陽修啟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

有司劾浩以諸侯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弒逆
立浩為帝化及敗於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為帝因害之
通鑑曰化及鳩殺浩

湛驍果有膽烈伏業初為滎陽太守坐浩免亦為化及
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蜀拜柱國益州
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尚
書令本官如故歲餘罷十二年入為內史令右領軍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七

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
甚為朝臣所憚帝每謂獻后白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
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
左右為請衡既還京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訥討
西蠻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先
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
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毛間
蟲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

資治通鑑曰造渾天儀多捕山獠充官者

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諧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帝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讓之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後廢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靈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付執法者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兒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備屐責恐不自全帝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主

隋書載秀表曰臣以多幸蒙天慈鞠養九歲榮貴惟知富樂未嘗憂懼陷茲刑網不謂天恩尚假餘漏撫膺念舊自新莫及猶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靈祇不祐福祿消盡夫婦抱思不相勝致恐長辭明世永歸泉壤伏願慈恩賜垂矜閔殘息未盡聞希與瓜子相見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

帝乃下詔數其罪曰汝地居臣子情兼國家庸蜀儉要委以鎮之汝干紀亂常懷惡樂禍躡昵二宮貯望災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主

容納不逞結構異端我有不和汝便覘候望我不起便有異心皇太子汝兄也次當建立汝假託妖言乃云不終其位妄稱鬼怪又道不得入宮自言骨相既非人臣德業堪承重器安道清城出聖欲以己當之詐稱益州龍見託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修成都之營妄說禾乃之名以當八千之運橫生京師妖異證父兄之災妄進蜀地徵祥符己身之錄汝豈不欲得國家惡也天下亂也輒造白玉之珽又為白羽之箭文物服飾豈似有

君鳩集左道符書厭鎮漢王於汝親則弟也乃畫其形像題其姓名縛手釘心枷鎖杻械乃云請西岳華山慈父神母神兵九億萬騎收楊諒魂神閉在華山下勿令散蕩我之於汝親則父也復云請西岳華山慈父聖母賜為開化楊堅夫妻回心歡喜又畫我形像縛手撮頭仍云請西岳神兵收楊堅魂神如此形狀我今不知楊諒楊堅是汝何親也包藏兇惡圖謀不軌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災以為身幸賊子之心也懷非分之望肆毒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於兄悖弟之行也嫉妬於弟無惡不為無孔懷之情也違犯制度壞亂之極也多殺不辜豺狼之暴也剝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財貨市井之業也專事妖邪頑器之性也弗克負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滅天理逆人倫汝皆為之不祥孰甚欲免患禍長守富貴其可得乎後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字文化及弒逆揚州志曰是日暴風吹塵晝晦秀謂防者曰吾生平未見斯變亡國之禍應在旦夕其夕難作

欲立秀為帝羣論不許害之并其諸子

隋書五行志曰初文帝名太子勇名晉王英秦王俊蜀王秀有人上書曰勇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為英萬人之秀為俊乃布衣美稱非帝王嘉名帝不省時人呼楊姓多為羸或言於帝曰楊英反為羸殃帝不憚遽改之後勇俊秀俱廢黜煬帝終亡天下卒為楊氏殃

漢王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字益錢開皇元年立為漢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十二年為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帝幸溫湯送之自山以東至滄海南拒黃河五十二州盡隸焉特許以便宜不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譏廢居常快快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強太原即為重鎮宜修武備帝從之大發工役繕修器械貯納於

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數萬

資治通鑑曰突厥嘗寇邊帝使諒禦之而敗其所領

將帥坐除解者八十餘人皆配防嶺表諒以為宿舊

奏請留之帝怒曰爾為藩王當敬依朝命何得私論

勳舊廢朝廷憲法嗟乎小子爾一旦無我忽欲妄動

彼取爾如甕雜耳何用腹心為

王頰者梁將王僧辯子少倜儻有奇略為諒諮議參軍

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並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諒親善友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

資治通鑑曰儀曹鄴人傅奕曉星厯諒問曰是何祥

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

入地上井則可怪耳諒不悅

會文帝崩使車騎屈突通徵之

資治通鑑曰初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汝勅字側別

加一點又與王麟合當就徵至是皆無驗諒知有變

詰通通占對不屈遁歸長安

不赴遂發兵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怒收繫之王頰

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

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

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

誅之

愚按諒於斯時不正楊帝弒君父屠嫡兄罪而謬言

楊素反無名之師必敗雖用王頰裴文安言無益也

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守屯要路

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

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掣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定

京師震擾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即陳兵號

令誰敢不從旬日間事可定矣諒大悅

大業略記載文安說諒曰今梓宮尚在仁壽宮此其

徵兵動移旬月若簡驍勇萬騎令文安督領不淹十

五日可達長安其在京被黜停私之徒逆擢據高位

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闕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
大王總兵鼓行而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揮定也諒
不從 大業雜記載文安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
殿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奔喪曉夜兼行經掩仁
壽宮彼縱徵召未暇禦我大軍駱驛隨王而至此則
次計若但據河北彼率天下兵百道攻我難為主人
此下計也與此不同

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趣河陽大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三

軍慕容良出溢口趣黎陽大將軍鄧建出井陘畧燕趙柱
國喬鍾馗出鴈門署文安為柱國統單貴王聃大將軍
茹茹天寶侯莫陳惠直指京師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
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
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
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聃為蒲
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薛粹為絳州梁善薩為潞州韋
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遣偽署大將軍常倫進兵

絳州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令
者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嘗為晉王故
曰晉地非謂反徒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
為諒咎微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
州破之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
楊素擊走之諒大懼拒素於高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
王頴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
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阻戰士之心益西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三

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與百官大
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并州素進擊之諒乃降百僚
奏諒罪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
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先是并州謠言一張紙
兩張紙容量小兒作天子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
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字阿容量與諒同音吾於皇
家最小以為應之子顥因而禁錮守文化及弒逆之際
遇害

讀史商語曰隋文帝嘗言朕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然文帝於整璜皆同母弟而憎疾尤甚若太子勇之廢即其親母不由嬖幸而秀廢諒幽又皆其母兄為之孽子何與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嬭生趙王杲昭前見齊王暕字世拙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目少為文帝所愛開皇中為立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九工騎射初為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簿暕為軍導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嗣帝又敕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隸於暕寵過益隆自周故后樂平公主及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度安裴該皇甫謐庫狄仲錡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犬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民家有美女輒

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匿恣行淫穢方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捉灸諸胡責其名馬得數匹進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家暕不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帝云柳氏女美帝未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柳氏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屢事獄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大獵於汾陽宮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得怒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始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溪通妾王氏善歌貴游宴聚多或要致展轉亦入暕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其事窮暕妃韋氏戶部尚書冲女早卒暕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宴令則稱慶脫暕帽為歡名相工徧視後庭相工指妃

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副陳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陰挾左道為厭勝事至是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數人妃姊賜死陳府僚皆斥邊遠時趙王杲猶在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陳一子不然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自是恩寵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武賁即將一人監其府事陳有微失輒奏之帝亦慮陳生變所給左右皆老弱備員而已陳每懷危懼又帝在江都宮元會陳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美

法服將朝無故有血從裳中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死視皆無首陳甚惡之俄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也其見陳忌如此化及復令人捕陳時尚卧未起賊進陳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陳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過害陳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愍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没入北番者悉配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

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尚衣奉御永徽初卒

唐宰相世系圖載愍名正道正道生子崇禮官太府卿戶部尚書子三慎餘吏部郎中少府少監慎矜戶部侍郎慎名洛陽令俱為李林甫所誣賜死 愚按正道以齊王遺腹漂流歸唐隋文的派僅存此一綫然唐不以嗣鄒公備二王後而反用其疎宗嗣何也且三傳後又屠滅幾盡令人追恨隋文族宇文氏一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美

趙王杲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杲聰令美容儀親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杲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笑杲先請試炷后不許杲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蒙嘗之今爰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為停爰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杲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血滿御服時年十二論曰周建懿親漢開磐石內敦九族外輯億兆深根固

本崇獎王室安有以同其樂哀有以恤其危所由來久矣自魏晉已下多失厥中不遵王度各徇所私抑之則勢齊匹夫抗之則權侷萬乘矯枉過正非一時也得失詳於前史不復究論隋文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閔房之隙又不相容二世承基茲弊愈甚是以滕穆暴斃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於獻后故任過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為磐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阜吏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三

逢多難將何望哉

愚按周武誅宇文獲後猜忌宗室孤弱本支致為隋氏所篡隋文初鑒覆轍大行封建而有子不肖互相屠削如亦步亦趨宇文家淪胥以亡天乎人乎

河間屬乃葭草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德志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而若遺迹及身而絕固宜然矣文帝五子莫有終其天年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於君臣之義經綸締構契闊夷險撫軍監

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視膳無闕恩寵既變讒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遂滅於天性隋室將亡之効衆庶皆知之矣慎子曰一免走街百人逐之積免於市過者不顧豈無欲哉分定故也房陵分定久矣而文帝一朝易之開逆亂之源長覬覦之望又維城肇建崇其威重恃寵而驕厚自封植進之既踰制退之不以道俊以憂卒實此之由俄屬天步方艱護人已勝尺布斗粟莫肯相容秀窺岷蜀之阻諒起晉陽之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八

先

成茲亂釁蓋亦有以動之也棠棣之詩徒賦有庠之封無期或幽囚囹圄或顛殞鳩毒本根既絕枝葉畢剪十有餘年淪陷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隋酷詩云殷鑒不遠在夏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深戒哉元德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主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僭故帝疎而忌之內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自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死悲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九

明李清撰

北史七十三

牛弘

牛弘字弘之

高顯字昭玄一名敏勃海蓀人父賓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讓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賓為僚佐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九

姓獨孤氏及信過禍妻子徙蜀隋文獻后以賓父之故

吏每往來其家賓敏於從政果敢斷決歷齊公憲長史至襄州總管府司隸卒於州顯少明敏有器局畧涉文

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

室襲父爵陽武縣伯再遷內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隋文得政素知顯強明久習兵事多計畧意欲引入府遣邗公楊惠諭意顯忻然曰願受馳驅縱公之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八

早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八

成亦不辭滅族

愚按頰父子皆受知賢王乃背國黨權全無心肝不成固滅族成亦滅名究滅身何利之有然則唐它日贈謚非與知其一不知其二

於是為相府司錄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疎帝彌屬意頰委以心膺尉遲迴起兵隋文令韋孝寬攻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時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頰見昉譯等並無去意遂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請行深合隋文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兼歔歔就路至軍為橋沁水迴於上流縱火棧頰預為土狗禦之既渡焚橋而戰大破之軍還侍宴卧内隋文撤御帷賜之進柱國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寄益隆及受禪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進封勃郡公朝臣莫與比每呼獨孤不名頰佯避權勢表遜位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帝曰蘇威高蹈前朝頰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今頰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

本官如故突厥屢為邊患詔頰鎮邊緣邊及還賜緞百疋牛馬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頰頰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帝特命勿去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頰流涕辭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頰節度諸軍會陳宣帝殂頰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叛詔頰綏集江漢甚得民和帝嘗問頰取陳之策頰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焚之不出數年可財力俱盡帝用其策陳人益弊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為元帥長史三軍皆取斷於頰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我妲己今平

陳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

資治通鑑載廣言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

高公矣

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賜物九千段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戶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云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頰又遜位優詔不許

冊府元龜曰時山東尚承齊俗避役惰遊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詐為老少規免雜賦帝令州縣大閱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口不實者正長遠配又開相糾科大功以下皆折籍為戶頭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四十萬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萬五百戶頰以人間課役年嘗徵納除注嘗因長吏肆情文帳出沒復無定簿乃為輸籍定樣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各隨便延五黨共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奸無所容 隋書載詔曰公出叅戎律入司禁旅竭誠陳力心迹俱盡此天降良輔翊贊朕躬其優獎如此

是後右衛將軍龐晃及將軍盧賁等前後短頰於帝帝

怒皆被踈黜因謂頰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

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暉楚州行叅軍李君才並奏稱

水旱不調罪由高頰請廢熟之二人俱得罪去親禮愈

密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文法自矜每杖人斬人於殿廷

頰與柳彧等諫曰明堂非殺人之所殿廷非決罰之

地帝不從頰等乃詣朝堂請罪以為犯者不息致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罰過嚴皆臣等不能裨益請避賢路帝顧謂領左右

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

楚人三十比常杖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令殿中去

杖決罰各付所由後李君才言帝寵頰過甚帝大怒

欲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

置杖觀此則君才死於杖非得罪去當考

帝幸并州留頰居守及還賜縑五千疋行宮一所為莊

舍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

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頰與賀若弼言
平陳事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敵臣
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嘉其有讓尋以其
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
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可脩
德穰之頰不自安以暉言奏聞帝厚加賞慰突厥犯塞
以頰為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圍入磧遣使請兵近
臣言頰欲反帝未有所答頰亦破賊還時太子勇失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帝潛有廢立志謂頰曰晉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
下頰跪曰長幼有序不可廢遂止獨孤后知頰不可奪
陰欲去之初頰夫人卒后言於帝曰高僕射老喪夫人
陛下何不為娶帝以告頰頰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
惟齋居讀佛經雖陛下垂哀納室非臣所願帝乃止至
是頰愛妾產男帝聞極歡后甚不悅曰陛下復信頰耶
始陛下欲為頰娶頰心存愛妾面欺陛下今其詐已見
帝由是踈頰會議伐遼東頰固諫不可帝不從以頰為

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
於帝曰頰初不欲行陛下強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
以漢王諒年少專委軍於頰頰以任重每懷至公無自
疑意諒所言多不用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頰
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戮之
際乃有禁中事於頰處得之帝欲成頰罪聞此乃大驚
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弼刑部尚書薛胄戶
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頰無罪帝愈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皆以屬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頰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
帝幸秦王俊第召頰侍宴頰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
泣左右皆流涕帝謂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因謂侍臣
曰我於高頰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瞋
然忘之如本無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頰之頰
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昔司馬仲達託疾
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帝大怒囚頰於內
史省鞠之憲司復奏頰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頰曰明

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寧不欲大位天命不可耳頰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之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積如更誅頰天下謂我何除頰名初頰為僕射其母誠之曰

金石錄載頰母墓誌云夫人姓楊氏字季姜

汝富貴已極但有斫頭耳爾其慎之頰由是常恐禍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及此歡然無恨色以為得免禍湯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頰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頰甚病之謂太常卿李懿曰周天原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豈可復爾時帝遇故民可汗恩禮過厚頰謂太府卿何稠曰此鹵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訕謗朝政誅之頰有文武大

畧明達政務及蒙任後竭誠盡節

隋唐佳話曰頰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遂行之

進引貞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頰所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昇平頰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罹淫刑天下無不傷惜至今稱冤所有良謀奇策及損益時政頰皆削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世無知者

舊唐書載高祖唐武德元年詔曰隋太常卿高頰上柱國賀若弼並抗節不阿矯枉無撓司隸大夫薛道衡刑部尚書宇文弼左翊衛將軍董純並懷忠抱義以陷極刑宜從褒飾以慰泉壤頰可贈上柱國鄭國公弼贈上柱國杞國公各令有司加諡道衡贈上開府臨河縣公弼贈上開府平昌縣公純贈柱國狄道縣公 金石錄載太宗貞觀十一年改葬頰贈禮部

尚書

子盛道位刺史次宏德應國公次表仁勃海郡公皆遠徙邊

牛引字里仁安定鶉觚人其先嘗避難改姓遠氏父允

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

見之請其父曰此兒當貴善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

裕好學博聞仕周歷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納言上士

專掌文翰脩起居注後襲父爵轉內史下大夫儀同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秘書監弘以典籍遺逸表請開

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開素

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

而宏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下焚書令先王墳籍

掃地皆盡此書之一厄也漢興建尚書之策置校書之

官

隋書曰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

有延閣秘書之府

至孝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

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末益從焚燼此

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

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

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

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

燔蕩此書之三厄也魏文帝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

內外三閣遺秘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秘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

簿

隋書曰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

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

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宋武

平姚叔其圖籍五經子史纒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

古拙並歸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

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

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梁孝元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繹悉焚之外城所收十纒一二此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室創基闢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間有殘缺比梁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暨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曆聖代今土宇邁於三王民黎盛於兩漢方當大宏文教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流訓無窮也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

隋書曰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吝惜

必須勒以天威引以微利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

若撰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帝納之詔獻書一卷賚練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揆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七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隋書七尋作二七

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千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

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
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
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
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
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
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
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外四
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並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古

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
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
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
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
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閣豈得行禮若以明堂
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
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
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南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

簋簋豆籩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
歌出樽及玷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
按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
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
文侯孝經等俱說古明堂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
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所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
禮家鈔合為記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晉以為夏時之
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十五

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即不可即為
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
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
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
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
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
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
屋圓楣徑一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

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闔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尺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六

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後海內大亂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曰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世乏通儒前王盛事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為九屋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更多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託今皇猷遐闡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

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月於其時之堂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七

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按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明堂同又曰複

廟重落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坳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雍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大室以象紫宮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宮王肅謂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謂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

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圍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辟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間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上帝祇配祖宗作範於後矣帝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圜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宏上議云謹按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鐘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鐘皆旋相為

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作律呂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十

太簇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亦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為宮之法帝曰不須作還相為宮且作黃鍾一均也宏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按續漢書律曆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

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度調故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生調樂器太史丞宏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

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按古典及今音家十六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按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眾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晉內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

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帝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帝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叙別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肩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眾咸推服之冊府元龜載弘奏曰自聖教陵替漢晉為法隨俗因時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方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陳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浸以成俗西魏以降師旅弗違今休明啟運憲章伊始請據前經革茲偽弊因奏學者

撰儀禮百卷悉用齊儀註為准亦微採掇王儉禮脩畢上之遂頌天下

及獻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寔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暮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暮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滯緩所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英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服弘識度之遠煬帝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荅及嗣位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世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爰倫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二年進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夫從拜恒岳

壇墀珪幣牲牢皆弘所定還下太行山召弘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誠敬自立荅恩遇之隆弘既云荷恩深重何煬帝失道竟無一言恐亦胡廣之中庸

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悼之贈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弘榮寵當世而車服卑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五

嘗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小辯故非宰任已愈稱其賢直大業之代委遇彌隆性寬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長子方大亦有學業位內史舍人次子方

裕山陰在江都與裴虔通等謀弒逆事見司馬德戩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父敬族歷太學博士東魏

孝靜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內校書別在直閣

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

隆之見而歎異徧告朝士云若假以年必為天下偉器

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

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

涉善屬文詞數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

子文筆終當繼温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待殊已嫉賢

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温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

反葬故里時嚴寒單縑跣足州里人物敬慕之

隋書曰崔謏博陵豪族因假還鄉車服甚盛及詣德

林赴吊相去十餘里所從數十騎稍稍減留至德林

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燠灼

居貧軾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後母稍愈

逼令仕進齊任城王潛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

朝以同游殆均師友

潛嘗語德林云君今沉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

尤亦惟明靈所隨

後舉秀才尚書令楊愔考為上第授殿中將軍

隋書載任城王潛遺楊愔書曰李德林風神器宇終

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傳雕虫

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人雖俊又盈朝然脩大廈者

豈厭良材之積也惜即令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授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吏部郎中陸功見而嘆

曰見其文章浩浩如長河東注仍命子入與游戒之

曰汝宜師之以為模楷時愔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

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既西

省散員非所好又以天保季世乃謝病還鄉闔門守

道撰思春賦一篇代稱典麗

齊武成作相引為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即帝位累遷

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別典機密尋丁母艱以至

孝聞朝廷嘉之

隋書曰德林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雖病哀泣不絕又不肯進湯藥遍體洪腫數日頰差皆云孝感所致

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楊休之論齊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

愚按魏收論齊起元事甚謬謂宜仍用魏孝莊以下諸帝而列齊神武事於中此三國志例也無人臣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稱元年理德林不直折其非而語多枝蔓雖見隋書今不錄

隋書曰祖珽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時趙彥深出為兗州刺史或問德林子珽云是彥深黨不可仍掌機密珽曰德林久滯絳衣我嘗恨彥深待賢未定尋當有佳處分

後除中書侍郎仍詔脩國史時齊後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

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齊之利唯在於

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詰格式

及用山東人物一委之帝謂羣臣曰我常日聞李德林

與偽齊作書撒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

我作文書耶可謂大異神武公竇毅答曰臣聞明主聖

王以得麟鳳為瑞是聖德所感然瑞物雖來不堪使用

如李德林受驅策亦陛下聖德所感有此大才用勝麟

鳳遠矣帝大笑曰誠如公言宣政未授御正下大夫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帝大慚隋文初受顧命令邦國公揚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令欲與公共成必不得辭德林答曰願以死奉公

愚謂此隋之兩高頰也其負周同

隋文大悅即召與語初劉昉鄭譯矯宣帝詔召隋文受

命輔少主總知內外兵馬事譯欲授隋文冢宰譯自攝

大司馬昉為小冢宰德林私啟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

督內外諸軍事遂以譯為相府長史昉為相府司馬二

人由是不平以德林為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尋三方
構兵指授兵略皆與參詳軍書羽檄朝夕頓至一日中
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
鄖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沁水泛長孝寬師
未得渡長史李詢密啟諸大將

隋書載諸大將為梁士彥字文忻崔宏度
受尉遲迥餽金隋文得啟以為憂議欲代之德林曰

隋書載德林言曰公與諸將並國貴臣未相伏馭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以挾令威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所遣者
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一旦換易彼將懼
罪逃逸便須禁錮鄖公以下必當驚疑

臨敵伐將自古所難樂殺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公
但以一心腹明於智畧素為諸將所信伏者速至軍所
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動隋文曰公不發此言幾
敗大事即令高頴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凡厥謀謨皆此類進授丞相府從事內郎禪代之際其

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賡表墨書皆德林辭也隋
文登祚授內史初受禪虞慶則等勸隋文盡滅宇文氏
德林固爭以為不可

觀德林從前所為大負周武一番知遇惟固爭此事
差不負心

帝怒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開皇元年敕
令與太尉于翼高頴等同脩律令訖奏聞別賜駿馬及
九環金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隋書曰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為格
式已頒義須畫一縱小有踏駁非甚盡政害民者不
可數改

五年敕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
隋文省讀訖明且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
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恨夜長不得
早見公面於是追贈其父定州刺史安平縣公諡曰孝
隋書曰德林少有才名凡製文章有不知者謂之古

人

隋文後幸鄴德林以疾不從敕書追之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頴入京帝語頴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畧以付晉王廣

隋書曰後從駕還在途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裝嚴公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已宣敕訖或說高頴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乃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初大象末文帝以王謙宅賜德林尋改賜崔謙帝令自選一好宅并莊店代之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為代九年駕幸晉陽店人表訴地是民物為高氏強奪於內造舍

隋書曰蘇威李圓通馮世基助之

帝責德林德林請勸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帝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又德林稱其父為太尉詔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曰德林父終於校書

稱詔議帝甚銜之至是復因庭議忤意數之曰公為內史與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宏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宏之公言孝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也又罔冒取店罔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隋書曰齊天統中兼中書侍郎于賓館受國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河朔英靈也

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潛趙彥深魏收陸印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從宦已後即與機密慎密嘗言古人不言溫樹何足稱也少以才學見知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毀故雖功參佐命十餘年間竟不從級所撰文集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

行於代

愚按隋書所載德林霸朝雜集序皆屬諛辭故不錄
惟所作天命論指忠為逆獲罪清議今撮其畧曰有
周之末朝野騷然我皇帝降志執均鎮衛宗社於斯
時也尉迥據有齊屢世之都乘新國易亂之俗驅馳
蛇豕連合縱橫地乃九州陷三民則十分擁六王謙
乘連率之威憑全蜀之險與兵舉眾震蕩江山鴆毒
已厲蠶食秦楚此二酋也窮凶極逆皆將長戟強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睥睨宸極佐開嫁禍紛若蝟毛曝骨履腸間不容礪
爾乃奉殪戎之命運先天之畧不出戶庭推轂分閭
一麾以定三方數旬而清萬國已乃稽圖讖之文順
億兆之請披肝瀝膽晝伏夜吟方屈箕穎之高式允
幽明之願殊徽號改服色建都邑敬爨倫薄賦輕徭
慎刑恤獄星精雲氣共趨走於塔墀山神海靈咸變
理於臺閣東漸日谷西被月川屈膝頓顙貢琛奉贄
欣欣如也穴居巢處化以宮室不火不粒訓以庖厨

丹雀為史元龜載書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異獸
珍木奇草望風觀海應化歸風猶且父天子民兢兢
翼翼至矣大矣若夫天位之重不可妄據賊子逆臣
所以為亂皆由不識天道不悟人謀章逐鹿之邪說
謂飛鳧而為鴻若使四凶爭八元之誠三監同九臣
之志韓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孫述隗囂妙識真人
之出尉迥同謳歌之類王謙比獄訟之民福祿輝連
胡可窮也而違天逆物獲罪人神嗚呼此前事之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五十九

三

戒矣誅夷烹醢歷代共尤僭逆凶邪時煩獄吏其可
不戒慎哉餘不全錄
子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瞻大業末位建安郡丞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七十四

梁士彥

元諧

元胄

達奚長孺

賀婁子幹 兄詮

史萬歲

劉方

馮昱 王勰 楊武通 陳未貴 房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杜彥

周搖

獨孤稽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

楊義臣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少任俠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為九曲鎮將進上開府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攻圍

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

隋書曰城雉所存尋初而已

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令妻妾及軍民子女晝夜脩城三日而就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為流涕帝欲班師士彥叩馬諫

隋書曰時帝以將士疲倦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齊師遁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

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隋書曰朕無前慮惟恐後憂

及齊平封郟國公進上柱國宣帝即位除徐州總管與王軌擒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畧定淮南地隋文作相轉亳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令家僮梁默等為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迥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微還京師閑居無事恃功懷怨與

宇文忻劉昉等謀反

隋書曰士彥乘勝至草橋迴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
圍鄴攻北門而入馳放西門納宇文忻之兵 愚按
梁士彥欲為周室忠臣即與尉遲迴合兵攻堅可也
既以破迴受賞及與隋文君臣分定又懷異謀非反
而何

將率家僮候帝享廟之際因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
畧取河北捉叅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為牟甲募盜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為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
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
為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
行間詰狀猶不伏捕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且云
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虎須成斑士
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子剛字永
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
叔諧坐士彥誅士彥蒼頭梁默驍勇絕人士彥每從征

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
素征突厥進大將軍又從平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
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祿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隋
文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
隋文為相引致左右諧謂隋文曰公無黨譬如水間一
堵墻大危矣勉之及受禪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進
上大將軍奉詔脩律令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鍾利旁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騎三千渡河連結黨項諧率兵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
路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諧擊走之又破其太子
可博汗勁騎五萬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所
部來降詔授上柱國拜寧州刺史頗有威惠然性剛復
好排詆不能取媚左右嘗言於帝曰臣一心事主不曲
取人意帝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時上柱國王誼有
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帝
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諧漸被疎忌然以龍

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陳百寮大宴諧進曰
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爲候正陳叔寶爲令
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以除逆非欲誇誕公
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何能警候叔寶昏醉
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歲有人告諧與從父弟上
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和緒等謀反帝令按其事
有司奏諧謀令和緒勒黨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
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諧去之云左執法星動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五

恒宿卧内及爲丞相每典軍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衛
周趙王招謀害隋文初不之知乃將酒肴詣其宅趙王
引隋文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冑兄弟坐戶側
趙王令其二子連瓜因將刺隋文酒酣趙王欲生變以
佩刀子刺瓜連啗隋文將爲不利冑進曰相府有事不
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
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冑以實對趙王
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六

四年矣狀一奏熲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
大臣雄必當之諧與滂嘗同謁帝私謂滂曰我是主人
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
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滂鸞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元冑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六代孫祖順魏濮陽王父
雄武陵王冑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
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隋
文初被召入將受顧託先呼冑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

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閣冑恐
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冑就厨
取飲冑不動會滕王適後至隋文降階迎之冑耳語勸
速去隋文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冑曰兵馬悉
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冑不辭死死何益耶復入
坐冑聞屋後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
扶隋文下牀趨去趙王將追之冑以身蔽戶王不得出
隋文及門冑自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害趙

王賞賜不可勝計帝受禪封武陵郡公再遷右衛大將軍帝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之徵為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

愚按正月十五日登高不知起自何時今人但知重陽耳

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太子之廢胄預其謀帝正窮東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昊苦諫楊素因譖之帝大怒執昊於仗宵時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為防昊耳復以此言激怒帝遂殺昊蜀王秀得罪胄坐與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胄與和有舊因數從之遊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胄

竟坐死

愚按元胄與元昊同族否以昊捨死直諫乃為所嗾以死若胄不坐死何以瞑昊於地下丘和其有教之者耶

於是徵政為驍騎將軍拜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孺字富仁代人父慶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孺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周文引為親信以質直恭朴授子都督數有戰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隋書曰平蜀之役恒為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天和中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王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援軍至軌令長孺拒之長孺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之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孺縱奇兵大破之獲其大將吳明徹以功進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鹵遇大破之隋文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氏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

沙龍等六州應謙

愚政王誼傳內有應司馬消難之巴蠻蘭洛州今又得一沙氏楊永安彼韋孝寬高頴輩寧不愧死不獨誼與長孺也

詔長孺擊破之謙二子自京逃歸其父長孺並捕斬之文帝受禪進上大將軍封斬郡公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寇掠而南詔以長孺為行軍總管擊之過於周禁聚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孺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慨神色愈烈為鹵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

隋書曰凡十有四戰所向必摧

鹵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孺身被五瘡通中者二戰士死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孺兵皆力戰鹵意大沮明日焚尸戰處恸哭而去文帝下詔褒美授上柱國餘勳思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長孺性至孝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五日毀悴過禮殆

將戒性天子嘉歎起為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蘭州總管文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孺節度長孺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鹵而還轉荆州總管帝謂曰江陵國之南門今委卿朕無慮也卒官諡曰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驍武知名任周累遷秦州刺史爵司安縣伯尉遲迥因隋文專政舉兵子幹從韋孝寬攻之迥迴兵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隋文大悅手書慰勉之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至樓上進位上開府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潭寇涼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即令子幹鎮涼州明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岐山與鹵相逼鹵衆甚盛子幹阻川為營鹵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饑縱擊大破之冊授上大

將軍徵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實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帝嘉之優詔勞勉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

隋書曰殺男女萬餘口

二旬而還帝以隴西頰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救子幹勸民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

隋書曰比者凶寇侵擾蕩滅有期今臣在此觀機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不可廣為

田種

比見屯田處獲少費多且隴右之人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為鹵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闡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為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口賜之乃下書曰自

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榆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帝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柱嗣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健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東西魏戰印山

本史東西魏作周齊今正之

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趨裝急去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西魏兵大敗父由是奇之平齊之役其父戰沒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爵太平縣公尉遲迥起義萬歲從梁士彥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來萬歲謂士彥請射行中第三者射之應弦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迥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爾朱勳以謀反誅萬歲頗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報

大克獲突厥莫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
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成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
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歸成主始善之每
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警北夷實崇定擊突厥萬
歲詣轅門請自効崇定素聞其名大悅因遣人謂突厥
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遣一騎挑戰崇定遣
萬歲出應之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引軍去拜上儀
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自東陽別道
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
聞千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為沒萬歲乃
置書竹筒中浮之水汲者得之言於素大悅上其事文
帝歎嗟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蠻翫拜昆州刺
史既復叛以萬歲為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美凍
水小勃美大勃美至于高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
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

勝我者過此乃令左右倒碑而進

滇志曰萬歲過石城山有詩云石城門峻誰開關更
鼓誤聞風落石界天自嶺勝金湯鎮壓西南天半壁
渡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
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遂勒石頌隋德萬歲請將蠻
翫入朝詔許之蠻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關因賂萬歲金
寶乃捨翫而還蜀王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
歲聞悉以所得金寶沉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禮帝知為晉王所善令萬歲
督晉王府軍事明年蠻翫復反蜀王秀奏萬歲受賂縱
賊致生邊患帝令窮之事皆驗罪當死帝數之萬歲曰
臣留蠻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
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帝以萬歲欺隱大怒顧
有司將斬之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高穎左
衛大將軍元昊等進曰史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處未
嘗不先士卒雖古名將未能過也帝意稍解於是除名

歲餘復官爵尋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
 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帝令晉王及楊素出靈武道
 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
 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遇鹵達頭遣使問曰
 隋將為誰候騎曰史萬歲也突厥復曰得非敦煌戍卒
 乎候騎曰是也達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
 擊大破之遂北入磧數百里鹵遁而還楊素害其功譖
 萬歲云突厥本降初不為寇遂寢其功萬歲數抗表陳
 狀帝未悟會帝從仁壽宮初還京廢太子勇竊東宮黨
 與因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素見帝方怒因曰萬
 歲謁東宮矣以激怒帝帝謂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
 卒在朝堂稱冤者數百人萬歲謂曰吾今日為汝極言
 及見言將士有功為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帝大怒命左
 右擗殺之既追悔不及因下詔罪狀之死之日天下士
 庶聞者識與不識無不冤惜萬歲為將不倍營伍令士
 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鹵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五

無方號為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性剛決有膽氣任周以戰功拜上儀
 同隋文帝為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
 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文帝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三年
 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大將軍歷甘瓜二州刺史
 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
 素言方有將畧詔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統二十七營
 而進方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度支侍郎敬德亮
 從軍至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
 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稱為良將至都隆
 嶺遇賊方遣營主宗纂何貴嚴願等破之進兵臨佛子
 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京師其有桀黠者恐後
 為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
 為司馬經畧林邑方遣欽州刺史寧長真驩州刺史李
 暉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率大將軍張懸司
 馬李綱舟師趣北境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六

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閩黎江城據南岸立柵
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
巨象四面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
攻破之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綠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
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
汗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
道遇患卒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
通仁嗣開皇中有馮昱王擲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邊將名顯當時昱擲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畧有武藝
文帝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
拜柱國開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
大寇捷擲驍勇善射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為陳
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
白水郡公

隋書又載李充隴西成紀人少慷慨有英畧以擊突
厥有功歷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為國所憚後有人譖

其謀反帝微還譏怒之充性素剛遂憂憤卒

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馳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
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黨項羌屢為
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復為
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為賊斷歸路
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
頓部落而至武通轉鬪數百里為賊所拒四面路絕武
通輕騎挑戰墜馬為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本姓白以勇烈為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
戰以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兆
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畧頻為行軍總管攻胡以
功位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父遷屬葛榮亂徙家于幽彥性勇決善騎
射任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隋文帝
為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上開府開皇初授
丹州刺史封襄武縣公徵為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後以

行軍總管與韓擒虎相繼而進

隋書曰軍至南陵陳人屯據南岸彥遠儀同樊子蓋

破其柵獲舟六百餘渡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

許翼與擒虎合兵

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柱國賜子寶安爵昌

陽縣公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

隋書曰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據溪洞彥水陸兼進

遂平四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斬其渠帥賊李陀擁眾據彭山彥襲擊破之斬陀傳其

首又擊徐州宜封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

管有能名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帝悼惜久之因謂

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輩乎後數日乃曰莫

過社彥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

廷追錄前功賜子寶度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

行軍總管從漢王諒至營州帝以彥曉習軍旅令總統

五十營事突厥寇雲州詔楊素擊走之猶恐為邊患復

拜彥雲州總管疾卒

周搖字世安本代人後為河南洛陽人本後魏同宗也

姓系見前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毅

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孝

閔受禪賜姓車非氏歷鳳翔三州刺史吏民安之從平

齊以戰功授柱國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隋文

為定州總管文獻后自京師赴定州路經搖所主禮甚

薄既而白后曰公解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隋文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為丞

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帝受禪復姓周開皇初

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為鹵所殺帝思

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搖拜為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

諸軍事搖脩障塞謹斥堠邊民安之徙壽襄二州總管

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帝勞之曰公歷仕三代

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諡曰恭時年

八十四

獨孤楷字倫則不知何許人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戰於沙苑東魏師敗因爲西魏柱國獨孤信所擒配爲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獨孤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隋文爲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帝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三

有悔色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及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於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喪明乞骸帝曰公先朝舊臣卧以鎮之無勞躬親簿領也以其長子凌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卒謚曰恭弟盛別見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父纂魏金紫光祿大夫爲第一領民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累封宜民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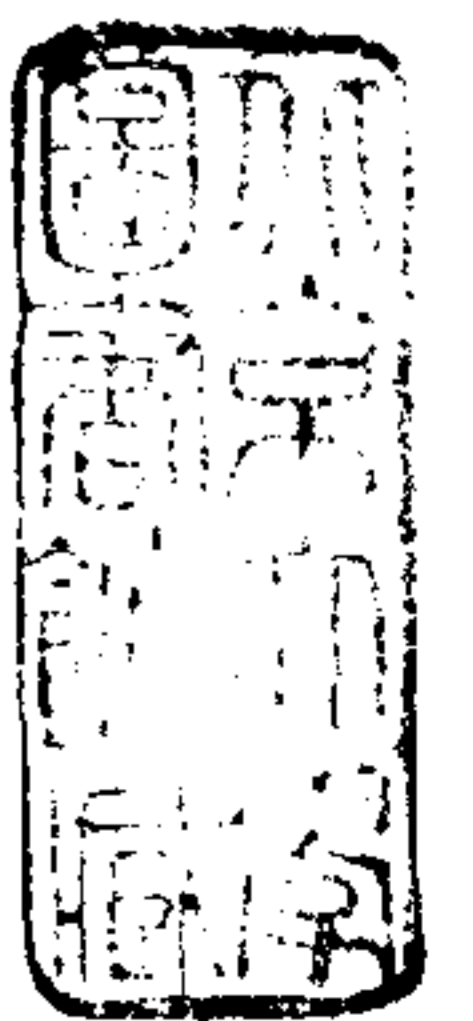
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拜狄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惲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迴進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隋文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民多姦隱戶口簿帳恨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候鹵竟不入境後爲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三

人以簦捕魚出絹買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簦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濱西境民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御道不整獻食陳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於家張威不知何許人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起兵隋文帝以威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



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威為先鋒三王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上柱國瀘州總管隋文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熙郡公累遷青州總管頗治產業遺家奴於民間需蓋葺根奴緣此侵擾民間帝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帝祠太山至洛陽帝以周利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帝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見帝曰公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今還公笏復拜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卒

和洪汝南人勇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為亂刺史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為刺史月餘斬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

隋書曰從武帝攻河西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執掄吳明徹洪與有功加開府尉遲迴起義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以功

隋書曰軍至河陽迴遣兵圍懷州洪擊走之又破尉遲惇於武陟

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隋文以洪有威名令領冀州事甚得民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洪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鹵至磧而還後卒於徐州

總管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武幹性謹厚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隋文為丞相引為掾尉遲迴起義文帝以韋孝寬為元帥擊之命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臥帳中遣婦人傳教命三軍綱紀皆取決於壽以功進上柱國尋拜幽州總管封趙郡公先是齊踈屬高寶寧周武帝拜為營州刺史

愚按寶寧忠於齊不受周敕書見本史寶寧傳宜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刺史下註明

性桀黠得華夷心及隋文為丞相遂連契丹靺鞨舉兵帝以中原多故未遑進兵論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攻之

隋書曰寶寧求救突厥時諸將數道並進突厥不能援

寶寧棄城奔磧北黃龍諸縣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隋書曰寶寧遣其子僧伽率騎掠城下尋引契丹靺鞨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

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獲之一云為麾下殺北邊遂安卒官贈司空子士師入忠義

楊義臣代入本姓尉遲氏父崇任周為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隋文為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結納隋文甚親待之及為丞相尉遲迥起義崇以宗族自囚遣使請罪隋文下書慰諭之令馳驛入朝恒置左

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孺擊突

厥於周樂力戰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

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宮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于牛者數年賞賜甚厚帝嘗言及思舊顧義臣嗟嘆久之因下詔

冊府元龜載詔曰朕初受命值尉遲作亂楊義臣父崇時在常山典司兵甲與迥隣接又屬至親即自執有司請歸相府及北夷內侵輕生重義馬革言放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貫幽顯高官延世未表松筠可賜姓楊氏云云

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為皇從孫 隋書作皇太孫

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進至大斤山與迥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為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錄煬帝嗣位漢王諱反時代州總管李暹被諒將喬鍾基所圍義

臣時為朔州總管奉救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眾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思請當之義臣見思思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思望見拔立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克隋書曰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思突擊殺數人直至麾下

所從騎士退思思為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餘里購得思思屍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埃塵漲天鍾葵軍不知所為謂伏兵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表川復從征遼東以軍將指肅慎道至鴨綠水與

乙支文德戰每為先鋒一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復位明年以為軍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為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之大破士達

新唐書曰隋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殘黨畏誅復屯嘯歸竇建德義臣乘勝欲逐入高雞泊窮剗根穴建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之曰士達未捷遽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眾保留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新金稱又收降賊入豆于配討賊格謙擒之以狀奏帝

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於官

論曰昔韓信愆垓下之期則項王不滅英布無淮南之舉則漢道未隆以二子勲庸咸以憤怨菹戮况無古人之殊績而懷悖逆之心乎梁士彥遭雲雷之會以勇畧成名遂貪天功爲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元諧元冑或契關艱危或綢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五

雖時主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然隋文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爾無聞斯蓋草創帝國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愈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亦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長孺以步卒二十抗十萬之衆師滅矢盡勇氣彌厲壯矣子幹西涉青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亦有可稱萬歲寶懷智勇北却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警絕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奸死非其罪

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焉劉方號令無私臨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社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垂胡塵不起周搖以質直見知獨孤措以恤民流奮威蹈履之地可以追蹤古人乞伏慧能以國讓亦云美矣而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君方逞欲罰亦深哉義臣時屬擾擾功成三捷而以功見忌得沒幸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

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一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三

北史七十五

趙熒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攷

伊婁謙

李圓通

郭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龐晃

楊尚希

張熒

蘇孝慈

元壽

趙熒字通賢天水西人父仲懿尚書左丞熒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盜伐其父墓樹熒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為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略涉書記周文帝引為相府參軍從破洛陽及班師熒請留撫納亡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從之乃帥所領與東魏人前後五戰斬獲甚眾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孝閔受禪遷陝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神歸熒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頽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謀者皆勸熒益修守禦熒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明年陳吳明徹屢為寇患熒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戶部中大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熒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鴉道伐陳克十九城而還以諛功不錄累遷御正上大夫熒與宗伯斛斯微素不協微後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熒密奏曰微自以罪重懼死遁逃若不北走匈奴則南奔吳越微雖愚陋久

歷清顯奔彼敵國無並聖朝今災旱為災可因茲大赦
帝從之徵賴而免哭卒不言隋文為丞相加上開府再
遷大宗伯及踐阼哭投璽綬進大將軍以哭習故事拜
尚書右僕射未幾以忤旨出為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
甚有威惠哭嘗有疾士民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
此冀州市井多姦詐哭為銅斗鐵尺置於肆民間使之
帝命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哭田中蒿為吏所
執哭曰此刺史不能風化耳彼何罪慰諭遣之令人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三

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哭來朝帝勞
之卒於官子義臣位太子洗馬煬帝立以同漢王諒起
兵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父演周秦州刺史芬少有辨智
涉經史周文引為相府記室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性彊
濟所居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提萬機拜內史下大夫
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為
評斷莫不稱善累遷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隋文為丞相

尉遲迥與司馬消難合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隋文深
見親委開皇初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修律令俄
兼內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為蒲州刺史加金
紫光祿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遭
之後數年上表乞骸徵還京師賜以二馬輅車几杖被
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數年卒遣使致祭鴻臚監
護喪事少子元楷煬帝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廬江郡
丞徐仲宗俱竭民產貢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起拜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都丞兼領江都宮監

王韶字子相世居京兆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
節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周武帝拔晉州意欲旋師韶諫曰

隋書載韶諫曰齊失紀綱于茲累世天獎王室一戰
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
取亂侮亡正存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解帝大悅及齊
平進開府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萬計隋文帝受禪進

爵項成郡公加大將軍晉王廣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
韶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敢違法度韶常奉使檢
長城王因穿池起三山韶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帝
聞而嘉嘆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
元帥府司馬

隋書曰與高頴支度軍機無所壅滯

及克金陵韶即鎮馬晉王班師留韶于石頭防遏委以
後事歲餘徵還帝謂公卿曰晉王以幼出藩遂能克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五

吳越王子相之力也進柱國及駕幸并州以其稱職特
加勞勉後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髮漸白無乃憂勞所致
柱石之望唯在于公勉之韶辭以老帝勞而遣之秦王
俊為并州總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帝
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
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言甚悽愴使有司為
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為但表我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
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

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曰其直言匡正
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
書令靈幽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略知書計尤
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
封耿國公東恭帝即位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至會王
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卒

元巖字君山河南洛陽人父禎魏數州刺史巖好讀書
不守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勃海高頴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六

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累遷內史中大夫周宣帝嗣位
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與觀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
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敢救巖謂人曰城洪同日
尚可俱死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閣
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欲取
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滅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
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後帝將誅王軌巖不肯署詔御
正顏之儀切諫不入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帝

曰汝欲黨王軌耶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望帝怒使閹豎搏其面遂廢于家隋文受禪拜兵部尚書爵平昌郡公巖性巖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爭面折無所迴避帝及公卿皆敬憚之時帝懲周代諸王以微弱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侷王室為磐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幼皆選貞良有重望為之寮佐時巖與王韶為河北道行臺僕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七

具侷于高頰由是拜韶為河北道行臺右僕射巖為益州總管長史 愚按二人官職各別不知北史河以混稱

帝謂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及巖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之蜀王好奢嘗欲取獠口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奉教排闥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

帝甚嘉之賞賜優洽卒于官帝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後蜀王為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官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帝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于弘嗣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其先與周同出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累遷少吏部推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八

世以為知人武帝將誅出兵河陽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藩鎮之任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于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策于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為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鎗若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之功乃拜上儀同宣帝嗣位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弼謂監軍曰

隋書載弼曰點鹵之勢來如激矢去如絕絃若欲追躡良為難及

宜選精騎直趨祈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渡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選此路真上策也祖不能用西取合黎大軍行遲鹵已出塞其年弼又從梁士彥攻拔壽陽改封安樂縣公轉南司州刺史司馬消難奔陳弼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于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開皇初以前功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九

平昌縣公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內附詔弼持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遠左丞當官正色為百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平陳之役楊素出信州道令弼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破陳將呂仲肅弼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帝嘗親臨釋奠弼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帝大悅謂羣臣曰朕今親周公制禮見宣尼論孝實慰朕心時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并州總管

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弼有文武幹用出為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仍領行軍總管軍還歷朔代吳三州總管皆有能名煬帝即位拜刑部尚書仍特節巡省河北還累轉禮部尚書弼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忘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畧弼謂高頴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寃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十

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為尚書孝經注行于世有子儉伊婁諫字彥恭本鮮卑人其先世為酋長北魏孝文改為伊氏至周復舊者見魏書氏族志隨魏南遷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諫性忠直善辭令仕周累遷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召入內殿問以兵事對曰偽齊沈溺倡優耽昏趨藥其折衝之將斛律光已斃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若命六師齊進此易取也帝大笑使諫與小司寇元偉聘齊觀魯帝尋發兵

一第... 丹... 卷一百六十一

齊後主令其僕射楊休之責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
何向答曰僕憑賦之始未聞與師設復有之西增白帝
之城東益巴邱之戍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諭齊
遂留謙不遣帝既克并州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令報
復謙頓首請赦之帝曰卿可聚眾唾面令知愧也謙跪
曰遵罪又非唾面之責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
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再進爵濟陽縣侯位開府隋
文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自言恥與逆人王謙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十一

名因稱字

愚按王謙起兵討權臣乃周忠臣也何云逆人如謙
稱字以媚堅反為順耶

文帝受禪拜大將軍進爵為公後出為澤州刺史清約
自處甚得民和以疾去職吏民攀戀行數百里不絕卒
於家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少孤賤

隋書曰父景以軍士隸武元帝家與家僮黑女私生

圓通景以為子

給使隋文家及為隋公推授參軍事初帝少時每宴客
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敬憚唯世子
乳母恃寵輕之賓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執持
去圓通大怒叱厨人撻之數十呼聲徹閣內僚吏左右
代為失色賓去後帝知之召圓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
之以為堪當大任帝作相授帥都督委以心膂圓通多
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帝向便圓為不利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十二

圓通保護獲免者數矣帝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
伯歷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信任伐陳之役以行
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大將軍封萬安縣公
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喜少斷決府中事多決
於圓通兩遷刑部尚書後復為并州長史秦王以奢得
罪圓通亦坐免仁壽中以勳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
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宇文述田還

民述訴其受賂帝怒坐免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子
孝常唐武德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又有陳茂者河
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稱隋文為隋
國公時引為寮佐待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稱旨
後從隋文與齊師戰晉州賊甚盛隋文將挑戰茂固止
不得因捉馬鞍隋文怒拔刀斫其頭流血被面詞氣不
撓隋文感而謝之厚加禮敬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
拜給事黃門侍郎每典機密轉並州總管司馬遷太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十三

卿兩進爵至魏城縣伯卒官子政嗣個儻有文武大略
善鐘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京
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
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誅政及孝常從坐帝以功
臣子捷二百赦之由是不得調場帝時歷兵曹承務郎
帝以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以為太常卿後歸唐
為梁州總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父徽仕西魏為同州司馬時

武元帝為刺史由是與隋文有舊帝受禪拜太僕卿卒
官榮容貌魁岸外疎內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象宰宇
文護引為親信察榮謹愿擢為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寇
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
懸遠榮以二城孤迫勢不相救請於州鎮間更築城以
相控攝護從之俄齊將段韶攻陷姚襄汾州二城惟榮
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韶先於上流縱大筏
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十四

又以稽胡數為寇亂使榮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
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遏其要路稽胡不能為寇
從周武平齊以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隋
文親狎嘗與夜坐月下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
周歷已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崩隋文總
百揆名榮撫其背笑曰吾言驗矣即拜相府樂曹參軍
文帝受禪引為內史舍人以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
位上儀同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

行軍總管討平之場帝即位入為武侯驃騎大將軍以
巖正聞後黠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
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侯衛將軍遼東之役以功
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為中國疲弊萬
乘不宜屢動乃言于帝請止行

隋書載榮言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鈞之弩
不為鼯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

帝不納復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五

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帝後以榮老欲出為郡榮陳請
不願違離頓首辭讓帝哀之拜右侯衛大將軍後數日
帝謂百寮曰郭榮誠心純至固無比矣楊玄感之亂帝
令馳守太原明年從帝至柳城

隋書曰榮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

卒於懷遠鎮帝為廢朝贈兵部尚書諡曰恭

龐晃字元顯榆林人父糾周驃騎大將軍晃良家子周
文署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徙居關中後遷

驃騎將軍衛王直出領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

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沒于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

騎將軍元儁賫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拜上儀同後事

隋文弟衛王爽時隋文出為隨州刺史路經襄陽爽令

晃詣隋文晃知隋文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隋文去官歸

京師晃迎見襄邑隋文甚歡與晃同飯晃因曰公相貌

非常名在圖錄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隋文笑曰何妄言

也頃之一雄雉鳴于庭隋文令晃射之曰中則有貴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十六

貴日持以為驗

隋書曰晃既射而中帝大笑曰此天意也公感之而

中耳因贈以二婢情契甚密

及隋文受禪與晃言及之

隋書載帝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否

晃再拜曰陛下君臨宇內猶憶曩時言耶帝笑曰公此

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進爵比陽縣公河間王弘擊

突厥

隋書曰是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迂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 愚按本史必有此一段或刊者遺之觀上句自見

先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見每陵侮之嘗于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頴有隙二人屢諧見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卒于原州總管帝為廢朝謚曰敬

楊尚希弘農人父承寶商直浙三州刺史尚希亂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十七

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推服周文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周文奇之賜姓普六如氏擢國子博士明武世賜爵高都侯官至東京司憲中大夫尋撫慰山東河北至相州而宣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喪于館尚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不去將及難遂夜遁及明迥方覺令數十騎追之不及遂歸京歸隋文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

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隋文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表言

冊府元龜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

今郡縣倍多于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十六

幹良材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充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開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用則易得賢才帝覽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後歷兵部禮部二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博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帝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陛下宜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能親帝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有足疾謂曰蒲州出美酒堪養病屈公卧臨之乃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國驍騎

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漢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
民賴其利卒官謚曰平

張熒字士鴻河間鄭人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為
蕩難將軍從軍武入關周文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
氏爵虞鄉縣公累遷司成中大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
多武將唯羨素業自通甚為當時所重後以老致仕隋
文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勅令勿拜扶杖升
殿帝降榻執手與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九

首羨上表以儉約勸優詔答之卒贈滄州刺史謚曰定
所撰老子莊子義名曰道言二十五篇熒好學有父風
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引為外兵曹明武宣三朝累加
儀同隋文為丞相熒深自推結隋文以幹用親遇之及
受禪拜尚書右丞三進爵至北平縣侯遷太府少卿領
營新都監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葬

隋書曰起令視事固讓不許

授儀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戶部尚書熒性和厚有

識度甚有當時譽兩為冀州刺史吏民悅服稱二千石

卒官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為天下第一擢拜刑部
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仲肅於
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
均上黨馮世恭並明悟有幹畧相繼為兵部尚書此三
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關落史莫能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十

初基微天下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
為能歷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帝
欲重官官之望多令大臣令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
尚書如故及于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
乍深乍淺乃決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
帝善之又領太子左衛卒仍判工部戶部二尚書稱為
幹理轉工部尚書先是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
解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與民爭利非興化之道表

請公卿以下給職田有差帝並納之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為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于言色其見重如此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為亂詔孝慈為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孝慈兄子沙羅仕周以破尉遲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開皇中歷資邱二州刺史

隋書曰冉龍羗作亂攻汝山金川二鎮沙羅率兵擊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三

後以大將軍檢校益州總管長史及蜀王彥廢沙羅坐除名卒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保定四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隋開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修舟艦以強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文帝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妻安氏病且

死摩訶奏請遣于世略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憲典誰寄今月五日盛興從謁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于世略暫往江南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纒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徽之等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為非豈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三

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郎史臣劉行本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忝左轄謹以狀聞帝嘉納之後授太常少卿出為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為太府少卿進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起兵左僕射楊素為行軍元帥壽為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大業四年拜內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眾屯金山東南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

金石錄載青碑云贈尚書左僕射光祿大夫封博平侯史不載予詳錄其贈蓋以罪壽子敏之黨逆辜恩也

謚曰景子敏見逆臣

論曰二趙明習故事當世咸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故知人之分器各有量限大小云異不可相踰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法王韶元巖任當彼相並見嚴憚莫敢為非謬諤之風有足稱矣宇文弼寓量宏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三

深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君子風焉
事也以私情廢國法兩者俱失何云有君
李暹 龐晃等或陳力經綸或自結龍潛高位殊
寵豈徒然哉楊尚希譽望隆重張斐蘇孝慈咸稱貞幹
並擢自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元壽彈行本意存名
教然計功稱伐益不足云端拱之贈優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一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二

明李清撰

北史七十六

來護兒

周羅暉

劉權

李景

衛玄

周法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二

薛世雄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父威周泚河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明達世務周冢宰宇文護知其有幹用擢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為內應文振杖槊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

愚按延宗力屈被擒未嘗降也奈何寬之

錄前後勳拜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又進平鄴都後從滕王迪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略淮南俄尉遲迴舉義特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迴遣人誘之文振不顧隋文引為丞相掾司馬消難奔陳令文振安集淮南後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遷鴻臚卿為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崗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二

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為元帥秦王司馬別領行軍總管及平江南累遷雲州總管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破達頭可汗于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馳馬北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切遂不錄後平越舊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為賊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文振性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

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坐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為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東接楊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衣川以功進右光祿大夫帝幸江都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大帝時容納突厥啟民居於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恐為國患乃上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隋書載表曰竊見國家容受啟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竊所未安何也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其本心也梁化侯景近事之驗以臣量之必為國患

請以時喻遣出塞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世長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文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于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後受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表言遼東小醜親

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滌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不意意則平壤孤城可拔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弊兵糧既竭強敵在前難竭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卒於師帝省表悲嘆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公謚曰襄次子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為虎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捷之前後或至于數時議鄙之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欽十八世孫曾祖成徙居廣陵因家焉父法敏仕陳終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携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鏗踊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略秀出志氣英遠涉獵書史不為章句學始侯景

之亂護兒世父為鄉人陶武子所害吳氏每流涕言於護兒武子宗人數百家厚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結客數人直入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懼不敢動乃以首際伯墓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淮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場數見軍旅獲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並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魯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設護兒有功馬進上開府十一年高智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五

據江南反以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為營周三百餘里舟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策也素然之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乘其懼一鼓破之智慧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護兒招懷初

附威惠兼舉重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為亂護兒又討平之遷建州總管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黠歛逆黨汪文進進柱國封永寧郡公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仍留長子楷為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頗見勞勉煬帝嗣位被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為名將今天下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六

事又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除左驍衛大將軍至右翊衛大將軍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後以護兒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涓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王高元掃境內兵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

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絕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護兒命武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郭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盡閉城門不敢出

隋書曰時縱兵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邀擊護兒因却屯營海浦以待期會

會宇文述等眾軍皆敗乃旅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五子弘為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救不宜擅還再三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聞諸人沮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于旋

師之時是朕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象此元惡勒名太常非公而誰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閔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黃金千兩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年又率師渡海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眾軍謂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不可重來今高麗因弊野無青草以我眾戰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日克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捷而歸也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以為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閫外事合專決

隋書曰吾在閫外事合專法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固其宜也

寧征得高元還而護謹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眾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奉詔及帝於雁門為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出護

免及樊子益並固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
自皇家受命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
興軍可百家無知易為容怨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
遊幸深怨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
清羣醜上稟聖美指日克除陛下幸江都是臣衣錦
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為身謀帝聞厲色起數日不
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
不敢言尋代宇文述為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文化及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
曰今被執矣護兒嘆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
清凶逆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
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產業行軍用兵特多媒
笑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
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弘金紫光祿大夫而左光祿
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
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抱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

只怕榮公第六郎至是並遇禍子姓死者十人唯少子
恒濟二人免

樊子益字華宗廬江人父儒侯景之亂奔北齊位仁州
刺史子益仕齊位員外散騎常侍周武帝平齊授儀同
三司隋文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
役以功加上開府歷循州總管許便宜從事十八年入
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
光祿少卿柳謩之餞於灞上煬帝即位授銀青光祿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詔褒美之大業五年駕西巡將
入吐谷渾子益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露霧及還
謂曰人道公清定如此否子益謝曰臣安敢清止是小
心不敢納賄耳命賜口味百餘斛加右光祿大夫子益
曰願奉丹陛

隋書載子益曰臣常為外臣未居內職不得陪屬車
奉丹陛蓋死邊城沒有餘恨

帝曰公侍朕一人耳委以西方則萬人敵宜識此心六

年朝於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真衣繡夜行耳
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詣墳墓宴
故老當時榮之除戶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高昌王
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加左光祿大
夫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蓋東都留守屬楊玄感逼城
子蓋遣河南贊務裴弘策逆擊之反為所敗遂斬弘策
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
首流血久乃釋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三

盡銳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兒等救至
玄感乃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萬人又檢校河南內史駕
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以比蕭何寇恂如光祿大
夫封建安侯賜女樂五十人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
示以皇枝磐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
百人而後出此勇夫重閉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鉏之
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又
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衛文昇耳宜選貞良

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
東都帝謂子蓋曰玄感之反神明故彰公赤心耳析珪
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
立名無此郡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
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美嘉謀俟公後動即以此盃賜
公用為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至雁門為突厥所圍帝
欲選精騎潰圍出子蓋及來護兒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三

隋書載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
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
待
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後以慰眾望聖躬親出慰撫厚
為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後援其至鹵乃去
納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
信帝曰公欲收物情耶子蓋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
郡賊敬繁陀崇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
討時人物殷阜子蓋不別善惡汾水北村塢盡焚之民

大駭相率為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眾經年不能破賊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賊以疾停卒於東京帝悲傷久之顧黃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深恨雁門之恥帝歎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景會葬萬餘人武威吏民間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畧在軍持重未嘗負敗蒞官明察下莫敢欺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為之厲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三

周羅喉字公布九江潯陽人父法曷仕梁至南康內史羅喉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犬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若不喪身將滅吾族羅喉終不改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流矢中在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諸軍相顧莫有開心羅喉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副之斬首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喉進救拔於重圍內勇冠三軍明徹之

敗羅喉全眾歸後以軍功除右軍將軍總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將士分賞驍雄陳孝宣深歎美之兩進爵至始安縣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內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喉甚得民心擁眾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之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喉拒絕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參宴席陳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四

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曰周羅喉執筆製詩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隋伐陳羅喉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及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喉與諸將大臨三日放兵士散然後降文帝慰諭之許以富貴羅喉垂泣曰本朝淪亡臣無節可紀陛下所賜護全為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帝甚寵之賀若弼謂曰聞公鄧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

量羅喉曰若得以公周施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送宅先是陳裨將羊翔降使為鄉導位至開府班在羅喉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機知雙位在羊翔下羅喉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人臣之務擒虎有媿色歷幽涇二州刺史皆有能名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為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遭風舟多漂沒無功而施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致討羅喉先登大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五

隋書曰時鹵衆甚盛羅喉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乃與輕勇二十騎直衝鹵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

進大將軍仁壽元年賜爵義寧郡公煬帝即位授右武侯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諒諒進大夫將軍軍及陳主卒羅喉請一臨哭帝許之哀經送至墓塋還釋服方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諒為黨據絳晉等三州未下詔羅喉行絳晉呂三州請軍事進兵圍之中流

矢卒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立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絳州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鬼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喉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伏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六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成人父吳定州刺史法尚少果勁有風槩好讀書書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為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既而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孝宣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事皆勸歸北法尚遂歸周拜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已奔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若得軍來必無聞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破之

隋書曰猛引師急進法尚陽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于浦中又伏精銳於古北村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猛退走赴舟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建周旗幟猛因是大敗猛僅以身免隋文為丞相司馬消難舉兵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鹵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文帝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鴟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一百六十二

七

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帝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鍾一雙良馬十五匹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帝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寵公也轉黃州總管使經略江南及伐陳之後以行軍總管隸秦王俊

隋書曰法尚率舟師三萬出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

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為帳

內前後賞賜甚厚轉桂州總管仍嶺南道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任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所部多過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其弟光略光度追斬光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一百六十二

七

隋書曰光任率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歸其妻子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任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任大潰遂斬之

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雋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

隋書曰法尚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捕不能得法尚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偽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遣步騎數千襲擊破之

煬帝嗣位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於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於旗千里今御營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絕法尚曰兵亘千里動問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雖有故事此取敗道也帝不懌曰卿以為如何法尚曰請為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重設鈎陳此與據城何異

隋書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

此萬全策也帝曰善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思多於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別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於青海兩遷至會寧太守遠東之後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叛與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祿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為盜保長白山法

尚頓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遇疾

隋書曰法尚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用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立志不果命也

卒贈武衛大將軍諡曰僖子紹範知名

衛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父擢侍中左武衛大將軍玄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為記室及親總萬機賜以萬釘寶帶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大府中大夫仍領京兆尹稱為強濟隋文受禪生事免官尋拜嵐州刺史會起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城之後詔玄監督之仁壽初山獠作逆以玄為資州刺史鎮撫之玄到官時獠攻圍太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師感悅解兵歸附者十餘萬口帝大悅賜縑二千匹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徵為衛尉卿獠夷攀戀數百里百絕因與之決並揮涕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隋書載帝謂玄曰魏郡衝要民多奸究是用煩公此

即去都非遥宜數往來詢謀朝政賜物五百段而遣之

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御衛大將軍帥師出增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還拜金紫光祿大夫九年駕幸遼東西恭帝以代王留守京師命玄同守拜為京兆內史尚書如故許便宜從事敕王待以師傳禮會楊玄感圍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骨夷塋示士卒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峭函有伏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三

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此計非豎子所及遂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虎賁郎將張峻為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掃地而祭文帝曰

隋書載玄祭文曰楊玄感負恩躬為蛇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畧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果凶逆

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

死詞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

雜記曰每戰方接官軍皆坐地棄甲以白布裹首聽賊所掠先後十三戰俱不利

玄苦戰賊稍却進屯北邙會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前鋒追之及于閩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也使朕得無西顧之憂進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三

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萬還鎮京師帝謂曰關右之任一委於公公之安危乃社稷安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恒宜自牢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與樊子蓋俱賜玉麟符以代銅虎十一年詔玄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賄公行以年老乞骸帝遣內史舍人封德彝馳喻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公卧鎮玄乃止唐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家義寧中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少有俠氣重然諾滅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任齊位行臺郎中齊亡仕周隋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典兵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司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煬帝嗣位進銀青光祿大夫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三

年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尋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郡盜起不得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遇賊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盜羣起羣豪願推權為首權竟固守拒之子世徹又密遣人賫書詣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倜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並起世徹所至

處輒見忌多拘禁之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圖朗所殺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後頗有功授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開府隋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為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文帝奇其壯武使祖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三

於太斤山別路邀賊人破之彼與上明公楊紀送義城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為鹵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鹵甚眾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官諒起事景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喬鍾蔡等攻之景率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

隋書曰諒遣劉嵩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

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

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王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
莫陳人多謀畫工拒守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闕預惟
在閭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
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
時變為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
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
推出之旬日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五

衛大將軍賜女樂一部景智略非長而忠直為時許帝
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
之進光祿大夫五年駕西巡至天水景獻食帝曰公朕
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隨帝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
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色為人所奏帝大怒令攝
之竟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
麗武厲城破之八年出渾彌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以
景為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楊玄感

反朝臣子弟多預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
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將軍而不名十二年帝令景
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駘時盜賊蜂
起景遂召募以備不虞虎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誣景
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聞天關據京都吾無
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腫死者十
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
積景無私焉及帝遇弒江都遼西太守鄧暹救之遂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五

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

噫等死耳惜哉景不死於江都之難也

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於今傷
惜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其先寓居敦煌父回仕
周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世雄兒童時與羣輩
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捷之
諸兒畏憚莫不齊整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

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隋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從征吐谷渾進通議大夫世雄性廉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嘉之嘗謂羣臣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臣等未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世雄羣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啟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啟民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祿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正議大夫遼東之後為沃沮道將軍與宇文述同敗於平壤還次白石山賊圍之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帥為方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矢多竟坐免明年復征遼東拜右侯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十年復從帝王遼東還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脫數百夜來襲之大敗

新唐書曰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建德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傍澤中悉拔諸城偽遁世雄以為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跬步不可視隋軍驚遂潰相騰藉死者如邱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 革記命曰帝以李密在洛口征遼回日今世雄於留鎮兵內簡練精銳及幽易驍勇討密經過處若有草竊隨便誅剪仍令王世充等諸軍並取世雄處分世雄乃自領精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六萬至河間郡城下立營州縣皆備牛酒軍糧以待時建德無糧兵士先皆分散餘軍不滿千人在武強縣境收麥充食聞世雄兵至河間惶懼無計乃問一女巫欲走避之如何巫云不免問欲首如何巫云亦不吉問欲掩其不備擊之如何巫云今夜天未明到大吉卜時日已汗卜處去河間一百四十里建德簡精兵二百八十人先行餘勒續發建德與眾決云夜到即攻明即降之吉凶在此舉耳遂行去世雄營二

里天已屬明又聞吹角聲建德惶惑欲降須臾大霧忽起建德曰天助我也引兵入營攻之兵大亂世雄左右先已裝束擬發世雄遂上馬奔走仍中數槍僅免

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並以驍武知名

論曰段文振有周之日早以武毅見知隋氏之初又以幹力受委任兼文武稱為諒直其高位厚秩非虛致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十九

段文振負國棄母甘附權臣忠孝兩虧何以不加指摘來護兒幼懷惆儻猛槩抑揚晚致動王馳驅畢力樓船刺勝掃敵如拾遺闕鄉討亂剪兇魁如摧朽位班上將顯居大國道消邁難忠至不渝惜矣子益雅有幹局質性方嚴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邦邑勒亦懋哉羅喉忠亮之性所在稱重送往之節義感人臣死而有知乃結草之義法尚征伐四夷亦足嘉焉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劉權淮楚舊

族雄名早著時逢擾攘任等尉他遂能拒子邪言足驗誠臣之節李薛並以驍武之用當有事之秋致茲富貴可謂自取時逢遺蹟良有命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二

二十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三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五

北史七十七

裴政 李諤

鮑定 高構

榮毗 陸知命

梁毗 柳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趙綽 杜整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祖遷父之禮並南史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強記達於從政為當世所稱仕梁給事黃門侍郎及魏園荊州政在外見獲後梁宣帝時封梁王謂政曰我武皇帝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必殉身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

隋書曰政詭曰惟命

鎮送城下使謂孝元曰王僧辯聞臺城破已自為帝王

琳孤弱不能後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吾

以間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營怒

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

因得釋會江陵平與城中朝士俱送京師周文聞其忠

授員外散騎侍郎引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

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

行後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數斗

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極刑者許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

我於死死無所恨又善鐘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

紹遠傳隋開皇元年為率更令加上儀同三司詔與蘇

威等修定律令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

折衷同撰著者十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再遷

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委之右

庶子劉榮性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亂

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促之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

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詰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所語元愷是纖介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相累今引左衛率崔蒨等證情狀悉與元愷同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而折人短退無後言時雲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與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與曰公所為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與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授秩俸皆散給察吏部民犯罪者雖陰知之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眾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眾合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為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諍訟卒於官著承

聖寶錄十卷及太子廢文帝追憶之曰向使裴政劉行本在匡弼之猶應不至此予南金位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博學解屬文任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隋文有帝王志操深自結納及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隋文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工曹侍郎諤性公方明時務遷治書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御史帝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大臣內有祖父亡沒日月未久子孫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豈容遽就衰經強傳鈿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

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
情若弟兄朝聞其死夕現其妾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
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
務帝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
又以文體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化民
五教六行為詩書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
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
制誅銘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

愚按曹魏武帝廟號太祖文帝廟號高祖明帝廟號

烈祖或註為元魏諸君稱祖者皆誤

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小藝競騁文華遂成

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

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

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

據諤四語仍雕蟲夙習耳俗之入人膏肓乃爾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
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外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至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
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勲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
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軌模構無
用為用也捐本逐末遞相師祖久而愈扇開皇四年普
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
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

世如聞外州待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宗黨

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則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

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

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益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

請勅有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遠臺諤又以當官

者好自矜伐復上書具陳其弊請加罪黜以懲風軌

隋書載諤奏曰世之喪道極於周代用人惟信其口

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
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
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無慙恥自隋受命
此風應改况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
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誼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上讀
冕旒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狀以懲風軌

帝以諤前後所奏頌示天下於是四海向風深革其弊
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之譽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七

潛多匡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
雜非敦本之義遂奏帝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
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
寒莫敢陳訴諤以為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旗亭自
古非同一槩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所依豈容一
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
詣闕然後奏聞帝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以年老出
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卒官有四子世子大

方襲有才器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治書
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
嘗和相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累遷通直
散騎侍郎江陵平歸周明帝甚禮引為麟趾殿學士
累遷遂伯下大夫後與杜子暉聘陳共謀伐齊遂出兵
渡江侵齊帝嘗問宏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出師洛
陽彼有其備每不克捷莫若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八

不虞似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小御正加上儀同
隋文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
將達奚悉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隋
文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歷利印二州刺史秩
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宗不從尉遲迥後優與突
厥戰死帝嘉之將賜姓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
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
請賜以皇族帝曰善因賜義臣姓楊後授均州刺史以

目疾免卒於家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
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
吏事仕齊兩歷太守齊滅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隋文
受禪累遷戶部侍郎時內使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
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帝以
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
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所重我讀卿判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
既痘又聾嫁之不售嘗樵采於野為人所犯有孕遂生
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
究理絕按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於居此兒
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
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後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盤
屋令甚有能名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為吏部侍郎
以公事免煬帝立召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

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
劇談頗謂輕薄然內懷方雅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
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
可否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章
必先有草呈構方出之構有詆訶未嘗不嗟伏大業七
年終於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十八校讐秘書省一見嗟嘆不已曰僕閱人多未嘗
見此賢必成偉器但恨不覩其縱登凌霄耳
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知人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為
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內
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道俱為刑部執法平允
京兆韋琨為戶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甚有
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榮毗字子謏北平無終人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

有局量沙獵羣言仕周位內史下士隋開皇中累遷殿
內局監時以華陰多賊盜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
長史世號為能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
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
毗曰所以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
之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廣在揚州每令人密
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
實給私人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帝聞而嘉之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十二

絹百疋轉蒲州司馬漢王諒舉兵河東豪傑以城應諒
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毗曰河
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旬旬非悉
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
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渤海人所殺毗亦被
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
也無改汝心心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
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

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
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
隋文有舊及為丞相加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隋
文陰圖禪代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
周之大夫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隋文不悅
遂行開皇初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否建緒稽首曰臣
位非徐廣情類揚彪帝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
言不遜也兼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十三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父教陳散騎長侍知命性
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於陳及陳滅歸家會高
智慧等作亂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
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土復用其弟恪為
沂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
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
彼君臣而轉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或
言其正直由是待詔御史臺場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

侃然正色為百寮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暕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暕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審頗有學涉仕周累遷武藏大夫隋文帝開皇初以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贊治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回避頗失權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十三

心出為西寧州刺史在州十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為豪雋由是遞相凌辱每尋干戈邊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遺以金乃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依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悉還之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歲餘進上開府毗見左僕射揚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揚素幸遇

愈重權勢日隆

隋書曰縉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任其指麾

所私苟非忠諫所進咸是親戚兄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末王莽資於積年桓玄基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帝大怒命有司禁止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十四

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太子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惟素揚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審審有誠亮之節帝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衰初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右丞李剛而已後帝不復專委素由察毗言也場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

卒帝令吏部尚書牛弘弔之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賜成光祿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案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祟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世居襄陽父仲禮南史有傳彧少好學頗涉經史周大象字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寧州總管煬帝親總萬機或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後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三十三

十五

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奪旗必由神畧若負戈擐甲固征捍勦勞至於鎮撫宿衛為重俱稟成實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

愚按隋書有曰昔蕭何留守茅土先於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但一時朝士誰為何與穆之者何乃濫賞如是

於是留守並加品級隋文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已上門皆立戟左僕射高頊子弘德封應

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頊聞而歎伏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敬憚帝嘉其鯁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為杞州刺史年垂八十前任趙州關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三十三

十六

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民蒞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剝舉所損殊大帝善之干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長史庫狄士文從父妹彧劾之曰君明忽勦勞之痛冒此首衰命彼偷瞿不義不貺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適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得罪隋承喪亂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

正帝甚嘉之又見帝勤於聽受百寮奏請頌碎疏諫曰
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
職各有司存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事無大小
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勞

隋書曰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
多

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
司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十七

至言少減煩務

隋書曰以怡神為意以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

念文王勤憂之義若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裁斷者伏

希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

帝覽而嘉之以其家貧勅有司為築宅因曰柳或正直
士國之龜寶也右僕射揚素當塗顯貴百寮懼憚嘗以
少謹勅送南臺素恃貴生或牀或從外來於階下端笏
整容曰奉勅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庭前辯詰

事狀素銜之或時方為帝信任故未有以中之或見近
代都邑士民每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糜費
財力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
充街塞陌鳴鼓燎炬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
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
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縹素不合穢行因此而生盜
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並即禁斷
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十八

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帝嘉之拜儀
同三司歲餘加散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巡省太原道十
九州及還賜絹百五十匹或嘗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政
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或以貽秀秀復賜或奴婢
十口及秀得罪揚素奏或以內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
懷遠鎮行達高陽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舉兵遣使
馳召或或入城而諒反形已露度不能免遂詐中惡不
食自稱危篤諒怒囚之及諒敗揚素奏或心懷兩端以

候事變迹雖不反心實同逆坐從燉煌素卒乃自理詔
徵還卒於道

趙綽字士偉河東人性質直剛毅仕周以明幹見知歷
內史中士父艱去職哀毀骨立世稱其孝隋文為丞相
知其清正引為錄事參軍從行軍總管是云暉擊叛蠻
以功拜儀同文帝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
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獻正色侃然漸見禮
重帝以賊盜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律者天下大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其可失乎帝欣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
遷大理少卿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常發怒六月棒殺人綽固爭曰
季夏之日天地成長庶類不可此時誅殺帝報曰六
月雖曰生長必有雷震我則天而行何不可遂殺之
故陳將蕭摩訶子世界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
世界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名將子為人逼耳因赦摩
訶綽固諫不可帝不能奪欲待綽去赦之因命綽退食

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帝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
訶也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重

朝野僉載曰重為吏部侍郎選舉不公有選人榜曰
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衙恨先生問大隋吏部侍
郎辛重曰當今天子聖明外拓四方而予位處權衡
居進賢之首理應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
伏有用者雲飛奈何尸祿素食濫處上官黜陟失所
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駭彈莫不代予戰灼而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何以自安重曰百姓萬國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為榮
賞者必喜被堯責者自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
細而論之非重之失先生曰是何疾與是何疾與不
識何以防其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迹足識家
法細尋判驗足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
量子之財度子之智祇可投之四夷以禦魍魎怨嗟
不少實傷和氣辛重再拜謝曰辛蒙見責實覺多違
謹當剋肌貫骨改過懲非請先生縱重自修捨重之

罰如更有違甘從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
朝廷多才立須相代那得久曠天工待子自作急去
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巫却行無取重掩泣而言曰
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可更將面目來污聖朝先生
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
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嘗衣緋禪俗云利官帝以為厭疊將斬之綽曰據法不
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謂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三十三

三

左僕射高頊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
亶至朝堂解衣當斬帝使謂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
不敢惜死帝拂衣入良久乃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
三百段

隋書刑法志曰大理掌固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
賣法帝以為忠直遣每旦於五品中參見曠又告綽
濫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白其誣帝又怒曠命斬之
綽又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拂衣入閣綽又矯言臣

更不理曠自有他事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
死罪三臣為理少不能制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死
罪一囚不合死臣不能死爭死罪二臣無他事而妄
言求入死罪三帝解顏賜綽二金盃酒飲訖並以盃
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

時帝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
聞帝悉令斬之綽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帝曰不
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三十三

三

得不關臣事帝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
心何論動木帝復曰毀羨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
挫即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帝遂入治書侍御史柳
或上奏切諫乃止帝以綽誠直每引入閣中或遇帝與
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
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河東薛冑為大理卿俱名平
恕然冑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

隋書刑法志曰高祖嘗於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

固諫不從帝亦尋悔宣慰基而怒羣臣不諫者

帝子明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

壽中卒官帝為流涕中使弔祭鴻監監護喪事有二子

杜整事皇甫京兆杜陵人父闕滑州刺史整少有風采

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聞及長驍勇有膂力

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周文引為親信又從武帝平

齊累遷上儀同隋文受禪加至上開府開皇六年突厥

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合州無鹵還整密進取陳策帝善之以為行軍總管鎮

襄陽卒帝傷之謚曰襄

論曰大厦之構非一木之支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

短殊用大小異宜格稅棟梁莫可棄也裴政李諤鮑宏

高構榮毗陸知命等或文能道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

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

皆廊廟之棟楠亦北辰之衆星也趙綽居大理固圍無

冤抑或處憲臺姦邪自肅不畏強禦梁毗得之矣邦之

司直柳或近之矣杜整以聲績著美其有以取之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四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六十六

北史七十八

張定和

張淵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陳稜

趙才

張定和字處謚京兆萬年人家少貧有志節初為侍官
隋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
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遂棄
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
征突厥先登陷陣鹵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
氣自若鹵敗走帝聞而壯之遣使賫藥馳詣定和所勞
問之進柱國封武安縣侯煬帝嗣位歷宜州刺史河內

太守頗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

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通其名王詐為渾主保車我

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

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斃其亞將柳武

連擊賊悉斬之帝為流涕贈光祿大夫時得爵例除復

封武安侯謚壯武子世立嗣

張淵

本史淵作奔避唐高祖廟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其先自廣陵六合渡江家馬洲

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稍父雙仕周為清河太守

免歸會鄉人郭子真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

未決淵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

簿及隋文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鎮江

都

隋書江都作壽春

特敕淵從因為間謀平陳之役頗有力進開府儀同三

司封文安縣子歲餘洲率水軍破逆賊策子游於京口
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文帝命升御坐宴之謂
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祿
況甲獸文具裝飾羅千匹尋從揚素征江表別破高智
慈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
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
東諒軍多物故洲眾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于潭州總
管誼曰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父襲慶仕周為開府時武元帝為
周將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之被圍百餘重力戰
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眾刀稍折脫胄御地向賊大
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
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
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
宣帝時再進上開府隋文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
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

舊進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
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
罪誅功竟不錄復還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首領復各以
寶物武皆納之內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
酒酣遂擅散所部獄囚又常以南超邊遠政從其俗務
適便宜皆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令法急官不可為帝令
有司集之皆驗將斬之武於獄上書言父為武元帝戰
死馬前以是求哀乃得降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如舊煬帝即位為右屯衛大將坐事除名卒于家
王仁恭字元寶天水上邽人父猛周鄠州刺史仁恭少
剛毅修謹工騎射秦王俊引為記室後為車騎將軍從
楊素擊突厥于靈武有功拜上開府以驃騎將軍典蜀
王秀軍事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惠帝以仁恭素質直
置不問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以勳進位大將軍歷呂
衛二州刺史改汲郡太守有能名帝徵入朝慰勉之策
賜甚厚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和馬號哭於道數日不

得出境遠東之役以仁恭為將軍及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祿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

隋書曰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因圍之帝聞大悅遣賜珍物進光祿大夫會楊玄感反兄子虎賁郎將仲伯豫馬坐免尋突厥為寇詔仁恭以

錄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早可汗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突厥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絕仁恭頗改舊節納賄又不敵輒開倉賑民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洩隋書載武周恐事洩將為亂每宣言郡中王府君不開倉救民激怒吏民以此皆怨之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

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給郡內皆從之旬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父通周鄆州刺史緒少有武畧在周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隋文受禪拜青州總管頗有治名徙朔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吞陳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實洪景屯兵江北晉王廣為太子引為右虞候率及即位恐漢王諒為變拜緒晉絳三州刺史未出關諒

錄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已舉兵詔緒從楊素擊破之大業初再遷至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遠東之役請為先鋒拜左屯衛大將軍指蓋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擊破元進解潤州圍賊窮感請降元進及其偽僕射朱爽僅以身免

隋書曰劉元進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眾至楊子
津元進自茅浦將渡江緒擊走之因濟江背水為柵
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圍去緒進軍曲阿元
進復結柵以拒緒批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
之賊眾遂潰赴江水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
其壘偽署僕射朱粲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
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元進及粲並以身
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七

於陣斬其偽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顛等五千餘人進
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
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容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
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
嘉發疾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
弓馬從周武帝平齊拜儀同隋文受禪後以軍功進上
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封順政縣公後從楊

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齊王暕得罪純坐
與交通帝誅之純曰比數詣齊王者以先帝先后往在
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視此
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語時陛下亦侍先帝
側帝改容曰誠有斯言於是捨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
歲餘突厥寇邊轉榆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
模等保懸簿山帝令純討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八

隋書曰純初閉營不與賊戰屢批之不出賊以純為
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之合戰於昌慮大
破其眾

斬萬餘級築為京觀又破賊魏麒麟于單父及帝重征
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
伍不及山純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
雖剋捷而所在蜂起有謂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鎖詣
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者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邳人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

開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
玄愴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
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
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
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瞑目大呼所當皆披靡

隋書曰出左入右往還如飛

以功進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輒擒斬之自是不
敢畜牧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九

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凶暴令左右炙肉遇不
中意以籤刺之盲其目温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
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
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死帝恐
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
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
雜物貢獻帝不受因遣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
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未幾趙嵩飛山蠻反詔

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業九
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元進
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民皆思亂從
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突管崇等戰無不拔然賊勢浸
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洛又
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絕時東都飢饉穀食踊貴俱
羅遣家僮將船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
廷微知之恐有異志舉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理司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十

梁敬真領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自有重瞳陰為帝所
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衄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警畧馮翊蒲城人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
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
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隋時從楊素討平漢王
諒又數以軍功累遷至武貴郎將及山東盜賊起
隋書曰魏刃兒有號雁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
煬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

如此賊不足憂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勅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辯擊之屢挫其銳帝在江都宮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畧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褒顯時賊帥却孝德孫宣雅時孝康實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寇掠河北辯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寇徐豫辯頭擊夫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攻敗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隋書曰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破外柵密營潰

辯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鳴角收兵翻為寇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

隋書曰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籍不能復上馬

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從衛主討楊主感頗戰有攻及主感敗走萬

善與數騎追及之主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

隋書曰每賊至獨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

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頗討羣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祖頌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

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及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

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為其黨所殺稜僅免文

帝以其父故拜開府大業三年拜虎賁郎將後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白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

初見舟楫以為商旅往往請軍質易稜率眾登岸遣鎮
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
進至低沒擅洞其小王歡斯老模拒戰稜敗之斬老模
其日露雨晦冥將士皆惧殺刑白馬祭海神既而開霽
分為五軍趨其却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

隋書曰渴刺兜背柵而陣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
戰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擊破其

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十一

新渴刺兜獲其子島樞擄男女數千而歸煬帝大悅加
稜右光祿大夫鎮周金紫光祿大夫帝再征遼東稜為
東萊留守楊玄感反稜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
務本尋奉詔營戰艦于江南至彭城賊帥孟讓據都梁
宮阻淮為固稜潛自下流濟至江都擊破讓以功進光
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官儀李子通據海陵
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帝遣稜擊之往往克捷
超拜右禦衛將軍復渡清江擊宣城賊儀帝以弒崩宇

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于江都稜集眾縞素為帝發喪
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
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
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隋文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
配事晉王主為太子拜右虞候率及即位以才滿即舊
臣漸見親待而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再轉右候衛
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十二

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及
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事
巡幸才恒為斥候屬過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
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
正無如之何十一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
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
都待遇愈昵時江都糧盡內史侍郎虞世基秘書監袁
充等多勸帝幸丹陽才極陳入京策世基極言渡江便

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爭而出守文化及弒逆才時在
苑北化及遣駮果席德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祇得如
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其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
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
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孟曰十八人止可
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
俄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鹵心彌不平數日卒時
年七十三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蕃俱為武侯將
領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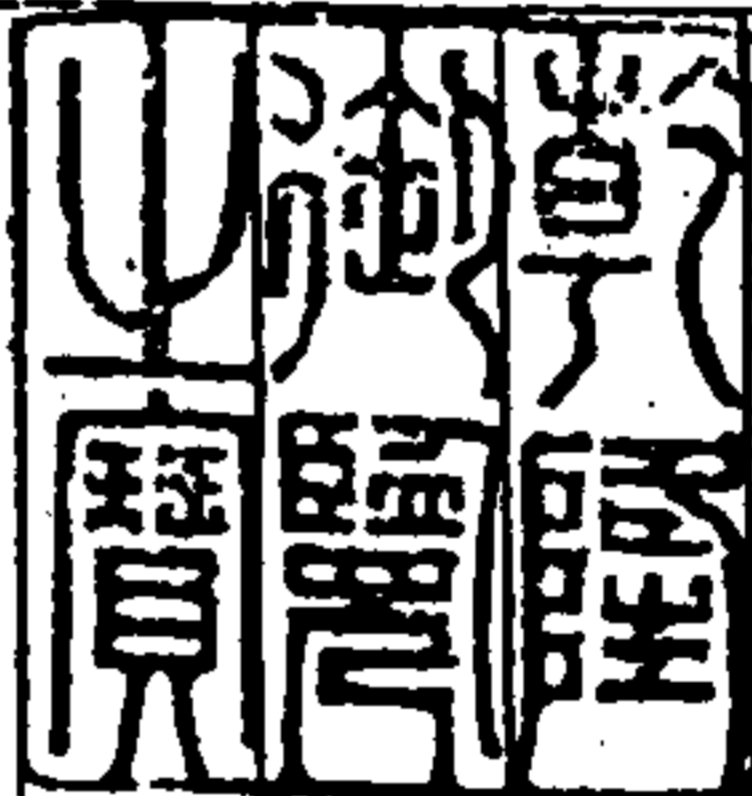
卷一百六十四

五

軍剛嚴正直不避強禦咸以稱職知名

論曰英賢奮發亦各因時張定和張洲皆一時壯士而
困於貧賤當其抑鬱未遇安知有鴻鵠志哉終能振拔
汙泥申其力用符馬革之願快生平之心得丈夫之節
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仁恭武毅
見知文以取達初在汲郡清能可紀後居馬邑貪恠而
凶鮮克有終斯言乃驗吐萬緒董純以桂蒲不翦遽嬰
罪戮大業之季盜可盡乎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曩王

辨殞身勅敵志在勤王陳稜編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
所動固已深乎越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強直拒基之指
可謂不苟同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四

六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五

明 李清 撰

北史七十九

楊 汪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

隋書曰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宇文氏

自高祖至祖三世仕魏並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
上柱國大宗伯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有相者謂曰
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
拜開府述性謹密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
親信及武帝親總萬幾召為左宮伯累爵濮陽郡公尉
遲迺起義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破迺將李儀
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遲迺於永平橋以功

隋書曰述先鋒陷陣俘馘甚衆

起拜上柱國爵褒國公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平陳之
役以行軍總管自六合濟時韓擒虎賀若弼兩軍起丹
陽述據石頭以為聲援陳主既擒而故梁宗室蕭瑛蕭
巖據東吳地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落叢
公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

隋書曰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嶽并軍合勢立
柵於晉陵城東又絕塘道留兵拒述嶽自義興入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湖謀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迺兵擊嶽大破之前軍復
陷吳州嶽以餘衆保包山燕榮又破之述進至奉公
埭嶽君範以會稽請降面縛路左

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晉王廣鎮揚州甚善
於述奏為壽州總管王陰有奪宗志請計於述述曰皇
太子失愛已久大王才能蓋世數經將領主上與內宮
咸所鍾愛然廢立國家大事能移主上者唯揚素耳移
素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共圖廢立

愚按此舉也首為煬帝謀奪嫡者述而他日弑煬帝於江都者即述子化及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夫

王大悅多賚金寶資述入闕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酣暢博戲每陽不勝盡輸所將金寶約得之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賜述令與公為歡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說退言於素亦從之於是王與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陽公主前後賞物不可勝計及為皇太子以述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三

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從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父渾其部攜散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曼頭城又至赤水城皆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進擊大破之護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渾主南走雪山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

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宮敕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委任與威等而親受過之帝所得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輒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衛咸取則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宮掖帝彌悅焉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瞋之瑾惶懼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四

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強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皆接以恩意呼為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丁中文俱奉密旨令誘執

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聞便北述一日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且請于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

革命記曰述至平壤城頭即樹降幡約至五日檢錄簿籍圖書開門待命及期過五日述頗促之竟無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五

答但云船糧已敗却迴矣公令更何待乃揚旌拒守分兵據險要述知被欺即卷甲歸每日常設方陣行四面俱受敵殺傷既衆糧食又盡

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人百人帝怒除其名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渌水會揚玄感作亂帝召述馳驛

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西遁將圍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關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

隋書曰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前遣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

斬其首傳行在所

資治通鑑曰玄感黨與破擒述奏凶逆之徒臣下所當痛疾不為重法無以戒將來帝曰聽公所為述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六

就野外縛諸應刑者於格上以車輪括其頸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亂發矢如蝟毛支體糜碎猶在車輪中玄感弟積善與韋福嗣仍加車裂皆焚而揚之積善自言手殺玄感望免死帝曰梟類耳更其姓名氏

復從東征至德遠而還突厥圍鴈門帝大懼述請帝潰圍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及圍解次太原議者多勸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

請便道向洛陽自潼入入帝從之尋至東都又觀望帝
意勸幸江都宮述於江都遇疾及篤中使相望于第問
述有何言述曰願陛下下一降臨臣帝遣司宮魏氏謂曰
公危篤朕憚相煩動有言可陳也述流涕曰臣子化及
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
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返命
隱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耳帝泣然曰述憶我耶
將親臨之宮人百察諫乃止及卒帝為廢朝贈司徒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七

書令十郡太守班劍四十人輜輳車前後部鼓吹謚曰
恭詔恭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初雲定
興女為故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興先
得昭訓明珠絳帷私以賂述數共交游定興每逢良節
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午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時人定
興為製馬鞵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輕薄者率
學之謂為許公缺勢又遇天寒定興曰入內宿衛必當
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褶耳入又學之名為許

公祖勢述大悅曰雲兄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
故不虛也後帝將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薦之因勅少府
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求官謂之曰兄所製器仗並
合上心所以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存耳定興曰此
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
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為難若留一處又恐
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因鳩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
分配嶺表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為佳述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八

並定興功擢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屯衛大將軍
愚按王世充篡東隋以定興為太尉又先與段達同
逼東恭帝遜位者亦定興也何以不載
又有趙行柅者本大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受其
賂遺稱為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云述子化及另見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後居河東父琛儀同三司
汪少凶疎與人羣閉奉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
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周翼王侍讀王甚重之每

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都上士隋文作相引知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歷秦州總管府長史荆洛二州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為尚書兵部侍郎數年帝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時號稱職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幾坐事免煬帝即位為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蜂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贄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弘策以狀奏帝疑之出汪為梁郡通守後帝

崩王世充推東恭帝為主徵拜尚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唐威世充以黨誅

李雄

隋書作李子雄

勃海齊人父棠名列誠義傳

隋書曰父桃枝東平太守與此不同

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隋文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迴拜上開府代陳之役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功進大將軍歷林江二州刺史皆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庶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所雄伏甲擒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戶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

者曰此古弁遺象也大國君子乃不識雄曰國中無禮
求諸曰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外未見無禮憲司以
雄失辭劾之竟坐免俄復職徒幸江都帝以伏衛不整
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曰公真武侯
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
從軍自効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會揚玄感反
於黎陽帝疑之詔鎮雄送行在所雄殺使止歸玄感玄
感每與計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十一

資治通鑑曰劉蘭成北海人舉明經初北海賊帥恭
公順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外郭進攻子城城中
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為備蘭成糾合城中饒
健百餘襲擊之城見兵繼進公順大敗棄營走郡
城獲全于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為六軍各將之
蘭成亦將一軍有宋書佐者離間諸軍曰蘭成得衆
心必為諸人不利不如殺之衆不忍殺但奪其兵授
宋書佐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喜譟欲

奉為主固辭乃以為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
蘭成簡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抄北海距城四十里
留十人使多芟草分為百餘積二十里又留二十人
各執大於五六十里又留三十伏險要蘭成自將十人
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
即抄取人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望無
煙塵皆出樵收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
鉦鼓亂發伏兵四出抄掠雜畜千餘頭及樵收者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十二

去蘭成度抄者已遠徐步而還城中雖出兵恐有伏
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還已城
中知蘭成前衆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
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之行未十里
公順將大兵總至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圍之蘭成
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蘭成撫存老幼禮遇郡官
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
陵賊帥臧君相聞公順據北海帥其衆五萬來爭公

順衆少大懼蘭成為公順畫策曰君相今去此尚遠
必不為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公順從之自將將驍
勇五千人齎熟食倍道襲之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
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抄者負擔向營蘭
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詐為抄者伺間而行得
其號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比肩入負擔巡營知其
虛實得其更號乃於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於主
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衆驚擾公順兵亦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十三

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俘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
還由是公順黨衆大盛及李密據洛公順以衆附附
之密敗乃降唐 劉蘭成生不過時猶歷歷吐奇錄
之以見草澤有人噫君相不明何辭

論曰宇文述便辟足恭柔顏取悅君所可亦可君所不
亦不無所是非默默苟容甘素餐之責受彼已之譏此
固丘明所深恥也且房陵諸子何罪一傳而鳥獲肆毒
自取誅夷天道哉揚汪以學業自許其終不令惜乎李

雄斯言為玷取譏夷翟以亂從亂何救誅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五

十四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六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八

北史八十

目錄總題

語曰孝為百行之首故予不循北史次第獨首孝忠孝一理誰云節義次者謂次猶並若烈女之為烈也忠孝於焉寓矣况婦道主隨隨斯二者可也儒林出而大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立矣故次文苑次循吏次隱逸與藝術外戚出而倖竇落矣故次恩倖次官宦次酷吏與姦惡然則姦惡之不可為也甚乎除僭偽四夷無涉外其去逆賊也僅一間

孝行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恭讓

崔承宗

王績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林

荆可

秦族

皇甫遐

張元

薛潘

見別傳今次入

王頌

楊慶

田翼

細因

劉士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翟普林

華秋

徐孝肅

題孝行

舊題

孝之為道至矣遠矣其化人深矣故聖帝明王行之四海則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諸侯卿大夫行之國家則長守祿匹夫匹婦行之閭閻則揚休千載是以堯舜湯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風孔墨荀孟稟聖賢之資弘正道以勵其俗觀其所由在此而已然淳源既

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廉讓莫修若乃縮銀黃列鐘鼎
立於朝廷間非一族也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內非
一家也愛敬之道或未能備哀思之節罕得其中斯詩
人所以思素冠孔門有以責衣錦也且生盡色養之力
終極哀思之地厥迹多緒其心一焉若乃誠達泉魚感
通鳥獸斯益希矣至如溫牀扇枕灌樹負土苟或加人
咸為疾俗斯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
心如今明教化以救其弊優爵賞以勸其心存懇誠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多古之
所謂難者可易矣長孫慮等闕稽古之學無俊偉之才
或任其自然情無矯飾或篤于天性勤其四體並竭股
肱之力成盡愛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歡忘懷軒冕之貴
不言而化人神通感雖或位登台輔爵列王侯祿積萬
種馬跡千駒死之日曾不得與斯人之徒隸齒孝之大
也不其然乎案魏書列趙琰長孫慮乞伏生孫益德董
洛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崔承宗王績生李顯達倉跋

張恭王崇郭文恭為孝感傳周書列李棠柳檜杜叔毗
荆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為孝義傳隋書列陸彥師田德
懋薛濬王頌田翼楊慶郭世紐因劉士儁儁郎方貴翟
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為孝義傳今趙琰李棠柳檜
杜叔毗陸彥師李德饒入別傳及其家傳餘並從此編
緝以備孝行傳云

長孫慮代人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死
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
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兄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五人並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向始四歲更
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
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
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詔特恕其父死從
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父居獻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
書忠謹密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中氏宋太子

左率申坦兄女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肅肅播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寧國侯爵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文所用無不白知出為無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舉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卒
孫益德樂安人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五

董洛生代人居父喪過禮詔遣秘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家樹其純孝詔別敕孝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少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詣移安貧安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六

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兄弟三人並幼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值儉年糊體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

貧窘困者莫不解衣糶糧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資業不假于人哀感毀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

崔承宗齊州人父先仕宋在漢中母喪因殯焉後青徐歸魏遂隔絕承宗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七

郎孫惠蔚聞之曰吾于斯人見廉范之情矣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績生滎陽人縣人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

制鬚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鬚髮墮落

形體枯悴六年墓墓側哭不絕聲殆滅性州牧高陽王

雍以狀奏詔表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兄弟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

二親為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鬚髮墮落未

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鵲至有一

小鳥素質黑眸形大于雀棲崇廬不去母喪闋復丁父

憂哀毀過禮是年夏風雹所經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

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

電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室前生草

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復有鳥巢崇屋乳養三

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八

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為太平縣令年逾七十父母喪亡

文恭追慕罔極乃居祖極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

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哀歎尚書聞奏

標其門閭

齊書無孝行子考顏氏家訓曰殷基不知何許人父

外臣博達之士基母亡時與弟湛俱已成立及外臣

再娶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咽不能自持家人

莫忍仰視王氏亦悽愴不知所容旬日求退便以禮遣之

荆可河東猗氏人性質朴容止異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絕而後蘇者數四其母後遂廬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菜食飲水而已可家舊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上言魏文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今州縣表異之

魏文帝本史作周文上有天子遽推權相此周人之言耳今正之

服終後猶若居喪大家宰晉公護聞可孝行特引見之與可言論時會護意而護亦至孝母聞氏沒齊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乘膝下而重可至性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收可妻子于京城恒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祖白父翟皆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

和中板白潁州刺史大統中板薨郟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及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恒割哀慰母四時珍羞未嘗匱乏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中怡怡如也尋母又沒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邑人王元遠等七十餘人上其狀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周明嘉之

北史誤以周明為周文今改正以下有詔字故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六十六

下詔褒美贈滄州刺史

劉禕字彥英彭城人父世明魏兗州刺史禕性弘裕有威重容止可觀雖昵友密交莫不加敬好學善三禮吉凶儀制尤所留心魏孝昌中釋褐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和齊文襄輔政降書褒獎云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並與吾共事懷抱相托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貴秩滿竟歸鄉里侍父疾不入朝父喪沉

頓累年非杖不起文襄致辟禕稱疾不動子璠玘璞
瑗瓚並有志節為世所稱 愚按北史無禕傳惟北
齊書有之觀禕不赴高澄書辟安知非忿其專政
君而一心事魏者忠臣也今姑從其事有實據者列
之孝行篇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世寒微少喪父事母以孝
聞後遭母喪乃廬墓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
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積數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一

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總成十有二
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遐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
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
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
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營佛齋郡縣表土其狀
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祖成假平人郡守父延儻仕
州郡並以純至稱元性謙謹有孝行徵涉經史又精釋

典年六歲其祖曾以其酷熱欲携元浴於井元固不從

祖謂元耽戲以杖擊其首曰汝何不浴元曰衣以覆袞

元不能褻露其形于白日耳祖異而捨之南隣有二杏

子熟多落元園諸小兒競取食之獨元所得悉送還其

主村陌有犬子為人所棄元收養之其叔怒曰何用此

為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為

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叔感

其言遂許之未幾大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三

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經禮拜後讀藥
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燈七日七夜轉藥
師經每言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
願祖目還明以元代聞如此者七日夜夢一老翁以金
銳療其祖目

周書載夢中人謂元曰勿憂三日後汝祖目必差

元喜躍遂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後祖卧疾

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祖沒號

踴絕而後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縣
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詔表門閭

薛濬字道順河東汾陰人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
母以孝聞幼好學有志行隋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
侍郎文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
味後母疾濬貌其憂悴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
監護其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
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三

傷痛州里賙助一無無受尋起令視事帝見毀瘠過
甚為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
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謀時為晉王府兵
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謀書曰吾幼丁艱酷窮游幼處
屢絕葷飄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
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從師就業砥行礪心因而
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
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速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

精誠無感禍酷薦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
用叩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既而創鉅蒙深不勝荼毒
啓手啓足幸及全歸使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豈
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官遠在邊服適已有書異得
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
然永別為恨何言勉之勉之書成而絕有司以聞帝為
雪涕降使齋冊書弔祭濬初為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
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為不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四

歸大憂悴母問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告之僧
曰此兒之吉應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
忽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死之日家無餘
財
王頌字景彥太原祁人父僧辯南史有傳頌少儻有
文武幹局僧辯平侯景留頌質於荊州遇梁孝元為周
師所陷頌因入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
頃乃蘇哭不絕聲毀瘠骨立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

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儀同三司隋開皇
初以平蠻功加開府獻取陳策帝異之召見言畢歔歔
帝為改容及大舉伐陳頌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
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戰悲感嗚咽其夜夢
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以為孝感及陳滅頌密召
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中壯士問曰即君
滅陳灶稷警恥已雪而悲哀不止將為霸先早死不得
手及之邪請發其邛隴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頌頓
顛陳謝額盡流血答曰霸先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
及其屍更至明朝事恐彰露諸人請具鐵助於是夜發
其陵見陳武鬚皆不落其本皆從骨出頌遂焚骨取灰
投水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廣表其狀文帝曰朕以
義平陳王頌所為孝義何忍罪之舍不問有司錄其戰
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頌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
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帝從之
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卒於齊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五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祖玄父剛並以孝名慶美容止性
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
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
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
門閭賜帛及綿粟各有差隋文受禪屢加褒賞擢授儀
同三司板授平陽太守卒於家
田翼不知何許人養母以孝聞後母卧疾歲餘翼親為
燥濕母食亦食母不食亦不食隋開皇中母患暴痢翼
謂中毒親嘗穢惡母終翼慟絕妻亦不勝哀而絕鄉人
共厚葬之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
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大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
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亦悲鳴時人異之周
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隋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
孝友喪父復廬墓側負土成墳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
茂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六

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為纍德里

劉仕偽彭城人丁母憂絕而復蘇者數矣勺水不入口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取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事親孝州郡辟皆不就躬耕色養鄉閭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母母俱終哀毀殆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緦絮唯單單衣家有烏犬隨普林在墓每至哀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雀巢其廬前柏樹入廬馴狎無所驚懼司隸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

華秋汲郡臨河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母疾秋容貌毀悴鬚鬢盡改母終遂絕節沐髮盡禿落廬于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止之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至廬前異而免之自爾此兔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往

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宗族數十家多豪侈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為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父

狀於母乃覓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怨恚色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莫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縷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終身孝肅弟德備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為儒者及終于處默又廬墓側奕世稱孝

冥報記曰隋大業中河河南婦人事姑不孝姑兩目皆盲婦以蚯蚓為羹食之姑怪其味藏一罍示兒兒號泣將錄婦送縣而雷雨暴作失婦忽見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犬自言云因不孝為天所罰夫斥去之後乞食於途不知所在 愚案前所

錄孝行皆勸也特附此於後以示懲云

論曰塞天地而橫四海者唯孝而已長孫慮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之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勵所得並因心乘理不踰禮教感通所致貫之神明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云孝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六

十九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七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六十九

北史八十一

節義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一

蛭地干拔寅

劉渴候

朱長生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崇世

胡小彪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閻

郭琰

杏龍超 乙連孤佛保

李崇 劉弘

游元 張須陁

楊善會 元文都

盧楚 劉子翊

亮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杜松贊

郭世儁 郎方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一百六十七

題節義

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士之成名在斯二者死有重於太山貴其理全也生有輕於鴻毛重其義全也故生無再得死不可追而仁道不遠則殺身以徇義重以生則捐軀而踐龍逢殞命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削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漢之紀信秦布晉之向雄嵇紹並不憚危亡以蹈忠貞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墜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凡

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然至臨難志身見危投命雖斯

文不墜而行之蓋寡非內懷鐵石之心外負交霜之節

孰能行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乎自魏訖隋年餘二百若

乃歲寒見松栢疾風知勁草千載之後慷慨猶生豈獨

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魏書序

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沒固王玄威妻提劉渴侯朱長生

馬八龍門文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崇世胡

小彪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閻以為節義傳今又檢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一百六十七

郭琰杏龍超乙連孤佛保及周書孝義傳李崇杜叔毗

附之又案齊書不立此篇而隋書序劉弘皇誕游元馮

慈明張須陁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亮君

素為城節傳今馮慈明獨孤盛各附其家傳餘並附此

篇又檢取隋書孝義傳郎方貴郭世儁亦附之以備節

義傳云

愚按士以節義為重故慈明盛仍附節義

于什門

魏書曰于簡字什門今誰知其名者

代人魏明元時為謁者使喻燕王馮跋及至和龍停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改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案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為若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于羣象中回身背跋披袴後襜辱之既而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蟻虱被體跋遺以衣服拒不受歷二十四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四

魏書載和龍人皆嘆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 資治

通鑑考異曰魏明元神瑞元年八月遣什門使馮跋

事載本紀至是二十一年若二十四年乃太武太延

三年時馮氏亡矣

後跋弟馮弘立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

太武下詔褒美比之蘇武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

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武初為白逼柔然大然大極入盛

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所殺帝愍之追贈安

北將軍賜顯美侯諡曰莊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

魏書作河中蒲坂人

有行義真君初魏令黃宣在任喪亡單貧無菽親文德祖父苗以家產殯其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經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五

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強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

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

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彌月式大言於眾曰程

嬰杵白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潛還不回顧徑入

城往式婦所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

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携憲逃遇赦始歸憲為固長

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兖州刺史

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王玄威弘農北陝人妻提代人獻文暴崩玄威立草廬

於州城門外哀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州荀顏表聞詔問

狀對云先帝德被蒼生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

禮式詔問玄威役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

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

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

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表異之提為內三郎聞獻文暴

斂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六

崩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生為引佩刀自刺幾死詔賜

帛二百匹

愚按獻文見害馮太后魏朝臣子無敢聲其情實玄

威妻提之痛恨當以此不則去矯偽幾何

蛭地干勅勒部人與弟拔寅坐盜食官馬依制合死拔

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考

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稟性剛烈太和中為徐州後軍奮

力死戰泉寡不敵遂被擒瞋目大罵終不屈為賊所殺

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

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屈

後得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並代人孝文時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

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

拒之

魏書載長生曰我天子使肯拜下土諸侯乎

斂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七

且責至羅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

不拜呼出帳命對眾中拜至羅怒其臣下大怒曰若何

不帳內教我拜而辱我大眾耶奪長生等賜物

愚按魏書與北史皆叙次不明故為節之

內之叢石中以兵脅之曰為我臣則生不者殺汝長生

與提瞋目厲聲責之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汝臣至羅

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降乃給以肉酪長生與

提入不從乃各分徙之三歲乃放還孝文以長生等守

節遠同蕪武拜長生河內太守投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

軍喪亡八龍開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總

麻撫其孤遺恩如生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亡

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

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欽定四庫全書

晁清遼東人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

伯為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敵

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

悅息肱走投侯仁賊重加購募又嚴其極楚侯仁終不

泄肱遂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一小縣詔

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

與皆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諡以獎來者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縣令范道榮先自殉城歸款以勲

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妻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

坐除名釋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

詣京明之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雪又北鎮反

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凡伯川復率鄉人來迎送

欽定四庫全書

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許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爵方城縣子為三城戍主梁師攻

圍之力竭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城陷與

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孝明下詔褒美進榮世

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正光末為晉壽統軍孝昌中梁將

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郗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

文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

襲小彪珍寶並擒之時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安曰南軍強北救不至豈若歸款取富貴耶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安交言小彪慷慨謂安曰我為賊所囚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幸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已遣將至矣敵以刃歐擊言不得終遂害之敵尋奔敗擒其火將蕭世澄陳文結等十一人行臺魏之建壯其氣蔡啓以世澄購其柩乃獲骸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所囚面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十

臨刃巡遠村鳩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嗚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憲思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諭為敵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敵忿各剗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集鄉

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赴尚書求選逢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傳屍門巷殯殮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自營作諸事周給朝野嘉嘆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閻北海宏人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大山劉業與四世同居魯郡蓋偽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十一

郭琰字神寶京樂人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居蒲即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除洛州刺史及帝西入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弘農時琰為行臺東少戰敗乃奔洛州及至助刺史泉企城守力竭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白至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為東魏將高敖曹所擒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為賊執敖曹素聞其名且義之不殺送於

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杏龍超晉壽人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

樊文煥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

破之時攻圍既久糧史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

漢中遂為文煥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

宜早降遂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

萬近在大寨文煥大怒火矢殺之至死辭氣不挽大統

二年詔贈龍超將軍巴州刺史

錄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主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時為直

閣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

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

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

我豈可令賊獲無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死三軍莫

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致其骸長安天

子歡威詔著作錄之

李業字長卿勃海蓆人祖伯貴魏宣武時官魯郡守有

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

父元甫員外散騎侍郎業幼孤好學有志操

周書曰年十七屬爾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

信都

高仲密為北豫州刺史請業為掾仲密將圍西附時東

魏入遣鎮城奚壽與典兵事仲密遂與業謀殺壽與

周書曰仲密將圍壽與陰伏甲士置酒延之壽與不

赴業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賓客總萃而

錄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主

公不行恐遠近怪感壽與乃與俱赴遂發伏執之

率其眾據城遣業詣門中歸款周文嘉之封廣宗縣公

周書載業固辭曰臣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

今日之來免罪為幸何敢以微庸受天爵如此者在

三優詔不許

累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

迴伐蜀蜀人未即降業乃應募喻之既入成都蕭搖問

迴軍中委曲業不對搖苦辱之業曰爾亡國餘燼不識

安危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為兩移志也遂害之
子啟嗣別見

劉弘字弘遠彭城蕞亭里人少好學重節舉仕齊位西
楚州刺史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

隋書曰尉迥之亂遣其將席毗掠徐充弘勒兵拒之
以功授儀同 此段不可刪存此以見弘不明大義
所幸末節可蓋耳

隋文帝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渡江封護澤

錄定四庫全書

隋書卷一百六十七

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糧盡
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餘叛賊欲降之弘抗
節弼厲城陷為賊所害文開聞而嘉歎賜物二千段子
長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

隋書曰魏五更明根玄孫

父寶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蘇州司馬
俱有能名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

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文述等九軍敗績帝命元主
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
見

隋書載元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引
咎以勸事君乃違人相造欲何所道

他日案述愈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
一襲後奉使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告以情元引正義
責之

錄定四庫全書

隋書卷一百六十七

隋書載玄感謂元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也
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如何元正色曰尊公功忝佐
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奈
何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死而已不敢聞命

遂見困竟不屈節見害帝甚嘉之贈錄青光祿大夫拜

其子仁宗為弋陽郡通守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
西虜以功授儀同後從揚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

中為齊郡丞會與遼東之役歲饑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勅須陁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嘉而不責時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號為名將時賊帥王薄

冊府元龜曰薄聚亡命數萬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引軍而南轉掠魯郡須陁躡之及岱山下薄恃勝不設備須陁簡精銳擊其不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十六

薄大潰斬首數千薄收合亡散萬餘將北渡河須陁追至臨邑復破之斬首五千獲六畜萬計

北連豆子航賊孫宣雅石祗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大破之

隋書曰須陁先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既至津梁復為舟師所拒前後狼狽獲其

家累輜重甚夥

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

其年賊裝長才石子可等奄至城下須陁與戰長才敗走

隋書曰長才等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率五騎與賊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須陁督衆復戰長才敗走

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陁倍道進大敗之

隋書載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十七

連去必破之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大破之斬首數萬復輜重二千兩

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陁列八風營逼之孝友窘迫面縛降其黨

解象王良鄭大彪李脫等衆各萬計須陁悉平之威振東夏以加遼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

使俄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呂明星師仁秦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

北須陁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
每破走之轉蒙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逼蒙
陽須陁拒之讓俱而退須陁乘之密先伏數千人於林
木邀擊之須陁敗遂被圍輒潰而出左右不能盡出復
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
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步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
令其子元備總父兵時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一百六十七

六

業中為劍令以清正聞俄民饑為盜善會計之往皆剋
拔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
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自後
進止謀之乃大克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雅等
破黎陽而還善會邀擊破之擢拜拜朝請大夫清河郡
丞

冊府元龜曰賊帥張金稱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
原通守楊元弘率步騎數萬襲其不意虎賁郎將王

辨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辨戰不利善會帥精銳
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辨軍復進賊退守本營諸軍始
還

時山東郡縣陷沒相繼能抗賊者惟善會而已前後七
百餘陣未嘗負敗

冊府元龜曰每恨象寨懸殊未能滅賊

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為所敗後用善會策與金稱戰
賊乃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一百六十七

七

冊府元龜曰善會乘勝遂破其營盡俘之金稱將數
百人遁復歸漳南招集餘黨

善會捕斬之傳首行行在帝賜以尚方甲稍弓劍進拜
清河通守復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雅傳首江都
官下詔褒揚之

冊府元龜曰竇建德自號長樂往來攻信都臨清賊
王安祖擁兵數千與建德相應善會襲安斬之煬帝
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以叛雁門郡丞

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辨討之皆為所敗武周轉
攻傍邑百姓恟恟從亂前郡丞楊仁雁門令王確等
並桀黠為無賴所附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其家
郡中震慄莫敢懷異俄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
捷又討平黨項羌之叛者部內夷夏皆安
後為建德所陷

隋書曰建德授清河善會為所敗嬰城固守四旬乃
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子

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肆罵

隋書載善會罵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
能擒汝我豈汝屠沽兒輩敢欲相吏耶

臨以兵辭氣不撓乃害之

隋書曰建德猶欲生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為
已用乃害之

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盧楚涿郡范陽人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性鯁

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

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
糾舉無所回避東恭帝立以楚為內史令尚書左丞右
光祿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少主
及王世充作亂兵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
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
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大官署被報世充僞
袂令斬之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

元文都魏景穆帝後父則另見文都性梗直仕周為右
侍上士隋煬帝時授太府卿甚有當時譽大業十三年
帝幸江都官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為東
都留守帝遇弒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為帝帝署
文都為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魯國公既而
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擁兵至彭城所至嚮震文都
諷帝詔諭李密密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充
不悅文都知之陰謀誅世充帝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

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誅之

隋書戴楚說文都曰王世充浴口之敗罪不容誅今敢懷跋扈不誅方為國患

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告世充馳還合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文都歸罪司寇帝見兵勢盛不得已遣其所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出

隋書載帝謂文都曰公見王將軍文都連延而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

文都顧謂帝曰臣今朝亡陛下亦夕及帝慟哭遣之左右莫不憫然出至興教門世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劉子翊彭城業亭里人父通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見屬文性剛蹇有吏幹開皇中為秦州司法參軍因入考揚素奏為侍御史時永寧縣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後父別娶後妻至是亡河間劉炫以為無撫育恩議不解任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當以配父之

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替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今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繼母在父室則制同親母若謂其無撫育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服既有之心喪何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替未有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

隔以親繼親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敦以孝慈引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可以無撫育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步漢末為

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恐在內國更娶生子昌志
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母亡便情擊居重不攝識事議
者不以為非然則繼母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
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
取弟子伊為子祜卒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
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
之出養必由父母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
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思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四

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
禮篤敬苟以母義之恩始成母子則思由彼至服自己
來慈母如母何待父今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
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祜由父縱有思有得如父
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期之上禮有倫例服
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思而厚薄也至於兄弟之
子猶子私昵之心寔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
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

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
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
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
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為後者將以供
承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
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
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
其尊宜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五

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日以其父之文是名
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
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
折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有
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
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本生名義之分有虧風俗狗飾非
於明世強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
事奏竟從子翊議歷新豐令大理正並有能名擢授治

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
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忤旨
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吳恭子所
鹵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煬帝被弑
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為主不從
固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易其言見害
時年七十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煬帝為晉王君素以左右從帝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五

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唐
師於河東俄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胆畧署領河東通
守唐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至
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
通亦泣下霑襟因說君素早降以取富貴君素以名義
責之曰

隋書載君素曰公為國大臣當爪牙寄國祚隆替懸
之于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

公縱不能遠逝主上公所乘馬代王賜也何面目乘之
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今力猶未屈何用
多言通慙而退時外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鵠
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
之達于東都東恭帝時為越王見而歎息乃承制拜君
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閤龐玉
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唐俱造城下為陳
利害唐又賜之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五

城下謂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
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倒

唐高祖實錄云妻號慟而去

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意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
歔歔常謂將士曰吾藩邸舊臣累蒙將擢大義不得不
死况城池甚固穀支數年大事猶未可知必隋室傾敗
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付諸君耳

隋書曰君素善於統領亦不忍叛

後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又糧盡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現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資治通鑑載唐貞觀十二年詔曰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寔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陳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燕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因解衣請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六

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以為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絕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史多臧污孝意清節弭厲發姦摘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多賜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我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無援

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在江都終必不反每旦向詔救庫俯伏涕流悲動左右糧盡為校尉張世倫所害以歸武周

張季珣京兆人父祥少為隋文帝所知累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起兵建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焚其郭下祥見民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五

以功授開府後卒于都水監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揚即將所居據箕山為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季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克隋書曰時密兵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絕所領不過數百人執志彌固誓以必死

經三年資用皆盡無薪徹屋而費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饑羸為密所陷季珣坐廳事顏色自若密遣兵擒送之羣賊卑令拜密季珣曰吾雖敗軍之

將猶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瑛為上洛令及唐兵起率衆城守部下殺之以降仲瑛弟幼琮為千牛左右守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倫者賢之

杜松斌

隋書無杜字

北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楊厚來攻北海縣松贊兒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十一

歸降松贊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來賊旦暮擒翦不足為憂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贊罵辱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贈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郭世儁

隋書無世字避唐太宗諱也不知此史又何不避

字弘又太原文水人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

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隋文帝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

家勞問尚書侍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

為并州時乃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郎方貴淮南人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生甚篤友

愛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子怒之搥方貴臂折至

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殺舟子津者執送縣以

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司不

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七

三十二

州以狀聞帝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

為州主簿

論曰 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唯

光國隆家小則損己利物故感烈所著與

節所標共竹栢俱茂並蹈履所致身沒名

章 徒 也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八



明李清撰

北史八十二

張文伯

賈景僊

李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元瑾

元大器

元宣洪

元徽

荀濟

劉思逸

蘭京

元烈

裴謁之

李集

柳檜

杜叔毗

高叡

鮮于世榮

叱干苟生

田敬宣

紇奚永安

高寶寧

高元海

宇文招

宇文賢

宇文冑

宇文孝伯

王軌

樂運

尉遲迴

王謙

司馬消難
楊永安附

荀濟

楊瓚

子給

顏之儀

元昊

馮慈明

子悅

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附梁郡
八趙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許善心

麥鐵杖麥孟才

沈光

獨孤威

獨孤開遠

裴仁基

宇文儒童弟溫
陳顯 崔德本

陰世師

骨儀

題節義

蓋自綱目以耿紀韋晃之圖操與翟義劉崇之討莽並書而忠義之一途始廓獨北史異是於尉遲迴王謙等則作亂之未知義崇云作亂否於元瑾荀濟等則伏法

之未知紀冕云伏法否故予祖綱目教皆編入忠義謂
散則光零而聚則氣芬爾然則元郁以順陽公隕權高
獻以趙郡王阱嬖皆忠義之豈有例與曰請讀後烈女
傳夫以皇后冠烈女猶謝所貴就所馨而諸王公之所
謝與所就曷殊則以此等而下之可矣雖然彼劉思逸
田敬宣之以奄附忠義也幸哉體賤而名貴

順陽公元郁魏穆帝之後少忠正亢直文成時位殿中
尚書賜爵帝崩獻文時年十二丞相乙渾專權內外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絕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

魏書曰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
羣臣憂懼求見主上耳

渾寤怖遂奉獻文臨朝後復謀殺渾為渾所害渾伏誅
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張文伯不知何許人為領主書兼中書舍人徐州刺史
元法僧南叛適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
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義從逆也法僧將殺

之文伯罵曰吾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鹵
法僧殺之

元顯和魏景穆之後父虜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
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
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顯和
與戰被擒執手命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
皆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
肯坐法僧猶欲慰諭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孝莊初贈秦州刺史

賈景儒武威姑臧人以學識知名為京兆王愉外兵參
軍愉起逆冀州將授以官不受死之贈河東太守謚曰
貞

伽藍記曰劉宣明河間人孝明神龜中坐直諫忤旨
斬於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時人皆云枉宣明少有
名譽精通經史以危行及禍惜乎所諫所行俱不詳
言

崔楷字季則博陵安平人為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
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與楊昱以數諫諍獲免後
為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時人
語曰莫獠郁買反獠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
疏言之

魏書載楷疏曰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定冀水潦無
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溢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
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為烏油菽麥禾黍化為荏菹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計水之下浸潤無間九河
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堤何者河決
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
豐行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
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良由水
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
量其逶迤穿鑿溝澮分立隄塹所在疏通預決其路
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使者

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鈞連相注多置水
口從河入海遠邇過瀉其磽澠泄此陂澤九月農
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
勢即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
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蹶睇川原明審通
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
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
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六

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
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艦南畝畬蓄微事未
耜而衆庶未為饑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獨
行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饒臣目覩荒殘夙宵
不寐愚誠丹款乞賜施行

事遂施行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軍
魏書載楷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頃國
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况今天長喪

亂妖灾間起定州逆由趙起北界鄴下允熿蠶噬腹
心兩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屬此
屏捍實思効力析骸者弩期固忠節但基趾草創庶
事茫然升儲尺刃聊自未有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
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
無所給

楷將之州人咸勸單身逃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
有進退之計將士誰肯固志遂闔家赴州賊勢已逼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勸減小弱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
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固

魏書備載楷言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置吾死地
令吾死耳一朝送兒女將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滅
獲恥之况吾荷國重寄也

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
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害
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贈侍中鎮軍將軍

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
冀州刺史長子士元沉雅有學尚州陷戰沒贈平州刺
史子肅任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
有文才本州大中註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
畎為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梁武命畎拒足於
涪以益州許之及足退梁武改授畎他州畎怒將有異
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八

蜀計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為鄉導次晉壽
會宣武晏駕班師後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
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
計文理甚切

魏書載苗書曰昔晉室數否三燕兩秦咆勃中夏致
九服分崩皇祚承歷自北而南誅滅奸雄定鼎河洛
唯獨荆揚尚阻聲教今國富兵強家給人足以九州
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遺疾子孫可乎誠

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疆場險易安危之
理深測南人攻守窺覷之情籌算卒乘器械征討之
計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數
年內荆揚可并若舍舟楫即平原斂後疎前則江淮
所短棄車馬遊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所長彼不敢
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趨利若俱去其
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且夫滿昃相傾
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強攻至弱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九

見吞并如以至弱禦至強焉有全濟故明王皆欲及
時立功為萬世業去高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避
難兵家以之恒勝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
戍沂流十千收守無良專行劫剽士民北望日覲王
師若命一偏將弔民伐罪可傳檄而定

時孝明幼冲無遠略意竟不能納正光中二秦反叛侵
及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強悍且羣聚
無資乃上書以為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

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
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颯至
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
魏書曰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
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驕將御惰卒必有莫教
輕敵之志如令隴東不守沂軍敗散則二秦遂強山
東遂弱國之右臂廢矣

今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徧師精卒數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一

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沂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
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
苗為郎中仍領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為
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孝
莊殺爾朱榮其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帝幸大夏
門集羣臣博議百寮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
有不測之危正忠臣烈士効節時請以一旅之衆為陛
下徑斷河梁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

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相
感爭橋俄橋絕賊沒水死者甚衆

魏書曰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于小渚以待南援
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鬪衆寡不敵苗浮河沒帝
聞哀傷久之

魏書載帝曰苗若不死當更立奇功

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
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六十八

十一

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嗟
咨絕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
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
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牘之敏當世罕
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以弒崩世隆入洛主者追
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
大縱兵士燔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
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元瑾魏太武之後廣陽王深子歷尚書祠部郎為齊文
襄館客武定五年文襄無禮於孝靜孝靜與瑾及宗室
諸王大器等密謀誅之事泄文襄烹瑾於市閭門皆被
戮

華山王元大器平文之後襲父驚爵驚不忠孝莊陷君
於死為世詬詈見別傳至大器乃反其父所為武定五
年與宗人元瑾奉孝靜詔謀誅齊文襄烹於市

淮南王元宣洪道武之後襲父敬先爵歷諫議大夫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六十八

十二

祿少卿

濟北王元徽獻文之後普泰中襲父世爵起家通直郎
武定五年與宣洪俱奉孝靜詔謀誅齊文襄烹於市
荀濟字子通其先潁川人世居江左濟初與梁武帝布
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楯上摩墨作
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好亂者濟又上書譏
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於崔俊家
資治通鑑曰澄為中書監請用濟為侍讀獻武王曰

我愛濟欲全之故不用濟濟入宮必敗澄固請乃許之

及是與元瑾謀誅齊文襄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紀推顛恐功名不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挾天子誅權臣耳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於是燔殺之

通鑑曰有司以濟老病鹿車載詣東市并焚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三

鄴下士大夫多傳濟音韻

愚按音韻當改氣節當時不敢下此二字耳

劉思逸平原人因罪

魏書曰父直以武邑太守坐京兆王愉反於信都被累誅

少充腐刑初為小史坐事免後除東莞太守遷中侍中武定五年與元瑾等謀誅齊文襄烹於市

魏書曰思逸雖身在閹寺性頗豪華輕薄無行好結

朋遊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愚按思逸以一中官與瑾等謀誅高澄義士也豪率輕薄等語皆魏收誣辭北史削之當獨謀反伏誅等句未正今改之

蘭京一名固成中昌衛人梁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欽子也京為東魏所擄齊文襄以配厨為膳奴欽請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豐浴杖之曰更訴當殺爾京與同事阿改等六人謀殺文襄

北史同事作其弟恐誤今從北齊書陳元康傳 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四

康傳曰固成先掌厨膳甚被寵昵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恃舊恩遂大忿恨謀害世宗 愚按高澄以梁將子為膳奴辱之甚矣何寵何昵俱非實錄今從文襄本紀

時文襄居北城東栢堂蒞政以寵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忌侍衛皆遣出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文襄曰小人新杖之故恐我耳及將謀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署擬百官京進食文襄却之謂諸人曰

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却京聞之置刀於盤冒言進食
文襄怒曰我味索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文
襄自投傷足入牀下京去牀因見殺先是訛言曰脫軟
帽牀底喘其言應矣時阿改事文宣常執刀隨從相約
聞東齊叫聲即加刃文宣會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
作已聞變遂入攻京與阿改等皆殺而嚮之

予論曰蘭京以南國華胄作私門膳奴不獨辱身且
辱家不獨辱家且并辱國一舉而家國兩辱此京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五

日夜切齒腐心者也况高澄桀驁不已又思借逆東
堂之屏人陳元康崔季舒等之密議云將謀禪耳若
此數人者名魏臣實澄奴也京奴乎哉京若剪梁仇
則澄宜立殺京若艾魏賊則澄又宜立殺澄隕而京
斃奚恨故吾謂京割澄之刀當與施全刺秦檜之刀
並稱兩快乃所未快者澄死檜生也人知義全獨不
知義京也且不曰義反曰盜彼睥睨魏昂等神器於
寶玉大弓者有盜心乎無盜心乎澄為盜則京不為

盜若援耿紀傳見例推而廣之亂臣賊子人人得誅
則書法當異此故吾附於元瑾等傳後統曰忠義云
元烈魏宗室也魏自孝武西遷遇弒丞相宇文泰遂專
政文帝雖在位久拱手而已及廢帝立泰權愈重駸欲
問昂烈時為尚書謀殺之事泄反為泰所殺廢帝以此
有怨言尋亦被廢弒詳見本紀

愚按北史無烈傳故其詳不可考然泰逆則烈烈故
烈之為行也副其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六

裴謁之字士敬河東聞喜人魏荊州刺史佗子少有志
節好直言齊文宣末年昏縱朝臣莫敢言者謁之上書
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及臨頸謁之辭色不變
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
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
人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

李集不知何許人齊天保時為典御丞文宣末年狂暴
集面諫之此帝甚於桀紂帝令縛置中流沉沒久之復

令引出問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沉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痴人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見復有諫令將出腰斬於市

愚按李集載文宣本紀予特摘出然本紀內又載文宣初欲赴鄴受禪以杜弼司馬子如諫欲還有尚食李集曰此行非小而言還遂殺之尚食典御二官頗類且姓名又同一耶二耶吾疑之 時又有章仇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他新唐書曰子他不知何許人北齊時言僧尼塔廟外見毀宰臣內見嫉妃嬙陽譏陰謗卒死都市周武帝入齊封寵其墓

柳檜字季華河東解人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周文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八年拜涅河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

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自檜鎮鄆州屢戰必破之數年後不敢為寇十四年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蚪為秘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四人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思耳頃之周文謂檜曰卿昔任鄆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八

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疾不如先擊之遂圍華陽城卑兵寡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

退散各宜勉之衆竇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戮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為流涕衆竇解圍後檜兄子收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陰有復讎志武帝時衆竇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竇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後累遷內史中大夫隋文帝受禪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所奏事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卒於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十九

州總管府司馬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孤事母以孝聞仕梁為宜豐侯蕭修府中直兵參軍周文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闕請和周文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武時叔毗兄君錫為修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尋討策等

擒之城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泣具申寃狀朝議以事在歸附前不可追罪叔毗志在復讐然恐坐及其母沉吟積時母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曹策朝死吾夕歿亦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母言後白日手及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面縛請就戮周文嘉其志氣特奏舍之遭母憂哀毀骨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

周書曰君錫等猶殯梁州至是表請迎葬高祖許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二十

葬事所須詔令官給

累遷硤州刺史後從衛國公直南伐軍敗為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庶卿趙郡王高歡小名須拔父瑒齊神武弟見前歡幼孤聰慧夙成特為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父爵南趙郡公年四歲未嘗識母母魏華陽公主也

金石錄載叔母碑曰主諱季艷魏廣平王懷女封華

陽公主北史作華山誤

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反親游氏戲因
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戲曰兒無患若但聞有
所生欲得暫見耳神武驚命元夫人就宮見之戲前跪
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
子無及者戲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戲十歲喪
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發哀舉聲殞絕三日水漿不入
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卧起日夜喻之并救
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
必呼與同案神武殂哭泣嘔血及壯將婚貌有戚容文
襄謂曰我與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
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為憫
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為王獻身長
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鑒天保二年出為定
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

北齊書曰獻留心庶事糾譴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
雋所部大治

稱為良牧六年詔獻領兵監築長城時方六月獻途中
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宋致道
以獻冒熱遺信道送冰正遇日中炎赫尤甚咸謂一時
之要獻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以獨進寒冰遂
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歸
丁壯先返羸弱多僵殞獻親帥所部分營伍強弱相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北齊書曰遇善水草即為停頓分有餘瞻不足

頽以全者十三四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獻慰撫新
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為兵民所安無水處禱而掘
井泉源湧出至今號趙郡王泉九年濟南王以太子監
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
文宣特崇其選除獻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獻後因侍
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否皇
建初兼并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迎武成於鄴拜尚

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
曰真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
冬盛寒獻跣步號哭面皆破裂嘔血數升及還不堪參
謝帝親就第問之拜司空攝錄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
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獻叩馬諫乃
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獻節度而使段韶總馬
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啓周
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五

耶乃還至陞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
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稍杖之以歸是役也段韶
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為酋所屠無遺類

據段韶傳周與羌夷突厥合圍晉陽韶言於武成請
陣以待之遂大破其兵何此傳所言又異未知孰是
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首哭任城王潛進
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韶於帝前曰段婆善為送女客
於是以獻為能加尚書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

晚節頗以酒色為和士開所構獻久典朝政譽望日隆
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要言以致意武成崩葬
後數日獻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奏後主
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充
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獻正色不許

北齊書曰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謂獻曰太后意
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獻曰國家事重死所不避况
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使邪臣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四

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切
太后令酌酒賜獻獻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
言訖便出其夜獻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
門向牀以臂壓獻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歎曰大丈夫
運命一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獻曰社稷事
重吾當以死効之

北齊書曰豈可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
子敢爾縱橫

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獻曰吾上不負天死亦不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獻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

北齊書曰趙郡王以跗萼之親當顧命之重固此貞心踐畏途而不疑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悴何若斯遠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五

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長安

安吐根安息胡人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使柔然因留塞北天平初柔然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啟本蕃情狀神武得為備柔然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賞賚後與柔然和親結婚皆吐根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為神武親待在本蕃為人

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為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三司皇建中加開府及趙郡王劼等以和士開姦倖乘武成崩羣言於胡太后力請出之外太后不聽劼力爭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幸邀大恩列諸貴行末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竟不從也及士開得志亦不罪吐根齊七年卒

本史以吐根此傳附士開後殊為不倫今改附劼傳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五

鮮於世榮漁陽人父實業懷州鎮將世榮少沉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鄴送馬腦酒鍾與之世榮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獨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又見徵稅無厭賞賜過度每發言歎息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叱干苟生不知何許人齊末以儀同鎮南兗州周武破
鄒故書至苟生自縊死

田敬宣本字鵬敬宣其賜名也蠻人年十四五便好讀
書既為閣寺

顏氏家訓曰所居里末使役苦辛

同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外不暇
他語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顏之推重其勤
學甚加開獎後為開府中侍中後主奔青州遣其西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參何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毆捶服
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北齊書曰統奚永安不知何許人為開府後主失并
州使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
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
微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
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噫永
安安歸

高寶寧代人武平末為榮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
信

北齊書曰周師將至鄴寶寧率黃龍曉銳并契丹靺
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聞鄴都不守始歸營

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勅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
中寶寧上表勸進紹義署寶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
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
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北齊書曰竟不臣周 愚按寶寧在隋世猶屢引突
厥為患幽州總管陰壽患之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
其親任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
走契丹為麾下趙修羅所殺

高元海齊宗室止洛王思宗子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
林修行釋典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絕棄人事
志不能固自啟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
又除領軍將軍器亦志大頗以智謀自許

愚按元海前後傳內俱多貶辭蓋以其圖周故耳讀
者辨之

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
機密初孝昭將誅楊愔等謂武成曰事成以汝為皇太
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為皇太子武
成甚不平先是留濟南王於鄴除領軍庫狄伏連為幽
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為領軍分武成權武成留伏連而
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偽獵謀於野暗乃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
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鳧翁
謂雄雞益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
打鐘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孝昭
以為濟南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
武成先告元海并問自安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
孝性非常殿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意耶元
海乞還省一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

眠唯速床徐步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算如何答云
夜中得三策恐不堪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闕事請
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

死為恨求不干朝政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
具表云威權太盛恐取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
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誅
族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天下以順討
武示以此敕執豐樂斬歸彥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
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召曹魏祖問以國事
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知占候密謂武成
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於內候之又令
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
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
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為和士開所
譖鞭馬鞭六十責之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不義

以鄴城兵馬抗并州無智不義無智若為可使出為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故尋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祈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起兵圖周見殺

愚按元海以齊宗子為宗國復仇乃齊之陳叔慎也謀逆伏誅等語周語耳又言其好亂樂禍亦非直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今正而削之

元海仁慈不飲酒食肉文宣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為及為右僕射入說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趙王宇文昭字豆盧突周文帝子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使信體詞多輕艷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國公歷益州總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為王除雍州牧建德五年再從東伐以功進上柱國又與

齊王憲討平稽胡斬賊帥劉沒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詔以洛州襄國郡邑萬戶為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勝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隋文將遷周昂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

愚按本史李安傳方知安叔李璋以梁州刺史與招同謀

乃要隋文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人史胄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從者多在閣外惟楊元胄胄弟威及陶徹坐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隋文未之疑元胄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胄又命胄向厨取漿胄不動勝王適後至隋文降階迎之胄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共適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害之

本史作伏誅今正之

加以惡謚曰僭子德廣公員永康公貫越雋公乾銑弟
乾鏗等皆同遇害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

愚按庾信作賀婁慈碑銘稱趙王之文則河間上書
又隋經籍志載趙平王集十卷不知改僭為平者誰
畢王字文賢字乾陽周明帝長子

愚按周武即不立弟齊王憲亦當念明帝傳弟公心
立其子賢追縱宋穆况賢之賢乎沾沾不肖兒兩者
俱不行此私國所以亡國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歷荊州總管大
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
強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祏圖誅之事泄并其子
被害

周書曰賢子弘義恭道樹孃等皆遇害
加以惡謚曰刺國除

邳國公宇文胄周文帝兄孫襲父景公什肥爵胄少孤
頗有幹略景公為齊神武所害以年幼下蠶室天和中

與齊通好胄得歸襲爵邳國公及隋文帝輔政胄為榮

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為清河公楊素所敗被殺國除
宇文孝伯字胡王安化縣公深子生與周武帝同日文
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
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沉正審諤好直言武帝即位欲
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
經思相啟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
及遭父憂詔服中襲爵帝嘗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內朝務
皆預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時政得失外間細事
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護密與衛王直
圖之惟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得參預護誅授開府
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宮正太子既無令德孝伯
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

周書曰臣忝官官實當其責

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及矣帝歛

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前選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否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言太子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為宗師每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見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五

周書載孝伯言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威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為不孝帝因疎之乃與於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誣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害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馬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捷帝數十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將帝鬚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五

愚按資治通鑑之錄此事也以省文為變文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鬚事故綱目仍之語意多不明而胡寅遂以贊成二字誤加孝伯不知宇文孝伯宜連事由烏丸軌句讀而非連因言軌將鬚事句讀也合正之

帝乃害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狗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

為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
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後稽
胡反令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
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謂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
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
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令輔陛下今
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怒俛首不
語令賜死於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十七

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頴曰宇文孝
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舊唐書載高宗麟德元年詔曰周廣陵郡公宇文孝
伯忠亮存心貞堅表志年載雖久風烈猶生宜峻徽
章式旌膺胄其孫左威衛長史思純可加授朝散大
夫

王軌太原祁人小名沙門漢司徒允後累葉仕魏賜姓
烏丸氏父光少雄武頻著戰功周文帝遇之甚厚位至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

周書曰軌慷慨有遠量臨事強正人不敢干

武帝為輔城公起家事之及即位累遷內史下大夫遂
處腹心之任帝將誅晉公護軌贊成其謀

周書曰帝密欲圖護以軌沉毅有識度堪屬大事遂
問以可否軌贊成之

建德初轉內史大夫累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軍國之
政皆參預從平并鄴以功進上大將軍爵鄴國公及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十八

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
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灌之列艦城下以圖攻取詔
以軌為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于清水入淮口多
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斷其艦路方欲密決
堰以斃之明徹知之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入淮比至
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舟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
因率兵圍而滅之惟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十騎先走獲
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

銳卒殲矣進柱國仍拜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以太子征吐谷渾武帝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太子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並幸於太子太子軍中頗失德譯等皆預軍還軌等言於帝大怒乃捷太子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太子因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言曰皇太子多涼德恐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為慮帝召弼問之弼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聞此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乃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本謂公密陳滅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良久乃曰吾專心國家不存私計向者對眾良實非宜後軌因納屣吐請改將歸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

後嗣弱耳帝深以為然但漢王贊次子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太子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必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強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嗣主便欲背德先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冀千載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使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害之軌立朝忠恕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

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皆為傷惜周書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當宣帝在東朝凶德方兆宇文孝伯王軌志惟無隱盡言父子間淫刑既逞相繼夷滅嗚呼忠哉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廣八世孫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為人傭保皆贖免

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武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為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為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

運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官官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甚不悅及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請遵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人手足有所措

矣五曰武皇帝斷雕為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起度親承聖旨豈有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人徭賦稍重必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熳士庶從役祇為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科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容失身義無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

手脫有科謬便蹈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遣之理誠願諮諏善道脩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昂業方固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諫因獲免見巖傳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曰

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而罷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獲賞又皆相賀以為幸免虎口內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許因此銜之及隋文為丞相譯為長史左遷運廣州泮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為人排抵遂不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子七月而葬侯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大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臣所未安書奏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入上疏曰臣謹按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青災肆赦此謂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

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痊疽之礪石入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非明世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觀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與理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况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惠已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壅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奏聞多附內豎傳言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武帝居外聽政四曰變故異常乃為政大忌淫刑酷罰非致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

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此今宿衛被任
運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集而上之凡六百三十九
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隋文帝覽而嘉之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其先魏之別種號尉遲部因而
氏焉父侯亮性弘裕有鑒識尚周文帝妹昌樂大長公
主生迥及綱迥七歲綱六歲侯亮病且卒呼二子撫其
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各勉之武成初迥贈
柱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諡曰定迥少聰敏美容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十五

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尚魏文帝長女金明公主拜駙
馬都尉大統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迥
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周文深委仗之十
六年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孝元帝時鎮江陵請
修鄰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孝
元大懼移書請救周文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茲一
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異同唯迥以為紀既盡銳東

下蜀必空虛狂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周文以為然謂曰
伐蜀之事一以委汝

周書曰太祖問迥取蜀計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
餘年恃其險阻不虞我師宜以精甲銳騎星夜襲之
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彼不意衝其
腹心必望風不守矣

於是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侯呂陵始叱奴興暴
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取晉壽開平林舊道迥前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十六

臨劍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梁州刺史楊乾運
時鎮潼水已先遣使詣闕密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猶
據潼水別管拒守迥遣珍與呂陵始等襲之乾運保潼
川珍等遂圍之乾運降迥至潼川大響將士渡涪江至
青溪登南原勒兵講武脩繕約束閱器械自開府以下
賞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雨山路險峻將士疲病者十
二三迥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
撝嬰城自守進禪壇之初紀至紀鄉隨前南梁州刺史

史欣景幽州刺史趙拔扈等為撫外援迴分遣珍亞等擊破之拔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撫被圍五旬頻戰為迴所破遣使乞降許之撫乃與紀子宜都王圖肅率其文武詣軍門請見迴以禮接之吏民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馬詔以迴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以平蜀功封一子安固郡公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迴乃明賞罰布恩威綏輯新邦經略未附夷夏懷而歸之性至孝色養不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

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迴往在京師每退朝忝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為和顏進食以寧迴心周文知其至性徵迴入朝以慰其母意

此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

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迴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為立碑頌德六官初建拜宗伯周孝閔踐祚進柱國大將軍以迴有平蜀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尋以大

司馬鎮隴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保定二復累遷大司馬及晉公護東伐迴亦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軍於邙山齊眾渡河諸軍驚散迴率麾下反行却敵諸將始得全師還遷太保太傅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宣帝即位以迴為大前疑出為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專政以迴位望宿重懼為異圖乃令迴子魏安郡公惇齋詔書徵迴會葬尋以鄖國公韋孝寬代為總管迴以隋大將圖篡奪遂謀舉義留惇不受代隋文又令候正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四

六韓裒詣迴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迴聞之殺昶集文武士庶等登城北樓令之

周書載迴諭文武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

天下威福自己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

舅甥同休共戚義絲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

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除奸以終臣節

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時趙

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迴奉以號令迴弟子大將軍

成平郡公勤時為青州總管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管相衛黎毛沼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莒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邠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國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應迴徐州總管司錄席毗與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兗州及徐州之蘭陵郡亦應迴永橋鎮將竇惠以城降迴迴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元

朱敬則隋文帝論曰隋文以后父之尊受托孤之寄不利孺子非惟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

隋文聞徵兵攻迴以韋孝寬為元帥陰羅雲監諸軍邨國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慶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延壽公于仲文等皆為行軍總管迴遣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刺史宇文弁弁以州降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隘潞

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上儀同赫連士猷攻晉州即據小鄉城竇惠襲隘定州之鉅鹿郡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上開府莒州刺史王尼開府尉遲儁率膠光青齊莒兗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隘曹亳二州屯兵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毗衆號八萬軍於藩城攻隘昌慮下邑豐縣李惠自申州攻永州焚之而還宇文胄軍於洛口開府梁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年

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又遣高穎馳驛督戰惇布陣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迴與子惇祐等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習軍旅雖老猶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穎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乘之

愚按宇文忻傳業謂是謀出忻此傳又歸之二人何也

迴衆大敗遂入鄴迴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婁子幹以其屬先登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

周書曰尉遲迴地則甥舅職惟台表沐恩屢葉荷眷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托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昂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達天之禍已及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其心崔義諸葛誕之徒與

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衍追及之並為所獲隋文以勤初有誠款特釋之李惠先自縛歸罪隋文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耄感於後妻王氏諸子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擊為長史自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擊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綱紀不能匡救迴自起兵至敗凡經六十八日子寬大將軍長樂郡公先迴卒寬兄誼開府資中郡公寬弟順以迴平蜀功授開府安固

郡公後以女為宣帝后拜上柱國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魏安郡公惇弟祐西都郡公皆被害而誼等諸子以年幼並獲全唐武德中迴從孫庫部員外郎者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迴忠於周室詔許之仍贈絹百匹

王謙字叔萬太原人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雄功封武威郡公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注
卷一百六十八

周書曰謙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

襲父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專政以梁睿為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自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

周書曰所管益潼新始龍印清瀘戎寧汝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

人多從之

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基勸謙憑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

周書作阿史那瓌誤阿史那乃唐時突厥姓周無之那肱齊故臣與周約生縛後主以為功者也

為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知公勤王之節必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策梁睿未至大劍謙先遣兵鎮始州隋文即以睿為行軍元帥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攻之謙所署柱國達奚基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翁景孱等眾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勳拒戰將四旬基等諸軍聞睿將至眾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為刺史呂珍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基虔密遣使詣睿請內應贖罪謙不知基虔反已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

計無所出乃自率眾逆戰又以基虔之子為左右軍行

數十里左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斬之傳首

京師基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基虔首謀令斬於蜀市餘

眾並散阿那肱尋亦誅

附司馬消難前洛州楊永安

司馬消難字道

融河內温人父子如別見消難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

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

客邢子才王元魏收陸印崔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

卿出為北豫州刺史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士民所附不能廉潔為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煥煥懼及禍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煥之初奔朝士疑赴成臯謂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為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榮陽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為靜帝后尋出為邳州總管及隋文專政消難乃與蜀

公尉遲迴合勢舉兵

周書曰所管邠隨溫應士順汚環岳九州及魯山甌

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須水八鎮並從之

使其子永質於陳求援隋文帝襄州總管王誼攻之消

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

陳江總遺事曰消難入陳見朝士皆集經史慕之乃

多卷黃紙加之朱軸詐為典籍以欺僚友總戲之曰

黃紙五經赤軸三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十五

初隋文父武元迎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

叔禮事之及平陳消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免猶

以舊恩特被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

世言反覆者皆方之其妻齊神武女在鄴極加禮敬入

關便相棄薄及赴邳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隋文

曰榮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

陳高母子因此獲免

愚按隋文優待消難雖篤舊亦憐忠猶獎顏之儀心

也唐人作隋書何以誡焉北史因而不削吾病之雖
然消難終欠一死故附迴謙後

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勳拜儀同大將軍坐消難除

名初消難與尉遲迴王謙之起兵也有蘭洛州本巴蠻

巨帥又有楊永安本沙氏帥開府時北至商洛南拒江

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皆動共推洛周為主洛州自號

河南王以附消難而北連迴永安亦據州應謙後襄州

總管王誼攻洛州大將軍達奚長孺攻永安皆平之諸

人滅而隋篡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楊瓚字恒生一名慧隋文同母弟仕周以父忠軍功封

竟陵郡公尚周武帝妹順陽公主保定四年累遷納言

瓚貴公子又尚主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號

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後諸王咸從留瓚居守

謂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朕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即位

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帝崩隋文入禁中將總朝政

令廢太子勇名之瓚素與隋文不協不從曰作隋國公

恐不能保何更為族滅事隋文作相拜太宗伯典脩禮律進上柱國邵國公瓚見隋文執政恐為家禍陰圖兄隋文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放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故周公主也素與獨孤后不平至是鬱鬱不得志陰有呪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絕固請帝不得已從之

愚按瓚身受周恩志扶君國固當大義滅親耳乃史臣但以恐為家禍言耶觀瓚不忍與周公主離絕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七

心不忘周此一証也又觀楊素後議瓚子綸罪稱其先人離阻大謀棄同即異此又一証也故吾謂瓚者隋之傲弟周之忠臣

宇文氏竟除屬籍由是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從幸粟園坐樹下飲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人皆以為遇鴆也謚曰穆子綸嗣綸字斌籍性弘厚美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明年拜邵州刺史晉王廣納妃於梁綸致禮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故當文帝世每

不自安場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術者王姿問之姿答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也此字足為善應有沙門惠思岫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此三人為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黃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者奏綸厭蓋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為惡有將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八

族不忍除名徙邊郡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表請從軍自効為郡司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大亂為賊林士弘所逼携妻子竄儋耳後歸唐封懷化縣公尋卒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郡公坐綸徙長沙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恭好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之轉徙南海温弟誥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脩謹命襲封滕王奉穆王嗣大業末字文化及害之江都

愚按隋文殺周宗族甚及周太祖兄子視蕭道成高洋尤酷觀此則化及亦及隋文弟子矣天道哉

顏之儀字升琅邪臨沂人父協兄之推見別傳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為詞賦嘗獻梁孝元帝荆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勅曰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隋例遷長安周明帝以為麟趾學士稍遷司書上士武帝初建東宮咸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宣帝即位進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累進至平陽縣公帝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

冊府元龜曰宣帝即位政刑日亂開府於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義謗訕朝廷耶之儀曰古

哲王立誅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義言不可罪帝乃止

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拒弗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六

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隋文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人望乃止

周書曰隋文矯受顧託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凜然正辭明節崎嶇雷震之下僅而獲濟豈非社稷之臣與 愚按隋文受禪後斥劉昉等而褒之儀見危數語褒勝使臣矣以其終於隋官故稍後之耳

出為西疆郡守及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
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
優游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帝望而識之命引
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
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百石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
世

元昊河南洛陽人隋文帝時為左衛大將軍帝以史萬
歲受賂縱夷欲誅之賴昊救免見萬歲傳及欲廢太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勇舉朝內怵獻后外暢楊素無敢言者獨昊諫曰廢立
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
下察之昊辭直事強聲色俱厲帝不答勇竟廢時楊素
與右衛大將軍元胄皆乘間擠昊帝怒居數日有司承
素意奏昊身備宿衛常曲事勇情有附托在仁壽宮裴
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昊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
壽宮有織芥障東宮必知疾於驛馬豈非此徒乎遂遣
武士執昊及弘付法尋殺浸等七人妻妾子孫皆沒官

詔書指昊為魁首云煬帝時胄坐出怨言誅素死後亦
以子玄感叛族

時諫廢太子勇者又有楊孝政李綱孝政見勇傳
舊唐書李綱傳曰隋開皇末綱為太子勇洗馬勇嘗
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
媚娘曲綱曰令則職當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穢
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赦豈不累於殿下乎請
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綱趨而出資治通鑑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三

勇廢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無敢對者獨綱曰廢立
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不可莫敢發言臣何畏死不
言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陛下擇正
人輔之足嗣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
為家令二人惟知以絃歌鷹犬娛太子故至是此陛
下過非太子罪也因伏地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
責我非為無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
得正人何益綱曰臣所以不被寵任由姦臣在側也

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
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股慄尋亦嘉其忠正擢
尚書右丞 愚按吳與綱皆直諫廢立而吳言於事
前更難吳誅綱擢子於吳有深悲焉隋書北史皆不
立吳傳子特撮而補之

馮慈明字無佚長樂信都人父子琮別見慈明在齊為
中書舍人隋開皇中兼內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兵部
郎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逼東都詔慈明進兵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密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

隋書載密言曰隋祚已盡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
都計日可下將問罪江都帥以為何如

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
密厚禮之冀其從已慈明潛使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
留守論賊形勢事洩密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為賊帥
翟讓所賁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
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便殺何須罵詈

讓孟志亂乃斬之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數借贈銀
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怱怱俱為尚書承務郎王世充
推東恭帝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黎郡公謚壯武長
子怱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
父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禮納室時論醜之

任宗崔民象王愛仁皆不知何許人大業十二年宗為
建節尉愛仁民象同為奉信郎煬帝將幸江都宗先上
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願乃斬之及行次汜水愛仁
復表諫請還西京又斬之時有梁郡人邀駕上書曰陛
下若幸江都天下非陛下有復斬之而行初宗未上書
時右侯衛大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
賊蜂起願陛下還京師以安兆庶臣敢以死請與虞世
基忿爭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才酒泉人
愚按此數人者雖生死殊而諫同子故彙而成傳獨
郡人不知姓名惜乎民象愛仁見北史本紀宗才郡

民見通鑑 冊府元龜曰時有李桐客大業末為門
下錄事煬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徙都丹陽召百
寮會議公卿希指皆言巡狩吳會復禹之績獨桐客
曰江南卑濕地狹州小內奉萬乘外給三軍吳人力
屈恐不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福御史奏其謗訕
僅得免死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祖茂父亨並南史有傳
善心九歲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多聞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五

識為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
文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太子詹
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禎
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陳禮成不獲
反命累表請辭帝不許留繫賓館及陳亡帝遣使告之
善心素服號哭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馬明
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
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

殿下悲不能興帝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
懷其舊君即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千段草
馬二十疋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

隋書禮志曰牛弘奏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充冕如
後周故事帝問善心曰近太子朝謁着遠遊冠有何
典故善心歷舉晉宋梁故事以對且曰衮冕之服章
玉雖差一日而觀瞻頗類臣子之道義無上逼故太
子遂着遠遊謙不逼尊於理為允帝曰善遂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六

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閣帝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
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帝甚悅曰我見神雀
共皇后觀之今日召公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
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
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秘書丞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
善心效阮孝緒七錄更制七林各總敘冠於篇首又於
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類例馬又奏追李文博陸
從典等學者十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黃門

侍郎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秘書丞黃門並如故四年留守京師帝崩於仁壽宮煬帝秘不發喪先賜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逢漢王諒起兵不之任大業元年轉禮部侍郎奏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帝方以腹心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述初付法官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問帝旨乃言役不滿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無罪已召諸兵士問之更云初不被役帝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為虛善心以為述於仗衛之所相兵私役雖不滿日關於宿衛與常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始一月方始翻覆姦狀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議餘皆議免罪帝可免者後數月述請善心曰陳叔寶

卒善心共周羅暉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召問有實自援古例事得釋而心惡之又太史奏帝即位年與堯時合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御戎東討善心上封事件旨免官何以不記其封事云何此史書疎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言及文帝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救善心與崔祖濬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撰梁史未就而沒善心述成父志修續家書其序傳末制作之意曰有梁之興江左建國莫斯為盛受命在於一君繼統傳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載餘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諸生爰升寶歷拯百姓之災救萬姓之危朝多君子野無遺賢禮樂必備憲章咸舉弘深慈於不殺濟大忍於無刑蕩蕩魏魏可謂稱首屬陰戎入顯羯胡侵洛沸騰珠璣三季所未聞掃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廓廟

有序翦成狐兔之場珪帛有儀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積
而身禍仁義存而國亡豈天道歟豈人道歟嘗別論之
在於序論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懷述作凡撰齊書為
五十卷梁書記傳隨事勒成及闕而未就者目錄注為
一百八卷梁室交喪墳籍銷盡冢壁皆殘不準無所盜
惟囊同毀陳農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將墜漢臣
徒請口授之文亦絕所撰之書一時亡散有陳初建詔
為史官補闕拾遺心識口誦依舊目錄更加修撰且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閣訖善心早嬰荼蓼弗
克荷薪太建之末頻抗表聞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願
細素採訪門庭記錄俯勵弱才仰成先志而單宗少強
近虛室類原顏退屏無所交遊栖遲不求進益假班嗣
之書徒聞其語給王隱之筆未見其人加以孤陋未學
漆職郎署兼撰陳史致此書延時未即成績禎明二年
以臺郎入聘屬本國淪覆行人不復望都亭而長慟遷
別館而懸壺家史舊書在後蕩盡今止有六卷獲存又

並缺落失次自入京以來隨見補葺略成七十卷四帝
紀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錄一卷為一帙十卷宗室王
侯列傳一帙十卷具臣列傳二帙二十卷外戚傳一卷
孝德傳一卷誠臣傳一卷文苑傳二卷儒林傳二卷逆
民傳一卷數術傳一卷藩臣傳一卷合帙十卷止足傳
一卷列女傳一卷權幸傳一卷羯賊傳二卷逆臣傳二
卷叛臣傳二卷叙傳論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稱史臣
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皆善心補闕別為叙論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篇託於叙論之末十年又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
突厥圍鴈門攝左親衛武賁郎將鎮江南兵宿衛殿省
駕幸江都追叙前勳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
十四年化及弒逆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
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
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
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
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議以狀白化及遣人就

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云我欲縱爾敢如此不遜其黨輒牽曳遂害之及東恭帝以越王稱制贈左光祿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文節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女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隋文帝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害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日亦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六十八

七

麥鐵杖始興人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脩生業陳太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頔俘以獻沒為官戶配執御織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織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尚書蔡徵曰可驗矣乃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

賁勅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是為盜信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擒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慶亭衛者懇食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食鐵杖取賊刀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以歸素大奇之後敏戰勳不及鐵杖遇素馳驛歸京乃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徽稱其驍武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六十八

七

皇十六年徵至京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起兵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進柱國除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豈不殊何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以為敏捷尋除左屯衛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及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蒂敷鼻療黃不差而卧死兒女

手中乎將度遠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若被殺爾當富貴惟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躍登岸與賊戰死虎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為之流涕購得其屍

隋書載詔曰鐵杖志氣驍果夙著勲庸陪麾問罪隨陣走登節高義烈身殞功存宜賚殊榮用彰碩德

贈光祿大夫宿國公謚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祿大夫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十一

才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賜贈鉅萬賜輜輶車給前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為執紼王公以下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武強侯謚曰剛子傑嗣金义贈右光祿大夫子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恩錫殊厚拜武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讎志與虎牙郎將錢傑素交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誠節今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間哉

乃流涕扼腕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臨發陳藩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害忠義之士哀焉

沈光字總持吳興人父居道仕陳為吏部侍郎陳滅徙家長安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貧父兄並以傭書為事光獨跣弛交通輕佚為京師惡少所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墮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十四

十餘丈適值絕光謂僧曰當相為上繩耳諸僧驚喜取而與之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號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賓客送至霸上百餘騎光酌酒誓曰是行若不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

擊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馳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賜寶刀良馬恒置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帝每推食解衣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構義勇將為帝復讎先是帝寵昵宦奴名為給使守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為總統營於禁內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謂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何用生為吾必欲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十五

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帝恩今在化及內營以此復讐反手耳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泄陳謙告其事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並勇不可當須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遣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內誼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空無所獲遂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

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復遣騎翼而射之光身無介冑遇害時年二十八麾下百人皆闔死一無降者壯士聞之莫不隕涕獨孤盛不知何許人兄楷別見盛性剛烈有膽略以藩邸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守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大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十六

蒲山公傳載虔通謂盛曰公何暗於機會恐它人以公為勲耳盛叱之曰國家榮寵盛輩正擬今日且宿衛天居惟當劾以死注弦不動俄為亂兵斃於階下略記曰詰曰諸門已開而外傳呼有賊虔通還閉諸門惟啟正東一門驅殿內執兵者出皆投仗亂走惟盛揮刀叱之曰天子在此爾等走欲何之亂兵交萃俄斃階下

東恭帝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武節

獨孤開遠雲中人父武都開遠值宇文化及弑逆裴虔
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為千牛與
獨孤威力戰閣下為賊所執

資治通鑑曰開遠帥殿內兵數百人詣玄覽門叩閣
請曰兵仗尚全猶堪破賊陛下若出臨戰人情自定
不然禍今至矣竟無應者軍士稍散遂被執

賊義而捨之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父定上儀同仁基少曉武便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
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起兵仁基苦諫見囚諒敗
累遷虎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再
擊破吐谷渾三斬獲寇掠鞞四從征高麗累進光祿
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虎
牢拒密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即用分
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怒懷靜懷靜又陰持仁
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為

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為絳郡公甚相
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
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

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
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
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
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
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闔三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六

我按兵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闔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
日世充之首可懸矣然麾下單雄信等皆輕世充羣請
戰

資治通鑑曰雄信等言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且
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機立功宜及其鋒用之諸將
諠然欲戰者十七八密惑而從之

仁基苦爭不得

資治通鑑載仁基擊地嘆曰公後必悔之

寇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鹵世充以仁基父子甚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為禮部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而不安時東恭帝為世充齒廢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七

子考資治通鑑內載儒童弟尚食直溫而無陳謙未知孰是

秘書丞崔德本等謀令謙因上食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應階下事定然後出恭帝輔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為世充所殺

或曰仁基降寇又降世充可言忠義否愚曰否自漢獻至周恭從無以謀復禪主殺者故不得不以忠義許仁基等也

陰世師武威人父壽見前世師少有節槩多武藝以功臣子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

隋書曰吐谷渾及黨項羌屢為侵掠世師至郡親自捕擊輒擒斬之

深為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

隋書曰帝在汾陽宮世師聞始畢可汗將為寇勸帝幸太原帝不從遂有鴈門之難

遷左翊衛將軍西恭帝時為代王留守京師及唐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拒守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同見害于弘智等各以年幼獲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八

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利所迴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帝嘉其清苦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衛玄兼領京兆拜內史頗行詭道輒為儀所執正玄心雖不便然不能傷及唐兵至玄恐禍及辭以老疾儀與世師同心協契父子遇害其後遂絕

冊府元龜曰唐宗大業末為翔方郡丞時梁師都舉兵將據郡宗抗節不從遂遇害資治通鑑曰王威高君雅俱不知何許人隋煬帝末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威為副留守雅為郎將淵以隋政荒亂將起兵召募近萬人威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留守司兵田德平欲勸威等按募人狀行軍司鎧武士彘曰討捕之兵悉隸唐公威君雅但寄坐耳彼何能為德平乃止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曰威君雅欲因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全

祠祈雨為不利淵聞命先伏兵晉陽宮城外及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静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入立庭中稱其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反者欲殺我耳時已布兵塞衙文静因與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已突厥數萬眾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眾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遂昏

遇害 讀史質疑曰威君雅可謂忠於謀國矣乃昏主在江都既未聞郵贈而唐之興王又其仇欲求如堯君素疾風勁草之衰不可得而後世亦無表章之者可謂死之最不幸矣

予論曰夫所謂節義非必家罹敵國刀鋸而人嬰暴君奸相鼎鑊也或赴難或直言或送往事居知其必死而死與決其必死而若祐之以無死則不死猶死矣故子於捐生諸臣外又為樂運顏之儀皆不死而死以附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八

全

義後謂節義美名故推其心以廣其類云爾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九



明李清撰

北史八十三



周楊氏

魏壽陽公主

周千金公主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齊斛律妃

隋襄城王恪妃

莘陽王楷妃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倪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荀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宋婦李氏 燕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觀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題烈后主妃

或曰子列魏宇文后周楊后為烈后先之烈女傳何也
前史有此例否予曰無有然皇后位尊而烈女名聲是
天子恨不為學士之說也若謝所貴以就所聲則下者
愈知所趨矣且皇后前夫見于漢代一而皇后後夫見
於魏齊周三代七魏孝莊后也而嫁節閔后也而嫁孝
武孝靜后也而嫁齊後主兩后與周靜后也而亦嫁與

同傳則差故予析而分之另題為烈后以此若壽陽主見蕭贊傳千金主見突厥傳蘭陵南陽兩主與襄城華陽兩妃見本史烈女傳皆改附二后後以志同德云魏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女也后初產日有雲氣滿室芬氲久之幼有風神好陳烈女圖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見此女良慰人意廢帝為太子納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專寵後宮不置嬪御帝既廢弑后亦以忠於魏室罹禍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

愚按人知漢孝平王后孝獻曹后周宣楊后而獨不知后何也本傳內末一言定矣既無太原樂平二公主名又無山陽公矣人名而獨以后名正終幸矣

周宣帝皇后楊氏名麗華隋文長女帝在東宮武帝納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為皇后帝後稱天元皇帝號后為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二年二月詔取象四星后及三皇后並加大馬冊授后為天元大皇后又立天中大皇后與后為

五皇后后性柔婉不妬忌五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申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賜后死逼令引決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闕陳謝叩頭流血乃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為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隋文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隋文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不利于已聞昉譯已行此詔甚悅後知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悅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四

甚隋文內甚愧之封后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崩于河西詔還京所司備禮祔葬后於周定陵

魏壽陽公主元氏字苕苕彭城王勰女孝莊妹也永安中下嫁丹陽王蕭贊主邑姜贊甚敬之與主語常自稱下官後除齊州刺史爾朱兆陷京師贊棄州北走時爾朱世隆專權遣取主客至洛陽自逼之主罵曰逆賊敢辱天王女乎我寧受劍而死不為逆賊所汙世隆怒縊

殺之

周千金公主宇文氏文帝子趙王招女大象元年突厥
他鉢可汗請和親宣帝以主嫁之隋文專政以主適突
厥為辭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尋皆害之他鉢卒
沙鉢略可汗立及隋文篡位族宇文氏無遺類主傷宗
祀覆滅日夜言于沙鉢略請為周室復讐沙鉢略謂其
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何面目見可
賀敦乎與隋戰屢敗兼有內難不得已請和主亦上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五

請為一子之例隋文遣虞慶則使于沙鉢略沙鉢略稱
病不拜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入已
而竟拜隋文乃賜主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
然主未嘗一日忘周也沙鉢略卒都藍可汗立會隋文
平陳以陳叔寶屏風賜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
叙陳志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
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安在罕事寫丹青盃酒恒無
樂絃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流入鹵庭一朝觀成敗

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獨申名惟有明君曲偏
傷遠嫁情隨文聞而惡之禮賜益薄主復與西突厥泥
利可汗連結隋文恐其為變將圖之會言主與所從胡
安遂迦私通因發其事見長孫晟傳隋文下詔廢主
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唱之時沙鉢
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隋文令裴
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者方許婚突利以為然復諧
之都藍都藍發怒遂殺主於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六

予論曰吾於周千金公主獨憐且敬也今讀所題屏
風詩雖寓言陳亡實愴懷周滅嗟乎周燼隋熾矣其
一二故臣盡從風靡矣斯時也悲歌憤惋矢雪黍離
恨僅一漂流鹵地之公主所當率賈國諸臣羅拜屏
風下而以巾幘發鬚眉之氣者乃反加之誣云私於
胡人安遂迦茲按所謂遂迦止因隋人楊欽亡入突
厥故主以遂迦性而合策圖隋耳若果私者真也猶
當錄義舉掩隱過顧可以長孫晟之陰謀突利之策

口而既殞其身又汚其名乎彼以十三鏤金帶媚隋
文者獨非私于權逆而甘以其身作淫奔之醜婦者
哉史臣不罪李穆私獨罪公主私何也故予為白其
心而表其事若此

隋蘭陵公主楊氏字阿五文帝第五女美姿容性婉順
帝於諸女中特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
柳述

愚按奉孝之亡主不能自誓靡他而為後夫死是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七

之唯豫子也吾節取之仍隋書烈女

時年十八矣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甚
謹遇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遂漸寵遇初晉
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帝將許之後適述王不悅
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從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
絕將改嫁之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
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
帝以妾適柳家今有罪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

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

隋書載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詩息媯不言傳芳
往誥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

柳氏

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于洪濟川資送其薄朝野傷
之

舊唐書載李密數煬帝罪曰蘭陵公主適幸告終同

齊襄之耻誣乎實乎并錄以備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八

南陽公主楊氏煬帝長女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許國
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
自奉上及宇文化及弒逆

革命記曰煬帝知歷窮欲南渡江朝士咸言不可帝
知其意乃將毒藥醞酒三十石擬于三月十六日宴
酖殺百官南陽公主恐其夫死陰告之由是事洩羣逆
遂害帝免禍

又通鑑考異曰此度通等有耻弒逆名故推過人主

云耳南陽無是

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惟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動容隕涕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虎賁將將于士證謂主曰字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九

虎賁既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薙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于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為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誓家恨不手刃君但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呵令速去士及固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拜辭而去

不意梟獍生此鳥鳥但恨其不為男子

齊斛律妃見太子百年傳不忍離之也噫玦猶在手

隋襄城王恪妃循州刺史柳旦女妃姿容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聘為妃未幾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令使者殺之于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後幸不別瘞君之惠也遂撫輓號慟自經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黃門侍郎龍涸公河南元巖女

隋有兩元巖一封平昌郡公為蜀王秀長史以剛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

著者是另有傳非此元巖也

巖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迷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憂懼輒陳義理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據太子勇傳除長子儼為煬帝所醜外餘子皆分徙嶺表殺之中道非以江都之變也恐誤

字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別舍

後因醉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
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不能早死
將見侵辱我之罪也不食卒

舊題烈女

蓋婦人之德雖在溫柔立節垂名咸資貞烈溫柔仁之
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仁非貞烈無以顯
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
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一

杞植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
寧之女或抱信會真或蹈忠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
盛衰改節佳名彰于既沒徽音傳于不朽不亦休乎或
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淫僻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
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
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耻
也魏隋二書並有烈女傳齊周無此篇今得武功孫道
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

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渤海人散騎常侍封愷
女

魏書愷作禮

有才識聰辯強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貴重
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

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成婚一夕卓官于京師後以
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二

止經旬凶問果至積憤歎而死時比之秦嘉妻中書令
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
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
終棄黃泉其一封生令連卓為時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
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莘宗挺生淑媛其形隔勢殊
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
媒致幣遂止其一暮其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
以趣諧欣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四時

遇險逆橫罹塵網伏鎖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迴應如
影響良嬪洞感發于夢想其五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
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懸何以驗之殞身是
効其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于義所重則輕結憤鍾
心甘就幽冥永損堂宇長辭母兄其七芒芒中野翳翳孤
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遊異哉貞婦
曠世靡俦

鉅鹿魏溥妻房氏常山人後燕慕容垂貴鄉太守房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三

南北史合注

十四

女幼有烈操年十六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
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黃墟耳房垂泣曰幸承
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
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溥卒
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
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謂曰新婦
何至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
覲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

後房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
二房父母仍存乃歸寧父兄尚有異謀緝竊聞以啟母
命駕給云他行遂歸行數十里家方覺兄弟來追房哀
歎不反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交遊名勝則身具酒
饌有不及已者輒屏卧不食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
皆此類年六十五終緝子悅後為濟陰太守吏民立碑
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邁疾夙
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教久要溥未仕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十四

故云處士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不知何許人事姑王氏甚謹太
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醞之為有司所糾王
氏詣曹自首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
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
赦之
平原鄒縣女子孫氏名男玉夫為零陵縣人所殺男玉
追執讐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子出適

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同郡崔元孫女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修明並為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之貝丘人列子不孝更欲案之景伯悲傷入白母母曰山民未見禮教何足遽責但呼而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三

置汝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及至崔氏處之于榻與共食觀景伯溫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子叩首流血母涕泣乞還方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貞女兒氏

魏書兒作兒先凡兩見

涇州人許嫁彭老生為妻聘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

行貞淑居平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

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姑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凌辱若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殺魂而有知自當相報言終絕老生特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叔曰若殺汝婦天不祐汝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詔曰老生強暴侵凌貞淑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六

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姜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姜號貞女

姚氏婦楊氏閩人符承祖姨家貧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一

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以衣服皆不受

強與之謂我夫家世貧見好衣美服使人不安與之奴

婢謂我家無食不能供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苦

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後服承祖

見其寒悴乃啟母曰今承祖一身何乏而使姨如是母具語之乃遣人乘車往迎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舉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姊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弊特免罪其先識如此

張洪祁妻劉氏榮陽京縣人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沒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終其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七

董景起妻張氏陳留人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媳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翰孝文教入侍後宮幽後表啟悉其辭也

史映周妻耿氏同郡滎陽人年十七適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其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詔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母澄為揚州日率眾出討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續倉卒失圍孟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咸有奮志

魏書曰親自巡守不避矢石

賊不能克卒全城救有司樹碑旌美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宣武時金龍為梓潼太守郡帶閬城戍主梁人攻圍之會金龍疾不堪部分劉因厲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八

民修理戰具一夜悉成拒戰百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隆圖叛劉斬景及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為敵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訴天俱時號叫俄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城內絃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具狀奏宣武嘉之正光中封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趙郡相人人趙郡太守李叔盾女適范陽盧元禮性至孝父卒慟幾絕數四賴母崔氏慰勉得全三年中形骸銷瘠非扶不起及返夫家念與母分隔使損飲食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乃復故如此者八九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孝謹母終于洛陽凶問初至舉聲慟絕一宿乃蕪水漿不入口六日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十九

孝女宗

魏書載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為其廢養絕類也李既非嫡子而孝不勝哀志厲義遠不加旌異曷挽澆淳

易其里為孝德里樹李盧二門以博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至性人言其父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卒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數日不勝哀亦

卒太守崔遊申請營墓立碑自為制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都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孝女塚

刁思遵妻魯氏滎陽人嫁未踰月思遵亡父母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違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懷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陳情狀有司聞奏節閔詔依式標榜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安平人万俟醜奴反圍岐州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二十

之無援趙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完大統六年贈其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孫神妻陳氏河北郡人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為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侄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妻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樞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卒文帝詔表其閭

稗史曰顏氏北齊時揚州獄吏妻有絕色太守聞而奪之遂自刎今傳顏氏小娘子塚是

宋婦李氏見父諡傳

譙國夫人洗氏高涼人也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已撫循部眾能行軍用師歷服諸越每勸宗族為善由是信義結于本鄉越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僭耳歸附者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十一

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之融本北燕苗裔初燕主馮弘投高麗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捨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任據大鼻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之

隋書載夫人曰刺史據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呼君今若往必留君質追君兵眾願且無行以觀其勢

數日遷任果反遣主帥杜平鹵率兵入濼石寶以告夫人曰平鹵入濼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任在州無能為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亦可圍從之遷任果大果覘夫人眾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十二

之大捷因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濼石遷謂寶曰陳都督極得眾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子僕年九歲以陳永定二年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南海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貞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憤散僕以夫人功封信都侯轉入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為高涼郡太夫人齎繡纒油絡駟馬安車

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儀至德中僕卒陳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因共奉夫人號為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璠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杖南屏杖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遣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屏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乃遣其孫琬帥眾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現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三

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洸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與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倉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為高州刺史仍以夫人誠效特赦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寶州總管封譙國公冊夫人為譙

國夫人開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又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于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惟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帝遣使推訥得贓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拊慰亡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四

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諡誠敬夫人

別史曰夫人身長七尺兩乳長二尺餘或冒暑遠行必搭乳肩上

鄭善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羊果周末誠攻尉遲迴力戰死于軍母年二十寡父彥睦欲奪其志崔抱善果曰婦人無再醮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

兒棄兒不慈背亡夫無禮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後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開皇初封武德郡公年十四兩授刺史尋為魯郡太守崔賢明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輒坐胡床于郭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賜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于牀前不敢起崔方起謂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知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私以身殉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愚按誠亦周臣也當以尉遲迴忠于周室為殉國耳不得以此語目誠

吾亦望汝副父此心汝既少孤吾婦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汝自童子襲茅土今位至方岳豈汝身所致邪不曉夜思此而妄加嗔怒以驕樂墜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何面目見先人于地下乎崔恒自紡績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秩俸章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

汝年已長吾謂知理今聞此言猶未也汝之秩俸乃天子酬汝先人當散贖六姻為先人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又緣象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皆然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可自敗名乎初崔自初寡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酒肉不妄陳于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不許入門及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署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治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攻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不及疇昔矣

孝女王舜趙郡人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七歲次妹榮五歲又次妹璠三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陰欲復讎長忻殊不為備及二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

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父讐不雪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皆垂泣曰惟姊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之

韓覲妻于氏河南人字茂德父賓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覲雖生長青腴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覲從軍没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二十七

皆手自捧持及免喪父憐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孀于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後惟歲時或歸寧至親族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視者送迎皆不出戶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號節婦門終于家

愚按于氏父子兄弟或黨宇文泰或附楊堅隨時俯仰幾不識君父何人名節何事當以此一女愧之

陸讓母馮氏上黨人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孀子也周皇末為播州刺史賦貨狼藉為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首垢面詣朝堂數讓罪

隋書載馮氏數讓曰汝無汗馬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而賦貨狼藉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皆誣汝若云至尊不憐汝何故治書覆爾忠臣孝子固如是乎不忠不孝何以為人

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二十八

甚切帝愍然改容獻后甚奇其意請于帝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戮讓何以為勸于是某京城士庶于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孀母慈愛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褒之賜物五百段某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劉昶女河南人長孫氏婦也昶在周尚公主為上柱國彭國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千牛備身不逆

法度帝以昶故屢原之居士轉恣恒大言曰男兒要當
辨頭反縛蓬蔭上作撥舞耳每取公卿子弟雄健者輒
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若頻死不屈便稱為壯
士釋與交黨與凡三百人趨提者號餓鵝隊武力者號
蓬轉隊耕鷹絕大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
市里無貴賤皆辟易公卿妃主亦莫敢與校昶女每垂
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高奉養甚薄女時寡
居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肥鮮後有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十九

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
列隊意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
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于京師應之帝謂昶曰今日事
當何如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至尊帝
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女知
昶必不免不食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
父見獄卒跪以進之獻歎嗚咽居士竟坐斬昶賜死于
家詔百寮臨視時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女

言父無罪坐于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
蔬食終身帝聞嘆曰吾聞袁門之女與門之男固不虛
也

鍾士雄母蔣士臨賀人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
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都下及晉主廣平江
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
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仕雄將鹿
之蔣氏謂曰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于汝前雄遂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十九

蔣氏復為書與于茂等諭以禍福于茂不從尋為官軍
所敗帝聞蔣氏言甚異之封安樂君縣時伊州寡婦胡
氏不知何許人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江南之亂亦諷
諭宗黨守節無從叛逆封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夫亡時年十
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
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葬八喪為州里所
敬文帝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最以義方漢王諒起兵遣將蔡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為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柳氏河東人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令為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

人皆有色柳氏謂之曰汝父已死我自誓不生矣然家風有素義不受辱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惟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清河崔儵女家有禮度

隋書曰元楷父為僕射重崔氏門望遂聘為元楷妻

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義

守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請以為妻崔氏曰我士大夫

女為僕射子妻今日自可即死終不為爾賊婦羣賊毀裂其衣縛於床竇上將陵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日已屈當惟命賊遂釋之崔因著衣突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

論曰婦人職主中饋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而未臻其極至于明識遠圖貞心峻節惟義所高攷之圖史亦何代無之哉魏隋所叙列女凡三十四人自王公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六十九

三

主下至庶人女妻蓋有質邁寒松心踰匪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稱雖于政集之於前元凱綿之于後比其美節何以尚茲故知蘭玉芳貞乃稟其性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七十二

北史八十四

儒林上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族曾孫靈暉馬子結
石曜靈暉子萬壽

徐遵明

董徽

李業興

子業祖
魏書無

李鉉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權會

張思伯

張彤虎

郭遵

題儒林

儒之為教其利物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原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入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不可馬上治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元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

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集詞翰莫不靡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黻字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境內承平學業太盛故燕趙齊魏間橫經著作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爾朱

殘酷文章咸溢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焯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未遠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孝靜遷都於鄴好文學國子置士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楊盧景裕同仲禮起兵大郡齊神武免其罪置之宿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平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

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亡後徵中山張彤虎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並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三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惟濟南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餘多驕恣傲狠迄用無成蓋有由焉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徒有師傳之資終無琢磨之實責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

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馬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
師保凝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明惟國子一學
生徒數十人耳曾子以通經進士者惟博崔子發廣平
宋游卿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間政網疎濶故橫經
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官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
之內乞食為資憇桑梓之陰動逾千數燕趙俗此衆尤
甚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
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不闕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
由上非所好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
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
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
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舊章往聖遺訓掃地盡矣於
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制度復姬旦
茂典膺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
聞正六樂之壞朝章漸備學者嚮風明皇纂歷敦尚學

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
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於京
邑濟濟焉足踰向時矣洎武皇保定三年乃詔尊太保
燕公為三老帝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
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醕之斯固一世盛事也其
後命輜軒而致玉帛微沈重於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
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草
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黉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
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
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歷
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靡
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天子乃整
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整懸河之
辯侍中竭重席之真考正亡逸研核異同積滯羣疑渙
然冰釋於是起擢奇儒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

費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惟存國子一所第七十二人隋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於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鑽仰所製諸經議疏措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防君子刑罰不足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湮沒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于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可不慎歟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立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度左

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宋並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恒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除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昶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時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

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
傳劉敬和張思伯劉執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
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
門張買奴馬敬德邢時張思伯張奉禮張彤虎劉畫鮑
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覲陳達潘叔度
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案秦道靜初亦
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
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屑于懷論語孝經學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九

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執思馬敬
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
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
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易
則鄭康成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
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
歸其立身成命殊方同致矣自魏梁起已下傳授講議
者甚衆今各依時代而次以備儒林云爾

梁越字之覽新興人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為禮經博
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初
以師傳恩賜爵祝阿侯出為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
光祿大夫卒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太武監國醜以博
學入授經後以師傳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騎
常侍卒于河內太守

張偉字仲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

魏書曰小名翠螭

太原中都人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
訥雖有頑固罔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
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
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中
書侍郎本國大中正出為營州刺史

魏書曰偉在州郡以仁德為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
宰守不敢為非

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邵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桓有舊恒時請與論經史辟秘書中散稍遷秘書令為李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後為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

名曰國統果何所統惜不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父儒仕慕容為通官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略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採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遷秘書丞時高允為監河間邢祜北平陽瑕河東裴

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師允每稱博通經

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崗而哭不為營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頽何煩勞我故仕聘任意不免濁碎別構精廬并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有珍美時呼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太和十年以恒為秘書令固請為郡未受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陳奇字修奇河北人少孤貧奉母至孝韶觀聰識有夙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成之美愛玩經典常非馬馱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祜同名赴京時秘書省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書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詰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與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

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何人奇曰祖燕東郡侯釐雅質
奇曰侯釐何官奇曰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
言世革則官異時異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侍
長竟何職也先是教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
遂不復叙用奇冗散數年高允每稱其遠致通議非凡
學所及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辯簡牘
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
孝經焚於庭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想薪何乃燃奇論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七
卷一百七十四

七

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
失雅製昭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甄后奇
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乃郭后也雅屈焉
有人為誇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
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誇書
者皆及笄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晨知奇見枉
惜其才學故遷延經年莫得寬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
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掌破而嘆

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受害如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
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
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錫常矯之仕歷郡
守

魏書曰神龜中矯之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正
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
往與司徒崔浩同

劉猷之博陵饒陽人少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之七
卷一百七十五

七

程玄後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
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所親曰觀屈原
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寔
獲我心時人有從猷之學者猷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
惟百行殊塗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
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雖復下帷
針股躡屨從師於立身之道何益孔門之徒初亦未悟
見臯魚之嘆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

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故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通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有識者以此辨其優劣魏承喪亂後五經大義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注涅槃經未就卒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鄴詮受禮牛天祐受易銓祐粗為開發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

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未之信吾貴乃詣劉蘭請一說左氏蘭遂為講傳三旬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為說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兄笑而聽之為立齋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惟蘭推經傳之由注者之意參以經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識於世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人為中單衣與蘭坐謂曰吾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無禮見陵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而病卒
孫惠蔚武邑武遂人

魏書曰小字陀羅

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請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冀方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一

和初郡舉孝廉對策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稱其英辯因相談薦俄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勅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太樂共研是非秘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前閭命惠蔚與抗論彪不能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卒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朱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

孝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滯滄朕常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竊思獲助於碩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二

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為書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巒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宣武即位後仍在左右數訓經典
魏書禮志載惠蔚表曰臣聞國之大祀莫過禘祫所以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是以三王創制仲尼述定為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惟

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載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莫具今之取證惟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自餘經傳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為朝典伏惟孝文皇帝禮括殷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復顯陛下繼文垂則而禘祫二殷蒸嘗合享皆國大事為先皇所留心敢陳所懷謹紫王制曰天子植初禘祫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一

禘祫鄭玄曰天子諸侯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後因以為常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再殷祭何休曰陳者陳列太祖前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餘孫從王父父昭子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異於

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紀傳之文何鄭禘祫之義三年喪畢禘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為大祥大常孔美等謂禘在二十七月到其年二月依禮應禘散騎常侍王肅等謂禘在祥月至其年二月禮應禘祭雖孔王異議大人殊制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義一焉陛下取鄭舍王禘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禘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十二

年春亨成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於古為當在今則煩且道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月宜減時祭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禘祫之正實在於斯若停而缺之惟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親盛事何以昭令問而垂後昆請付禮官集定儀注疏上命付入坐五省等忝議皆言惠蔚所陳宜從獨時莫難省請移仲月擇吉則可

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及閱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紀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第糾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四問博士及在京儒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四十四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詔許之後為黃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遷國子祭酒秘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之勞封棗強縣男孝明時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官惠蔚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號惠蔚法師卒於官贈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伯禮善隸書位國子博士惠蔚曾孫靈暉少明敏有器度

北齊書曰惠蔚一子早亡其家書籍多在靈暉年七歲便好學日誦數千言

得惠蔚手錄章疏研精尋問不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仕齊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為猖獗靈暉惟憂賴不能諫止綽表請靈暉為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為諸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所不合後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 子萬壽字仙期一字遐年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譚笑在齊仕為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隋文受禪勝穆王引為文學生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

隋書載萬壽詩曰賈誼長沙國波平湘水濱江南瘴癘
地從來多逐臣粵余非巧宦少小拙謀身欲飛無
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飄飄如
木偶棄置同芻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東走歲晚出
函關方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津望牛斗牛斗盛
妖氛泉鏡已成羣郝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襄糧楚
山際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上
濺日喬木下臨雲紫越恒資辨喻蜀飛文魯連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救患吾彥不爭勲爵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
樹萱豈為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
風雲衰鬢先蒲柳心絮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
帝里弱歲逢知己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
好書東平惟愛士英辯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
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僚麗景相攜招舟泛昆
明水騎指渭津橋祓除臨灞岸供帳出東郊宜城醢
始熟陽翟曲新調繞樹烏啼夜雉麥雉飛朝細塵梁

下落長袖掌中嬌惟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夢想猶
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時牽世網萬里逐波潮迴輪常
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回首望
孤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鴛鳴斷絕心
難續尚恍魂屢驚羣紀通家好鄉魯故鄉情若值南
飛雁時能訪死生

詩至京盛為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既之後歸
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拜祿章王暕長史非其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也王轉封于齊即為齊王文學當時諸生官屬多被夷
滅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于官有集
十卷行世 馬子結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
入洛子結及兄子康子尚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充與
諸朝士各有贈詩陽搃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皆白
眉者子結為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
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
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為諮

議 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善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為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光世子斛律武都刺史兗州性貪暴

愚按斛律武都既貪暴豈可出為刺史光以功臣取禍或亦由此讀史者須從冷處着眼可也

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數千匹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杆耶以奉贈此外須出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日君年少

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在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穿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經執疏然後敷講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風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宋因曲為之說其僻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兗州有舊因徙屬焉北海王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為亂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求加策命

魏書載業興表曰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處靜無悶居約不憂鑽經解微言研聖賢妙旨莫不入其門

戶踐其堂奧是故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跣踵依
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
萬人既以碩德重望首蒙禮命方申薦奏之恩遽懷
守堅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顥入洛率
土風靡遵明守志忠潔與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
受斃凶險至誠高節湮滅無聞朝野人士相與嗟悼
雖逝者長辭無論榮價而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親
承顧盼越分陳愚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五

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

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
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周易就河內高
望崇受周官後遍受諸經於博陵劉獻之數年中大義
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武詔徵
入璇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
廣平汝南四王後累遷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

置酒高會大享老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
還家云胡不樂因試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
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後
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考武以徵昔授學業優贈儀同
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祖蚪父玄紀並以儒學舉孝廉玄
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
勤苦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五

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
馥靈馥舍類受業者靈馥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
也業興默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
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徑還自
此靈馥生徒傾學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
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算
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權貴不為屈後
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歐歷節氣

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歷上之時屯騎校尉張洪盜寇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歷宣武詔令共為一歷洪等後推業興為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歷甲寅黃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脩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勅典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歷勅賜爵長子伯後以孝武登極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温子昇寶瑗為摘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无

後入為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今皇居徙御百度初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詢訪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詔從之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修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事天平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朱異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盧元胡使梁梁散騎常侍朱異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國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國丘非南郊異曰

此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義否業興曰此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异不答業興曰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頤惟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俗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然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无

豈非自相矛盾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侯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否异不答梁武問業興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名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為繫業興曰鄭注儀禮云昔文王王季居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鄘文王為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既登九五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為繫梁

武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曰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深無以辯析明問梁武又曰禮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乃與壤友業興曰孔子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小節廢不孝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曰此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比禮記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有

太極極是有無業興曰所傳太極是有遠逸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曰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為吳兗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去當被罵耳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之業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凶敗安能罪吾印山之彼有風從西入營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既以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碁歷以五百為章四千四十為部九百八十七為升分還以己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

魏書天象志曰時田曹參軍信都芳曉通歷數駁業興數事業興言天道深遠測步難精五行伏留推考不易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歷便可

行若專據所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歷數之道幾廢矣夫造歷者節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間閏餘斗分推之於毫釐之內必使盈縮得中閏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錙銖陽歷陰歷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求條然後歷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難值甲子後有差分如此躋駁參錯不等今歷發元甲子比率同遵合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情謂為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五

但造歷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疎密然後審其近者用作歷術不可一月兩月間遽正是非自五帝三代以來及秦漢魏晉造歷者皆然其倉卒造者當時或近不可久行若三四年作者初雖近天多載恐失今甲子新歷經業興潛構精算雖有少差較壬子元歷近天者多若久而驗天十年二十年間比壬子元歷二星行天其差為密歷詔付外施行

文襄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克克後凶文襄既克欲以業

興當凶而殺之

魏書為文襄諱云死於禁所此魏收曲筆

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怠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怯有乖忤便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論難之際無儒者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忘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五

時莫及業興二子宗祖傳父業宗祖字子述文襄集朝士命盧景裕講易宗祖時年十二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忽閱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傳解七十七條名駁妄宗祖申明服氏名釋謬齊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宗祖所算遵祖難宗景歷甚精崇祖為元子武卜葬地醉而告之曰改葬後當不異孝文武成

武成疑誤

或告之兄弟伏法

太平廣記載李敏以與業興同姓又同使梁故附見

廣記曰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聘於梁敏字長

謙清河武城人博學瞻文當時第一與太原王延業

齊名加以天文歷律醫方藥品卜論既至梁武帝選

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寮與談多屈於敏臂公進曰敏

學問疎淺臂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

沙門論以條疎微要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五

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淨論借

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惟有釋氏

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三教擅之頗有德色臂

公嘗以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

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其日臂公與敏談論至苦

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

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歷數韜畧機權飛伏孤

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

藝百氏與敏互為住客立談絕倒見者莫不忘歸然

敏詞氣阻於臂不自得與疾北歸未達卒

李鉉字寶昂渤海南皮人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便

通家素貧嘗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李周

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蚪受周官

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遂

與周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友詣大儒徐遵明受

業居遵明門下五年常稱高弟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五

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儀疏及三傳異同周

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睡

假寐而已

三國典略曰經義之多發自於鉉及嬰疾在牀夜夢

孔子忽其廣為疏例繫而捶之既寤後其疏例焚尋

病瘳

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恒數百人燕趙

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

朱見書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執卒齊神武令文
襄在京妙簡碩學教諸子乃以鉉應旨徵詣晉陽時中
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暕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
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鉉以去聖久遠文字
多乖謬乃於講授之暇遍覽說文倉雅刪正六藝經注
中謬字名字辨天保初詔鉉與邢邵魏收等參議禮律
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宋景業慕容懷文等草定新歷鉉
與房延祐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在東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帝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
故郡太子致祭奠禮命王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
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
然少從李寶鼎學寶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
所通解尤明理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
生庶不交賓客專精羣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叔出鎮
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

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整冠
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
之宿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因辭不就歲餘請還
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
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
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單
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張買奴平原人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
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

劉軌思渤海人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
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
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士
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為任城王潛丞相掾恒在都教授
貴游子弟齊亡卒於家

邢時字士峻河間鄭人少好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齊

初為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時方正
純厚有儒者風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時令去之曰
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被
褥繡纈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老
謝病歸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城人少孤貧愛學伏膺無倦常閉
戶讀書署月唯著犢鼻禪與儒者李寶昂同鄉甚相親
愛寶昂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三

恨下里少墳籍便杖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五
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

此語疑誤北齊書作乃造馬世良納之為是

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才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
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
謂絕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不拜收忿
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
愚於文晝不平又以示邢邵邵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馳

伏而無斌媚晝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
冀州刺史鄺伯偉見之始舉晝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
李璵亦嘗以晝應詔先告之晝曰公自為國舉才何勞
語晝齊河南王孝瑜聞晝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
遇有密親使權坐齋內晝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
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晝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
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
采河清中又著金箱壁言蓋以指機政之不良晝夜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

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
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以晝云我被用為興俊縣
令得暇暫來辭別云晝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
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
舒緩舉動不倫故竟無仕進卒於家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
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
教授燕趙間生徒隨者甚多乃詣州將求舉秀才州將

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惟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再遷國子博士齊武成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夜夢猛虎將來向之敬德走趨聚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起棘過九卿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讀甚疎時以春秋入授猶用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祿大夫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後侍書張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

仁封王趙彥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待詔文林館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

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權會字正理河間鄭人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妙盡幽微詩書二禮文意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魏

武定初

北史魏武定作任齊誤今從北齊書改正

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重之命世子達學盡師傳禮選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脩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便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為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隣家晝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

承間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玄象在私室則不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惟一子亦不授此術其謹密如此曾遣家人遠行久不反及垂至乃逢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講說忽有旋風吹雪入戶會笑曰行人至矣何意中停遂使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爻辭象象以辯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日恒

乘驢其職事處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會獨乘一驢忽一人牽首一人隨後如相助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去家數里有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送者為其傷恻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注易一部行於世會生平畏馬位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善說左氏傳為馮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位國子助教

張彫虎

北齊書止作張彫通鑑因之讀北史方知其避諱除一字如韓擒虎為韓擒之類

中山北平人家世寒微其兄蘭虎仕尚書令史微有資產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為書生停其宅彫虎少美為元則所愛悅故偏被教

史糾曰彫虎死生之際倖然可觀曲舉斷袖之歡以踐傳經之雅史官與人為善未應如是

因好學精力絕人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百數諸儒服其強辯齊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說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賄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官武成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虎應選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馮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講與侍書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義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公私之事彫虎常為指南與景仁號二張博士

史糾曰均一彫虎始屈志瑣姻後抗顏萬乘恐無是

理舉大節而沒小疵可也

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幃帷知彫虎為洪珍謀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彫虎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勅奏事不趨呼為博士彫虎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議論無所迴避

北齊書曰宮掖不急之務大存減省

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議切寵要獻替惟辰帝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十五

深倚仗之方委以朝政彫虎便以澄清為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唐令處分若作數行兵帳彫虎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殺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黃門侍郎郭遵諫幸晉陽為長鸞所譖遇害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彫虎曰臣起自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形惡無所逃死願陛下數引賈誼之倫論說政道令聽覽聞無所壅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歔歔流涕

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怜而壯之子德冲等徙北邊南安王思好反德冲及弟德揭俱從戮德冲聰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並在殿廷就執目見究酷號哭殞絕於地久而乃蘇

郭遵鉅鹿人齊文宣為太原公時為國常侍帝家人有蓋豐洛者典知家務號蓋將遵因其處分抗拒之為高德正所貴齊受禪擢為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朱謂為鉅鹿太守遵為弟子求官謂以啟帝鞭三百付京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

四十六

久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別駕會韓長鸞父永興為刺史遂相參附後擢為黃門侍郎遇害遵出自賤微宮門逢諸貴輒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為輕率嘗於宮門牽韓長鸞謂曰王居得言地主上放縱如此曾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嫌其率爾便掣手去由是不加援故及禍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一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三

北史八十五

儒林下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樂遜

蔡景熙

冀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趙文深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冲

王孝籍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性聰悟弱歲而孤居喪合禮

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

左氏春秋梁武帝欲高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

乃草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孝元帝在

藩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

陵重乃留事後梁宣帝累遷都官尚書領羽林監梁宣

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周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

宣納上士柳裘致書禮聘

周書載書曰卿學冠儒宗行操士則下賈復潤於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陰隋照更明於漢浦是用致東帛之聘命翹車之招

所望速舉鴻軒俄而萃止上庠弗墜于微言中經罔

闕於逸義可不盛與昔申培駘背方辭東國公孫黃

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為藝基功參治本今者一徵量

兼其二若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

又勅襄州摠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

保定末至京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復於

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至者二千餘人

重辭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所推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後梁帝優詔不許

周書載詔曰開府漢南杞梓每彰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聘申蒲輪微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事求賢義乘來肅

重固請乃許遣小司門上士揚汪送之梁梁孝明拜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遣舍人蕭子寶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宗至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承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

從師於西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汪二姓舉義為東魏所殺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後遇得一葷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齒掠乃弟食夜中匍匐尋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遊學汾晉間習天文及算歷術後為人所告囚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更得逃隱周文平河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於謹引為府參軍事令在館授教子孫周文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為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晤荷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忘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損支體終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于氏天和二年

本史天作天評此魏孝靜年號今取周書正之
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乞骸許之
朝廷有疑議常名問後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倉雅
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瞻訥於辭辯故不為當時
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經異同三卷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
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歷年後受禮於
李寶昂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五

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
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奏為國子博士時西朝既行周
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曠滯者數十條皆莫能
詳辯天和三年齊請通好周遣兵部尹公正往使與齊
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
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驟問之安生
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觀真寧可汨其先後
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乃具問所疑安生一一

演說咸究其本然正履服還具言於武帝帝大欽重之
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
尊儒必將見我俄帝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同坐
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
戰况陛下襲行天罰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
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於
民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
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六

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聖略為優
帝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
鏤金帶自餘什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
入朝并勅所在供給至京勅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
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
於家安生學為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崇
伯張黑奴竇士榮孔龍劉焯等皆其門人所撰周
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

世安生與同鄉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
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
肘拜於履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潛鞭之道
暉好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履去冀
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履李洛姬吐謂
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
生在山東時歲歲遊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
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君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人理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
謹判之曰七十二世是義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此號
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號將通名見徐之才和
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
注璋公西之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
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
出東苑學諸散逸遜於擾攘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九

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
守令相府戶曹卿敏行臺郎中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
繼舉遜有牧民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
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
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孝閔踐祚以遜有理務
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燕王儉以下並
束脩行弟子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
直鎮蒲州遜為直注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
崇治方
周書載其詳曰竊惟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
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酷急民非赤子當以赤子
遇之宜在舒疾得象不使勞擾頃承魏衰政人習通
違但可宣風正俗納民軌則而已自非軍旅之中何
用過為迫切况瀾東諸州淪陷日久人在塗炭當慕
息肩若不布政獲獲闡諸境外將何以使彼勞民歸

就樂土

其二省造作

周書載其詳曰比來朝貴器服浸華百姓造作務盡奇巧昔漢景有云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以二者為饑寒之本矣臣謂國家非為軍戎器用時事要須而造者皆徒費功力損國害民未若廣勸農桑專務衣食使國儲豐積大功易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九

其三明選舉

周書所載明選舉言無可採故不錄

其四重戰伐

周書載其詳曰今高洋稱借擁逼山東事切肘腋警猶基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非當或成彼利誠應舍小營大先保封域不宜貪利在邊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敗則所損已多國家雖強洋不受弱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惟德可庇民非恃強也彼行暴

戾我則寬仁彼為刻薄我必惠化使德澤旁流人思有道然後觀譽而作可以集事

其五禁奢侈

周書載其詳曰比來富室為意稍廣無不資裝婢隸作車後容儀服飾華美眩曜街衢論其輸力公家未若介胄之士然其坐受優賞自踰攻戰之人孰與務恤軍士之為善乎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以取人力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十

保定二年以訓導有力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贊畢公賢等俱以束脩禮同受業焉天和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湖州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草前弊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為汾陰郡守以老固辭許

之乃改授陳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于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賜本官加蒲袂二州刺史避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為本採相矜尚海在陳言論未嘗為人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詩經論語述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續服說發杜氏遠辭理並可觀

黎景熙字季明河間鄭人少以字行

本史以字行作以孝行聞於世誤觀後皆以字行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十一

見今從周書正之
父瓊襲父祖爵容城縣男季明少好讀書性強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太武時為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氏異又好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場操與范陽盧道源為莫逆交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為城烈將軍孝武西遷季明寓居伊洛侯

景狗北河外昭穆明從軍補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龍際景終不從時遂去之客於潁川時王思政鎮潁川累被召季明留於內館用餘周文又徵之遂入關乃令正定居於文守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惟季明獨以貧素居之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述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為史官十年不調武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寮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十一

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黎庶今農要之月時雨猶愆陛下親禮百神尚未豐洽豈或作事不節有違時令舉錯失中常邀斯早春秋君舉必書動為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春秋莊公二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三稔臺榭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冰少路澗冰絕五行傳以為先是發十

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傷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民將無覲如又薦饑為慮更甚時豪富之家競為奢麗季明又上書曰頃者亢旱踰時民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澍雨應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十一

年穀斯稔尅已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富襁褐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未周故也昔漢文帝集其工書之彙以作帷幄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今承魏氏衰亂後頃信末饒道華靡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鴻都小藝焚雉頭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

則民知德矣臣又聞為政之要在於選舉若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善為政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才以授官量能以任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武帝覽而嘉之時外史解宇屢移朱有定所季明又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去年十一月中敢冒奏陳奉旨修營荏苒一周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解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十四

又周文初屬天下分崩時學術之士蓋寡故曲學末技咸見引納若龔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人而名著於世並見收用龔儁字猶儁太原陽邑人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周文引為記室時周文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偽為魏孝武敕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周文討悅儁尋藉勅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周文大悅費也頭見勅不疑遂遣兵受周文節度

大統中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公褒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行束脩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啓周文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進爵至昌樂侯卒

趙文深字德本南陽苑人父遐以醫術仕魏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隸年十一獻書於朝後立義歸國除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十五

丞相府法曹參軍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其儁而已大統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隸書純繆命文深與黎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後王褒入關責遊等並學褒書文深書被棄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博步邯鄲至於禪勝餘人猶莫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閣皆其迹也遷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

影覆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後梁宣帝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九年露寢寺初成文深以題榜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榜輒追之後卒

辛彥之隴西狄道人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彥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朝貴多出武人脩定儀注彥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孝閔受禪彥之與小宗伯盧辯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十五

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宣帝即位拜少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忤旨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封任城郡公進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秘書監牛弘撰新禮帝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彥之所貢並供祭之類帝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

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內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

何妥字栖鳳西城人父細脚胡

隋書無脚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十七

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抑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抑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繹後知其聰明名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春亦有雋才任青楊巷妥往白楊頭時人為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春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為太學博士宣帝初立五后問儒者辛彥之對曰后與天

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妾駁曰帝嘗四妃舜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男文帝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安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納言蘇威常言於帝曰臣先人每誡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帝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若無此言固欺陛下是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又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帝甚親重之妥因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十八

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冷之舉人異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即署之官人不心服實由於此臣聞爵入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愆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

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心之所愛既以光華榮顯猶如提挈心之所惡既以沈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今官負極多用心甚少一人乃兼數職萬乘大國髦彥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十九

之則為將卑之則為鹵信矣今當官之人既無呂望傅說之能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惟畏總領不多顛沛致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伏見此年以來改作者多如范威刻漏斗載不成趙嗣尺斛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返子午療耗飲食常明破律多

歷歲時旺渥亂名曹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籍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輔轅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夸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必加重罰令有所畏忌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傅巖渭水之氣以此激帝書奏減大銜之二年定考文學安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安不慮無博士安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與威有隙後帝令安考定鍾律安又奏上表臣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二十

明有禮樂幽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逆氣應之正聲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趙宋之聲出內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

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素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欲使在宗廟內君臣同聽則莫不和敬在鄉里內長幼同聽則莫不和順在閨門內父子同聽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不知樂庶衆是也黃鍾大呂弦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十一

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薄德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於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漢以來年代以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於詩誦故自聖賢已下多習

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於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十二

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高祖滅秦韶樂傳於漢改名文始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於孝文復作四時之舞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始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渡以是大備江東宋齊至梁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雅四始實稱

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可用心於宗廟朝廷也及東土克定樂人悉返問其遺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及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五

陳於殿庭者亦悉附於後書奏別敕太常取安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惟作大呂廢黃鍾安又以深非古意乃奏請用黃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子蔚為秘書郎有罪當刑帝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安皆為講說教授又為刺史歲勒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帝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安獨不同每言夔失帝下其議羣臣多排安

安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夔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時學士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並知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五

蕭該蘭陵人梁鄱陽王恢孫少封攸侯荊州平與何安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安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不能就帝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六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包愷字和樂東海人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及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瑩立碣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
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為務
遠方負笈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
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
小學下士隋文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
五經痺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
鄭譯脩正樂章後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
會帝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五

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
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已
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
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
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
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
皆自謂不能測也尋奉詔預脩令式文帝嘗謂羣臣曰
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

暉遠曰臣聞竊窈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
著於雅頌不得言無帝大悅仁壽中卒官朝廷嗟惜賜
賻甚厚贈賻外散騎常侍

馬光字崇伯武安人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
書識緯莫不諳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隋開皇初徵
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榮張買奴

隋書作黑奴

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號六儒然皆鄙野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六

儀範朝廷自不之貴也仕榮尋卒仲讓未幾告歸里著
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必為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
列上竟坐誅孔籠張買奴劉祖仁未幾亦譴去惟光獨
存嘗因釋奠帝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坐講
禮啟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皆當時碩
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後辯而禮義弘贍論者莫測其
淺深咸共推服帝嘉勞之山東三禮學生自熊安生後
惟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

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卒於家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犇角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

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門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

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又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

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

就之讀書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

為州博士隋開皇中刺史趙熈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

甲科與著作郎王劼同脩國史兼參議律歷仍直門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省以待顧問俄除負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

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功曹尋復入京與

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

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頤等

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坐論難鋒

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

至京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考定後國子釋

奠與炫論議深控諸儒咸懷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

於是復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孜孜不倦賈馬王

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

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

秘奧著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

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稱二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

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以

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喜於財不

行束脩者未嘗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太子勇聞而召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并召炫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秀非其好也久不至王

大怒遣人枷送蜀配之軍防後典校書藉王以罪廢焯

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

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

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駁不用卒劉炫為請謚不許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少以聰明見稱與信都劉焯

開戶讀書計并不出炫辭字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

莫與為儔左肅圓右肅方口誦自數耳聽五事同舉無

遺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充名為戶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隋開皇中奉敕與著作郎王劼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詔諸術者脩天文律歷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為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二十九

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歷窮竅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十餘人皆明炫所陳不謬乃除殿內將軍時以奏講天下遺書炫遂為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陽魯史記等錄送官取償而去後有訟之者經赦免既坐除名歸家以教授為務後與劉焯同不赴蜀主秀為所加配見焯傳已使執仗為門衛俄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為墓塗以膏及秀廢與諸儒

脩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其月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官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故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十

縣學惟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子殷盛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乃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脩律令始文帝時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稟皆發於炫弘嘗問炫曰素周禮士多而府

史少今令史百陪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
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
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
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
若此相懸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時令史從
容而已今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
十三府行臺連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
其繁一也往者州惟置綱紀郡惟置守丞縣惟令其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

具察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令則不然
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
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
得乎弘善其言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
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界去任還至長平奉勅
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遂罷之歸河間時盜賊蜂起
殺食踊貴經藉道息教授不行炫妻子相去百里聲聞
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

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徽美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
先進徒以日迫桑榆故友飄零門徒而散若溘死朝露
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使
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
為慈親所恕極捷未嘗加從學為明師所矜極楚弗之
及暨于敷叙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
幼弱樂叅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
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

其大幸有四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為父兄所
饒廁縉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
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奈
徒勞之職久執域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
筆立身立行慙惡實多啟手啟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
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駟比
翼鴻鵠整紬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詣
君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畫漏方盡大幸已

嗟退及初服歸骸故里既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
 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待車無事為貴其幸四也仰
 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
 蕪穢馳騁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
 願遂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脩於當時業不
 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
 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守
 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

破炫饑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
 變閉門不納時夜寒以凍餒死門人謚宣德先生炫性
 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
 是官途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政味十卷五經正
 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
 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
 著文集並行於世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
 冲王孝籍並知名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
 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決講論暉辯博無能屈擢為
 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秘書學士
 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行於世
 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
 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冲字叔玄吳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

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
 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
 諒侍讀
 王孝籍平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遍治五經頗有文翰
 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劼修國
 史劼不之禮在省多年不免輸稅鬱鬱不得志奏記於
 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瘡膚則申旦不寐饑寒切
 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為感况懷抱

之內水火鏽脂膏賤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錯舌絨唇吞聲飲氣哉伏惟明尚書公咳唾足活涸鱗吹噓可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跌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喬樹之枝沒於深泉之底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露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寒暑違闕鬻臂為期前途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五

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免發梅福之狂非仙能避營魂且散恐莖子無徵齋恨入冥則虛緣思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為之不樂也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寔之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以不世出逢不萬一小人所以為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為明尚書不取也夫官不稱能士未申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倘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託

志於前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玷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為累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學業竟不能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於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司馬光文中子補傳曰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遠祖蚪齊高帝將受宋禪害表梁蚪由是奔魏魏孝文甚重之累官并州刺史始家河汾間三世孫隆字伯高即通父也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五

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發號施令不盡稽古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不甚達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璜受禮於河東闕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業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名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

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
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
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
曲有先人敝廬足庇風雨薄田足以饗粥願明公正身
以治天下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
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
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
侯大將軍賀若弼帝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十一

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遊於藝弼不悅去通謂門人
曰夫子矜而復難乎免矣納言蘇威好畜古器通曰昔
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
通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
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
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
見劉孝標絕交論曰任公不可謂知人見辯命論曰人
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

漢文所難也廢肉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
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棄義若何通曰捨所
爭取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
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
怨曰不爭又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又
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
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
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三十二

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
顏如也通曰封禪非古其秦漢侈心乎又曰周公之志
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又曰易樂
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利必平重
歛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
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
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

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並先人事而後爰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謂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終於家門人謚文中子 杜淹王通傳曰通始生父隆並之遇坤之師獻兆於祖僕僕曰素王之卦也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隆嘆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守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嘆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通獻太平策於隋文帝帝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入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丕斷兮勞身而飛大業元年徵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家於河汾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遺風先君所懷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

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

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餘受業者蓋千餘人通之教興於河濱雍雍如也江都難作通有疾名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名我也吾不起矣寢疾七日終 柯維騏通傳曰通講學之暇負耒躬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職也楊素遺以食經曰含糗糝藜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吾不可勞人逸已里人化之而爭為息焉通之卒也門弟子議曰仲尼既沒文不在茲守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文中子 愚按隋書北史皆無通傳竊疑唐初作隋書者乃魏徵陳叔達等皆云遊通門牆何故不為立傳惟宋初作唐書於通弟王績通孫王勃通五世孫王質傳內為闡揚不絕或謂唐初撰隋書者忌通才故抑之或

謂長孫無忌憾其弟御史疑故抑之當時畏無忌故不敢傳通皆莫可考善守司馬溫公之言曰通誠好學篤行之儒惜自任太重子孫譽之太過使後人莫敢信予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於篇今更簡得杜淹柯維騏所作通傳內為溫公所遺者亦摘錄於後補二史闕云

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聖

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已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皆稽古之力也然遠惟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昏明於往昔在用與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或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見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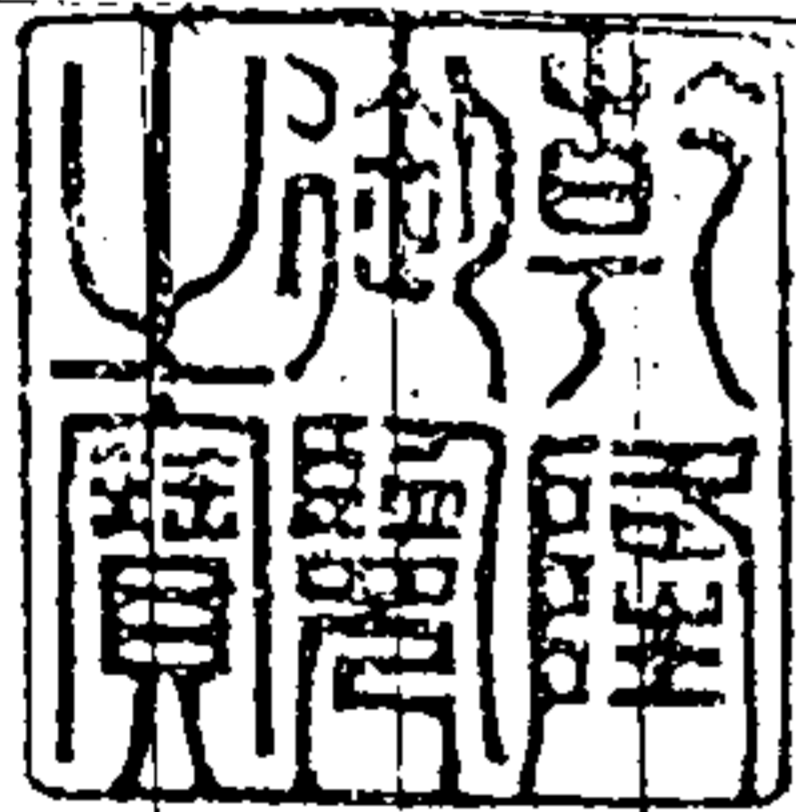
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至若劉焯德冠播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究幽微鈞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一人而已劉焯學寔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哉成義說文雅過之並時不我與餒棄溝壑斯乃子夏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孝籍徒離騷其文尚何救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一

聖

王通遺於前而補於今死而遇合亦有時乎則生前之學業可推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二

明李清撰

北史八十六



邢邵

魏收

祖鴻勳

李士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樊遜

荀士遜

王褒

庾信

顏之推

柳勣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諸葛頴

王貞

虞綽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常德志

尹式

劉善經

孔德紹

劉斌

崔頤

王頴

祖君彥

鄒道元邢邵魏收崔頤王頴皆不列文苑今改

入

題文苑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為用大哉述聽三古彌綸百代若乃墳素所記靡得而

云典謨已降遺風可述至於制禮作樂騰實飛聲善乎

言之不文行之豈能遠也是以曲阜之多才多藝監二

代以正其源闕理之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用能

窮神知化稱首千古經邦緯俗歲用百代斯古聖人

述作也逮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之

異漆園黍穀名法兵農之別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考

其遺跡賢達之流乎其罹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

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
闕之下奮迅泥滓自敢清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
千載往往有矣漢自孝武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
林而二馬王楊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
者成市而班傳張蔡為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
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泝之思挺棟幹於鄧林
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
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奏易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之用無爽九源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斯為
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偽相屬生靈塗炭故文
章黜焉其能潛思戰爭之間揮翰鋒鏑之下亦往往間
出矣若乃魯微杜廣餘光尹弼之儔知名於二趙宋該
封樂朱彤梁謙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
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
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於朔方之地葢爾夷俗胡義同
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

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
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
許謙崔宏宏子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
茂詞義典正有永嘉遺烈焉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
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運高遠豔藻獨構衣冠仰止
咸慕新風然律調頗殊曲度遂改辭罕泉源亦多冒臆
雅言麗則之奇綺合繡聯之美眇歷歲年未聞獨得既
而陳郡袁翻河南常景晚拔疇數稍革其風及孝明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
其然乎于時陳郡袁翻翻弟躍河東裴敬憲弟莊伯莊
伯族伯弟茂范陽盧觀弟仲宣頓丘李諧渤海高肅河
間邢臧趙國李騫彫琢瑤瑤刻削杞梓並稱龍光俱為
鴻異樂安孫產舉濟陰温子昇並自孤寒鬱然特起咸
能綜採繁縟興屬清華比於建安之徐陳應劉元康之
潘張左東各一時也有齊霸業云啟廣延髦俊開四門
以賓之頓八絃以掩之鄴都之下烟霏霧集河間邢子

才鉅鹿魏伯起范陽盧元明鉅鹿魏季景清河崔長儒河間邢子明范陽祖孝徵中山杜甫玄北平陽子烈並其流也後有范陽祖鴻勳亦參文士之列及天保中李愔陸印崔瞻陸元規並在中書參掌綸誥其李廣樊遜李德林盧詢祖盧思道始以文章著名皇建之朝常侍王晞獨擅其美河清天統之辰杜臺卿劉逖魏審亦參詔勅自李愔已下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闕涉軍國文翰多魏收作之及至武平李若荀士遜李德林薛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衡並為中書侍郎典司綸綍後主雖溺於羣小然頗好詠詩幼時嘗讀詩賦語人云終有解此理否初因畫屏風勅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書以充圖畫帝彌重之後復追齊州錄事參軍蕭愨趙州功曹參軍顏之推同入撰錄猶依霸朝為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欲更廣其事又因祖珽輔政愛重之推又托鄧長顓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珽奏立文林館於是更召引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珽又奏撰

御覽詔珽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令崔劼散騎常侍張彫虎中書監楊休之監撰珽等奏追通直散騎侍郎韋道遜陸又太子舍人王劭衛尉丞李孝基殿中侍御史魏澹中散大夫劉仲威秦國子博士朱才奉車都尉陸道開考功郎中崔子樞左外兵郎薛道衡并省主客郎中盧思道司空東閣祭酒崔德立太傅行參軍崔德太學博士諸葛漢奉朝請鄭公超殿中侍御史鄭子信等入館撰書并勅放愨之推等同入撰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復命散騎常侍封孝琰前樂陵太守鄭元禮衛尉少卿杜臺卿通直散騎常侍楊訓前南充州長史羊蕭通直散騎侍郎馬元熙并省三公郎中劉珉開府行參軍考師上溫君愨入館亦令撰書後復命特進崔季舒前仁州刺史劉逖散騎常侍李孝貞中書侍郎李德林續入待詔尋又詔諸人各舉所知又有前濟州長史李肅前廣武太守魏審前西兗州司馬蕭澁前幽州長史陸仁惠鄭州司馬江旰前通直散騎侍郎辛德源陸開明通

直郎封孝憲太尉掾張德冲并省右戶郎元行恭司徒
戶曹參軍古道子前司空功曹參軍劉顛獲嘉令崔德
儒給事中李元諧晉州中從事陽師孝太尉中兵參軍
劉儒行司空祭酒陽辟彊司空事曹參軍盧公順司空
中兵參軍周子行開府行參軍王友伯崔君洽魏師審
並入館待詔又勅僕射殷孝言亦入焉御覽成後所撰
錄人亦有不得待詔付所司處分者凡此諸人亦有文
學膚淺附會親識妄相推薦者十三四焉雖然當時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七

筆之徒搜求略盡外如廣平宋孝王信都劉善經輩三
數人論其才性入館諸賢亦十三四不逮之周氏創業
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
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
之建言務存質朴遂據批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辭有師
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
邁渚宮雲撒

周書曰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物於廟堂者

衆矣惟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一代是時世宗雅
辭雲委膝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如布衣交
由是朝廷閭閻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
陵仰嵩岳川流宗溟渤也

梁荆之風扇於闕右狂簡之徒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
所取裁夫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
序蓋文之所起情發於中而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
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八

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
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
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
詠歌此南北詞人得失大較也若能撮彼清音簡茲累
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梁自
大同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
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鏡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
尚清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亦亡國之音也隋文

初統萬機每思斲彫為朴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
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
有非輕側暨乎即位一變其體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
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
在騷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
自東帝歸秦逮青蓋入洛四隩咸衆九州攸同江漢英
靈燕趙竒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刈其楚
片言無遺潤水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乎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之文人見稱當世者則齊人范陽道思道安平李德林
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陳人會稽虞世基
河東柳誓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
騁龍光並驅雲路矣魏書序袁躍裴敬憲盧觀封肅邢
臧裴伯茂邢昕温子昇為文苑傳今唯取子昇餘並各
附家傳齊書序祖鴻勳李廣樊遜劉逖荀士遜顏之推
為文苑傳今惟取祖李樊荀餘亦各附家傳周書不立
此傳今取王褒庾信列於此篇顏之推從齊入周故列

王庾下顏之儀之推之弟故列之推末隋書序劉臻崔
鏡王頊諸葛頊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虞自直潘徽為
文學傳今檢崔儵王頊孫萬壽各從其家傳其餘編之
此篇并取許善心柳誓明克讓冠之於此以備文苑傳
云

鄴道元字善長范陽涿鹿人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執
法清刻太太傳據引為治書侍御史後彪為僕射李冲
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景明中為冀州鎮東府長史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史於勁順后父也西討關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
為政嚴吏民畏之姦盜逃於他境後試守魯陽郡道元
表立蠻序崇勸學數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
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
不敢為寇延昌中為東荊州刺史威猛為政如在冀州
蠻人詣闕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寇淵淵已遣戍兵七十
人道道元還京二人並坐免官後為河南尹孝明以沃
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為

州其郡縣咸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
馳驛與大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會諸鎮叛不
果而還孝昌初梁遣將攻揚州又刺史元法僧反於彭
城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依僕射
李平故事軍至渦陽敗退道元追討多有斬獲後除御
史中尉道元素有嚴威之稱權豪始頗憚之而不能有
所糾正聲望更損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
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常匿悅第時還其家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十一

元憲訪知收念付獄悅啟靈太后救赦念道元遂盡其
命因以劾悅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侍中城陽
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寶夤慮道元
圖已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於陰盤驛亭亭在
岡上常食岡下之井穿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
遂踰牆入道元與其弟道缺二子俱被害道元瞑目叱
賊厲聲而死寶夤猶遣斂其父子殯於長安城東事平
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道元好學歷覽

奇書注水經四十卷

遇按道元所注水經雋妙絕倫宜入文苑丘念之誅
亦其快舉不知魏收何見乃謬置魏書酷吏傳北史
削而別之有以夫雖然以道元罵賊隕身雖謂之節
義亦可

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
篤睦時論薄之

又有楊銜之銜之北史與魏書皆不載東魏時官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十二

軍府司馬所著伽藍記因地及人因人及事魏季軼
事多賴以傳若其辭思綺麗雖南之六朝不過也其
序曰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代之言並理在人區至
於一乘二諦之原三明六通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
記自頂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
紺髮之形邇來奔競其風遂廣至晉永嘉惟有寺四
十二所逮皇魏受國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逾盛
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履庶士豪家捨資財若遺跡

於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競模山中
之影舍利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豈直木衣
綈綉土被朱紫而已哉暨永熙多難皇輿遷鄴諸寺
僧尼亦與時徙至武定五年歲在丁卯余因行役重
覽洛陽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墻
被蒿艾巷羅荆棘野獸穴於荒堦山鳥巢於庭樹遊
兒牧豎踰躅於九達農夫耕稼藝黍於雙闕麥秀之
感非獨殷墟黍離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

千餘寺恐後世無傳故撰斯記然寺數最多不可遍
寫今之所錄止大伽藍其中小者取其詳世諦事因
而出之先以城內為始次及城外表列門名以遠近
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
記成時人皆寶之初考明神龜間比惠生燉煌人與
宋雲同使西域街之又採惠生行記與雲家傳附是
記末云

愚按鄴道元之入酷吏楊街之之無傳皆魏收忌才

大不然水經注與伽藍記何以至今津津焉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世居江
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少曹避難歸魏遂家於濟英
宛句父暉兗州左將軍長史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
蘭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
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
景見而善焉故詣深而謝之且曰頃見溫生深怪問景
曰溫生是天才士深由是稍知子昇熙平初中尉東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十四

王匡博召辭人充御史同時射策八百餘人子昇與盧
仲宣孫寡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時豫選者紛呶匡使子
昇當之皆受屈去寡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皆子昇遂
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糾文皆委焉以憂去任
服闋還為朝請後李神雋行荊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
徵赴省神雋長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
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數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
失於是選員及廣陽王深在東北道行臺召子昇為郎

中黃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啟皆答之敏速獨於深沉思
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
絹四十疋深軍敗子昇為葛榮所得榮下都督和洛興
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之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
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
讀書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子昇為南主客郎中修
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擢
楚子昇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孝莊曰當世才子不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十五

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故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
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
豈懷前忿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
已見之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北海王元顥入洛
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度對曰主上
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顯今入人情未新安若往討之
必有征無戰王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
此北度竊為惜之天穆善而不能遣子昇還洛顯以

為中書舍人孝莊還宮為顯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
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
仍舍人及帝殺爾朱榮子昇預保當時赦詔子昇詞也
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字子昇色不變曰勅
榮不視爾朱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
人累遷散騎常侍後領本州太中正梁使張臯寫子昇
文筆傳於江外梁武補之曰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
辭人數窮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十六

新語補曰庾信至北惟受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
問北方何如信曰為寒山一片石堪共語耳
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子
昇文也濟陰王元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
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合任吐沈
楊惜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
惟邢子才王元景溫鵬舉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
為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

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通峭難為文襄館客
元瑾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怙怩乃推陸
操馬及瑾與劉思逸荀濟等奉詔圖文襄

本史奉詔作亂今正之

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作神武碑既成餓諸晉陽獄
食弊襦死棄屍路隅沒其家口太尉常史宋游道收葬
之又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
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十一

終致禍敗

愚按魏孝莊之殺爾朱榮也高澄以子昇曾與謀故
疑之蓋以孝莊况孝靜以榮自方也雖然子昇之兩
被此名榮哉魏收深險致敗數語吾無取焉

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有文才年二十餘卒

邢邵字子才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河間鄭人父
蚪見別傳少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
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

明強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
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時名勝
專以山水游宴為娛不暇勤業嘗霖雨乃讀漢書五日
略能徧之遂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無遺文章典麗
既瞻且連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
裴伯茂從兄杲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
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夕奴行諸人求詩
不得邵皆為誦之諸人或不承詩人還得本不誤一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九

皆方之王祭吏部尚書隴西李神雋大相欽重引為志
年交釋巾為魏宣武挽郎再遷著作佐郎深為領軍元
叉所禮叉新遷尚書令神雋與陳郡袁翻在席叉令邵
作謝表須臾便就以示諸賓神雋曰邢邵此表定使袁
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
後文雅太盛邵彫蟲之美獨步當侍每一文出京師為
之紙貴讀誦徧遠近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
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瞻深共嫉之每洛中

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集賓
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為讓表乃命邵作之
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當客作章表自置黃紙
寫而送之邵恐為翻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鎮
青州啟為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
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宏麗及爾朱兆入洛
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節閔以為散騎
常侍孝武初勅令恒直內省給御食令覆案尚書門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九

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則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
酒

如藍記曰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子才謨訓上庠罰

惰賞勤專心勸誘儒風復盛

以親老還鄉

如藍記曰子才以母老辭孝武帝不許子才詞情懇

至涕淚俱下乃許之王侯祖道若漢送二疏

詔所在持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

憂哀毀過禮

愚按過禮下有誤入李崇興禮樂一疏今改正

遷鄴後與梁和妙簡聘使邵與魏收及從子昕被徵入
朝當時文人皆邵之下但以不持威儀名高難副朝廷
不令出境南人曾問賓司邢子才故應是北間第一才
士何為不作聘使荅曰子才文辭實無所愧但官位已
高恐非復行限南人曰鄭伯獻護軍猶得將命國子祭
酒何為不可邵既不行復請還故鄉齊文襄在京輔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十

徵之在筵為賓客除給事黃門侍郎與溫子昇對為侍
讀文襄富於春秋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名賢詢訪
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文襄甚親重之多別引
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謂暹無所知解文襄
還以邵言告暹并道此漢不可親近暹銜之邵奏孝靜
發勅用其妻兄李伯倫為司徒祭酒詔書已出暹即啟
文襄責其專擅

愚按本史之於四文襄也一誤作武帝二誤作宣武

今皆改正查北齊書無此一則其誤可想

伯倫官事便寢邵由是被疎後除驃騎西兗州刺史在

州有善政將鼓不鳴吏民姦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

陶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東脯邵逼夜

攝令未明而去責其取受舉州不識所以在任毫不營

生產唯南兗糴粟就濟陽食之邵繕修觀宇頗為壯麗

皆為之名題有清風觀明月樓而不擾公私惟使兵力

兗州吏民為立生祠并勒碑頌德及代吏民父老及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二十二

嫗皆遠相攀追號泣不絕至都除中書令舊格制生兩

男者賞羊五口不然則絹十匹僕射崔暹奏絕之邵云

此格不宜輒斷句踐以區區之越賞法生三男者給乳

母況以天下之大而絕此條舜歲金於山不以為乏今

歲於民復何所損又準舊皆訊囚取占然後送付廷尉

邵以為不可乃立議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丞相不問

聞人虞官弓招不進豈使尸祝兼刀七之役家長侵鷄

犬之功詔皆從之除太常卿兼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

時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並文學

之首當世榮之初文襄往晉陽

北史載幸晉陽而不知為誰簡北齊書乃知為文襄

非天子不稱幸故為正之據此段文義宜在先北史

蓋取他書與齊書雜採之故無倫序也今加一初字

先後稍符

途中頗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為

序及至宣崩凶禮多見訊訪勅撰哀策後授特進卒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二十三

率情簡素內行修謹兄弟親嫻間稱為雍睦博覽墳籍

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指要吉凶禮

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

故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

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温子昇為文士冠謂之温邢

伽藍記曰天平初遷鄴民訟殷頌前格後詔自相予

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勅子才與温子昇撰麟趾

新制十五篇省府州郡用以決疑

鉅鹿魏收雖天才艷發而年事在二人後故子昇亡後方稱邢魏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落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傾接對客或解衣覓虱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笑曰何愚甚之天下書至死讀不可徧安能校也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二十三

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疎未嘗內宿自言嘗晝入內閣為犬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性好談賞不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慈慈愛特深在兗州得都信知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為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救淚而已其高情達識東吳以還所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行世邵世息大寶有文情孽子大德大道路不識字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父子建見前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板為之銳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宴獲免吏部尚書李神雋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立妙簡近侍詔收為封禪書收下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四

便就不立藁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速典起居注并修國史俄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陵從齊神武入朝熏灼於是收初不詣門陵為帝登阼敕云朕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告之陵深忿忌時節閔遇弒令收為詔陵乃宣言收於普泰世出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為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為逆

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為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持帝嘗大發士卒狩嵩山南旬有六日時大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默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襄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免耳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帝敕收為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問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二十五

相國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之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不敢辭乃為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陽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時帝與神武隙以疾固辭乃免舅崔孝芬怪問之收曰懼懼有晉陽之甲尋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聘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及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

為鄰國所重梁武因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如何耳收在館買吳婢入館其部下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館司皆為獲罪人稱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游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臺久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為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筭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二十六

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其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知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在收前然收常欺忽之初赴并時有頓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諧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望穎脫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文襄曰

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載非收不可文
襄乃啟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孝靜宴百寮問何故名
人曰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禮俗云正月
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
日為馬七日為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惡焉自魏梁和好
其國書每云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後梁書至乃
去彼字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
內清晏今萬國安和後梁復書遂依為體神武入朝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一

靜授相國固讓令收為啟啟成呈上文襄時侍側神武
指收曰此人當復為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
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為吏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
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餉否因共大笑仍謂收曰
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為勤勞我後世
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著作郎收昔在京洛
輕薄尤甚號驚蛺蝶文襄曾游東山宴飲文襄曰魏收
恃才使氣卿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

理屈已倒惜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
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
稱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悞應聲曰魏收在并作
一篇詩對眾讀訖云雖打從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
辦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文襄喜曰我亦先聞眾人皆
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冠南
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為檄五十餘紙不日就又檄梁
送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喜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二

魏收集載其全文今撮其略曰侯景微蔑小豎叨竊
名器本出爾朱義旗初舉羣胡覆族雖狐祭首丘事
非小人而忘恩背本景為先至丁公之戮時有未可
遂容以悔非任以將率庶指蹤投縶駕馬或擒而歲
往年徂略無可紀反圖逆節委身賊鹵指西曲躬又
手欣同鱗水寵之大方外曰臣主內深骨肉拯其鼎
鑊之命全其齏粉之酷時不暇浹翻然易慮還相掩
擊事劇仇讐反覆剽獲莫非此類至於老母暮倚少

弟升岡妻望行夫子號出父食毛之屬咸為忍心景
忽若草芥棄如塵垢任其斷截之誅安其烹斬之痛
獸心人面華夏同讐首領無地進退途窮遂聘邪說
自托左右而彼方上下圖浮芥小利忘丘山大禍崇
飾土偶被以玄黃蚊攢蚋集侵竊邊鄙遂置壇命將
引營就道一朝指揮倏忽千里天兵之鼓未鳴眾軍
之旗據接而荆揚烏合一朝崩解宗親節將咸見擒
束痛辱可哀其利安在覆師喪旅禍本可尋景棄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九

趨末背國違鄉部下數千屈逼羅網離親懷土一日
三秋豈能搖足東上邊赴彭城天奪彼魄信納虛誘
兩端已見故態未除今知東南滌蕩睢潼清復梁之
喪師單輪不返勢窮援盡必至滅亡愚小猜驚將興
異計必當招結僉楚扇合無賴上或憑陵乘疾專擅
縱橫下則鳴峙淮淝覲覲叛渙老病姦回不虛然也
夫量材受任必原其始景棄同即異捐親背德於我
尚反目而去在梁則何施可懷而假威凶險授柄奸

回欲求肝胆之誠更啟危亡之禍昔田假英人樊於
期壯士窮而歸我許以入懷景竦愕狗子攪亂四國
棄若狐雛何足戀戀若抽薪止沸剪草除根返國姦
於司敗歸侵地於玄武悔非知罪恭承德音苟違之
者無貽後悔

愚按魏收此移可與杜弼一檄並稱先見故節而存
之

孝靜曾季秋大射普命賦詩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九

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謂人曰在朝令有魏收便是國
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時使子才子昇有作
然詞氣並不及收吾或意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
收呈草皆周悉此亦難有又勅兼主客郎接梁使謝琿
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為合州刺史文襄救
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乃率部伍西上州刺史崔聖念又
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微恨尺書徵
建鄴未郊耳文襄遇害文宣如晉陽令與崔門郎崔季

舒高德正吏郎中尉瑾於北第參轉機密轉秘書監兼
著作郎時齊將受禪楊愔奏置收別館令撰禪代詔冊
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
著作郎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優以祿力專在史
閣不知郡事初帝令羣臣各言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
觀早成魏書故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為總
監署名而已帝敕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
官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後崔浩典史游允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一

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其業浩為編年體彪始分
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
注書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下訖孝明
事甚委悉濟陰王元暉業撰辯宗錄三十卷收於是與
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馬辛元直國子博士刁柔裴
昂之尚書郎高孝幹專總斟酌以成魏書辯定名稱隨
條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上之凡
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

愚按魏收作魏書時計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成
久必有流傳北地者故所記島夷傳多實間加文致
耳獨宋書索鹵傳與南齊書魏鹵傳多虛蓋因魏書
成於北齊時約等皆未見此索鹵島夷兩傳虛實之
辨也聊識於此

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
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歷二卷禮樂四卷食貨
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二

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為十二表其史三十五
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啟皆獨出於收收
所引史官恐其陵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者房延祐辛
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
業見知不堪編緝高孝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宗祖
姍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收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
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接
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修國史得陽

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父
固魏世為北平太守以貪虐為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
在魏起居注收書云固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又
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為賊收以高氏出自爾
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有云若修德義之
風韓彭伊霍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
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
或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三

毀收皆隨狀荅之獨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
頓丘李庶家傳稱其本梁國家人故斐庶譏史不直

三國典略曰斐庶等與收面相毀辱無所不至

收性急不勝其憤啟其欲加屠害帝大怒親自詰責斐
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
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
親乃為傳首收曰綽雖無位道義可加所以合傳帝曰
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為綽讚稱有道德帝曰

司空才士為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為人作文章道
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
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諉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
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哂
騰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臣博義聽有家事者入署不
實者陳牒衆口誼然號為穢史投牒者相似收無以抗
也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勢傾朝野與收皆親
收為兩家作佳傳故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四

文宣世更不重論

三國典略曰高德正言於齊主曰國史一定當流天
下人情何由悉稱諉者當加重罪不然不止齊主於
是禁止諸人

又尚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
功於魏室惜嘗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但恨論及諸家
枝葉親姻過為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
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

遇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修律令

三國典略收嘗在議曹與諸博士引據漢書書論宗廟事博士笑之收便忿取韋玄成傳抵之而起博士夜共披尋遲明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惜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帝曾游東山敕收作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訖辭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五

宏壯帝對百寮大嗟賞之

三國典略載詔曰朕志清四海叢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水汾流成船晉地便當躬先將士馳入玉壁徑掩長安梟首凶首朕與梁國舊敦好睦近聞奸計乃欲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邁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書成齊主覽之於凶首下足二言曰雖葦山沒水終不足救於是遣上黨王渙

西侵

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皆綠夫家坐事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嬖不平乃故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申意文宣每酣宴輒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當傳位常山收謂惜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下疑貳但恐國家不安耳惜以收言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六

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侍從適皇太子納鄭良娣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否收曰良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綠此毀去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飲妃母宋氏薦二石榴於前帝問曰人莫知其意乃投之收曰石榴房中多子蓋新婚故妃母欲子孫衆多耳帝大喜語收曰卿還將來仍賜美錦二疋十年除儀同三司帝一日飲醉授

口勅以收為中書監命中書郎李暗於樹下造詔惜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久未就比成帝已醒遂不重言惜仍不奏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休之參議吉凶禮并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中宰事命收居禁中作諸詔文積日不出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時昕弟晞親密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典誥詔於晉陽收留鄴蓋晞所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一

也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為著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伯起不免發背耳時詔議二王三格收執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為二王通曹備三格詔問諸禮官皆執鄭玄五代議孝昭后元氏也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欲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謂徒

置秘閣外人無由見乃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欲寫者聽之清河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義雲長於斷割乃虚心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為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比溫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醉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加訾毀各有朋黨收每陋邵文邵曰江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二

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

三國典略曰收言及沈休文集毀短之徐之才怒曰卿讀沈文半不能解何事論其得失謂收曰吾當與卿談收去避之

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然邵收所好各別

顏氏家訓曰邵服約輕昉收慕昉毀約

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問僕射祖珽珽答曰見邢魏

臧否即任沈獲劣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邵雖有一二
首又非所長常云能作賦者始成大才士自武定二年
後國家失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
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下筆同宿構敏速之工邵子昇
不逮也其參議典禮與邵相埒其年以遇崐崙船至得
奇貨探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
年起除清都尹尋遣黃門郎元文遥敕收曰卿舊人事
我家久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為尹非謂美授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三十九

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待十月當
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祿大夫二年行齊州刺史
尋為真收以子姪年少申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
曾覽管子之書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
期之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能
及追而味之喟然長嘆若夫岳立為重有潛戴而不頌
山巖稱固亦趨負而不停呂梁獨沒能行歌而匪惕然
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九陔方集故眇然而迅舉五紀

當定想官乎而上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俞固乘
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彼期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
必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間勞
死生之地攻以嗜欲牽以名利於是乎矯奢乃作危亡
旋至然則上智大賢惟幾惟哲或出或處不常其時其
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
諛訥無所先稱肉度骨膏唇挑舌怨惡莫之前勲名共
山河同久志業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游刃若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四

逮於厥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騫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
而謂寒包溪壑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而影曲
嗟乎膠漆詎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化榮而就辱欣
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魅魂沉狴獄詎非足力
不强迷在當局孰可謂車戒前頃人師先覺聞諸君子
雅道之士游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
弟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
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愠喜言行相顧慎終猶

始有一子斯鬱為羽儀恪居喪事知無不為或左或右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進忘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產微萬鍾之秩投烈風之門赴炎火之室載蹶而墜其貽宴或躄乃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福事不可不密牆有僂冠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強梁人囚徑挺幽奪其魄明天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昂為已作私玉非身寶遇緇為紺踰藍作青持繩視直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四十二

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庶免於辱是以為必察其機舉必慎於微知幾慮微斯亡則晞既察且慎福祿攸歸昔遠瑗識四十九非顏子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可大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望暮而萎夫奚益而不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欲多利不欲大惟居德者畏其甚體真者懼其大道尊則羣謗集任重則眾怨會其達也則尼父栖遑其忠也

則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湯厄在前歌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帝復敕更審收又迴換遂為盧同立傳崔綽反更附出楊惜家傳本無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帝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主即位有年疑於赦命乃引收訪焉收固執宜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四十二

恩澤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除之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下事皆由五禮非王不決士開謝而許之多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主之武平三年卒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游每以顏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游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邵從子昕及季景與

收並以文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邢邵十歲邵每曰佛助察人之偉後收稍與邵爭名文宣貶邵曰爾才不及魏收收亦得志自序曰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邵心不許也

顏氏家訓曰并州有一士族好為詩賦誹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釀酒招延聲譽妻明鑑婦人也泣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四十三

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從游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荅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羊頭狗頭頭團鼻平飯房笊籠著孔嘲玎其辨捷不拘若是既緣史筆多憾于人齊亡歲收冢被發棄骨於外竟無子祖鴻勳涿郡范陽人父慎仕魏歷二郡太守皆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祿大夫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或曰臨淮

舉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識之或聞而喜曰吾得人矣後咸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參軍事及赴洛徽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謝恩轉延尉正去官歸鄉里

北齊書載鴻勳與陽休之書曰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西界有鵬山焉其處閑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四頃家先有野舍于斯而遭亂荒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四十四

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動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栢而葱菁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緇襜出藝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

為貴斯以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聲之韁
鑠就良工之劑刷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
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敵精神於丘墳盡心力
于河漢摘藻期之擊繡發議必在芬杳然茲美耳吾
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峰積玉光澤者毀瑤山叢桂
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
士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官位既達聲華
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談應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四十五

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于茲

山莊可辨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巖舒席
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

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趨別緬尋此子杳若天漢

齊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詞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
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齊天保初

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博涉羣書有才思少與趙郡李塞

齊名在邢魏亞而納言敏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世
胄廣獨以才舉兼侍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皆其辭也
齊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
病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
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
今辭君去因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廣雅有
鑒識度量弘遠垣率無私為士流所愛時共瞻遺之賴
以自給竟以疾終嘗薦畢義雲於崔暹廣卒後義雲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四十六

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為序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父衡性至孝父琰亡負土
成墳植栢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學其兄仲以造穰

為業常優撓之遜自責曰為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於

心乎欲同勲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
言遂專心典籍恒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自勸遜貌陋

有才氣屬本州淪陷寓居鄴為臨漳小吏縣令裴鑿蒞

官清苦致白雀等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鑿大加賞重擢

為主簿仍薦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渤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靜默不能趨時者遊常服東方朔之言陸沉世俗避世金馬遂借陸沉公子為主人擬客難制客悔自廣後崔暹大會客大司馬襄成王元旭時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君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為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耶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文襄遇害文宣徙暹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徙居陳留舉秀才時尚書案舊令云下州三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四十七

一舉秀才五年已貢開封人鄭祖獻計此年未合兼別駕王聰抗辭爭議右丞陽裴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非遠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會朝對策至四年五月遜與定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復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焉北齊書載制詔問升中紀號遜對曰臣聞巡獄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衆往帝前王匪惟一姓

陛下馬多冀北將異山西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肴函苑長州而池江漢復恐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今三臺令子六軍良家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鞠石兔山若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紫明堂之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四十八

草射牛之禮七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又問求才審官遜對曰臣聞彫獸畫龍徒有風雲之勢金舟玉馬終無水陸之功是以漢拜丞相便有鍾鼓之妖魏用三公乃至孫權之笑至於時非蹈海而曰羞作秦民事異出關而言恥從衛亂雖復星干帝座不易高尚之心月犯少微終存耿介之志陛下儀天設官象星布職漢家神鳳慙用紀年魏氏青龍羞將改號上膺列宿咸是異人下法山川莫非奇士

朝無銅臭之公世絕錢神之誨與之為治何欲不遂
但使帝德休明自彊不息甲夜觀書支日通奏周昌
桀紂之論欣然開納劉毅桓靈之比終日含弘高懸
王爵惟能是與管庫靡遺漁鹽畢錄無令桓譚非識
官止郡丞趙壹負才位終計掾則天下宅心幽明知
感歲精仕漢風伯朝周真人去而復歸台星圻而還
歛詩稱多士易載羣龍從此而言可以無媿又問釋
道兩教遜對曰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四九

絕涉求難為稱詣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
言取意猶有可尋至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淮南成
道犬吠雲中子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說海
棗之談而燕君齊后秦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
徐福去而不歸藥大往而無獲猶謂升遐倒影抵掌
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壁既返還入驪山之墓
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又未業已來大存佛教寫
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黑以為燒劫之灰春秋夜

明謂是神降之日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
理本虛無示諸方便而妖妄之輩棄家出家寧有改
形易貌有異生人恣意放情還同俗物龍宮餘論鹿
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前墜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
民湘中石鵞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鳥翹和風而杓
轉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於瑤池念求珠
於出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周德上天錫珮實報禹
功二班勒史兩馬製書未見三世之辭無聞一乘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五十

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於沙
汰又問刑罰寬猛對曰臣聞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爰
自末葉法令稍茲秦篆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
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
之若吹毛漢律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
酒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雪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
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鍾繇王朗追怨張倉祖訥
梅陶共尤文帝便謂化屍起偃在復肉刑致治興邦

無關周禮陛下味爽坐朝留心政術若復峻典深文
臣實未悟何則人肖天地俱稟陰陽安則願存擾則
圖死故王者之治務先禮樂如有未從刑乃乃用寬
猛兼設水火俱陳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但令釋
之定國迭作禮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間律令一
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
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楚王錢府不復須封
漢獄冤困自然蒙理號以成康何難之有又問禍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五十二

報應遜對曰臣聞天道秘遠神迹難源乘槎至於河
漢惟觀牽牛假寐遊於上方止逢翟火造化之理寂
寞無傳但秦穆有道勾芒錫祥號公涼德尊收降禍
高明在上定自有知若夫周王漂杵致天之罰白起
誅降行已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郵之戮
還屬武安昔漢問上計不過日蝕晉策秀才止於寒
火前賢往士咸用為難占對失圖伏深悚懼

尚書擢遜第一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率衆南征以

遜從軍明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主岳假遜
大行臺郎中使于江南與蕭修侯瑱和解遜往還五日
得修等報書岳因與修盟於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
官尚書崔昂舉薦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
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許散愁等十一人同被尚
書召共刊定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
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
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相校然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五十三

殺青今所讐校供已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
事見府閣即欲刊定必藉衆本太常卿邢邵太子少傅
魏收吏部尚書辛術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黃門郎司馬
子瑞故國子祭酒李業興並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
從之凡所得別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疑闕時魏
收作庫狄於碑序令遜為之銘

此後本史忽改名稱字今正之

陸印不知以為收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遜代已

作書告晉陽朝士令魏收潤色之收竟不能更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更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選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二人並肩員外將軍遜辭曰門族寒陋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河清初為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轎車嘖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煩君一到數日卒顧方相送葬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五十三

前所逢者遜卒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為主書才名相亞茹瞻字孝博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郎劉直楊愔特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卒於侍御史荀士遜廣平人好學有思為文清典見賞知知音武定末舉司州秀才迄齊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為主書轉中書舍人貌甚陋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臣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適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內人莫不歡笑

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亡年卒

王褒字子深琅琊臨沂人曾祖儉祖騫父規並南史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威儀善談笑博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守舍人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故夫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特相模範遂名亞子雲武帝嘉其藝才以弟都陽王恢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五十四

妻之歷秘書咸安城內史侯景陷建鄴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孝元帝嗣位與褒有舊累遷左丞褒名家文學優贍咸共推挹故位望隆重寵遇日甚而愈自謙損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孝元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後以建業凋殘江殷盛欲安之其政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即都鄢郢嘗召羣臣議之鎮軍將軍胡曾祐吏部尚書宗慄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毅等曰建業王氣已盡又荆南有天子氣遷徙非宜孝元深以為然

復顧問褒褒性謹慎知孝元多猜弗敢公言其非後因清開密諫言辭甚切孝元竟不用及魏攻江陵孝元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

周書曰褒素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厲及朱買臣率衆出宣陽西門大敗褒不能禁乃貶褒為護軍將軍

及冊破從孝元入金城俄孝元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五十五

元及諸文士並和之競為悽切語至此方驗

資治通鑑曰于謹徵太子為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

褒與王克劉毅宗懔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周文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卿等並吾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

亦並荷恩聘忘其羈旅

顏氏家訓曰褒雖以才學被禮猶以攻書崎嶇碑碣間嘗悔恨曰慎弗以書自命

周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談論恒在右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後頗參朝議凡大略冊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五十六

今褒具草東宮既建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讓凡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書並詩

周書載書曰嗣宗窮塗楊朱岐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凡入闕敬承欵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鱉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病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

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鄉服膺高士上
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人每稟丹沙之說頃
年事道盡容髮衰謝云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
繁憂掩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
琨之積愴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
所冀書生之魄來依舊壤射聲之泥無恨他鄉白雲
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
橫集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五七

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于窮谷故人
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帟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
冬清渭北返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
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
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為曹
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為採掇
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偵邕熙並歡衡泌南風雅操
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莫獲難老

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愒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
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為胸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
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遠悲次房游魂不反
遠缺二產骸極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願享
黃髮猶冀蒼雁賴鯉時傳尺素清風明月俱寄相思
子淵子淵長為別矣搦管操觚聲淚俱咽

尋出為宜州刺史卒于位子昂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父肩吾並南史有傳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五八

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
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過人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
子掌管記東海徐擒為右衛率搞子陵及信並為抄撰
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比文並綺豔世號徐
庾體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
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
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命信率宮中文
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象先退臺城陷後

信奔江陵梁孝元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加散騎侍郎聘於西魏屬大軍南伐遂留長安

三國典略曰宇文丞相遣于謹等南伐時信來聘未返丞相問曰我遣此兵馬縛取湘東至關西作博士何如信曰必得之但公後弗為不忠丞相笑而領之江陵平屢遷儀同三司周孝閔踐祚除司水下大夫累遷洛州刺史信為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五十九

十數人武帝惟故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惜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趙膝諸王周旋欵至有若布衣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惟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逮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致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
顏之推字介琅琊臨沂人祖見遠父

北齊書協作總

並以義烈稱世善周官左氏學俱南史有傳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繹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書史無不該洽辭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湘東以為其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少之湘東遣世子方諸鎮郢州以之推為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遇侯景陷郢州頗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偉以免景平還江陵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六

湘東即位以之推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舟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稱其勇決文宣見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內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勅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遂寢後待詔文林館

顏氏家訓曰載時有山東學士與關中太史爭歷內

史牒付議官平之之推曰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渠安肯服且已之舉曹咸以為然獨一禮官恥為此議強加考核機杼既薄為訟人所窺經春涉冬聚議無成始報然退

除司徒錄事參軍之推聰穎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闕明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常侍俄領中書舍人後主時有取索桓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告館中所進文書皆其封署於進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六十二

門奏之待報方出兼善於文字監校繕寫處事勤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為勳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帝幸并州崔季舒等將諫之推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召集諫人之推亦欲喚入勘無名得免尋除黃門侍郎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計無所從之推因宦者侍中鄧長顓進奔陳策仍勸募吳士千餘人為左右取青徐路投陳帝納之以告丞相高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願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

若不可保徐浮海南渡遂不從之推策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

家訓中載之推所著勸學篇曰凡人生世會當有業近見士大夫恥涉農桑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紀姓名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目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哩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六十三

數年勤學長受一生媿辱哉梁朝全盛時貴遊子弟多無學術莫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踏高齒履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倩人答策三九公燕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觀當路乘權不見昔容求諸身而無得施之世而無用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才也自荒亂以來諸見俘虜雖百里小人知讀論語孝經

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免諺曰積財十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如讀書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多見事廣而不知日讀書是猶求飽而倦營饌欲煖而惰裁衣也

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思魯

顏氏家訓載思魯問父之推曰人子當竭筋力以伸供養每課督經史于子安乎之推曰子當以養為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六三

父當以學為教若務先王之道以紹家業藜羹溫褐我自安之

次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為序之推弟之儀別見

柳詵

隋書詵作詵思從隋書詵音辯

字顧言河東人世仕江南居襄陽祖恢南史有傳詵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為著作佐郎後

梁宣帝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梁國廢拜開府為內史侍郎以無吏幹轉晉王廣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士及諸葛頴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

以充學士而詵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令詵為序詞甚典麗初王屬文徵庾信體及見詵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每召入卧內與之飲詵尤俊辨多在侍從有所顧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六四

應答如響性嗜酒言雜諧謔彌為太子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乃為二十卷上之太子大悅賞賜優洽齊輩莫比及嗣位拜秘書監每退朝便命入問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與嬪后對飲時逢興會輒召之同榻共席恩比友朋猶恨不能夜召乃命匠刻木為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詵每月下對飲輒令宮人置於座與相酬酢歡笑從幸揚州卒帝傷惜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詵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李文博博陵人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尤留心道義每讀書至安危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為羽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恒令在廳事惟中披檢書吏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錄如選用疎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文博語輒欣然從之後直秘書內省典校羣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絕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之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廢文博商略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六十五

今政教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即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道衡為司隸大夫遇之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曾詣房玄齡相送出衢路玄齡謂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曰夫清其流者潔其源正其末者端其本今政源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

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諱皆如此類時朝政浸壞人多賦賄惟文博不改其操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內省校書虞世基子亦在內盛飾容服未有知知文博因問其年荅曰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議論何似君乃徒事儀容耶又秦王俊妃生男文帝大喜頒賜羣臣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心悅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當今王妃生男于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六十六

讀史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於世開皇中又有魏郡侯白自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辨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脫不特威儀好為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以我為牛羊下來邪文帝聞其名召與語悅之令于秘書修國史每將擢用輒謂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死時人傷其薄命者旌義記十五卷行於世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高人世仕江左祖僧紹父山賓並南史有傳克讓少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所研精龜策歷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湘東王繹法曹參軍時舍人朱異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有修竹異令克讓詠之克讓攬筆輒成卒章曰非君多愛賞誰貴此貞心異甚奇之仕梁位中書侍郎梁滅歸長安周明帝引為麟趾殿學士武帝即位為露門學士令與太史官屬正定新歷累遷司調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六十七

隋文受禪位率更令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每有四方珍奇輒賜之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士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儀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帝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克讓叔少遐博涉羣書有詞藻仕梁位都官尚書入齊甚為名流王元景陽休之所禮皇建中拜中庶子卒贈中書令揚州司馬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父顯南史有傳臻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綸東閣祭酒孝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平歸魏周冢宰宇文護辟為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隋文帝授禪進儀同三司左僕射高頴伐陳以臻隨軍典文翰墨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又性惚恍耽經覃思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居城南訥居城東臻嘗欲訪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六十八

同家乎從者不知訪訥謂臻還家因荅曰知引之而去既叩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荅曰此大人家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啗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疎故多此類精於兩漢書時稱漢聖開皇十八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諸葛穎字漢丹陽建康人父規梁義陽太守穎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綸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

歷學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蒼雅莊宅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為記室及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幸出入臥內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多所諧毀時謂之冶葛後錄恩舊授朝散大夫帝嘗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後從駕北巡卒於道穎性褊急與柳詵每相忿閱帝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責怒之有集二十卷撰鑿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學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歸里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

隋書載暕書曰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堂聽訟事

絕詠歌攀桂摘詞春言高邈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乏應劉置體闕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銜泌懷寶迷邦狗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子甚飢渴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杯之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隋書又載貞啟曰屬賀德仁宣教須所有拙文孝逸學無半古才不逮人適鄆郢而迷途入耶鄆而失步豈謂橫議過實虛塵覽枉高車以載艦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日背淮千里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出匪黃鍾所諧旦暮却行何前人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

王覽集甚善之賜以良馬貞復上江都賦王復賜錢與良馬未幾以疾還鄉終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父孝曾陳始興王伯茂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傳綽有盛名見綽詞賦歎美之仕陳為太學博士陳亡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累遷著作佐郎與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七十二

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賜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隋書載綽銘詞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丙子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西邁行宮次于柳城縣之臨海頓焉山川明秀實仙都也旌門外設欵跨重阜帳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輕輿警百靈綏萬福踐素砂步碧沚同軒皇之襄野邁漢宗于河上想汾射以開襟望蓬瀛而載佇宵然齊

肅貌屬殊庭兼以聖德遐宣息別風與淮雨休符潛

感表重潤于夷波壁日曬光卿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條焉靈感忽有祥禽皎同鶴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背距鸞翔鳳跼起鴻濶或蹶或啄載飛戢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西王青鳥東海赤雁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基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七十二

岳事乖靈異紀述鄒山義非盡美猶方不泯泯遺文可觀況盛德功成若斯懿鑠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鐫名山安用銘異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怨帝自東征言復禹績乃御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靈武外薄車徒不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還軒遵林並壑停輿海澨駐蹕巖趾宵想遐凝貌屬千里金臺銀闕雲浮岳峙有感斯應靈禽效祉飛來清漢俱集華泉好

音玉響皓質冰鮮狎仁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泯於萬斯年

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于海上以度遼功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于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于綽穎曰麓踈人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貴踞獨虛已禮之與結布衣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誠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可以無咎不然終禍綽不從尋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七十三

告綽以禁內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妾以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欬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徒綽于邊綽至長安忘走吏逮之意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安令辛大德舍歲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者告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為令誅翦羣盜甚得民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妻泣曰每諫

君無匿學士致有今日大德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為人告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詔死罪得擊賊自效信安吏民詣使者叩首曰辛君民命所懸若去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討賊帝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字承基琅琊沂人祖筠父祥並南史有傳胄少有逸才仕陳歷太子舍人陳滅晉王廣引為博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遷京賜天下大酺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七十四

日為五言詩詔羣臣詩成者奏之帝覽胄詩善之隋書載胄詩曰河洛稱朝市肴函實與區周營曲阜作漢建秦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乃西驅展軫齊玉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空蹕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降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荅大鑪

因謂侍臣曰氣高志遠歸之于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

意密理新惟庾自直餘未可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胄性踈率不倫自恃才伐鬱鬱薄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于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徙邊胄遂亡區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

隋書佳話曰帝素忌胄才及誅每誦其佳句曰庭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七十五

無人隋意錄是誰語耶

所著詞賦多行於世凡脊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于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于官

庾自直潁川人父持南史有傳自直少好學沈靜寡欲仕陳歷豫章王叔英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為帝所愛有

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守文化作及逆挾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世

潘徽字伯彥吳郡人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機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中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摠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叔齊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七十六

澹聘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啟于陳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啟不奏澹曰曲禮云主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徽難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同處殊義成通別禮主于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

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于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並為極高尊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闕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改之及陳滅為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常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微于馬上為賦一行賦成名曰述恩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七十一

文又遣撰集字書名韻纂微為之序

隋書載微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義皇出震觀象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跡而取地於是八卦爰始文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焚授河龜威出洛綠縑白檢述勳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示於姬壇吐卷微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如彼其祥瑞如此故能宣流萬代正名百物為生民耳目作後王

模範頌美形容垂芬篆素我王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書早習頗屬懷于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加以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攀枝佇異剖連城于井里貢束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竟琢磨俱報稻梁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鷄火月躔夷則駉駕務隙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巖泉石瑩仁智之心烟霞發文彩之致賓僚霧集教義風靡乃討論羣藝商略象書以為小學之家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七十一

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巧說邪辭遞生同異且文說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說唯別體形尋聲推韻良為疑混酌古會今莫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判清濁纔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卒難為用遂躬紆睿旨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會舊轍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詰訓證以經史備包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為韻纂凡

三十卷勒成一家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微文慙生氣
心若死灰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簡之筆而齊魯富
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諳于索居東里之
才請能加于潤色

俊薨晉王廣復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
一部復令徽為序

隋書載微序曰禮之為用至矣源開三本體合四端
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跡以後稍顯其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七十九

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知也至如
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
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璽印塗
猶防止水豈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澤已哉自世屬坑
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局堂隆之識識專門者
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我王允文允
武多才多藝收杞梓之才闢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
學網羅百氏蹟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于采

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
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郎所校之逸莫
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為質文遞改損益不同明
堂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賀之荅崔譙何
庾之論簡牒雖盈華菁蓋鮮乃以宣條暇日聽訟餘
晨娛情窺寶之鄉凝相觀濤之岸摠括絢素躬披細
縹茭蕪刈楚振領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
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八

邗比星周軍國之義存焉人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
令后睢渙名藩誠復出警入蹕擬乘輿之制度建鞬
載旂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茲未聞典方可韜之
類水副彼名山見刻石之非工唾懸金之已陋是知
沛王通論不獨擅于前修寧朔新書更追慙于往冊
及嗣位微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
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亡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
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

微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微為威定縣
主簿行至隴頭發病卒隋時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孔
德紹劉斌並有才名事多遺逸 常得志京兆人隋秦
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弟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
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尹式河澗人仁壽中官
至漢王諒記室漢王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亦復
有雋才名顯于世 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
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八十二

行於世 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兆縣丞竇建
德署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建德敗為唐所殺 劉斌南
陽人祖之遼南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尉司功
書佐竇建德署為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為劉黑闥中書
侍郎與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崔頤字祖濟博陵安平人父廓另見頤七歲能屬文容
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王俊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
儒定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

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後徵為河南王昭豫章
王暕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弟及昭為晉王轉記室
參軍自此去豫章王王重之不已遺頤書曰昔漢氏西
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
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竊怪之何乃脫略官榮柄
遲藩即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
博聞強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以涉蒙山對梁相
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八十三

之官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
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啟南陽方開東閣
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
池竹之檀欒其崇貴如彼其風流如此幸甚幸甚何樂
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盡
意寧俟繁辭頤荅曰昨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
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
至于五色相宣八音方會鳳鳴不足踰龍章莫之比吳

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能赴節伏惟
殿下道邁東平文高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
華雞樹騰聲鵠池播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絕祖濬燕南
贅客河朔情游本無意於希顏豈有心于慕蘭未嘗聚
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惟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況復
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揚盡棄但以燕求馬
首薛養雞鳴謬齒鴻儀虛班冀阜挾太山而超海北報
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八三

漢文帝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
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
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陛下定鼎嵩維岳神
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帝大悅賜縑二百匹
從駕往太山詔問頤曰何處有羊腸坂頤荅曰臣按漢
書地里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
案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
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八四

瑞唐水丞家門有將相樹宣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名
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
稱王丘陵為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不殞令名楊
脩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豫章得書資以米衣錢帛時
晉即文翰多成其乎王入東宮除太子舍人及元德太
子薨以疾歸家後徵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
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于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
著大領衣帽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頤荅曰謹案

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為煨燼

王頴字景文太原祈人父僧辨年數歲江陵亡同諸兄入闕少好游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兄顓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嘆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三十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頴所為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八十五

子徧記異書以博物稱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嘆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于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頴與相論難詞議蜂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載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太子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頴陰勸諒繕甲兵及文帝崩諒遂舉兵多頴計也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嵩澤將戰頴其子曰氣候

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既而兵敗頴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言不見從至于此不能坐投執以成監子名吾死後汝甚勿過親故遂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過其故人竟為所擒楊素求頴屍得之斬首梟于太原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並因兵亂亡失祖君彥范陽人父玳見別傳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澁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郎陷翟讓因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八十六

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資治通鑑曰君彥博學強記文詞瞻敏吏部侍郎薛道衡嘗薦於文帝帝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耶朕不須此輩煬帝即位尤疾其名依常選調東平書佐校檢宿城令鬱鬱不得志自負其才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後使移檄郡縣數煬帝十罪 舊唐書載全檄今節其要曰自厥初生入樹之帝王以為司牧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黔首馭朽索而同危履春冰而是

惧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躬憂勞切於罪已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胠篋以取神器及昏主纘成狼虎其心始瞠明兩之暉終于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鴆毒禍深菅僕戮酷商臣沉復隳壞盤石勦絕維城唇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八十七

別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為夥首之賢翻見齊襄之恥逮于先皇嬪御並進銀鏤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于詰旦雄雉恣其羣飛袒衣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緬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甘嗜聲伎常屈寤室每藉糟丘斷決敷奏悉皆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醕酏無名襄陽三雅之盃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官掖潛為九市親駕四驢自此商人見

要逆旅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易又聖人本意惟避風雨故瓊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二世是以傾覆而廣立池臺多營宮觀金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使鬼尚難為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徹不過十畝人力所供纔止三日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頭會其斂逆折十年之租扞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于匡床萬戶則城廓空虛千里則煙火斷絕西蜀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八十八

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十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乃廣積薪芻多備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飄風凍雨竊比于先王驅車轍馬跡遂周行于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而歌雲浮東海而觀且且長城之役戰國所為而追蹤秦代板築更興襲其基墟延袤萬里積怨滿于山川號哭動于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北禹貢以為荒服周王

棄而不臣又強弩末矢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詎能動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雖肋啖而何用而恃衆怙力强兵黷武遂令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實為黃池之盟符堅滅身良由壽春之役欲捕鳴蟬于前不知挾彈在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啟沃正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左僕射齊國公高潁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鑊之賜龍逢無罪便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八十九

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彼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而比盛射蒼天而敢欺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販鬻而錢神起論銅臭為公梁冀受黃金之蛇孟他薦葡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在上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壹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自昏主嗣位每歲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廩陪蹕東都守固闕鄉野戰雁門解圍

既立功勳須酬官爵危急則勛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頒金同項王利印方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人死力凡百驍勇誰不讐怨匹夫叢爾宿諾不虧既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突于上國揆偷暴于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披長蛇之毒蒼生慄慄咸憂祀國之崩赤子嗷嗷但愁歷陽之陷且國將改必有常期故識錄云隋氏三十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九十

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攙摛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為義興兼朱雀門燒正陽日蝕狐鳴鬼哭川竭山崩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我魏公姓符圖緯名協歌謠文王厄于羗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天人豹變之初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

翼亮經綸上柱國總管徐國公孟讓柱國歷城公孟陽柱國絳郡公裴行儼大將軍左長史郗元真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復有蒙輪挾輶之士拔距投石之夫驥馬追風英戈照日魏公屬當期運伏茲億兆遂起西北之師將問南巢之罪譬猶瀉滄海而灌殘營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進百道俱前以今月二十一日屆于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等久迷天數敢拒義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迴洛倉北遂來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九十一

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其倒戈之心成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小達等助桀為虐嬰城自固珍滅之期匪朝伊暮然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已先據為日久矣既得迴洛又取黎陽天下之倉盡非隋有足食足兵無前無敵雄才上將受朕專征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其餘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諸軍並衣冠世冑祀梓良才豹變鵠起今也其時鼙鳴鱉應見機而

作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吠堯之犬尚荷王莽之恩仍懷蒯瞶之祿審配死于袁氏不如張洽歸朝范增困于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令不自疑脫猛虎猶豫舟中敵國風沙之人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閻于成事守迷不返爾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意布告天下咸使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九十二

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
新唐書曰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為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跖客可使刺由愧不至世充令撲之既困卧樹下時世充已欲盜隋中悔命醫往視欲其蘇郡將王拔柱曰弄筆生有餘罪乃感其心即死戮屍偃師
論曰古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其言之尚存鄒道元綺思雋語與楊銜之足豎文幟矣溫子昇誅榮一詔義振風霆何羨寒山一片石乎邢子才文宗學府獨秀當年

舉筆任真情無飾智疎通簡易一代模楷也魏收少頗
疎放及折節讀書蔚為偉器學博才橫勒成魏籍追蹤
班馬統而別繁而不蕪但好抵陰私不平之議見于
斯與王 信才名尤為傑出況皆南土風望乎若顏
之揮以 云彬彬矣其貴顯宜哉當夫位下人微居
常向能自達及靈地可握天網俱頓並編湘素成冠辭
林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君子可不務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二

九十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三

明李清撰

北史八十七



閻慶胤

明亮

竇瑗

蘇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張華原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路去病

梁彥光

樊叔略

趙執

公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

劉曠

王伽

魏德深

題循吏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姦禮教以防欲雖為政以德理實殊途百慮一致在斯而已書云知人則哲又云無曠庶官言非其人為空官也睿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嗜欲所召影響從之故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自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為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有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沉浮叔季澆漓奸巧多緒居官蒞職道各不同故往籍述其賢能以彰懲勸之道案魏立良吏傳有張恂鹿生張膺宋世景路邕閻慶盾明亮杜纂裴他竇瑗羊敦蘇淑齊立循吏傳有張華原宋世良郎基孟業崔伯謙蘇瓊房豹路去病周書不立此篇隋循吏傳有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劉曠王伽魏德深其張恂鹿生宋世景裴他羊敦宋世良郎基房豹房恭懿各附其家傳餘皆

依時代編緝以備循吏篇云

張膺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民心

路邕陽平人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蒞政清勤經年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詔褒美之賜龍厩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盾不知何許人為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饑儉慶盾

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困民賴以濟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

明亮字文德平原高昌人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卿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為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所輕軀命微臣所重陛下

方收所重何惜所輕

魏書載宣武笑曰卿欲拓定江表非武莫可定所授是副卿言亮曰臣欲運籌而定何暇武勇帝曰謀勇二事體本相依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云不復假勇亮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遠不得平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轉汲郡太守為政如前舉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遠近卒二郡吏民迄今追思之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軍武其曾孫崇為遼西太守遂家焉父同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爾朱榮官榮留為北道大行臺左丞封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爾朱

世隆等初立長廣王粦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事粦遂禪節閔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時為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溫子昇魏季景李業與並為搃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有清白稱廣宗民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民所懷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相府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是知母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

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思即離仍以母道不告臣所以致惑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為訓誡恐千載之下談者證詳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實所不取

魏書又曰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

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六

欲何之

魏書又曰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註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父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甚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仇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者多

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

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與殺父同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

魏書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駁之瑗言據局判所援文姜莊公事以為隱痛深諱者謂父為齊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言即位非為諱母與殺也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註曰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七

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故曰禮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表明有仇疾告列之理

事竟寢除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而清高之操為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蘇淑字仲和武邑人兄壽興坐事為閹後拜河間太守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為子熙平中襲其爵愚按淑以兄為父遂冒其爵此無行之尤節取可也

後除樂陵內史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後謝病乞解詔聽之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民所思時稱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少明敏有器度累遷齊神武大丞相府屬深被親待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者尋除散騎常侍周文始據雍州神武使華原入關說之周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謂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

北齊書載華原言曰以明公蕞爾關右欲與渤海王抗衡故啻命喻公乃不即改圖轉禍為福反欲賜脅殞首而已不敢聞命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尋悔遺之追不及神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深歎惜及聞其至喜見於色除相府右長史爵新安公後為兗州刺史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威禁境內大賊及

鄰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款咸撫以恩信放歸田里人懷感附冠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約期盡速還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是州境數有猛虎為暴自華原為政州東七十里甌山中忽有六駃食虎咸以為化感所致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祭焉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子宰均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業拒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元韶齊神武擇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勦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為中書令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不自保全惟正與直願君自勉業惟一馬瘦死韶以業

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
韶戲業曰卿欲邀名耶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
欲相賄賂止患無路耳今喚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
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
馬死買肉為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請讓
業尋被諧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
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及韶代還業隨之贈送一無所
受仁之後為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一

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若如公言比來便大屈除中書
舍人文宣初惟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平緩又質
性敦朴無升降之容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
將入內業為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
五穀帝命推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數奏失所帝遣人以
馬鞭擊業首至于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
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
出使得麥一莖五穗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二

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
州有何美政使劉西兗如此欽歎業答曰惟知自修耳
韶為并州刺史業復為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
王岳拜司州牧召為法曹業形短小及謁見岳鄙之笑
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有過軀貌補
河間王孝琬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
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否昨見其國司文
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

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
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民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
吾既為民父母豈可坐視今宜權出庫錢貸民取辦有
罪吾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日郡人迭相弔慰泣
送業度關者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訣攀援號泣
悲動行路詣關訴寃者甚衆敕放還郡父老扣河迎接
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吏民拜謁
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謹上微禮便與吏民俱唱萬歲

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
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大中大夫尋卒業志守質素不
尚浮華後為子結婚當朝肺腑叱羅氏其子以蔭得為
平原王段韶相府行參軍綺襦紈袴出入叱羅家又恃
姻姬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貧居養母齊神武召補相
府兼功曹稱之曰崔伯謙清直奉公直良佐也後歷瀛
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之晉陽勞之曰卿聘足瀛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三

已著康歌督府務摠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
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罷要伯
謙與之舊寮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以雅道自居天保
初除濟北太守思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
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民又改鞭用熟皮
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太守政何
以對曰府君思化古者所無誦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
政退田易鞭布威德人無爭容曰既稱思化何因復威

對曰長吏憚其威嚴民庶蒙其恩惠故兼言之以相府
舊寮例有加授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除
南鉅鹿太守下車導以禮讓豪族皆改心整肅事無巨
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告白鬚公
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巡察恒處上
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晚年好老莊
容止儼然無愠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言不及俗事
士大夫以為儀表卒贈南兗州刺史謚曰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三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強人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
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
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參
軍齊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
嘗有盜長流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
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訊乃別推得元
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妾引賊者曰
爾輩若不遇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

賊瓊至奸盜止息或外境奸非輒從界中行過靡不擒送零陵縣人魏雙成所居於畿內武城交錯及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便釋之雙成云府君捨賊民牛何處可得瓊如不聞密遣私訪別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但云付府君鄰郡富家財物不約而同多寄界內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妖賊劉黑苟搆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四

累者鄰邑伏其德績郡中舊賊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為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托郡縣為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元理研雖為通屢至無由啟口其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事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瓊頴恃年高苦請遂留之置聽事梁

上竟不剖人聞受頴餉瓜欲貢新果及至門問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民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諭之曰兄弟難得田地易求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明兄弟哀叩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居每年春摠集大儒衛觀隆田元鳳等講于郡學郡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皆令儉而喪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兵賦次第並立明式遇調役事必先辨置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皆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災民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欲復推其貸粟網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俱免民戶保安皆撫其子曰府君生汝在郡六年民庶懷之遂無一訟經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五

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獻伯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獻伯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曰若爾黃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敕州各舉清能獻伯以前言恐為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為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情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于瓊遷于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六

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寬耳不縱反逆昂大慙京師為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賊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欺引道俗數伏

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渡淮南歲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往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而齊亡任周為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路去病陽平人風神踈朗儀表壞異齊河清初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敕用士人為縣宰以去病為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取欺然至廉平為吏民歎伏武平四年為成安縣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七

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屬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來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獨不被替代發詔褒揚去病後以尉遲迴事

予簡北齊書傳內獨無此一語疑贅然以尉遲迴事美名也姑仍之

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父顯周荊州刺史彥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疾醫謂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乃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人以為至孝所感魏太統末入太學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秘書郎周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起視事帝見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八

毀甚嗟歎久之後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位進封華陽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隋文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帝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勵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民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帝

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曰臣前待罪相州民呼為戴冠賜臣自分永黜不謂復重收採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帝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莫不喏笑彥光下車發摘姦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十九

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餘並坐廊下有好諍訟情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禮又於郊外祖道并資以財物人皆克勵風俗大改有滎陽人焦通性醜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感悟悲愧若以無所容彥光訓喻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吏吏民感悅略無爭訟卒官贈冀定

瀛青四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謙嗣宏雅有父風歷上饒
二州刺史遷都陽太守稱為天下最微拜戶部侍郎遼
東之役領虎賁郎將為盧龍道軍副會楊元感作亂其
弟虎賁郎將元縱先隸文謙元感反問至而元縱逃文
謙不覺坐配防桂林卒少子文陽初封陽城縣公後為
鷹揚郎將從衛元擊楊元感於東都力戰死贈通議大
夫

樊叔畧陳留人父歡仕魏為西兗州刺史屬高氏專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將謀興復為高氏所害叔畧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
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器之引置
左右授都督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
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園苑監
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

隋書曰叔畧部率精兵身先士卒

以功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
都以叔畧有巧思拜營構監官室制度皆叔畧所定尉

遲迥起兵令鎮大梁

隋書曰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畧擊走之

以軍功拜大將軍復刺史汴州隋文受禪進爵安定郡
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以鄴都俗薄難化特遷相州刺
史取為當時第一降璽書褒美賜以粟帛班示天下百
姓為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拜司農卿
吏民莫不流涕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所種植叔畧別
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所未能決輒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評理雖無學術然闇與理合甚為帝親委高穎楊素禮
遇之叔畧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
方丈備水陸十四年從祠太山至洛陽帝令錄囚徒將
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帝嗟悼久之贈臺州刺史謚
曰襄

趙軌河南洛陽人父肅見別傳軌少好學有行檢周蔡
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隋文受禪為齊州別駕有能名
東鄰有桑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

吾非以求名謂非以機杼物不願侵人在州考績連最
持節使者梁子恭上狀隋文帝賜米帛甚優令入朝父
老將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民交故不敢
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執受飲之至
京詔與牛宏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原州總管召
為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誤暴人禾執駐馬
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吏民間之莫不改操後
檢校硤州刺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五門堰蕪穢不通軌勸課吏民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
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卒于家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
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
時稱為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
聞而召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憂去職開皇初遷
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
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

千數帝聞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帝幸洛陽景茂謁
見時年七十七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嘆久之景
茂再拜曰呂望八十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帝甚
悅下詔褒美加上儀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
民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
秩俸買牛犢雞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巡民家
逐戶入閭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俟於都會時褒揚如
有過惡隨加訓導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
之務後請致仕帝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出使
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就拜淄州刺史賜以
馬輦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良牧大
業初卒官年八十七謚曰康身死日諸州吏民赴喪者
數千入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父季慶青州刺史公義早孤為母
氏所養親授書傳周武帝時召人露門學每月集御前

與大儒講論帝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納中士
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冠將軍隋文作相授內史上
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累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
所獲十餘萬匹帝喜曰惟我公義為能奉國罄心從軍
平陳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合家避之
父子夫妻不相視養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分遣官
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皆以牀輦來安置廳事暑月疫時
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十四

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飲食
病者悉差方召其親戚喻曰死生由命前汝棄之所以
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側若言相染何得不死且病
兒復瘥汝等勿復信之諸病者子孫慙謝而去後有人
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固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
遂革合境呼為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露坐
牢側親自檢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
訟皆不立文案遺當直佐寮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

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
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導人致民係囹圄
豈有禁人有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服後有
欲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小事何忍勸勞使君訟
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滄海皆苦水災
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以獻詔水部郎婁蔚
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絛竹之響仁壽元年追
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十五

入州境預囑之公義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
捨暕銜之暕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宏入為黃門郎因言
公義短竟去官吏民守闕訴冤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
起為司顏大夫檢校右禦衛武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
卒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度立行
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歷宣納上
士畿伯大夫隋文受禪兩遷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郡

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皆廷決遣之不為文書約束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悅服蜀王秀得罪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伏場帝嗣位徵之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牧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拜宏化太守清節愈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宏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二十六

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頴川贊務敬肅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即以旌異焉大業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民夷卒無離判竟以保全及唐兵至長安尊立西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長安拜上大將軍歲餘卒於家時年八十有九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絢為副煬帝

將有事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贊務吏民悅服數載遷為通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惟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吏民哭之數月不息

敬肅字敬儉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頴川郡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二十七

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頴州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放縱者繩以法無貸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老有能名將擢為大守者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優詔許之去官日家無餘財歲餘終于家劉曠不知何許人性謹厚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平鄉令單騎之官民有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

引咎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民感其德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洽諍訟絕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吏民無少長號泣沿路將送數百里不絕遷臨頰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穎言狀帝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多矣卿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頰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為齊州參軍後被州使送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二十八

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次滎陽憫其辛苦悉呼謂曰爾輩犯國刑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授卒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枷鎖亦大苦辛吾欲為汝脫去至京摠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不敢乃悉脫其枷俾授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如致前却吾當為汝等受死舍而去流人感悅依期盡至一無離叛帝聞而驚異召與語稱善久之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廷而赦之乃下詔

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民皆遷善往者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無慈愛民懷奸詐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思遵聖法以德化民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以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雍令政有能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二十九

魏德深本鉅鹿人家于宏農父毗鬱林令德深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令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會與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兼以王綱弛紊吏多賄賂所在徵斂民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所求皆給而民不擾時盜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歲受詔捕盜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民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隣城營造皆聚廳事吏人遽相督責晝夜喧

驚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
恒若無事惟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民勞苦
而在下各謁心常為諸縣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民間
之皆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聲
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
郎趙君實與寶藏交結前後令長皆受其指麾自德深
至縣君實屏處於室未嘗敢出門逃竄之徒來歸如市
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詔許之館陶父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
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民
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合境悲泣從而居者數
百家寶藏深害其能會東恭帝以越王徵兵於郡寶藏
令德深率千兵赴東都俄寶藏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
領皆武陽人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或謂
之曰李密兵馬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
能相禁何自苦如此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

棄去豈以道路艱難乎其得民心如此後與賊戰沒於
陣貴鄉館陶民庶至今懷之

隋書曰時有櫟陽令渤海高士衡蕭令彭城劉高城
臯令弘農劉熾俱有思惠大業末吏民多賦惟三人
清節愈厲風教大洽獄無係囚為吏民所稱

論曰為政之道寬猛相濟猶寒暑迭代俱成歲功然欲
存簡久必藉寬平大致鼓腹之歡小有息肩之惠張膺
等心皆寬仁以至誠待物化行所屬愛結民心故得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三

三

去見思所居而化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然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四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七十六

北史八十八

隱逸

睦夸

馮亮

鄭脩

崔廓

房豹

鄭子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徐則

張文詡

題隱逸

蓋魚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跡者矯以教義之風而肥遯不歸代有其人矣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逝或

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泉石而庇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獨善鮮汲汲魚濟夷情得喪忘懷累有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岩谷惟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宏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按魏書列睦夸馮亮李謚鄭脩為逸士傳隋書立李士諲崔廓鄭子隸徐則張文詡為隱逸傳今以李謚士諲附其家傳其餘並編附篇以備逸傳云

睦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父遷後燕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

為流涕高尚不仕同郡李順願與交夸拒而不許邦國
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交浩為司徒奏徵為
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
留數日惟飲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
能發言其敬憚如此浩後投詔書於夸懷亦不啟口夸
曰桃簡鄉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桃
簡浩小名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魚騎乃以夸騾
內廐中冀相維繫夸遂托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
出關浩知而歎曰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
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
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
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
復書及浩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時乃止歎曰崔
公既死誰能更容睦夸婦父鉅鹿魏寧當時名達之士
未嘗備塚禮情同朋好或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
貴任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釋之年七十五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莫日赴會者如市無子

伽藍記載楊元慎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嶠六世
孫父辭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元慎少有高操任心自
放好遊山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
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石不亂每歎不
得與阮籍同時不願仕宦為中散常辭疾退賢未嘗
脩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
其高義投刺於門元慎稱疾高卧加以意思深長善
於解夢孝昌年廣陵王元洲初除儀同三司摠衆十
萬討葛榮夜夢著衾衣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於
元慎曰三公之祥洲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
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魏書元順傳以
為順夢占亦順
白占未
知孰是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
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稱朱榮誅百官立莊帝
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
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令伯除諫議大夫京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
有功封陽城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
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今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
論之亦為妙著時人譬之周宣及爾朱兆入洛陽即
棄官與華陽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不知所終初梁
陳慶之在洛陽與元慎辨折為所屈及歸特重北人
朱異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謂大江以北皆戎狄之
鄉及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非江東所及安可不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也其為人所重若此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少博覽
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
獲馬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
英之德以時展觀英亡亮奔赴盡哀宣武嘗召為羽林
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使
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
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敬事發連

山中沙門亮亦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
敢還山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
舊居後還山室亮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岩林甚得
栖遊之適宣武給其功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
深等同視嵩山形勝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
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入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
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卒詔
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戒兒子綜殮以衣幅左手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
日乃焚於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
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
視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
服如本惟風吹幅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粟十
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為蟲
鳥盜食皮殼在地亦不傷肌焚燎日有素霧翁鬱回繞
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餘人莫不

不異焉

鄭脩北海人少隱於岐南凡谷中依岩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荐脩孝明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父于元齊燕州司馬廓以孤貧母賤不為邦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卒廓哭之慟為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每家事輒令人詣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形名之理義甚精文多不載隋大業中終於家于頤別見

蹟非隱士五入文學

房豹字仲幹清河東武東人父翼豹體貌魁岸義音俄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往攻之

豹為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

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與壓當之豹白紹宗曰命也在天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去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惟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何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耳未幾紹宗遇溺時論以為知微清河中除謁者僕射拜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雜稽胡豹政貴清靜甚著聲績遷博陵太守亦有能名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遷樂陵太守風教修理稱為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遂還本鄉丘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每牧守出臨必遣致禮官佐邑宰皆投刺中敬終於家無子以兄熊子彥訓嗣彥訓明辨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政

鄭子翻字靈雀滎陽開封人父紹元子翻少有氣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

隋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嶽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乘
驢衣鞮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
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
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談彌
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

徐則東海邳人幼沉靜寡嗜欲受業周弘正善三玄精
於論議聲擅都邑則嘆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
懷栖隱之操杖策入緡雲山後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召來憩於
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惟松水
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刊山立頌初在緡
雲山中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八十當為王者師
然後得道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
象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
行先生履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
冲玄恬神虛白食松餌木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雲

游玉堂而駕龍鳳雖藏名臺嶽猶騰實江淮藉甚嘉猷
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岩穴霜
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道體休愈昔商山四皓輕
舉漢廷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
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
延請想無勞束帛竒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
屈已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年今八十一而王來台
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遂詣揚州王將請受道法則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
儀至五更卒

則至此當知煬帝定非王者徐君之言非也脫此字
龍蛻化而去所云時日不便托辭耳

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王下書曰天台真
隱東海徐先生虛確居中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
身草褐蒲衣食松餌木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
飄然騰氣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

素頻遣使乎遠此延屈與得皮受上法式建良緣至止
甫爾未淹旬日壓塵羽化反真靈府身體柔弱顏色不
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
在雖忘但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
既且騰雲空柳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
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多
見則徒步謂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
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於此然後跨石梁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去不知所之須臾樞至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王聞而
益異之賜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令柳詵為讚

隋書載其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
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貽神玉清石髓
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羸我王遙屬爰感
美誠柱下暫啟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
靈跡曷用摠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

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

穀

張文詡河東人父瑀開皇中為涇水令以清正聞文詡
博覽羣書特精三禮

隋書曰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

隋文帝引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
暉遠等皆推伏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
子禮以所乘馬就學邀之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
人而自致也右僕射蘇威名與語大悅勸令從官固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
應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導人鄉黨皆化之嘗有人夜刈
其麥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盜誓不
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
隣家築墻心有不直詡因毀舊堵應之常患腰疾會醫
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刀所傷至頓伏枕牀醫
者叩首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之隱謂妻子曰吾昨風
眩落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數州縣以為貧素將加賑

恤輒辭不受嘗閒居無事從容而嘆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皆有處所時人方之

閔子齊原憲終於家鄉人為立碑頌號張先生

論曰古所謂隱逸非伏其身不見閉其言不出藏其智

不發蓋恬淡為心不傲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而已

睦夸忘懷纓冕畢志邱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

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致此文詡見

傷無愠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疏莫能貴賤皆可謂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四

樸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潘文籍之美克隆堂構雖父子動靜殊方其成名一也美哉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七十七

北史八十九

藝術上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元

劉靈助

沙門靈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李興順

檀持師

由吾道榮

顏惡頭

王春

信都芳

許遵

趙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蔡母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蔣昇

強練

庾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元

題藝術

夫陰陽以正時日順氣序卜筮以決嫌疑定猶豫醫巫以禦祲邪養性命音律以和人神節哀樂相術以辨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

賤明分理技巧以利器用濟艱難此皆聖人無心因人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所由來久矣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佗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莫不探靈入妙理洞精微或宏道濟時或隱身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矣近古涉斯術者多

肆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托神怪

熒惑人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

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

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

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咸相祖述自魏至隋

年移四代遊心藝術亦為多矣在魏則叙晁崇張淵殷

紹王早耿元劉靈助江式周游李脩徐察王顯崔或蔣

少遊為術藝傳在齊則有由吾道榮王春信都芳宋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

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恭母懷文張子信馬嗣明為方伎傳在周則有冀儁蔣昇姚僧垣黎景熙趙文深褚該強練為藝術傳在隋則有庾季才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張胄元許智藏萬寶常為藝術傳今檢江式崔或冀儁黎景熙趙文深各編列別傳又檢得沙門靈遠李順與檀特師顏惡頭并以陸法和徐之才何稠附此篇以備術藝傳前代著述皆混而書之但道苟不同則其流異今各因其事以類區分先

載天文數術次載醫方伎巧云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善天文術數為後燕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為道武所獲愛其伎術優待之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有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與駕所乘巨犢數百頭亦同日斃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辨才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及崇以善北人語為黃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為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自云嘗事秦苻堅堅欲征晉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後秦姚興為靈臺令姚泓滅入夏赫連昌昌從以淵及徐辨對為太史令統萬平淵辨俱見獲以淵為太史令神龜二年將計柔然淵辨

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淵專守常占不能鈎深願遠故不及浩後為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

今錄魏書所載序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三極雖殊妙本同一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見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元然目閱羣宿能不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閭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暎以摧頽游氣渺其高舉辰宿煥焉華布觀時遊懷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感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於窮谷之中杖策陟神岩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慄然增懷不覽至理拔自近情遂援筆為賦云

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往候俄赦至又孫僧化東莞

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爾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卒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少聰明達於九章七曜太武時為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曰臣於姚氏時行學伊川遇遊道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與字廣明自云膠東人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將臣到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六

翟九崖岩沙門釋曇影間興即北還臣獨留居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星交會相生為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

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賣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日維鷄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錄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七

王早勃海南皮人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以喪亂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為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

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為其族所宗敬故
和解二家趙氏竟免早與客清晨立門內遇有卒風振
樹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馬一
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逼我行不聽與妻子別語訖便
入召家人鄰里辭別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
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
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至詔問
何時當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內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克帝從之如期而剋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
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
少時至申雲四合果大雨早苦以辭疾乞歸鄉里詔許
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故譎令歸
也
耿元鉅鹿宋子人善卜占有客叩門元在室已知其姓
字并所貴持及來問之意所卜筮十中八九別有林占
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元鉅不

許每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欲望意外乎代京法
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元多見憎忿不為
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范陽劉弁而粗疎無賴或時負販
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事爾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
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
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靈
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人榮入京超拜光祿大夫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邢杲
北海王顥入洛天穆度河會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
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
曰時將至矣榮鼓之便克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
盛夏議欲且還待秋孝莊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賊
詔曰何日曰十八九間果如言駕還宮爵燕郡公尋兼
尚書左僕射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邱因率民北還
與都督侯淵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于薊仍登州務

又為幽并營安四州行臺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
方術堪能動衆又以爾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
行臺為孝莊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為已瑞妄稱圖讖言
劉氏當立又云欲知避世入烏村遂刻氈為人象書桃
木為符書作詭道厭祝法民多信之時西河人統豆陵
步藩舉兵逼晉陽爾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爾朱
自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民悉從之從之者夜舉
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

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淵爾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
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
入定州爾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
著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
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
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時又有沙門
靈遠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爾朱榮成敗預知其時
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

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
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
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
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逸史曰後魏之季王彥問闕朗以百年之數筮得夫
之革捨著嘆曰當今大運從甲申至戊申天下當大
亂禍始宮掖有藩臣柄政世伏其強臣主俱屠當有
二雄舉而中原分不競德競權則舊者先亡辛丑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一

當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必在西北夫平大
亂必以武定北用武之國也已酉歲江東其危乎晚
有桀紂之主出天下復亂矣已後魏之亂果自胡后
始爾朱榮敗高歡宇文泰分霸隋平陳六合并矣煬
帝之世天下復大亂皆如占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
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入浴略不患
寒家嘗為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

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
葉而歸足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
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
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貧人蕭寶夤反召順興問
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
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
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棊
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三

與魏收書上為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得放還

語意不明當覓他書正之

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甌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蒲
坂降

廣古今五行記曰齊神武興軍數十萬次沙苑周文
地狹兵少懼不當敵須臾順興至周文問之直云黃
犬逐黑犬急走出筋斗一个出筋斗黃犬夾尾走語
訖便去時東軍旗幟服色尚黃西軍尚黑果大敗東

軍

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卧以布衫倒覆身上後覽
與趙青雀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倒覆果如順
興之形周文嘗至溫泉順興乞溫泉東間驪山下二畝
地周文曰用此何為對曰有用未幾至温湯遇患卒於
其間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
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為答曰令笑破柔然
時甚惑未解其意及柔然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三

於老君側

檀特師名惠豐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嘿無常逆論
來事後皆如言初居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邀至州內
歷觀鹿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居涼
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擒之仲和死資
財没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
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
侯景未叛東魏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獼猴令其面向

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景啓降尋復背叛
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周文左右驚問之檀
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魏文帝崩復取一白絹
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
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
著也尋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多驗如此俄疾卒
由吾道榮琅琊沐陽人少為道士入長白山太山又遊
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家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四

又善洞視蕭軌等敗於江南之日道榮言之如見後鄉
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所說符同尋為文宣
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馬驚
有猛虎去馬十餘步所追人及防者並驚怖將走道榮
徐以杖畫地遂成火坑虎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
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
議大夫從晉王廣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
有張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
置之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
服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五

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
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榮
曰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
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水遇水暴長橋壞舟渡艱難
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積將
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惟道榮見其如是傍人皆不
見但見水長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道榮所不得也道
榮仍歸本郡隱琅琊中辟穀餌松木茯苓求長生之秘

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兌之履惡頭占曰君卜父父已
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父卧疾三年矣
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
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
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兌上天下土是今日庚辛本
宮火故知卜父今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爻發故知死
變見生氣故知蘇兌為口主音聲故知哭兌變為乾乾
天也故升天兌為言故父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為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六

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宮鬼墓未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
復死惡頭又語人曰長樂王其年某月某日當為天子
時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王預乞東益州刺史
及期王果為天子即孝莊也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
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爾朱仲遠將禦齋神武於鄴
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曰大惡仲遠
怒其沮衆斬之

王春河東安邑人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齊神武引為

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
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遽縛
其子詣軍門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征討恒
從令占卜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卒贈秦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少明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
究或墜坑坎常語人曰算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
思雖雷霆聲不聞其用心如此後為安豐王元延明召
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暉者先於邊境被獲舊明算歷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七

不為延明所待芳諫乃禮遇之暉後還留諸法授芳彌
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
古今樂事為樂 又聚渾天敬器地動銅鳥漏刻候風
諸巧事并圖畫為之器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奔梁芳
仍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榮保樂聞
而召之保樂弟紹宗因薦於齊神武為館客授中外府
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
肯乘騎夜遣婢侍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

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
又多所闢涉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
妙絕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便
報珽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珽對試之無驗
後得河內灰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為時所
重竟不行用故此法遂絕又著樂書道甲經四術周髀
宗其序曰漢成帝時學者問蓋天楊雄曰蓋哉未幾也
問渾天曰洛下閎為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八

乎莫之息矣此言蓋差而渾密也蓋器測影而造用之
日久不同於祖故云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
隱見難變故云幾也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
周法雄乃見之以為難也自昔周公定影王城至漢朝
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
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劫玄象
芳以渾算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為之省要凡述二篇
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厯自以為

長於趙政何承天祖冲之三家芳難業興五事芳又私
撰厯書名曰靈憲厯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
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
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許遵高陽新城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
其驗若神齊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
是以任性踈誕多所犯忤神武多容借之却陰之役遵
謂李業興曰賊為水陳我為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十九

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
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
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強給
其馬以行至都岳尋喪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
三日不出時遵妻李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
百匹絹李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匹既而皆
如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
何時得死於是布算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

文宣以十月崩遵以九月死

時有僧稠決文宣及已死期與遵同故附 高僧傳

曰僧稠瘞陶人少出家無所得忽遇一僧若勸脩禪

遂住嵩岳寺寺僧有百人泉水僅足忽見婦人弊衣

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為神人訶遣之婦

以足塌泉水立竭身亦不現稠三呼優婆夷乃出謂

之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以足淤故泉水即上涌

後詣懷州王屋山聞兩虎交鬪乃以杖中解各散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時忽有仙經二卷在榻稠曰我修佛道豈慕長生言

已須臾自失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前後三召乞在

山修道許之乃就山送供孝武永熙初復召不出亦

為立禪室谷中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燕趙之境道

味通被畧無血食復從林慮山從者數千人齊文宣

惡其惑衆自領驍勇數萬騎往討之將加白刃稠自

率衆僧徒迎候谷口文宣問曰何遠來此稠曰陛下

將殺貧僧恐血汚伽藍故至谷口迎候文宣大驚降

階禮候天保二年下詔迎赴鄴初力辭苦請方允即

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有聲悲切禽獸駭

擾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及至

文宣躬出郊迎之扶接入禁內從受菩薩戒因此斷

禁酒肉放捨鷹鷂去官收漁又斷境內屠殺救民齊

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後以道化須布思還本住教

於鄴城西南龍山之陽為構精舍名雲門寺俾稠居

之以國儲分為三一供國一自用一禮三寶由此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絹被褥接軫登山令置庫於寺貯之稠以佛在修心

財利動俗事乖道化乃致書辭之帝不從爾後詔書

手勅頻至輒情歸向或時往參覲稠宴坐小房通不

迎送一日帝問稠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前作

羅刹王今猶好殺因令帝自視影如羅刹像每年元

日嘗問一歲吉凶至天保十年答曰今年不能好帝

不悅復問師何如答曰貧僧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

年夏初稠亦卒 愚按佛圖澄能止石虎之虐而僧

稠不能挽高洋之暴然其人故不凡因錄之

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惟授以婦人產法預言男女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又有榮陽趙紹亦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赤色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如紹言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

之開心符遵世跪水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下筮知名魏孝武將即位使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曰剛決柔則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

北齊書載遵言曰初登於天當作天子後入於地不得久也

終如其言後齊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

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云坤下艮上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中賞絹十匹不中罰杖十業興若中無賞不中罰杖十業興曰均一中也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中會我意故賞之耳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守鄴自致猜疑自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趙郡王叡等奉太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

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為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迴起義遂死之

趙輔和清郡臨漳人少以明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神武殂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

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年少最在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它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文宣遽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別托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上坤下父入土矣豈得云吉乎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為天為父爻變為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五

其言大寧武平中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齊文襄自潁川歸文宣後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是道北垂鼻淺者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抹其眼使歷橫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楷曰當至丞相時孝昭為常山王武成為長廣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止得好飲食玉嘗為高

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玉曰公有反骨孝昭賜趙郡王叡十死赦不問叡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死今復何慮帝以玉為諸王相心不平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啓帝帝怒曰敢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耶敕召玉玉每照鏡自言兵死及被召謂妻曰我今去不反矣若過午時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又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五

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者但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云與道德相似時文宣為太原公聞聲曰當為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為我家羣奴猶極貴况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亦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盼速非帝王相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

瓊其婦叔所寄弓已轉在人處能盡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為必無此理燻其書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闕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親京師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還也勸其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二十六

家行又為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為吏部尚書鑒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為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為開府行參軍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為館客武成以已生年月託為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帝驚曰是我寧乃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虛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慕母懷文不知何許人以道術事齊神武武定初東魏

軍戰却山時東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赭黃所謂河陽幡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耳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劍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為監館館中有一柔然客同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二十七

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筭子即知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剝數之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懷文位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張子信河內人頗涉文學少以醫知名恒隱白鹿山時

出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太寧中徵為尚藥典
御武平初又以大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占
易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
闕而墮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
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君必不可往雖救亦以
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言是夜琅邪王儼五使切召
永洛且云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不
堪動詰朝難作子信齊亡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二十八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與戒
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或謂
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
山無故捨所居山俄蠻賊文道期作亂時以為預見崩
兆侯景始降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
侯景去元英曰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
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
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

北齊書又曰檀越但待景熟何勞問也

固問之曰亦克亦不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繹於
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
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
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
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
約相對法和乘輕舟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
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踴躍即攻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二十九

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容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
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
見梁兵步於水上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
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
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為刹實是賊標今何
不向標下求賊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刹仰首裁出
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
兵死且于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

東果釋之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
法和既平約往見王僧辨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
一臂更何能為檀越宜速逐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
景自平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揔
諸軍往親運石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以鐵鎖武陵王
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
略一戰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
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

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
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
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
壘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
為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
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少
獲輒大風雷舟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
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衣必有猛虎至欲噬之或亡其

舟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
因指示之弟子乃見蛇斷袴襠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
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首斷來詣法和法和
曰有一斷首牛向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巧德一月內
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亡法和又為人置宅園墓以避
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
碓因繫馬於其柱及入門乃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
已斃矣梁孝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

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
孝元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
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孝元以法和
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
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
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櫃簞於道間上
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佑限自委櫃
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法和平常

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辨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
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孝元使
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
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
有報至故救授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
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卸入漢口將赴江
陵孝元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鄂州不須動
也法和乃還州至其城門著粗白布衫袴和巾大繩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三

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孝元敗滅復取前凶服衣
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馬法和始於百里洲
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
遭雷電此寺幽僻可免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
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倖後周氏滅佛法此寺獨
隔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齊清和王岳進軍臨江
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諸軍太尉
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蒞

為鄂州刺史官爵如故蒞弟蓮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
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退
法和與宋蒞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乃
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待之法和遙見鄴城
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
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
憶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
云荊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三

錢百萬甲第一區田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
宋蒞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
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施散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
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
謂居士無疾忽告弟子死期至時焚香禮佛坐繩床終
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
已法和書其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
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速代坐又曰一

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佗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時齊又有惠昭師廣古今五行記曰惠昭不知何許人好騎一竹枝為馬每南北馳走必有烽燧之驚或遙見黑雲飛烏犀承色屬黑者必低身恭敬人皆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四

曉陳師未動前惠昭走枝馬來至殿西騎省密造諸貴唐邕等急救東方吳兒大欲入數日陳將吳明徹果自廣陵北侵淮楚國家遣兵往救惠昭曰努力好慎漿水已陳人縱水淹齊軍多有傷沒齊將亡時北宮東北角割十步為引善寺惠昭曾如寺宿其夜竊墻入胡太后宮至宮人房內被獲昭曰不久人人皆入何為獨禁我詔捨之又每逢宮嬪內外戚出家者輒逐車後眼語云罷道後與我作婦且語且前雖驅

逐不止又每見僧衆手執甄瓦惡罵痛擊云無用時除剪僧徒一日至厠上把杖坐眠云軍馬遍滿晝夜供承圖籍不得不造及周師入晉陽昭至太后寺前合掌垂淚云法輪傾矣伏地不起時謂周色尚黑故見黑色物低身而周滅齊後旋廢佛教所云除剪僧徒以此至再造圖籍之說則因周武平齊不收圖籍並為軍人毀棄後更營造昭所說皆驗竟不知所在齊有靈昭小史曰靈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於山亭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五

流杯池舟每至帝前引手取盃舟即自住上有木小兒撫掌與絲竹應飲訖放盃便有木人刺還帝飲若不盡舟終不去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婦人各手執鑠方下一闕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抽此闕諸門皆啟婦人各出戶前靈昭後忽拊心若刀刺然須臾吐血而卒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少好天文元象之學周文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周文出師馬救

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
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
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秦戰擒之自後遂降河東
克宏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
來附周文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
分行軍非便周文不從軍至却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
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周文曰昇固言師出不利此敗
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六

三司封高城縣子以年老乞休許之卒於家

強練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興語默不
恒好言未然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強類之故亦呼
為練容貌常壯有異於人神情散悅莫能測意欲有言
逢人輒告若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
略不可解事後往往有驗恒寄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
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
一瓢至護第門外打破曰瓢破子苦已護與諸子皆誅

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護眷強練至龍恩宅呼
其妻元氏與妾媵婢僕等連席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
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何有貴賤遂逼就坐

廣古今五行記曰練度龍恩門恩妻遣婦呼入飲食
之察其語言練謂妻云與我作婢衆大笑練又云作
婢會不免他人將去安能勝我

未幾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
每夜上衢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七

聲甚哀苦俄廢佛道二教大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歷長
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遺之強練張囊受之隨漏
於地人或問之強練曰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
皇初果移都龍首山城遂空廢後莫知所終又有蜀郡
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
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唐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
嘗上疏極論之

隋志曰元嵩上疏言僧徒猥濫周武下詔一切廢毀

楊楫本序曰元嵩獻策後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禮之不
敢臣

庾質字行修新野人父季才見別傳早有志尚八歲誦
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隋累遷太史令
操履貞懿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而陳煬帝多忌
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
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

隋書載質對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八

有二帝怒解

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克不
對曰伐之可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惣兵至
此豈可未見賊而退質曰願安駕住此命將授規倍道
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
行且留此可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
今者何如對猶執前說

隋書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

實多

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遣人豈有成功遂行既而楊
元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遂歸謂質曰卿前不許
我行當為此耳今元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
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元感之封今火色
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比歲
伐遼民寔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待三五
年間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九

遣馳傳鎖質詣東都至行在所竟死獄子儉亦傳父業
兼有學識義寧初為太史令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
千言州里號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筭歷之術
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
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
廬於岩下以為神仙可致隋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
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

及太子廢坐法當死文帝惜其才配為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知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鑿與不反帝大怒繫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

隋書載帝謂太子曰太翼非常人也

命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起兵帝問之荅曰上稽元象下考人事何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盧同源賜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四十一

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元感反書至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事甚衆闕諸秘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耿詢字敦信丹陽人滑稽辨給伎巧絕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羣臣反叛推詢為支柱國王世積討論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元象直太史詢從受天文算術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

施開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文帝配詢為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詢巧思若神帝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歌器帝善之免其奴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命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四十二

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謂人主而歸矣遂謀欲去之為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來和字宏順京兆長安人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象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隋文帝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下在周與永富公實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

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王執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問臣臣知武帝有疑說報曰是守節臣無異相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郭否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摠百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四三

帝覽之大悅進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桐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初不知所謂至開皇十五年五月則終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禔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賓

佛藏云賓嘗於周武帝世進道家言排毀釋氏與衛

元嵩唇齒相副周武後廢佛法自二人始

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以賓為華州刺史

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李德林集內天命論又載陸撝撝鄴城內學人大象初入長安謂所親曰周德已盡楊氏必興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鄴當時遙望擬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後得後歲當來觀之其所親曰爾無輕言為貴人惠撝曰天之所命不可害也明年帝作相於內已受禪 冊府元龜曰郭宏道初仕隋為尚食奉御時文章為殿內少監因言曰公天中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四三

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自愛帝取宏道銀盆置地射之謂曰向言果驗當一發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宏道曰願公事驗更賜金盆可乎帝大悅又曰乙弗宏禮貝州高唐人煬帝為晉王召令相已宏禮跽賀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為人主願戒之在得及即位令宏禮統天下道術人置坊居之後見海內漸亂元象錯謬內懷憂恐謂之曰前相朕已驗且此道朕願自知卿更相朕何如宏禮逡巡不敢應帝迫之曰卿

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宏禮曰臣觀相書凡相類陛下者不得善終聖人不相故知凡聖不同自是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唐貞觀末卒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覆亡歸於魏為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浮沉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帝好微祥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四

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二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酒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坤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

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卦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喜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

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帝覽之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勇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勉鼠妖數見帝令吉詣東宮禳邪氣及設神坐於宣慈殿有回風從民地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蒿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時方

寒有蝦蟆從西南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出行數步忽不見帝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帝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每被顧問及獻后崩帝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奏之帝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復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早六

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謹索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至當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與天地無疆之兆也帝大悅後帝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郊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帝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遺宇文左率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太子竟有驗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早立當以富

貴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

取世二運隋書作是三十二運

吾言信矣汝志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開府嘗行經華陽見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故吉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免乎帝後從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早七

謂楊元感曰公宜早改葬元感以為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及私門事未幾元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隋書五行志曰澄公者若狂夫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而惡之明年楊元感舉兵圍洛陽十二年澄公又叫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焚豐市而去澄公疑即高僧

傳之轉明與朗也又分二事為二人今錄於後高僧傳曰僧欽僧逸僧轉明僧朗皆不知何許人大業中欽至廣平見靈通寺造甄浮圖欲務高敞欽笑謂寺衆曰造此奚為衆以壯觀對欽笑曰造成烽火樓也時緇伍皆非之至九年塔尚未成賊寇四起州官於浮圖上置候望烽火方信欽言不妄及天下喪亂遂失欽所在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羣小戲于水側或騎橋檻手弄之云拘羊頭換羊頭衆皆笑其所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及江都禍亂煬帝遇弑方符前言大業八年轉明來居維也告有賊起覆檢無跡煬帝時惑其言姑令收禁至明年六月楊元感作逆凶醜充斥誅討極甚方悟其言救放之大業末歲海內猶未亂朗口惟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其惑衆遂殺之後乃驗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書隱於華山隋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文帝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被髮陽狂游行

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謂不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之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帶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後失金夫意妻有異心將逐之妻稱冤詣伯醜伯醜為筮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往取果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未幾帝令知常事漢王諒俄文帝崩諒舉兵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詣伯醜卜時為皇太子所召遇諸途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道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教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帝疑召伯醜令

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帝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言悠爾而言曰何用鄭元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後竟以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明天文算術隋文帝甚親遇之每言灾祥未嘗不中帝因令考成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歌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十一

圖二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榮陽人隋開皇初為大都督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暉馬顯定歷後又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帝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元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

二卷武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元勃海蓀人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甗薦之隋文帝徵授雲騎尉直太史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下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元所推步甚精密帝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元等辨析之暉杜口無答胄元通者五十四擢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十二

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漢時洛下閎改顛項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法聖者之謂其在今乎帝大悅漸見親用胄元所謂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末創設差公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翻歷法嫌沖之所差太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元以此二術年限

懸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元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今合朔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十二

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至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內外交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胄元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

下即為當蝕若月行內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黃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胄元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十三

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歷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胄元積候知辰星一終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氣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元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

差八十餘日留迴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
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
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
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胃元
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
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
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胃元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
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十四

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為蝕數去交十四度者
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
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
原胃元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
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
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
至其率又差胃元所立蝕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歷二分
晝夜皆等胃元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

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胃元獨得於心
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於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五

五十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六

明李清撰

北史九十



徐塞

李顯

馬嗣明

姚僧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六

褚該

許智藏

萬寶常

薛少遊

何稠

周澹京兆鄴人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為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療得愈位特進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言不可明元曰惟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謚曰恭李修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

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略盡其術針灸投藥罔不有效徐充間多所救恤亮大為聽事舍病人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養無貲修晚入代京歷中散令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年且百歲氣力尚康孝文文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六

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逮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

徐塞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文伯等皆善醫藥張太素齊書曰塞四世祖仲融隱秦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因授以一函曰習是當以道術救世位至二千石啓視乃扁鵲鏡經一卷習之遂為良醫至濮陽太守

塞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送京師獻文欲驗其

能置病人幕中使寒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任用塞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孝文遷洛稍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師塞欲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採管其物歷歲無成遂罷二年帝幸懸瓠有疾大漸乃馳驛召塞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百里及至詎治有大驗九月駕次汝濱乃大為塞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塞上席遍陳儲觴於前命左右宣塞救攝危篤之功宜加酬養乃下詔褒美以塞為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內呈咸陽王禧等各有別齎並至千匹從行至鄴帝猶發動塞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園帝疾甚威感而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鞭撻幸免帝崩後塞隨梓宮還洛塞常有將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白力未多

袁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伯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初文昭太后懷宣武夢為日所逐化為龍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救徐塞及顯等為后詎脉塞云是微風入臧宜進湯加針顯言紫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柔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侍御師宣武幼有微疾顯攝療有效因蒙賜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為領軍於列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奸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嘗得人眾議喧嘩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建為太子詹事委

任甚厚帝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以營療功封衛國縣伯宣武崩孝明踐阼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為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為法官恃勢使威為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寃直閣伊益生以刀鏢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亡時謂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今顯死右衛府惟隔一卷相去數十步此其報也初顯布衣為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富貴誠其勿為吏為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孝明夜即位受璽策舊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又顯未敗前有姬卜相於市言人吉凶頗驗時子暉已為郎聞之微服就姬問已終至於官姬言君今既有位不復更進當受父寃並如其語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少博綜經方為人詠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那邵惟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

明為其詠脉退告楊愔云那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候候不出一年當亡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愔邵並侍宴內殿文宣云那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愔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脉惡一年內必亡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卒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為愔重作練石法以蠶黃色石如鵝鴨卵用大猛火燒赤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內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篋和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為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體皆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跌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勝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手惟嗣明為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仆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肌節俱腫痛

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買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自徐之才崔叔鷹以還俱為所輕

姚僧坦字法衡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八世孫父菩提梁高平令嘗嬰疾歷年留心醫藥梁武帝召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頗禮之僧坦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即傳家業

周書曰梁武陵王紀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効梁武令僧坦視之并記增損時候梁武嘆曰卿用意綿密乃爾以此候疾何疾可逃

任梁為太醫正梁武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坦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駕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禪府中記室參軍僧坦少好文史為學者所稱

周書曰候景圍建業僧坦棄妻子赴難梁武嘉之及簡文嗣位僧坦兼中書舍人孝元平侯景召僧坦赴荊州改授晉安王方智府諮議

周書曰時雖克平大難而朝政混淆僧坦深憂之謂故人曰吾觀形勢禍敗不久聞者皆笑之

孝元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坦曰脉洪實宜用大黃湯孝元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疾因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魏軍克荊州僧坦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侍孝元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涕泣去尋周文遣使馳驛徵僧坦燕公於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病疾嬰沉今得此人望與偕老周文以謹勲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伊婁穆以疾還京請僧坦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足緩縱不復自持僧坦即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足痿痺獨自學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坦曰終待

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
蘭隆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勸服
決命大散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垣曰此患不與大散相
當乃即為處方勸使急服氣遂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
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瞽亂醫先視者皆
云不效僧垣後至曰因矣終當不死為合湯散所患即
療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楯苦痢積時不廢朝謁燕公
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公注
卷一百七十六

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
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
歎異之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
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對曰臣準
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知復何言尋太后
崩後復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敕停朝
謁若非別敕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
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

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
進藥帝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未方及足足疾亦
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
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
陽寢疾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候
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非愚所及若凡庶則萬無
一全尋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令僧垣療之即
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此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公注
卷一百七十六

尚齒之辭非貴爵之號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
永業封長壽縣公冊命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
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於大漸僧垣宿直侍
疾帝謂隋公楊堅曰今日性命惟委此人僧垣知帝必
不濟乃對曰臣但恐痛短敢不盡心帝頷之隋開皇初
進爵北絳郡公三年辛年八十五遣誠衣白帟入棺朝
服勿飲靈上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
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為當時所推聲譽既盛遠

開邊服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効者為集
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長子察南史有傳
次子最守士會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
闕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預為學士俄授
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特為憲禮接

周書載最不忘憲恩為作傳送史局何以削不書今
改入齊王憲傳

最幼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
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勿不存心
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
妙每有人造請効驗甚重隋文踐極除太子門大夫以
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比絳郡公累遷蜀王
秀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帝許之秀
後陰有異謀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封慶整郝瑋等並推
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寔不知也榜訊

數百年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
世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父義昌梁都陽王恢中記室
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任梁歷武陵王紀府參軍隨府
西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真亡後該稍為時重賓客
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
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造請皆為盡其藝術時稱其長
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
時號名醫誠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
謂孝乎遂世相傳授位梁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
紀詔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任陳為散騎常侍陳
滅隋文帝以為員外散騎侍即使詣楊州會秦王俊有
疾帝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
許智藏將至其人若至相苦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
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詠脉曰疾

已入心即當發痼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薨帝異其
妙養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
使就宅詢訪或以攀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
用無不効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
真任梁為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
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
典御諫議大夫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
其事故附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冊府元龜曰甄權許州扶溝人嘗以母病與弟立言
專習醫方得其旨趨隋初為秘書省正字魯州刺史
庫狄嶽苦風患手不能引弓諸醫莫能治權曰但將
弓箭向塚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應時即瘳
權療疾多類此至唐貞觀十七年卒年一百三撰脉
經針方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
江南事泄誅寶常配為樂戶因妙達鐘律通工八音嘗

造玉盤獻於齊又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常因
取前食器及雜物以著叩之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
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
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鐘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
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帝召寶常問其可否
寶常曰此亡國之音宜陛下所宜聞帝不悅寶常因極
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
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音旋相為宮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
律變化終於一十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
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
是試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
不可勝記但多雅淡聲不為時好太常善聲者故多排
毀之

隋書音樂志曰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等
三部其器大盛於開皇初時曹妙達安從貴等皆妙

絕絃歌新聲奇變朝改暮易舉世慕尚高祖每謂羣臣曰自家刑國化成民風勿謂天下方然公等家家自有風俗樂感人深事資和雅公等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今皆好新變則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也雖有此教竟不能救

又太子洗馬蕪夔以鐘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出怨望語蕪威因詰寶常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主上雅好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十五

瑞有言徵祥者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主上必悅先生所作可行矣寶常如言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泣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

資治通鑑曰煬帝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 音律志曰煬帝所制淫綺哀怨謂樂正白

明達曰高氏偏隅曹妙達猶封王今天下大同我欲貴汝宜自脩謹

寶常貧而無子妻因其卧疾遂竊資物逃竟餓而死將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蕪夔蕭吉並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正此輩雖外不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十六

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于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歎欬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魏慕容白曜平東陽配雲中為兵

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思吟咏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備書為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冲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甚推重唯高允李冲曲為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即然猶駭被引命以規矩刻績為務因此大蒙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賜而位猶不遷及詔尚書李冲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以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爭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劾焉嘗乘傳詣洛陽量準魏晉基趾及脩船乘孝文以少游多巧思除都水使者遷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又將脩華林殿葺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以剗剗碎劇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為之

歎慨然少游坦然為已任不告疲耻也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卒少游時為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有文集十卷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制作孝文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甚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孝明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闕文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其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也

如藍記曰波斯沙門達摩來遊中土見永寧寺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塔含風響出天外歌咏贊歎實是神功自云年百五十歲歷涉諸國皆遍而此寺精麗閭浮所無極佛境界亦未有口唱南無合掌連日又資治通鑑曰寺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高風永夜寶鐸和鳴聲聞十里僧房千間珠玉錦綉駭人心目

始孝文時有范甯免善圍碁曾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王抗與甯免對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邱何奴並工掘槩此蓋胡戲近入中國時傳胡王有第一人遇罪將殺之從獄中為此戲上之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父通善琢玉稠年十餘遇江陵平隨安乃入長安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常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稠為之稠錦成踰所獻帝甚悅時中久絕璫珎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先任為亂即詔稠募兵討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欵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緩養非崇罪命釋之引崇共坐與從者四人為設酒食遣之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其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餘遠羅州逆帥龐靖相繼降欵分遣建州

開府梁暉討叛夷羅壽羅州史馮暉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而還眾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眾迎軍初猛力欲圖為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州與弱八九月詣京相見稠還奏狀帝不憚其年十月猛力卒帝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死矣稠曰猛力共稠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長真如言入朝帝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文獻后崩稠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帝旨漸見親昵帝疾篤謂稠曰汝曾葬皇后亦宜好安置我囑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有知當相見地下帝因攬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敕稠討閱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資治通鑑曰充冕晝日月星辰皮弁用漆紗為之

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
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
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帝使兵部侍郎胡雅選
部郎薛造等勾數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
所改創魏晉已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
服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笄導自稠始又
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
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
內稠曰君臣同所無過逼乎乃廣為盤與別構欄楯侍
臣立其中又於內後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
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鈞陳八百
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後攝
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
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遇
害帝遣稠造橋二日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

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旋之

隋書禮儀志曰六合城方一百二十步高四丈二尺
六合以木為之方六尺外面一方有板離合為之塗
以青色疊六板為城高三丈六尺上加女牆板高六
尺開南北門又於城四角起敵樓二門觀門樓艦皆
丹青綺畫又造六合殿千人帳載以槍車車載六合
三板其車輪解合交入即為馬槍每車上張幕幕下
張平一弩傳矢五人更守兩車間施車輪馬槍皆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其轅為外圍次內布鐵菱次內施墊鞞每一墊鞞中
施弩牀長六尺洞三尺牀枕陛挿鋼針皆長五寸謂
之蝦蟇皆施機關關則針皆外向其牀上施鐵機弩
以繩連弩機人從外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
發外又以槽周圍行宮二尺一鈴一柱柱舉槽去地
二尺五寸當行宮南北門外施槌磬連槽以機發之
有人觸槽則象鈴發響槌擊兩磬以知所做名為擊
磬

其城周廻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開三門北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加至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構逆以為工部尚書及敗陷於竇建德復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唐授少府監卒齊時又有河間劉龍性强明有巧思齊後主令修三雀臺稱旨因歷職通顯及隋文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顛參掌制度世號為能大業中有南郡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黃亘及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莫能損益亘位朝散大夫袞為散騎常侍

隋又有咎君謨潘誕 朝野僉載曰君謨善閉目射志目中目志口中有王靈智學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巧妙欲射殺之以擅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至輒截之未後一天君謨張吻承之遂齧其鏑笑曰

汝學射三年不教汝蓄鏃法耳 資治通鑑曰誕嵩高道士也自言三百歲為煬帝合煉金丹帝為作嵩陽觀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臣民巨萬金金丹應用石膽石髓發石工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數十處凡六年丹不成帝詰之誕對以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且死語人曰此乃天子無福值我兵解時至我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主梵靡天云

論曰陰陽卜祝聖哲之教存焉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學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者凡於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妄作自晁崇至張胃玄等皆魏來術藝之士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情狀其間有不涉龜策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興擅持法

和強練輩將別稟數術詎可以智術知及江陵失守前
 巧盡棄還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齊厚蒙榮遇雖竊
 以叨濫而守以清虛生靈所資嗜慾咸遣是以道家之
 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經國之用乎周滌李脩徐審
 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之
 美也而僧垣診候精密名冠一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
 而弘茲義方皆為令器故能享眉壽康好爵老聃云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信矣許氏之運針石百載可稱寶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六

聲律之奇追蹤牙曠各一時之妙也將何以剗刷見知
 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
 顯史元華以相術稱並闕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七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外戚

賀訥

姚黃眉

杜超

閻毗

馮熙

李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高肇

胡國珍 從曾孫長榮

趙猛

胡長仁

隋文帝外家呂氏

題外戚

夫左賢右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御天下也殷肇王
 基不藉華氏為佐周成王業未聞姒姓為輔然歷觀累
 代外戚家乘母后之權取高位厚秩者多矣而鮮能克
 終必罹顛覆何哉皆由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

私寵要榮繭積引大車斗筭任厚棟無德而尊不知紀極忽于滿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憂必及之所以殺身傾族相繼西京也夫誠著艱難功宣社稷不以謙冲自牧未免顛蹶而况道不足濟時仁不足利物自矜于已以富貴驕人者乎魏道武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成皇祚餘或以勞動或緣恩澤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所致婁昭自以佐命功崇其名器且霸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權輿時方同德陵暴之釁無因而起若靖德昭訓二門並前朝遺胤守死不暇固無可訾又子非繼世權難妄假昭信非惟素門履道訖措廢辱威望之地自致無由有周御歷后門初無與政既而未跡竊權竟移鼎璽斯乃西漢覆車之轍魏文所以深誠隋文潛躍之初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橫方兆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綢繆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于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

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無陷不義市朝遷貿皆得保全比夫憑藉寵私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隕者豈可同日言哉此所謂愛之以禮者也案外戚魏書有賀訥劉羅辰姚黃眉杜超賀迷問毗馮熙李峻李惠高肇于勁胡國珍李延實齊書有趙猛婁叡爾朱文暢鄭仲禮李祖升元蠻胡長仁周書不立此篇隋書有獨孤羅梁孝明帝蕭端今以劉羅辰李峻于勁李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實婁叡爾朱文暢鄭仲禮李祖升元蠻獨孤羅蕭端附其家傳

端今改南史餘皆並入此篇

賀訥代人魏道武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為君長祖統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衛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道武還居獨孤訥摠攝東部為大人遷居大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謀逆道

武輕騎歸訥訥驚拜曰官家復國當念老臣帝笑答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訥中弟染干寵暴忌帝常圖為逆每為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諸部大人請訥兄弟奉道武為主染干不從

魏書載訥曰帝大國世孫興復先業當相推獎汝獨異議豈是臣節

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乃登代生位于牛川及討吐突鄰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道衛辰遣子直力鞬攻訥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于慕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染干謀殺訥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于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于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遣盧會衛王儀伐鄴而

盧自以帝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忿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彌加猜忌會道武救儀去鄴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為廣川太守盧性雄豪耻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南燕王慕容德德以為并州刺史廣寧王廣固敗盧亦沒訥從父弟悅初道武居賀蘭部下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帝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至誠帝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以功進爵北新公卒子泥襲後降肥如侯道武崩京師草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泥出舉烽于安陽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忝豫焉又征柔然為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獲當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姚黃眉後秦主姚興之子明元昭哀后弟姚泓滅黃眉間道歸魏帝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駙馬

都尉太武即位卒于太常卿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
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帝悼惜之故贈禮有加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后之兄少有節操始光中
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尚南安公主拜駙馬
都尉位大鴻臚卿駕幸其第賞賜巨萬神麇三年
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加超父豹
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為
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久之謚威王長子道生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六

之曰宜以家憂自辭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入未
幾以謀反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
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汲宗
等以道雋遺惠在人前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
奏詔義而從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
世衡襲遺公爵
閭毗代人柔然王大檀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即
恭后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大安二年以毗為平北將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七

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東公道生弟鳳凰襲
爵加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已欲以鳳凰為定州刺
史鳳凰不願違離闕廷乃止鳳凰弟道雋賜爵發干侯
鎮枋頭除兗州刺史超卒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
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為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
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卒贈太傅謚曰宣長子元寶位
司空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亡明當入謝元寶欲
以表聞文成未知遺卒怪其遲召之元寶將入時人止

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前兄英
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
西公弟喜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
君妹夫王暕為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符堅扶
風太守亥為鎮西將軍遼西蘭公勃海太守澄為侍中
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
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于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
百家太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八

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恭為安東將軍朝鮮侯訢
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負金部尚書喜子振
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五年詔
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洛州刺
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暕奉宋甚至宋就食和龍無車
牛疲不能進暕負宋於笈至是宋待英等薄不如暕之
篤謂太后曰何不王暕英太后曰英為長兄門戶主
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暕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

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平州刺史訢
為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濁貨徙敦煌諸常皆
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為隆盛後伯夫為洛州刺史以
贓汙欺妄被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卒謚遼
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
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員與
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應刑
及五族孝文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九

恕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
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已下宿衛已上其女壻及親從
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復以昭太
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没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
馮熙字晉國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祖弘北燕王
太武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
公坐事誅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
安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

戰入柔然魏母携熙逃避至氏羗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羗皆歸附之魏母惡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為太武左昭儀妹為文成后即太后也使人訪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尚景穆女博陵長公主拜附馬都尉出為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即位為太傅累拜內都大官孝文即位太后臨朝帝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

承太后旨以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秘書事熙以顏履師傅又中宮之寵為羣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太后亦以為然除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史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為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建佛圖精舍於諸州鎮合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

熙曰寺成後人惟見佛圖烏知殺人牛耶其北印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詞孝文頗登北印寺親讀碑文稱為佳作熙在州取人女子為奴婢有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為貪縱後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帝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妻之父母其一此所謂供奉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一

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于春秋無臣證于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輟臣從禮又勅集書造儀付外孝文前後納熙三女二為后一為左昭儀由是馮氏益寵貴賞賜累巨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駕亦數幸焉將遷洛帝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流涕密敕名昌公主遇曰太師或不幸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

卒于代時帝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為制
總服詔有預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柩俱向伊
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為備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
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
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
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
疆愜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七里澗帝服練往迎叩靈
悲慟而拜葬日送臨墓所親作誌銘主生二子誕脩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字思正脩字實業皆姿質妍麗年纔十餘太后俱引入
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並無學術徒整飾容
儀寬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
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
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
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
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廷遙受
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為侯誕脩雖并長官禁而性趣乖

別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然時言於太后
孝文嚴責之至於楚摠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
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詰之且得情狀誕
引過謝乞全脩命帝以誕父老又重違其意不致于法
撻之百餘點為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亮女求離婚請
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帝寵誕甚每與同輿載同案
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
及十六年以誕為司徒帝既愛誕除官日親為制三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表并啓將拜又為具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
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傅獎導風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
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
帝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無
不掩涕時誕已愒然疆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
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
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
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

誕薨所拊屍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迭
舉音帝以所服衣幅充襚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宣敕六
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度慟哭極哀喪至洛陽駕猶在
鍾離詔留守賜賻物布帛千匹穀五千斛以供喪事贈
假黃鉞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
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
司奏謚詔曰案謚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尅有光曰懿昔
貞惠兼矣受三謚之榮忠武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四

訓宜契具瞻既自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
懿帝又親為作碑文及挽歌辭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
駕還京親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
衣服單衣介憤而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
佐公主貞厚有禮度產三男長子穆襲熙爵避皇子愉
封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歷
負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
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

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
大夫遇害河陰子罔襲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脩弟聿廢后同產兄黃門郎
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為長樂百姓宣武時卒于河南尹
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太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
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闈寵倖二兄孝文親政後
恩寵稍衰降爵為侯幽后立乃復叙用后賜死亦以冗
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五

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
呪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為太保誕司徒
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黃門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
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退時人以為盛必
衰也

李惠中山人思后之父父盖少知名歷殿中都官二尚
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
牧犍妻太武平涼州以主通密計相助故罷遇允隆詔

蓋尚之

愚按公主通密計相助非內夫家而外父母家之義
又以國后改嫁非從一而終之義宜著之沮渠牧犍
傳內以暴其罪

蓋妻與氏以是出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
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謚曰
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韓頽女生二女長即后也
惠進爵為王累轉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六

將軍長于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
掩獲試命網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
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
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深察人有負蓋負
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
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網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
下咸無答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蓋屑曰
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伏罪凡所察究多如此

類吏民莫敢欺犯後為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
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為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
之惠二弟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
沒其家財惠本無嬰故天下冤惜焉惠從弟鳳為定州
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
間刑璜辭引鳳云長樂不執鳳為謀主遂被誅唯鳳弟
道念與鳳子及兄弟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
年孝文帝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離孥戮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十七

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
存者乃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
道念貞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
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且
官必用才外氏之寵超於末葉今後自非奇才不得復
以外戚謬舉卿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皆例降為伯
去軍號帝奉馮氏過厚李氏過薄舅家了無叙用朝野
竊議太常高閭顯言禁中及宣武寵隆外家乃追惟孝

文舅氏存忘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為中山太守
正始初詔追崇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
莊謚曰莊興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
晞為後襲先封南郡王後以庶姓改博陵郡公侃晞為
孝莊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圖爾朱榮侃晞與
魯安等手刃榮禁內及帝蒙塵侃晞奔梁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兄自云本渤海裔人五世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六

顏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賜孝文初與弟秉信等入
魏俱拜將軍待以客禮遂納颯女是為文昭后生宣武
颯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
海王詳等奏颯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謚曰敬
妻盖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颯嫡孫猛襲爵封
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
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
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間富貴赫奕是年咸陽王

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為尚書右
僕射尚宣武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肇出自夷王時望
輕之及在要位留心百揆孜孜無倦咸謂為能宣武初

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委肇肇既無
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
北海王祥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宣武防衛諸王殆同
囚禁時順后暴崩世議言肇為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
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畏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九

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諧殺彭城王勰朝野畏惡之因此
專權與奪任已又嘗與清河王懌忿爭於雲門外廡下
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后既立逾見寵信肇本
無學識既當衡軸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減削封秩
抑出勲人自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
鼎猶以去要怏怏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
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赴唯遣兄子猛改服詣代遷
葬于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及大舉入蜀以肇

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為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帝于東堂親奉規畧是日肇所乘駿馬停于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卧渠中鞍具瓦解眾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帝崩孝明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告凶問肇聞之內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溼問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縗服號哭升太極殿盡哀太尉高陽王雍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稱旨意備壯士直寢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二十

約伊益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引入西廊清河任城諸王等皆竊言目之及入省壯士乃搯而拉殺詔暴其罪稱為自盡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速昏乃於廁門出尸婦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特贈營州刺史孝武永熙二年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愚按胡后以淫后贈罪臣猶不足怪孝武此舉有以

知其祿命不延矣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為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膺進陟之報懇惻發于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頰益五州皆清能著稱時號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肇長兄琨早卒詔其子猛嗣襲颺公爵猛尚長樂公主宣武同母妹拜駙馬都尉歷中書令出為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為殿中尚書卒主無子猛先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三十一

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詔喪主尋卒無後琨弟偃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為貴嬪及于后崩立為皇后八坐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郡君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父淵夏赫連勃勃給事黃門侍郎太武尅統萬淵以降款功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女以選入掖庭生孝明即靈太后也孝

明踐阼以國珍為光祿大夫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戶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胡國珍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尋進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入居門下同登殿政詔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宣光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禁中國珍表陳刑政之宜援據古今切陳利弊累數千言詔皆施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三

延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侍中如故就宅拜之太后明帝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贈京兆郡君為秦太上君太上君以景明三年卒于洛陽至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之為起塋域門闕碑文侍中崔光等奏按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為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

太上君未有尊諡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以孝穆上尊謚權置國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為趙平郡君元父妻拜為女侍中封馮翊郡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躬自禮拜而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閭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遂寢疾太后親侍藥膳十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三

有一日卒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足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孝明服小功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亡至七七皆設千僧齋齋百日設萬人齋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為厭勝法國珍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脩德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臨天下

魏書云勿視大臣面也

殷勤至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惟一子死後勿如此來
 威抑之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為言始國
 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
 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曰公萬年後為在此安厝
 為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
 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悖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
 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
 與國珍言遂營墓洛陽太后雖外從眾議而深追臨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五

之語云我公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鉞
 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
 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鑿輅武賁
 劍班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謚文宣公又詔贈
 國珍祖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持節就安定監護
 喪事太后迎太上君柩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與國珍
 同及國珍入主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洗為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

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惟祥獨得全封趙平君卒給東
 園祕器明帝服小功舉哀于東堂太后服齊衰其葬于
 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
 封平涼郡公卒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僧洗改封
 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卒
 長子寧襲國珍爵改臨涇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女為清
 河王亶妃生孝靜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
 謚孝昭子虔元又廢靈太后虔特為千牛備身張車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五

等謀殺又事發又殺車渠等虔坐遠徙太后反攻徵為
 吏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是
 後宴諱多不預出為涇州刺史興和三年以孝靜元舅
 趙遷司空公卒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徐州刺史謚
 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郭外

愚按孝靜既贈外祖又爵元舅而皇考清河王亶仍
 為大司馬及臣之知母不知父豈非劫于權臣邪說
 乎可為浩歎

子長榮仕齊累遷章武太守為政清靜頗得民和除兼并省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無所回避尚書左僕射趙彥深密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殿門受拜皆彈糾之彥深等頗有恨言長榮不以介意後主踐阼長榮被敕與黃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武成還鄴後主在晉陽長榮仍受委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敕在京省判度支尚書監議五禮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錄尚書趙彥深左僕射和士開元文遙領軍綦連猛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五

阿那肱右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號八貴後定遠文遙並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別摠武任長榮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既富于春秋庶事皆委長榮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為侍中丁母憂尋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仁欲入處機要執政不許長仁疑長榮通謀大以為恨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為州太后言于後主不得已從之除趙州刺史及辭眷戀流涕後主亦憫然慰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為吏民所懷因沐

髮手不能舉失瘖卒于州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咸嗟惜之贈司空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長榮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河崔德儉女為妻及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述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妻王氏驕妬有所幸一婢為王氏手刺殺之因此忿恨數年不相見後又納妾李氏仍與王氏別宅亦不令謁拜娶婦公孫氏已殺三夫長榮不信疆取之令與李氏同居未替身亡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五

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詔降罪人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諳練往事語和士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古者王侯各有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史為驗未幾長榮亡寧弟威歷幽瀛二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愛之卒于冀州刺史又有太后舅皇甫度者封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性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

方之毛嘉正光初元又出度為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祿大夫後加侍中又見出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為之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熙為子子熙嫂趙郡太守裴他女他還京度問他外何消息他曰行路所聞唯道公多取元又金帛遠近慨歎宜戮此罪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攝吏部事轉太尉孜孜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自請乞太后以舅氏難違之所歷官最為貪蠹爾朱榮入洛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邕為人所殺

趙猛太安狄人姊為齊文穆帝繼室生趙郡公琛猛性方直頗有器幹神武舉義以預義勳封信都縣伯累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齊武成后之兄父延之魏中書令兗州刺史太寧中贈司空公長仁以內戚歷尚書左僕射尚書令武成崩預參朝政封隴東郡王左丞鄺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考

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吏欲詰都坐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語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間往停斷公事人號三佞長仁私遊反密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奏除孝裕章武郡守元亮淮南郡守仁惠幽州長史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卧疾和士開必來因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更徙孝裕為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干執事求為領軍時議以後主富于春秋母后家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專政抑而不許以本官攝選長仁性好成福意猶未盡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溢口帝以夜漏尚早停路傍長仁後至疑為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騎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馳問為誰牙不答走命左右追射之既而擒至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開因令德信彈長仁恃威驕豪無畏憚除齊州刺史及辭帝列仗昭陽引見長仁不敢發語唯泣涕橫流至任啓求暫歸所司不為奏怨憤謀令人刺和士開事泄

士開與祖珽引漢文帝殺薄昭故事於是教遣張固劉
桃枝馳驛詣齊州責其謀害宰輔賜死先是太白食昂
占者曰昂為趙州分不利胡王未幾長仁死

史糾曰是占也謂長仁胡姓又封隴東郡王故耶將
安定衣冠之裔無端變為旄頭鱗介之儔傳會成說
徒資嗚噓

長仁好歌舞飲酒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
嘆歎歎左右莫不怪之尋後主納長仁女為后重加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三

謚長仁子君璧襲封隴東王君璧弟君璋及長仁弟長
雍等前後七人並賜爵合門貴戚后廢後稍黜退

隋文帝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後求訪不知所在開
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
為楊諱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
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
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改葬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
永吉襲留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

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從父道貴性尤頑駭言辭鄙陋
初自鄉里徵入長安帝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感容但連
呼帝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天似苦挑姊後數犯忌諱動
致違忤帝甚耻之乃命高頴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
拜上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
貴還至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
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咸苦之後郡廢終于家子
孫無聞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七

三

論曰夫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
之家亦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執皆由進不以禮
是故其斃亦速自魏至隋時移四代得失之迹斯文可
睹也苟不傾宗終致亡國周隋之際可鑒焉若使開皇
創業時不取懲已往則獨孤權倖呂霍必敗于仁壽之
前而蕭氏勢均梁實豈全于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
抑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乎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八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八十

北史九十二

恩幸

王 叡

王仲興

冠狂

趙 修

茹 皓

趙 邕

侯 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徐 紇

鄭 儼

郭 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 鳳

舊題恩幸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邀眇昧之私射咳唾之利乃苟
進常道也况乃親由褻狎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
權斯乃夏桀殷紂所以喪兩代石顯張讓所以剪二

京也魏世王叡幸于太和之初鄭儼寵于孝昌之季此

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汙辱宮闈者亦何可縷舉斯乃

王者所宜深誠而齊末又甚若乃心利錐刀居台鼎之

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亦有西域胡人龜茲雜伎封

王開府接武比肩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

之費帑藏以虛杼袖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

哉神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惟郭秀

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後雖罔念作狂所幸有梁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和陸鞫兒之徒惟左右驅馳內外褻狎其朝廷事一不

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

覆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閹官傳齊書有佞幸傳

今用比次以為恩幸篇云其宦者之徒尤亡齊一物醜

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略存姓名附此傳

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者亦附出焉

王叡字洛誠武威姑臧人父橋解天文卜筮涼州平入

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侍御中散叡少傳父業姿貌偉麗

景穆在東宮見而奇之興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獻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內參機密外預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太和二年孝文及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園有逸虎登門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獻獨執戟禦之虎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獻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為傳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獻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獻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泉斬首惡餘從原赦孝文從之免者十餘人獻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玩繒綵率常以夜帷載閱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亦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萬計及疾孝文太后每親視之侍官省問相望于道及疾篤上䟽陳刑政之宜尋死孝文太后親

臨哀慟賜溫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獻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獻圖其捍虎狀于諸殿令高允為讚京邑士女諂稱獻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中山王樂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獻女妻李冲兄子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宮中略如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帳中獻侍坐獻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于東西廊下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獻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經縞冠送喪者十餘人皆舉聲慟哭以要榮利時謂義孝獻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死後重贈獻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獻母賈氏為妃立碑墓右父子俱葬城東相去里餘遷

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後襲王例降為公

魏書曰終太后世寵念如初

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後出為并州刺史與駕詣洛路幸其州民庶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降號二等卒贈豫州刺史謚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于時或勸椿仕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辟雍欲徵為將作大匠椿聞而固辭孝昌中爾朱榮以汾州胡叛表椿慰勞之汾胡與椿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廣訪讜言椿疏言政事之宜

魏書載椿疏曰陛下承綴旒艱運纂織絲微緒忘食日昃求衣未明而滄浪降戾作害中秋上帝降臨義不虛變竊惟風為號令皇天所以示威電者氣激陰陽有所交爭殆行令殊節舒急失中所致也伏願禮

賢登士博舉審官擢申滯怨賑恤窮役使夫滋水沒川之彥畢居朝右儀表丹青之位未或虛加園土絕五毒之民揆日息千門之費豈不天人幸甚鬼神咸怵

椿性嚴察下不容奸吏民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于宅構起廳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六

太原王爾朱榮居椿宅齊神武居晉陽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及葬齊神武親自吊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

史糾曰王叡寵負辟陽恨無淮南神椎縱淫人考死史官紀其子姓條分派析不過椿妻為魏收次姑耳以瑣瑣姻婭遽使魏朝國史移為太原家譜不亦怪乎

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

遇患間而馳赴虜容虧損親類歎尚之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內足于財不以華飾為意撫兄子牧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始終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

愚按魏收譽及其姑恐亦不虞之譽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馬園自不豫大漸迄崩仲興頗侍護宣武即位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七

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修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咸陽王禧出奔上下微為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理馬園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駕每臨饗其宅帝游幸仲興常侍從不離左右外事得徑聞百僚亦聳體承望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為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為

雍州大中正尚書北海王詳以仲興賞報過優嘗面啓宣武奏請降減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邀毆長壽折其脅州以表聞詳因百僚朝集厲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云何至紛紜以徹荒外豈不為國醜辱仲興自後漸疎詔奪其封邑卒于并州刺史

趙修字景業趙郡房子人父謚陽武令修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頗有營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八

塞不閑書疏帝親政旬月間頗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修能劇飲至于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修修之葬父百官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塞門街又為制碑銘獸石柱于京師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

宣武留修過之帝如射宮又駮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
脩恐不逮葬日驛赴定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
脩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奸掠婦女裸觀從者
噂啗喧譁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為脩廣增
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
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候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
郎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
外左右或諷糾其罪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附脩後因忿閱密伺其過列脩葬時路中淫亂不軌

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櫛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搆成
之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脩懼相連及禍爭共
糾擿遂詔按其惡

魏書載詔畧曰脩不軌不物日月滋甚朕每加覆護
而侏張不已然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鐘牛一聲東向

改鑿脩雖小人念其承侍在昔未忍加辟

鞭一百徒敦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內

者悉令出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擗籥籌未及畢羽
林數人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
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罪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
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
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促發出城西門
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
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絕之以示已之踈遠以避禍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父謙之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
為縣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
充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帝
嘗拜山陵路中欲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
及親政皓眷賚日隆時趙修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
慮見危禍不樂內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
舊勲先除兗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

境相接皓欣於去內不以疎外為戚及備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既宦遊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于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于天淵池西林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穎羅蔣其間經構樓觀列于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皓貴寵日升關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之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七

娶僕射高肇從妹帝從母也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耻非舊流不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皓姻乃從之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陳馬圈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備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文直閣劉胄本為詳薦常感其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

詳與皓等交關乃搆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帝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殺之皓妻被髮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死胄後位直閣將軍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事獲寵位司藥丞仍主廐閑埽靜徐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為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為親密與皓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七

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恭諂附元义又有淫宴多在其宅武定初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潔白美髭眉司空李冲貴寵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冲者時託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為宗

援然亦不甚附也邕父怡以邕寵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宣武每出入郊廟情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號二趙邕弟尚以邕故獵步兵校尉邕兼給事黃門後為幽州刺史在州貪縱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北平陽氏携女至家藏避規免邕怒乃考陽叔至死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本代人遷洛陽家世寒微少以善於鼎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賜名剛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帝崩剛與侍中崔光迎孝明於東宮累官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爵武陽縣公熙平中侍中遊肇出為相州剛言于震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起自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我舉食然公坐對食

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辟澄為言于太后

魏書曰太后問廷尉少卿袁翻翻言剛口唱打殺應坐大辟

削封三百戶解嘗食典御剛頗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至三十年至此始解後除御史中尉及領軍元義執政剛長子義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為攀援復領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已邑俸粟賑給征人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義解領軍太后以義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義逼脅內外降為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于家永安中贈司徒公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詞見稱宣武初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誅坐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紇

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乂害懌出為鴈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貌事乂大得乂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為中書舍人曲事鄭儼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為紇執筆承其指授紇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辯有智數當公斷決終日不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與沙門講理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審正內寔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紇既處腹心參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問爾朱榮左右榮知深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克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驛駟御馬十餘疋東走兗州羊侃

時為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乞師于梁侃從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于世

鄭儼字季然滎陽開封人父敬叔濮陽太守儼容貌壯麗初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為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後太后被幽蕭寶夤西征以儼為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每沐浴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與徐紇俱為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伏為謀主紇以儼寵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合當時政令歸于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孝明帝遇弒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爾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為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欲據郡起兵而叛尋為其所部下兵將共殺之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郭秀范陽涿人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右丞封壽陽伯親
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彥張華原之
徒皆深相附會

史糾曰華原為齊循良第一豈與小人作緣或亦效
杜征南故事賂遺洛中權貴使不為難耳史官遽加
深文為善者懼矣

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為七兵尚書除書未
至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使錄其家資粟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七

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
原公洋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誑脅令其逃亡
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忿秀即日斥遣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
氏

此魏孝文所改已先見

父安恭敏善事人魏孝靜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
柄所指安曰臣不識斗柄齊神武以為淳直啓除給事

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
冀州刺史謚文貞士開幼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
疾為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
參軍王好握槊士開善此戲故有斯舉加以傾巧使僻
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是天
帝王曰卿非世人是世神

北齊興亡論曰開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
便大相愛悅恒在卧內同食共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七

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
度

興亡論曰頓鞭二百

徙配長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敕追還武成請之
也

興亡論曰士開久別得還恩盼愈厚信宿間嘗賜巨
萬

及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

和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踈斥義雲反納貨于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縣子尋進為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遭母憂

興亡論曰士開喪母傾朝追送尤諂者至悲不自勝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持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齎手敕云朕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十九

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握手泣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其見愛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飲酒輒大發士開每諫不從後屬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歔歔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及冬公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段韶第始飲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帝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湏臾間不得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後俄

頃即追未至間連騎催喚奸諂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禮至說帝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一日快樂可敵千年國事付大臣何慮不辦無自勤約也帝大悅于是委趙彥深掌東宮每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于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以為有伊霍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仍絕于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二十

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胡太后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土開仍引任城王潛馮翊王潤及段韶安吐根共計屬太后觴朝貴于前殿叡面陳士開罪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以諫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勿多言叡詞色愈厲開府安吐根以胡人亦繼言之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于地或拂衣而起言詞

咆勃無所不至明日獻等復至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
 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聚傳言太后曰梓宮在殯事
 太忽速猶欲王等更思獻等遂並拜謝長聚復命太后
 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力也厚賜獻等罷之太后及
 後主召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
 陰始爾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
 獻等云文遙與臣同任事豈得一去一留並可為州且
 依舊出納待過山陵發遣獻等謂臣出必喜後主及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大變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泣
 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于
 是詔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獻不臣召入殺之復
 除士開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
 賂之武平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武
 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槩又出入卧內遂與太后亂
 及武成崩后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軍
 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治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后告獻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
 刺史山陵畢獻等促士開就道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
 寶玩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
 作方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
 開曰欲還入否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
 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二宮定遠許
 之由是得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
 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後必有

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
 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領軍然好內每
 早下直縱當直亦還宅晚始至門禁宿衛略不注意及
 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握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
 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之
 禁于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
 鄴下童謠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
 隋書五行志曰齊童謠云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爾

向南臺小兒唱訖一時拍手云殺却果如期

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
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律光說後主親曉軍士軍士果
散即斬伏連及王子宜並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皆辦
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
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
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內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
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文定士開稟性庸
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後
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貨不知紀極雖公府
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牒即成朝士不知廉耻者
多相附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七

興亡論曰士開甲第當衢侔擬公室朝士無賴者競
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姻波聚屬
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
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疾遇醫云王寒重應服黃龍

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請先嘗之
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為強服遂得汗愈其勢傾朝
廷如此雖以左道事者不聞賢愚無不進擢而持正違
忤者亦頗能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
免即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

興亡論曰士開所薦延奏無不遂流薄邪佞愛踰兄
弟名賢素士畧不交言士庶貴賤風節都盡趙彥深
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遥器能先見不敢指言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七

外羣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

穆提婆本姓賂漢陽人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
萱配入掖庭提婆為奴

興亡論曰提婆本出鞮工僅辨菽麥

後主在襁褓令令萱鞠養謂之乾阿嬭呼姊姊遂為胡
太后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辨取媚百端宮掖中獨擅威
福封郡君和士開高那肱皆為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
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武平元年遭儀同

三司又加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樂陵郡幹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錄尚書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王令萱又媚穆昭儀養為女故提婆改姓穆及穆后立令萱號大姬即齊王皇后母氏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上自武平三年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三國典畧曰崔龍子為司徒功曹嫁女提婆求為司州司馬提婆許之以其品懸絕先轉為率更令成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畢即用之尋有謠言榜於路側曰司州司馬崔老嫗取錢能疾判事遲御史馮士幹見而劾之免其官

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罪令萱于帝前罵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后廢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隆不得已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為太子而身為婢妾又恐胡

后不可正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蠱術旬朔間后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主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視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更遣何物人作于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為正嫡引祖珽為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興亡論曰陸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舉世無匹以保母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為內相

提婆雖庸品廝濫而性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興亡論曰提婆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窮極富貴轉日迴天愚薄之倫折枝舐痔輕者進貨賂甚者叙婚媼朝廷混然無復廉耻

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小
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
未幾誣之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
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此與越誅吳伯嚭同然語無此便宜題目

高阿那肱善無人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
及阿那肱貴寵贈成阜王阿那肱初為庫直每從征討
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四年從破契丹及柔然以躡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見知大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于騎射
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為武成愛重又諂和士開
尤相褻狎士開每為言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
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
將軍後主即位封淮陽郡王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
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庸劣
不涉文史識用在士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
為武成所幸多令侍衛後主大寵遇之士開見殺後主

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錄尚書事
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和士開駱提婆母子賣獄鬻
官韓長鸞憎疾良善那肱皆不如而少言辭不妄喜怒
亦不察人陰私虛相譏構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
書刺史並如故周師逼平陽後主方獵天池晉州頻遣
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
小兵馬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已陷乃奏聞
後主明即欲入軍淑妃又請合圍彌致遲緩及軍赴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六

州命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
不過十萬病傷及統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
至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吐
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耳帝未決諸內參
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為守壘
示弱帝曰此言是也于是橋壘進軍使內參讓那肱曰
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
者提婆怖曰軍敗矣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

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眾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返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何可信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臣招引西軍行至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斛律孝卿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閻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渡河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開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周武期生致齊主故不速報使後主被擒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蜀從王謙起兵誅死

阿那肱說王謙三策甚善見謙傳附謙討墓是也不忠于齊合誅

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愚僧自稱禿師于路中大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爾國時柔然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帝尤忌之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瓌者斯固亡秦者胡定于窈冥也

廣古今五行記曰阿禿師不知鄉土姓名不居寺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五

出入民間語有奇驗嘗自呼阿禿師人遂名之神武遷鄴以晉陽王業所基自鎮之時往來鄴下軍國大事未出帷幄禿師先泄言民間末年執置晉陽城內若聽其出入罪及門司時三門各有一禿師出徧執不能禁神武後慮動民以妖惑戮之沙門無髮以繩鉤首禿師含笑無言後四五日有人從河西部落至云道遇禿師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愚按此禿師者一耶二耶既文宣時猶在則

無神武戮之之事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父永興高密郡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襲爵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被殺勅咸陽王斛律光宜賜王趙彥深在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秘皆令鳳口傳然後宣勅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委之除侍中領軍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主

知內省機密祖珽曾與鳳論事後主前珽語鳳云彊弓長稍容相推謝軍國謀筭何由得爭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殺斛律光鳳固執不從祖珽因讒之既殺光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復舊仍封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辭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珽誅斛律光後矯稱敕賜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敕而徑取者敕令領軍將軍候呂芬追珽還引入侍中省鎖禁其事首尾皆鳳約

救責之進領軍大將軍餘悉如故息寶行尚公主賜甲第一區于晉陽主生男彌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日早參先被救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遊戲射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衆不輟曰伊家物從伊去後帝使往黎陽臨河築城戍曰若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耳可憐人生如寄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主

當行樂何用愁為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刀走馬未曾安步瞋目張拳有啖人勢每咤曰恨不剉漢狗飼馬又曰有刀止可刈賊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行既尚公主駕每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氏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後主遣陳德信檢視見孝言役官匠自營宅鳳及提婆北史脫營宅至提婆七字語意不接今簡北齊書補

之

亦遣孝言分匠為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
又以官馬與人乘騎帝因此發怒與提婆除名亦不露
其罪仍毀其宅公生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
主晉陽走還敕喚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將
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渡河至青州并為周軍所獲
鳳於寵要中尤嫉人士朝夕讎私唯相諧訴崔季舒等
冤酷皆鳳所為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
致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湏殺却若見武職雖
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隴州刺史

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僻頗蒙恩
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劉郁斤趙
道德劉桃枝梅勝即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銅錠王
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
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時者則追贈王爵

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
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
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殆與閹官
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
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
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其何朱弱
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
儀同開府閹官猶以宮掖驅馳便蕃左右漸因昵狎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至大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于後主便為先朝
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胡小兒等眼鼻深峻一無
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疾惡其以音樂至
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
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經古冢榮宗謂舍
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
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
著大帽吉莫靴捶馬鞭問臣云我阿貞來否是時羣

妄多皆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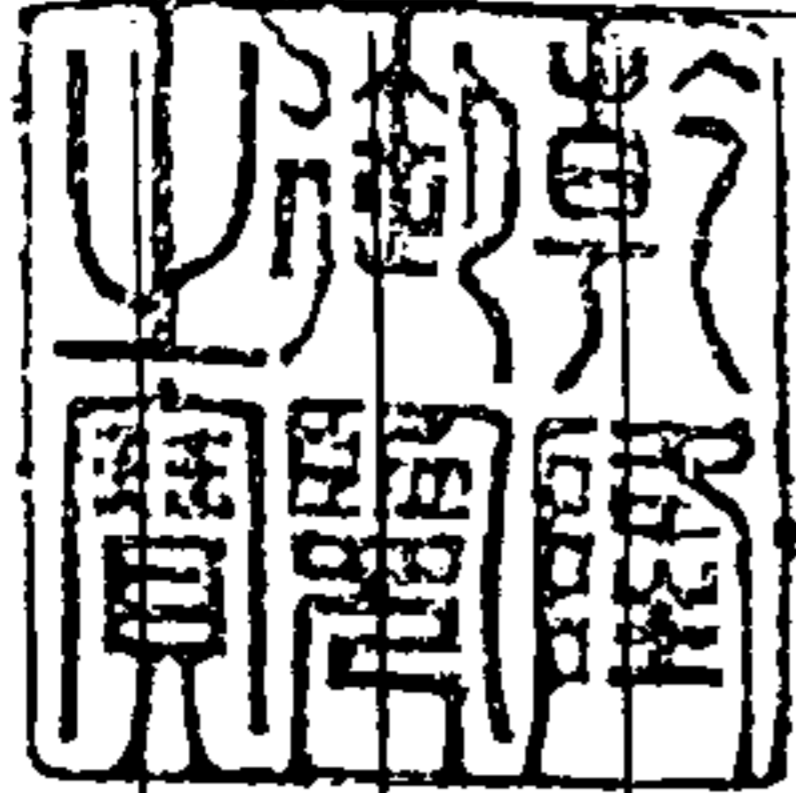
隋書五行志曰後主嘗自并州還鄴至八公嶺夜與左右歌而行有一人忽發狂意後主為狐媚伏草中彎弓射之傷數人幾中後主後主執斬之其人不自覺也時後主不恤國政專與內人閹豎酣歌為樂或衣縵縷行乞此妖妄像人又射之兵戎之應也未幾滅

論曰古諺有之人之多幸國之不幸然則寵私為害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八

古忌之大則傾國亡身小則傷賢害政率由斯也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觀魏氏以降亦後來殷鑒矣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九

明李清撰

北史九十三



宋景業

徐之才

張景仁

劉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鄭譯

柳表

皇甫績

盧賁

庾季才

李穆

王劭

袁充

裴蘊

虞世基

裴矩

題恩倖

予論曰夫恩倖者士君子所共醜其名也然避其名而

蹈其實則醜之如暱之矣故從其所暱而以崔季舒與王獻和士開合傳或曰季舒毆君獻士開嬖于后不同道然毆明君以媚權臣則其道同歸于嬖矣等而列之季舒其耻乎則凡或啓纂或導荒與季舒同列者其為耻又可知已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瑜見別傳少孤性明敏涉經史長于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州主簿大將軍趙郡公琛器重之言于齊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孝靜帝左右須臾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

愚讀北史陸操傳見高澄淫于色季舒為之掌媒冝與本紀內奉殿孝靜事俱入此傳以著其醜

文襄每進書孝靜有所諫請或文詞繁雜季舒輒脩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孝靜報荅文襄恒與季舒論之云

崔中書是我妳母轉給事黃門侍郎領王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歸心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于是賓客輻湊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于朝堂屏人拜日進若得僕射皆叔父恩其權重如此時勳貴多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為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為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起服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為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會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遷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為胡長仁密言其短出

為西兗州刺史坐事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帝鞭數
十及武成崩不得預哭泣久之遷侍中開府待詔文林
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暮年轉更
精勤兼推人士獎勸文學時議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
委奏季舒總監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
之屬駕將適晉陽季舒與張雕虎議以為壽春被圍大
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稟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
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
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
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
即召已署表官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虎劉述封孝琰
裴澤郭遵等為首並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
三國典畧曰季舒未遇害時家之池蓮莖花為人面
着鮮卑帽

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

女徙北邊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
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為
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廝養亦
為療護庶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
並流長城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
思好數朝廷罪以季舒等見害為詞志召六人兄弟子
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妻又進入官
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

新唐書載太宗貞觀元年詔齊崔季舒郭遵封孝琰
極言蒙難各免其子內侍叙以官 愚按季舒黨於
高澄拳毆孝靜斬自其分特假手後主耳周武唐宗
贈官錄
子所謂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然不改置悖逆者猶以諫
死寬之也

高德正勃海菴人父顯見別傳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

初為齊文宣儀同開府參軍尋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累遷相府掾神武委以腹心徙給事黃門侍郎方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在鄴居守令德正參機密稱見親重文襄遇害勳將等以縉戎事重勸文宣早赴晉陽文宣不決夜中召陽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正等策始定命愔從行令德正居守以為相府司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館客宋景業先為天文圖讖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禪代德正又固請猶恐愔不決自請赴鄴與愔言乃定還未至而文宣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勳將入告以禪讓事諸將莫敢答時杜弼為長史密啓文宣曰若關西因此自稱義兵挾天子東向將何以待之才云今與王爭天下者彼意亦欲為王所為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崛強不過逐我稱帝耳弼無以荅文宣以衆意未叶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皆以天位不敢妄據尚人臣

終爾獨何人欲行舜禹事此高德正樂禍教汝又說者以為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始革命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占陰陽緯候必宜以五月應天命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文宣追魏收收至今撰禪讓詔冊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防察魏室諸王山提以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悺度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尚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黃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曰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錄尚書事濟陰王暉業等總集引入北宮留東齋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發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不復肯進德正與徐之才若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所時未行詔敕諸公文書唯云奉約束德正

及楊愔宣署而已受禪日堯難宗染赤雀獻帝知其偽亦弗責也是日即除德正為侍中又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縣公天保七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德正屢進忠言

北齊書曰後召德正飲不從又進諫曰陛下道我尋休今反甚于既往其若社稷與太后何

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正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內忌之

北齊書曰愔以禪代之際因德正言情切至方致誠款因內忌之與此不同

答云陛下若用作冀州刺史病即自差帝從之德正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針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露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敢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

北齊載文宣責桃枝曰爾首即墮地因索大刀自帶欲下階

桃枝乃斬足之五指帝怒不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輿送還家旦日德正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閣祭酒伯豎亦見害後文宣謂羣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除鮮卑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讎也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謚曰康嫡孫王臣襲

愚按孝靜賢明文宣凶暴德正首唱禪代與自及何異若勸誅諸元是隋虞慶則勸屠宇文氏之前導也身與妻子並戮有以夫 自德正以下凡勸人篡奪為一身高官厚祿地者皆列之恩倖醜之也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齊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

正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德之明高氏得天下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正徐之才並勸文宣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以謝天下帝曰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為之序

北齊書曰又有荆次德有術數預知爾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故葛榮聞之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能用

徐之才

張太素齊書曰字士茂

丹陽人父雄以醫名江左之才幼而偽裝五歲誦孝經八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為大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暉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驚領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諸務皆被顧訪郡解遭火之才夜中不著衣披紅帕起望火出戶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除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為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自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啟魏孝明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至洛居南館

禮遇甚優之才藥石多效又闕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譽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點陟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廢曹務轉授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怏怏之才少群天文兼圖讖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婁太后及勲貴臣咸云關西既勅敵恐有挾天子令諸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十三

之辭不可先行禪代之才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阼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代又戲謔滑稽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遂職猶為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練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於方術

尤妙大寧二年春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謡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謀人惟得一量紫纒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謀人合葬自斬冢惟得紫纒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系纒者熟當在四月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十三

果崩有人患腳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舟入海垂足水中疾者曰實魯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骨為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癩也問其得處則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恍忽不恒曾病發自云空中有五色物相近變成一美婦去地數丈亭亭而立

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太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再服還成五色物數劑後竟愈帝每發動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藉充州即是本屬遂奏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汝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救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至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十四

後主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獲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識兼人尤好詭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註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

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姓之誤即答云卿姓在上為虐在丘為虛生男為虜配馬為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是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李詣於廣生因稱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否詣遽出避之道途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色不悅詣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眾莫應之才曰生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十五

為人知死不為人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茂之元日封邕為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選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龔牙問諸醫尚樂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撻之後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乃悅而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

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和士開嘗淫其妻之才遇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文明長子林次子同卿皆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位太常卿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穎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文襄並引為賓客天保八年敕教太原王紹德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十六

主愛之呼為博士登祚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北齊書曰及奏御筆點除通字遂正常侍

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寵於後主欲得通婚朝士以景仁在內官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取景仁弟二息瑜之女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後敕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行李宿于中道每送步障為遮風寒進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餘官並如故每旦

須參即在東宮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顓希旨奏令摠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顓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為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言出自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十七

北齊書作姓奇

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列朝謁見者慙悚景仁性本卑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蔽高門廣宇當衢向街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倉頡以來八體進取一人而已

史糾曰景仁以八體進身餘無它菟廁諸儒林徒辱縫掖予是其言故改之

劉昉博陵望都人父孟良從魏孝武入關為梁州刺史昉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宣帝嗣位以昉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位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愈召昉及之儀俱入卧内屬以後事帝瘖不能言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隋文時隋文以后父有重名昉遂與鄭譯謀引輔政隋文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乃從之及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九

禁中每與帝同帳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未弱冠性識庸下遂從之隋文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稱為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時尉遲迴起兵令

韋孝寬攻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隋文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為將譯以母老請隋文不悻而高頴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起兵隋文憂之安寢于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落遂深銜之以高頴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柱國改封舒國公閑居無事不復任使昉自以佐命元功中被疎遠甚不自安後遇京師饑帝命禁酒昉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九

妾賃屋當墟酤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之隋書載毗奏曰昉位列羣公秩高庶尹何乃規麵藥之潤競錐刀之末身昵酒徒家為逋數若不糾彈何以肅厲詔不問昉鬱鬱不得志時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昉並與交數相往來士彥妻美昉與私通士彥不知也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後事泄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乃詔曰上柱國邲國

公梁士彥杞國公宇文忻柱國舒國公劉昉等朕受命之初並展勤力酬勲報効榮高祿重朝夕宴言備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謀逆亂士彥稱有相者決其應錄年過六十必據九五初平尉遲迥暫臨相州已有反心彰於道路朕遣人代之不聲其罪入京後逆意轉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彥私許克期欲於蒲州起事即斷河橋捉黎陽之關塞河陽之路第二子剛苦諫第三子叔諧勸獎朕既聞知猶恐枉濫及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

晉部之任欲驗蒲州之情士彥欣然謂是天贊忻往定鄴城自矜不已位極人臣猶恨賞薄朕深念其功不計無禮任以武侯授以領軍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為異計樹黨宮闈多奏交友入參宿衛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許為而弗止心跡漸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規不逞愈結於懷乃與士彥情意偏厚俱營賊逆委士彥河東自許關右蒲津事建即望從征兩軍結東西之旅一舉合連橫之勢然後北破晉陽還圖宗社昉入佐相

府便為非法與其婦自論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王為萬日天子朕訓之導之望其脩改口請自新志存如舊亦與士彥情好深重逆節姦心盡探肝膈嘗共士彥論太白所犯問東井之間思秦地之亂訪軒轅之裏願宮掖之災唯待蒲坂事興欲在關內應接殘賊之策千端萬緒惟忻與昉名位並高寧肯北面士彥乃是各懷不遜圖成亂階一得據據之基方逞吞并之事士彥忻昉身為謀首叔諧贊成父意謀實難容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

已處盡士彥忻昉兄弟叔姪特恕其命

隋書曰士彥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並放昉與士彥兒年十五以上遠配

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顛叩首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之有皆伏誅籍沒其家後數日帝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前命百寮射取為戒

鄭譯字正義榮陽開封人魏司空道邕子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元后妹即

魏平陽公主也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為武帝及即位為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詔譯尚梁安固公主及帝親撫萬機以為御正下大夫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宫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侍太子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

失德內史中大夫王德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為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烏丸為上信臣今吾此行得無扶藪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太子王 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得據天下太子悅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宣

帝嗣位起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任遇甚重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為婦昌公元琮為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帝幸東京譯擅取官材營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帝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隋文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有奇表傾心相結至是隋文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敢布心腹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

豈敢忘也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摠管督軍事帝從之詔以隋文為揚州摠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伐陳行有日矣會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託既而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下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揚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隋文因執之

通鑑考異曰若果如此之儀豈得自全宜從之儀本傳

矯詔復以譯為內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為丞相拜譯註國府長史行內史上大夫事及為大冢宰摠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摠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王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琦為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起兵隋文逾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狼籍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

文陰踈之然以其定冊功不忍廢放陰救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廳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文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琦成泉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為刺史譯自以被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盡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

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詔徵之見醴泉宮賜宴甚歡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于是願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何日忘之譯奉觴上壽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穎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

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

隋書音樂志曰譯以考尋樂府鐘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內三聲垂應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祇婆從突厥阿史那后入周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鈞中間有七聲因問之答云久在西域稱為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七調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陀力華言平聲即

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船膽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侯利蓬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調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捨琵琶絃柱相引為均推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一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為商應用應鍾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一篇以明其旨且宣示朝廷

正之時蘇夔亦稱明樂駁其非是譯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大簇為人始是謂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缺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眾從譯議何安耻已夙儒不逮欲沮壞其事請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高祖信之譯叢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帝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于太常帝勞譯曰律令公定之音樂公正之禮樂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五十二謚曰達子元瑋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瑋襲元瑋大業末為文城太守以城歸唐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曾孫祖悛梁尚書左僕射父明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冠有令名歷尚

書郎駙馬都尉梁孝元帝為魏軍所逼遣表請和俄江陵平遂入關周明武間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宣帝即位轉御飾大夫及帝不愈留侍禁中與劉昉常譽皇甫績同謀引隋文初固讓表進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隋文從之進上開府內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起義天下騷動并州提管李穆頗懷猶豫

據穆傳內並無猶豫之說恐亦表自詡之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六

隋文令表往喻之表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陳隋文即令表隨便安集淮南開皇元年進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士民懷之轉曹州刺史後帝思表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願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表尋卒帝傷惜久之謚曰安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父道周雍州都督績三歲孤為外祖常孝寬鞠養孝寬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

績孤幼特捨之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勵已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寬聞對之流涕于是專精好學略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引為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太子監國衛刺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遁績聞難赴之遇皇太子于玄武門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錄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隋文提已績有功馬進封郡公拜大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九

軍開皇元年以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帝問其狀績曰大吞小一也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岩于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帝嘉勞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遣之書

隋書載其書曰曩者偽陳獨阻聲教聊申薄伐應時瓦解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醴

吾是隋將何容外交卿宜善思生路曉諭黎元能早
改迷失道非遠

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
信州總管俄以病乞骸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
望顧問不絕卒于家謚曰安子思嗣

盧賁字子微略涉書記頗解鍾律在周襲爵燕郡公歷
儀同三司司武上士時隋文為大司馬賁知非常人深
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隋文被顧託羣情未一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十

賁置左右隋文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赴隋文潛令賁
部伍伏衛因呂公卿謂曰欲富貴者當相隨來往往偶
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至眾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宮門
者拒不內賁諭之不去瞑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隋文
得入賁恒典宿衛承間進說以受禪請

隋書載賁言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寔歸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

隋文從之及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奏改周旗幟

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
創也尋拜散騎常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
頴蘇威共掌朝政賁甚不平時柱國劉昉被踈忌賁諷
昉及上柱國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頴威五
人相與輔政又以晉王帝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
子曰賁將數謁殿下恐為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
等委罪于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
忍加誅並除名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十

以古樂宮懸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
表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
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簾鄭玄注周
禮二八十六為簾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
華用舍不同周武復改懸七以林鍾為宮夫樂者治之
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是以吳札觀而辨興亡然
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于聲安危斯應周
武以林鍾為宮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黃鍾下生

之義黃鍾君也而生于臣明為皇朝九五之應又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隋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竟從之改七懸八以黃鍾為官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刊定周齊音律未幾歷郢號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利民渠又派入溫縣名溫潤渠以溉烏鹹民賴其利後為齊州刺史糶官米而自糶坐除名後從幸洛陽帝從容謂曰我始謂大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十三

馬及搃百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當位與高頻齊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昔恩復慶牧伯何乃不思報効以至于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賁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叙功績有怨言帝大怒謂羣臣曰吾將與賁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有佐命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帝曰我抑屈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賁柳裘皇甫績等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當周宣

帝時以無賴得幸及帝大漸頗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願命于我我將為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為正盡于後如賁之例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

愚按隋文數言即五人鐵案真快論也北史似不必更置一論周書曰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然也

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于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十三

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望復用此道安之帝曰然遂廢之卒於家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家於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有傳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孝元以湘東王建西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孝元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季才曰頃

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鎮荆陝還都以避其患

隋書曰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社稷可得無虞

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懔等議乃止俄江陵覆滅周文帝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

冊府元龜曰周文每有征討常令隋從賜宅一區水

田十頃奴婢牛羊什物等謂之曰鄉是南人未安北

土故有此賜欲絕鄉南顧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十四

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答初荆州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季才言曰

隋書載季才言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收冀度晉平建

業旋得士衡

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私哀之故

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徵君遂失天下望因出令免梁俘

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

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須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護免自是漸踈之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托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臣禮因賜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秘苑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隋文為丞相嘗夜召之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十五

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為箕穎事乎帝然久之曰吾今警騎虎誠不得下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國城上俄變紫遂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正位謂之二八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

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音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祖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受命

愚按季才也前勸護請老後勸堅篡位何前後兩轍季才術士知小術而不知大義故爾雖然知人難哉武帝知其前不知其後

帝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十六

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皆鹹鹵不甚宜民願為遷徙計帝愕然謂頴等曰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進爵為公謂曰朕自今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秘與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為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為均州刺史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頴

求去職優旨不許會張胄玄歷行及袁充言日景長帝問季才因言充謬帝大怒免其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辰與瑯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詈之徒雖後進亦申遊款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別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十七

季穆字顛慶自云隴西成紀人父文保贈司空少明敏有度量文帝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親遇穆亦小心謹肅及候莫陳悅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悅黨史歸據原州猶為悅守周文令候莫陳崇襲之穆時先在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擒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又領鄉兵擒竇泰復弘農並有戰功沙苑之捷穆言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逐之則歡可擒周文不聽論前後功爵永平縣公印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

人追及左右皆散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
陳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其輕侮不疑是
貴人遂捨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俱逸是日微穆周文
已不濟矣既與穆相對泣恩賜更隆顧左右曰成我事
者此人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
賞賜不可勝計周文歎其忠節曰人所貴唯命穆輕命
濟孤爵位王帛未足為報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印山之敗穆授周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六

驃馬後中廐有此色者悉賜之又賜穆嗣子博安樂郡
公姊一人為郡君自餘姊妹並為縣君兄弟子侄及總
麻已上親并舅氏皆霑厚賜其褒崇如此從解王壁圍
拜安定國中尉歷太僕卿從於謹平江陵以功別封一
子長城縣侯尋進大將軍賜姓拓拔氏

子按宇文泰賜諸人姓皆宇文獨賜穆國姓耶恩於
已而氏以國所以為奸雄

又擊曲沔蠻破之俄除原州刺史拜世子博為儀同三

司以兄賢子為平高郡守兄遠子為平高縣令並加鼓
吹穆自以叔侄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固辭
不拜周文不許後入為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孝閔踐
阼又封一子為升遷縣伯穆請迴授賢子孝執許之及
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
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
慶吾不用汝言至此穆以此獲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時
植弟基當從坐殺穆求以子博怡等代死辭理酸切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九

者動容護矜之特免基死明帝即位拜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直州刺史武成
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天和二年進封
申國公舊爵迴授一子建德元年遷太保尋出為原州
摠管四年武帝東征令穆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並破
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上柱國除并州摠
管時東夏初平人情尚擾穆靖以鎮守民皆懷之大象
元年加邑至九千戶遷大左輔摠管如舊二年詔加大

傳仍摠管及隋文作相尉遲迴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弗聽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豈能遠天乃遣使謁隋文帝并上十三鏤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徵申其意時迴子誼為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迴令其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穆遣兵討獲子勝隋文嘉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勲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孝軌榮及才並儀同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十一

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為容國公穆又密表勸進隋文受禪詔曰公舊德又父黨敬惠來旨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穆來朝帝降座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盛無比穆表乞骸詔曰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當移都帝以初受命難之穆表言移都之便帝素嫌臺城

制度迨小又宮內多鬼妖蘇威嘗勸遷帝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動至是省穆表復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人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餘下詔

隋書載詔曰穆社稷休命位極帥臣乃無伯玉之非豈有顏回之貳故以自居寥廓弗關憲網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用法弘道示崇年德

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卒時年七十七遺令以不得陪駕岱宗為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十二

隋書載穆遺令曰吾年宦已極無所復恨竟不得陪玉鑿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贈十洲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椁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百寮送之郭外詔太常卿牛弘齋哀冊文祭以太牢長子惇字士獻周文帝令功臣長子並與略陽公遊處惇於輩流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翫瑰奇無不班賜封安樂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卒子筠襲祖爵惇弟怡

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荊州總管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恒弟榮位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密國公

所以不依它傳削其碌碌者非以榮穆蓋愧穆亦以危穆也

雄弟渾字金才仁壽初忿筠慘害遣兄子善衡賊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十二

求盜不得文帝大怒盡追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移證瞿曇殺之而善衡獲免筠死帝議立嗣邛公蘇威奏筠不軌

隋書曰威奏筠不義骨肉相戕當從隋書

請絕其封帝不許乃以渾嗣渾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左侍上士尉遲迥起兵於鄴時穆在并州隋文深慮穆為迥所誘遣渾乘驛詣穆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曰願執柄以熨天下隋文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寬所述穆意

會鄴平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武安郡公開皇中晉王廣出藩渾以驃騎將軍領親信從往揚州及筠死渾規欲紹父謂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賊之半每歲相奉述因入白皇太子

隋書曰述白渾有功于國當襲穆封

奏文帝竟詔渾襲申公以奉穆嗣大業六年追改穆封為邠公渾仍襲馬累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奢侈二歲後不以奉物分述述大恚因醉謂其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十三

人于象賢曰我為金才所賣死且不忘渾開由是結隙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謂帝曰李氏應為天子宜盡誅天下李姓述知之因構渾於帝曰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數與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家世隆盛身握禁兵不宜如是帝曰公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即日遣述掩其家遣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推述入獄中召敏妻宇文氏出謂曰夫人帝瑒

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妖讖當自求全因教言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錄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生民此天亡隋時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為大將軍每軍二萬餘已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侄內外親婭並募從征吾家子弟必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間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卿家獲全耳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十四

是誅渾敏等

愚按金才殺侄而奪其爵且并及無辜瞿曇宜渾之及禍也雖然皆李穆不忠孽報

自餘無少長皆徙嶺表

舊唐書載武德元年詔曰隋右驍騎衛大將軍李金才左光祿大夫李敏並鼎族高門元功世胄橫受屠殺朝野稱冤然李氏將興天祚有應冥契深隱安肆誅夷朕受命君臨志存刷蕩申冤旌善無忘寤寐金

才可贈上柱國申國公敏可贈柱國觀國公 北史論曰李穆與梁睿皆周室功臣隋文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穆首登師傅睿終嬰殊寵觀其見幾而動抑亦天民先覺然方魏朝貞烈有愧王陵比晉室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華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禍難旋及得之非道可不慎與 愚按睿雖有勸進一舉然不過畏禍耳與穆揚眉奮肘負周黨隋有別故不入恩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十五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父松年見別傳劭少沉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珽魏收陽休之等論古事有遺下討閱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時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帝怒收其書覽而悅之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表請變火曰臣謹案

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變晉平公視之果是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内厨及東宮諸王食厨不可不依方法帝從之劾又言上有龍顏戴千之表指示群臣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十六

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徹齊氏以為祥瑞政元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于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為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名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慈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

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為兩段有楊樹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勝黑死大象元年夏樊陽汴水北有龍鬪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十七

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聞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為亳州摠管遂代周有天下後聞於樊陽者樊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八自崇陽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殺皆感氣也又曰秦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

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秦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發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為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為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瑛陽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揚姓納音屬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十八

宣靜凡五帝趙陳代越勝五王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為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以秦人有命者泰之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千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秦人之表戴千臣伏見至尊有戴千之表益知秦人之表不與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

風雨會同海內不徧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為陳留公世子亳州摠管遂受天命成太平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秘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陽為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竇恭至尊代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四十九

愚按此事與周世宗得點檢作天子木書而以趙匡胤代張永德同宜入隋文本紀

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老子將度世自云代枯栢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收亳州親祠樹下自是栢枝回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

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注云慈變為非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又左衛園中慈皆變為非帝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劬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隋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於西山隋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隋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隋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為復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色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十

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隋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德教施行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部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隋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隋楊氏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為王六為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登九五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

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為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為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楊氏也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者負之當為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十一

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送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為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色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時停留三十

日也千里馬者至尊舊所乘駟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于馬為作足坎於馬為美脊是故駟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為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大隋受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十三

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伏三皇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德劣今皇子道始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與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在隋也帝大悅以劾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其文為字復言有諸物象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十三

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一作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王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風伯雨師人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往往偶對大玉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月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十九

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劬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帝以為誠賜帛千匹劬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識緯依約符命据據佛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帝令宣示天下劬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帝益喜賞賜優洽及文獻后崩劬復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

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七十九

五十五

日苑內夜有鍾聲二百餘響生天之應顯然也帝覽之悲喜時蜀王秀以罪廢帝謂劬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劬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帝然其言後帝夢欲上高山不能崔彭捧足李威扶肘乃得上帝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劬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宗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侍長壽之徵帝聞喜見容色

其年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
誅劬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
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碣殺石厚丘明以
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送賊度
越前聖謹案諒毒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
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惟青
陽夷鼓與黃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絕請改其氏劬以此
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秘書少監卒於官劬在著作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十六

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
不經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繁雜無足稱遂
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湮滅無聞初初齊志為編
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平賊記三卷或文
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嗤鄙然其指
摘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服其精博爰自志學
暨於暮齒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
至對色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劬弗覺惟

責肉少致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劬劬依前閉目伺獲之
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素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
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
尚衣葛衫容戲充曰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荅曰
惟絺與綌服之無數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為秘書郎
歷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
顧太史令時帝將廢太子勇正窮東宮官屬充見帝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十七

信符應因希旨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帝然之充復
表奏隋興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
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
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
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
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至之影尺有五
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
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

去極近則影短日長去極遠則影長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苞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今大隋起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帝大悅布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九

五

壽初充言帝本命與陰陽律呂合者六十餘條奏之因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日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實歷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無窮帝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影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

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勛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綿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日居武德陰陽歷數並得符同唐堯唐堯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卷之九

五

陳率百官拜表奉賀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乃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祭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秘書少監後天下大亂帝初罹雁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託天文表陳嘉瑞曰伏惟陛下握錄圖馭黔首以百姓為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

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錄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墻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敗其四歲星主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十一

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內癸感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糧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錄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異時間出今一朝揔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亮孽方清九夷於

東穢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愈昵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皆切患之宇文文化及弒送之際并誅充

裴蘊河東聞喜人祖之平父忌並南史有傳忌在陳與吳明徹同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卒蘊明辨有吏幹仕陳歷直閣將軍興寧令以父在北陰奉表於隋文請為內應及陳平帝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十二

以夙有向化心超授儀同僕射高頴不悟諫曰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又加上儀同頴復諫帝曰可加開府頴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文帝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儻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為樂戶其六品以下至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

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

資治通鑑曰時四方敬樂大集東京閱于芳華苑積翠池側有舍利獸先來跳躍激水盈衝龜鼉龜鼈水人垂魚遍覆于地又有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欬然騰過左右易處又有神鰲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伎人皆服錦繡繪綵舞者鳴環珮綴花眊課京兆河南製其衣而京錦綵空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十三

皆置博士弟子選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時猶承文帝和平後禁網疎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家代為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戶口皆從

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掘纖毫吏民憚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反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從者十萬不盡加誅後無以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十三

蘊由是峻法理之所戮數萬皆籍沒其家資治通鑑曰玄感圍東都開倉賑給百姓凡受米者皆坑于都城之南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恃才負舊有無君心見詔書每下便腹誹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行役輕我童穉又共高頰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

誣罔及我即位內懷不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遼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何處有如許賊帝悟曰老革多姦以賊費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帝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鞠之處死帝曰未忍便殺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已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引致姦惡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時軍國多務凡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隸遍於郡國侵擾民間帝弗知也以度遼之役進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

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廷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俊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惜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五

虞世基字懋世會稽餘姚人父荔南史有傳世基幼恬靜喜愠不形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奇之顧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之任陳累遷尚書左丞陳後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為講武賦於坐奏之後主嘉嘆陳滅入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為五言詩見情文理悽切作者無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嘆曰海內當共

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大業拾遺曰大業初勅世基等撰十郡志千二百卷

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

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

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詔起令視事拜

見曰殆不能起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

食輒悲哽不能下飭帝使謂曰方相委任宜為國惜身

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五

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

夫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

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閣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

至省方為教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遼東之役進金紫

光祿大夫後從幸雁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

帝為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

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詔朝野離心言其詐衆

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

以備不虞帝不從但云卿是書生定猶懼怯時天下大

亂世基知帝不可諫又以高穎張衡等繼誅懼禍及已

雖居近侍惟諂媚取容自後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

知帝惡聞之有告敗者抑損表狀不以實聞雖外間有

變帝弗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

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

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

少久在間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三五

兵散

資治通鑑曰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世基及御史大

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數實多戮

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眾寡懸殊故使官

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正罪大理卿鄭善果奏

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

為大理司直

又東恭帝為越王時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

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戲欵嗚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氣貌沉審言多合意特見親愛朝臣無比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遂恣奢靡彫飾器服無復素士風孫氏復攜前夫子夏侯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

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為之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世基弟世南國士也而清貧不立畧無所瞻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弑送世基見害資治通鑑曰帝見執至朝堂猶問世基所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

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

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先世基殺之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父訥之見別傳矩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畱情世事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隋文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頴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六

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帝難遣矩行矩請速進帝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惧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拔廣州仲宣惧而潰散矩所綏集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為刺史縣令及還帝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高頴楊素曰韋沈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

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
 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再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
 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數為邊患後長
 孫晟言主私通從胡矩請出使說都藍殺公主帝從之
 公主竟見殺後都藍與突厥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
 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
 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公竟不錄帝以啓民可
 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后崩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七十一

常舊無儀汪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
 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
 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帝令矩掌其
 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
 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
 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
 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不及書典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
 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

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
 之世頗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
 有名目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
 春秋通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
 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
 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
 史三十餘國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埽地俱
 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風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七十二

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因撫納監知關
 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有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
 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
 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
 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皆由富商大賈
 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地遠卒訪
 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戶人
 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

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
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
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
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踈
勒度葱嶺又經罽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
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
波喝盤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
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十三

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
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門戶摠湊燉煌是其咽喉之
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駭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
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
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通誠款翹首願
為臣妾聖情含養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
蕃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
表威化之遠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炬至御坐親

問西方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
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委之後遷黃門侍郎
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
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
高昌王趙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
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
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
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十三

隋書食貨志曰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
之
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
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
計諸蕃懼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略進銀青光祿
大夫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
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于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
者以十萬數又勅百官及民間士女列坐棚閣縱觀皆

被服鮮麗終月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
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
散蠻夷嗟嘆謂中國為神仙

資治通鑑曰胡客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
豈饒例不取直其中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
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
為市人慚不能答

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七十四

裴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丹心孰能若是帝遣將
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西域諸國曰
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
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
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
域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突厥
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本孤竹國周以
封箕子漢氏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為

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揚諒不肖師出無功陛下
安得不事使冠帶之境長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于
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惧皇靈遠暢慮後服先亡
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
本國語王令速朝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
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虎賁
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
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功進右光祿大夫時皇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

七十五

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
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賊穢聲後以楊
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昌薩那部
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
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
可汗部衆漸盛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
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
厥淳易可間由內多羣胡盡皆禁黜教導之耳臣聞史

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其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異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至此云皆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雁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墮可汗遣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七十九

七十五

果無匹合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奸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送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曰不關裴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今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侍內隨化及至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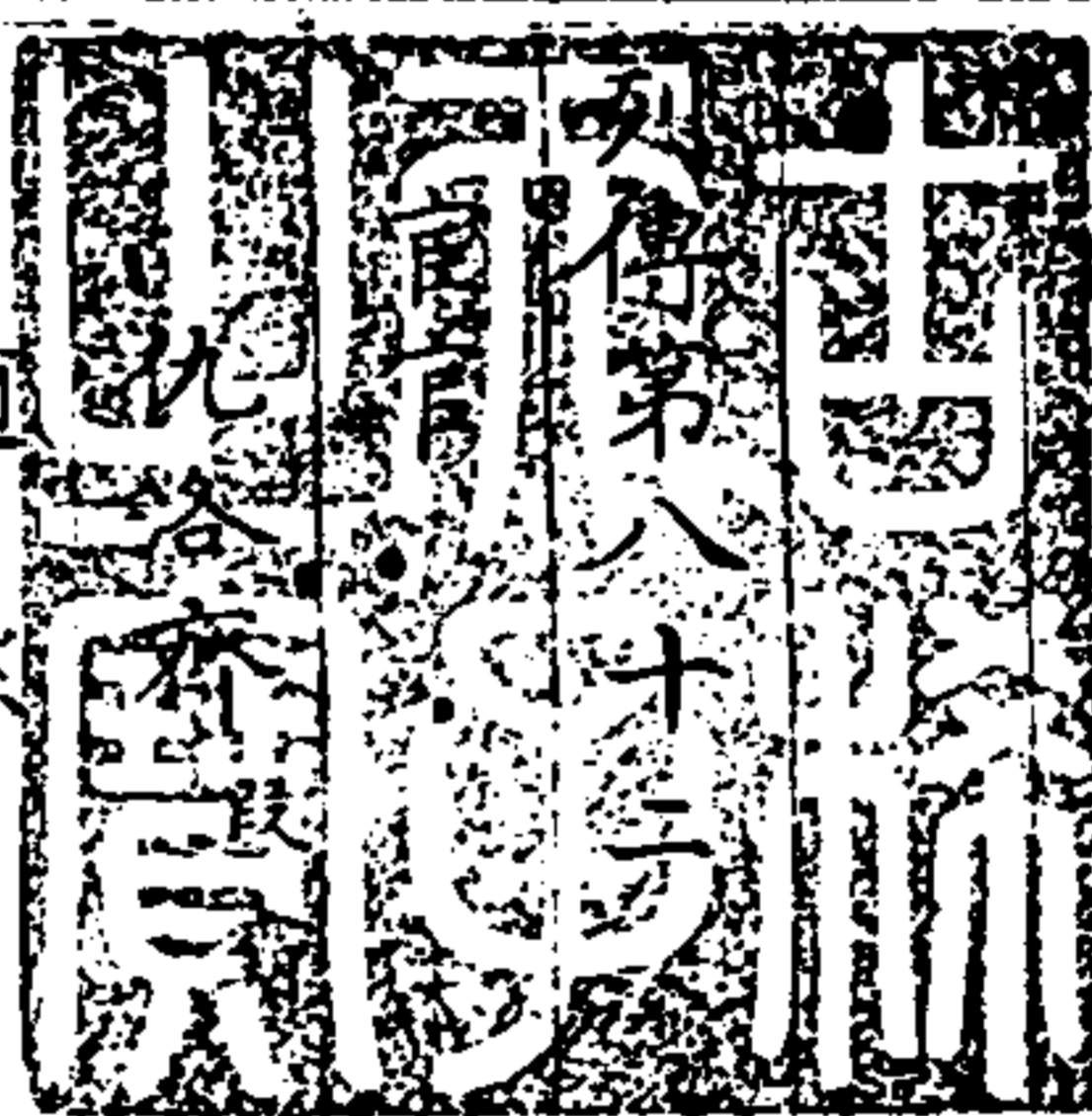
南北朝史
卷一百七十九

七十五

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蕃客以疾不行及唐高祖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鑿與早還俄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身禍待人多過其望雖厮役皆喜時從駕驍果數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

舉山東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卒

欽定四庫全書											
<small>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七十九</small>											
七八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											
明 李清 撰											
北史九十四											
											
<small>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small>											
張宗之	張祐	王遇	王質	秦松	劉騰	楊範	王溫	平季	趙默	孫小	王琚
劇鵬	抱嶷	符承祖	李堅	白整	賈榮	成軌	孟藥	張景嵩			
								<small>毛楊</small>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七十九

齊諸宦者

題宦官

予論曰北史之槩列宦官于恩倖也妍媸混矣予攷魏齊兩代雖無呂強張承業忠然如密諫後馮后之劇鵬與執禮前馮后之王遇亦備中佼佼者故從恩倖摘出總為一類使涇渭自別是以君子與人為善下及刑餘之大公也雖然獨劉思逸另列節義為超然矣乃悟權臣之鼎錢能救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三

仇洛齊中山人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出馮翊重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後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中侍御史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益嵩妹于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魏冉閔婦閔破入燕慕容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于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惟有三舅每言于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仕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

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閹人惟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用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疎闊民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民樂葵因是請採漏戶供為綸絲自後逃戶占為紬綾羅穀者非一于是雜營戶帥遍于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民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三

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大官卒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魏書曰世祖親政內外大明黜陟有告霸前在定州濁貸貪穢犖財歸鄉里霸不首引太武怒欲斬之尋免為庶人

王琚高平人自云本太原人秦常中被刑入宮小心守

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珺
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歷冀州刺史假廣平王孝文文明
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
老于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為公扶
老自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
冀州刺史諡靖公

魏書曰珺養子寄生早亡子蓋誨襲爵初珺年七十
餘賜得世祖宮人郭氏本鍾離人明嚴有母德內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婦孫百口奉之若嚴君家內以治

趙默

魏書默作黑

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生而涼州平沒入為閹因
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
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
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
我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問默默對曰臣以死

奉戴皇太子

魏書載默言曰陛下春秋始富如日方中天下悅其
盛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終萬年若聖性淵
遠欲頤神味道者臣以死奉戴太子不知其他

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幸兩宮祿賜優
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獻文命與默對館選部訢奏中
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
選部監公孫邃為幽州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疾其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亂選體遂爭于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
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勲能俱立不過列郡今
訢皆以為州臣實為惑于是默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
默為監藏因默為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
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
及訢將獲罪默因構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于職事出
為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已清儉事濟公私
魏書曰時有人欲行私賂黑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

賈公營私本非所願孝文太后聞之賜穀帛加厚

後卒于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諡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父瓚後秦姚泓安定護軍為

夏赫連勃勃所殺

魏書曰赫連侵安定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

眾拒守見殺

小没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入平城內侍東宮以聰識

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寇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六

虞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請父瓚贈諡求更改葬詔

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諡曰戴小後拜并州刺史爵中

都侯州內四郡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

聲稱微少于前然所在清約當時收伯無能及也性頗

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讐小之為并州以郭

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深河南鞏人家世寒微父孟舒宋武帝先

以晉將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維氏宗文邕謀反脅孟舒

等事晉孟舒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充腐刑以忠厚謹

慎擢為侍御中散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爵

彭城侯卒于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諡曰敬始宗之納

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詒弟思度女也

宦官有妻奇婦人再醮宦官尤奇

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氏被命

在內豫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魏書曰諸中官皆世衰惟趙黑及宗之後家僅數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七

通于士流

劇鵬高陽人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

性通率不以閹閹為耻孝文遷洛常為宦官事幽后后

惑薛菩薩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

誅祐充腐刑積勞至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

用事祐寵幸冠諸閹特遷尚書仍館內藏曹未幾監都

曹加侍中與王獻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

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尋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儀于宮城南觀者以為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響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卒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諡曰恭葬日駕親送近郊祐養子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魏書曰靈太后為肅宗采名家女慶女入充世婦未幾為嬪即元叉甥也後卒于高平鎮將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居于直谷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免嶷獨與母沒入內宮受刑遂為宦人小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睹生拜太中大夫將還見于皇信堂孝

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睹生卒贈秦州刺史諡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餞于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念其耆舊每見勞問數追稱其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迴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于禮接天性酷薄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弟姪甥壻略無存潤卒于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二人爭立嶷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本族老壽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奸臊聲醜音被于行路

魏書曰榮前在洛州遠迎老壽妻常氏兵人千里疲於道路

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未聞鳥獸不若請以見事
免知官付廷尉正罪詔可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
百人老壽及石崇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
谷出二貴人石崇自被劾後遂廢頓于長宣位南兖州
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羗也與雷克不蒙
俱為羌中強族自云其先鉅耳氏宣武時改為王自晉
已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八十

十一

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馮幽后之前廢也遇頗言
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稱后無咎而稱遇謗議
之罪

冊府元龜曰冲言果爾合死帝曰遇舊人未忍盡之
當止黜廢耳

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夫復舊爵廢后馮
氏以幽后譖出俗為尼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
接往來祇謁不替舊敬

魏書曰衣食雜物每有薦奉后皆受而不讓又至其
館遇夫妻迎送謁伏侍立執臣妾禮

遇性工巧強于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
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
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
不倦又長于人事留意酒食每逢察舊觴膳精豐然競
于榮利趨求勢門趙修之寵也遇深附會受救為之造
宅增于本旨答擊作人莫不嗟怨卒于官初遇之疾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合注
卷一百八十

十二

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懼為泣下其善奉
諸貴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氏人因事為閹為文明太后所寵

魏書曰高祖為造甲第數臨幸之

賜爵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
承祖任居腹心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
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家坐事如下登室頗解書學後

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為瀛州刺史風化粗行民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為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威貴質皆實掌為榮入為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文成初坐事為閹稍違給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為瀛州刺史本州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十三

榮同于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于光祿大夫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

魏書曰整少掌宮掖碎職以恭敏稱

位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徙屬南兗州之燕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在懸瓠問宮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遷中給事靈太后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勳除崇訓

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賚亞于諸王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將為臨軒會日大寒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奸謀有餘善射人意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主修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戍人資垂越清河王擇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十三

而不與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義害憚廢太后于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籥孝明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

如監記載太后哭曰養虎自噬長虺成蛇

義使中常侍賈榮假言持孝明書密令防察以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為外禦騰為內防迭直禁閤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四年中生殺之威決于義騰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參其顏色

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惟在財
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
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
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居廣開室宇

伽藍記曰堂北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又有一涼風堂
本其避暑處凄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
天下咸苦之死于位中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
初治宅奉車都尉周恃為望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十四

用恃告人曰必困于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
成陳屍其下

愚謂騰不死必誅吉孰大焉周恃惜未知此

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日閹官為義服杖經衰縞者以
百數朝貴皆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
亡之盛莫及焉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
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
養于北裔尋遣密使追殺于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宣武
末累遷光祿少卿光祿大夫靈太后之廢粲與元義劉
騰等伺孝明動靜

本史燕雜不倫今取魏書正之

右衛奚康生謀殺義太后孝明同升宣光殿左右侍臣
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給太后曰侍臣多懷恐
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孝明出
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于宣光殿粲既義黨咸福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十五

震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俊遂移家屬焉時
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時年向七
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義騰
党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粲為濟州刺史未幾遣
武衛將軍刁宣馳駟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文成時坐事官刑為王琚所
養恩若父子累遷中尹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
僕領中書樂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官內

侍貴者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早遂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于家後為宗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執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舉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執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京染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孝明所幸潘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十六

以執為假父頗為中官敬憚孝莊初進爵為侯卒于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諡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藥城人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兄繼叔俱充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武崩羣官迎孝明于東宮溫于卧中起帝與保母扶抱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封武陽縣侯建義初于河陰遇害

孟藥字龍兒不知何許人坐事為閹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藥被病面常黧黑于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藥初出太后聞之曰藥必不濟我為之憂及奏其死為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欣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黃綾十疋以供喪用七日太后為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坐事

魏書曰父雅與沙門法秀謀反伏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十五

腐刑累遷新興太守孝明崩與爾朱榮等議立孝莊及即位起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孝明左右靈太后亦密仗之通傳意計于帝元義之出二人頗有力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誅義時內外喧喧言義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啟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義詔書已成未及出外義妻知之乃告太后云景嵩暢與清河

王息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呈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義妻構之不已出暢為潁丘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獨景嵩存猶大致嫌責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齊宦者韓寶業盧勒義齊紹泰子徵並神武舊左右惟閣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義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曹文標夏侯通伊長游魯侍伯郭沙彌鄧長顯及寶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十八

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顯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朝權寶業及勒義齊紹于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歛不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顯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隘宮鍾虓趙野義徐世凝荀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並于後主朝肆其奸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

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貪恠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虎門外有朝貴憇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却廳諸閣或在內多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虎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羣馬塵必空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廳趨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既不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

十九

致言時主亦無此命惟以工巧矜功用長顯為太府卿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一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八十三

北史九十五

酷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子神

張赦提趙霸

崔暹

邱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盧斐

畢義雲

庫狄士文

趙仲卿

田式

燕榮

元弘嗣

王文同

題酷吏

夫為國之體有四一仁義二禮制三法令四刑罰仁義禮制教之本也法令刑罰教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教化遠而刑罰近可助化而不可專行可立威而

不可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可致化百世可

知然考覽前載有時用之矣昔秦任獄吏赭衣滿道漢

革其風矯枉過正禁網踈闊遂漏吞舟故大奸巨猾犯

義悖禮卸都寔成之倫猛氣奮發摧拉凶邪一切以救

時弊雖乖教義或有取焉于洛侯之徒前書編之酷吏

或因餘緒或以微功遭遇時來忝竊高位肆其褊性多

行無禮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所蒞職莫不悚然居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下者視如蛇虺過其境者逃如寇讐與人之恩心非好

善加人之罪心非疾惡所笞辱多無辜察其所為豺狼

不若其禁殺除猾殆與郵寔之倫異乎君子賤之故編

於酷吏魏有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張赦提羊祉崔

暹鄴道元谷楷齊有邱珍宋遊道盧斐畢義雲周書不

立此篇隋書有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元

弘嗣王文同今檢高遵羊祉鄴道元谷楷宋遊道盧斐

趙仲卿崔弘度各從其家傳餘並列於此云

于洛侯代人為秦州刺史貪酷安忍部人富熾奪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熾一百截其右腕又王隴客刺殺民王羗奴王愈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胃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殊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之分懸道路見者無不痛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民乃斬洛侯謝百姓

胡泥代人歷官司衛監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三

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與口諱孝文聞而嘉之賜泥衣服一襲出為幽州刺史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轉為定州刺史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截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弘農人少為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為狄道護軍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洪之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

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賜死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付洪之遂稱獻文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為昆季以外戚為河內太守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虎牢地險民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為酷虐後封汲郡公徵拜內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四

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往討山胡皆保險距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禁姦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

宣告斬決其中枉殺者百數赤葩渴即羗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單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羗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娶於張氏聰強婦人也自賤至貴多所補益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之遂踈張氏亦多所產育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室二妻妬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八十一

五

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蒞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嘗患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更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遍遶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孝文至是乃稍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

見元后計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之宴飲醉酣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既富貴赫奕遂棄本屬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也長子神劉氏出少有胆畧以氣尚為名以單功封長樂縣男孝昌中行相州事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克會榮見擒以功進爵為公北海王元顥入洛孝莊北巡除神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駕還宮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朝史

卷一百八十一

六

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冀州刺史張敖提中山安喜人性雄武有規畫初為虎賁中郎時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皆於靈邱應門間聚為劫害或斬人首射其口或刺人臍引腸遶樹共射之為戲笑單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敖提為逐賊軍將未幾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靈邱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為劫獻文怒之孥截其家同黨相率寇盜敖提應募

求捕乃以為遊徼軍將前後擒獲殺之畧盡因此濫有屠害以功除幽州刺史赦提克已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受納僧尼因事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赦提曰當為訴理幸得申雪願寬憂不為異計赦提差自解慰段氏乃陳真香昔常因假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今為臺使心挾前事故拷逼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七

下過極以無辜遂成時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泰州往訊狀如前乃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呼妻責之曰濁吾者卿也又恃親安吾終不免禍九泉之下當為仇讐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其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走不可若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崔暹字元欽滎陽潁川人性猛酷姦猾好利能事勢家

初以秀才累遷南充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污狼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各敗葺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入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然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為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暹崇節度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八

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伎園田貨元義獲免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
卽珍字安寶武州鎮人齊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為州人所疾苦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攜等回單彭城珍御下殘酷士眾離心土人豪族遇之無禮遂為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空公

盧斐范陽涿人父同前見斐性殘忍以強斷知名齊天

保中累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溢非人情無問事大小拷掠過度死於大棒車輻下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冰雪上或盛夏酷熱曝之日下在階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莫不重跡屏氣皆目為校事

北齊書曰目為盧校書

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杖死

獄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九

畢義雲小字隋兒東平須昌人父祖暉幽州刺史少巖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為司州一吏訟其有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吏挾私懷怨並無所問拘吏數人斬之因此銳情訊鞠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勲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橫不平頗被怨訟有

前汲郡太守翟嵩者啟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逋嵩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囑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為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祖載日内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惟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啟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為妻世安雖父服未終其女為祖已就平吉特乞聞迎不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七

備及義雲成婚之夕眾禮備設克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所遣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稱孤貧亦為矯詐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署表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又稱私忌不至詔付廷尉科罪尋勅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為北豫州刺史義

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伺察之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
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皆罪義雲規報子瑞亦以上聞
從此讎見稍踈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而
鄭子默方被任用義雲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
攝左丞子默誅解左丞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
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故欵密無間及
孝昭大漸顧命傅位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疑元海
遣積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一

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
在州先有鏡吹按部行遊兩部並用又軒昂自得意望
銓衡每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乃作書與元海論叙時
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真拾奏之元海由
此漸踈孝真遂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
私集人馬甲仗將以自防為人密啟及歸彥被擒又列
其朋黨專擅用是追還帝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
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為心累世本州刺史

家富於財士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宅宏
壯閨門穢雜聲徧朝野為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
忿競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所
答而酷暴殘忍居家尤甚子姓僕隸恒瘡痕徧體有孽
子善昭性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榜掠無數首著籠頭
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
即善昭所佩刀也遺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
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帝令舍人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一

關子暢就宅推之備陳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
貌疑盧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乃捕繫臨漳
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朝貴宜為之隱
乃斬於獄棄尸漳水
庫狄士文善無人章武郡王干孫士文性孤直雖鄰里
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
東衣冠多奔迎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
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尋拜貝州刺史性

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加於
 獄累日杖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
 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跡慶弔不通法
 令嚴肅吏民股戰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
 朝遇帝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
 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帝問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
 餘無所須帝異之別賞遺士文至州發摘姦諂長吏尺
 布斗粟之賦無所寬貸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相送哭聲遍州境至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
 母妻子惟哭士文聞之令人捕搗捶楚盈前而哭
 者彌甚司馬京兆韋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並苛刻
 惟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司馬蝮蛇瞋長吏
 含笑判清河生喫人帝聞歎曰士文暴過猛虎竟坐免
 未幾為雍州長史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
 乃必死此官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
 門人多怨望初士文從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

公長孫覽覽妻鄭氏妬諧之文獻后令覽雖絕士文恥
 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為妻君明
 士文並為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死家無
 餘財有三子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趙仲卿河南洛陽人父剛見別傳仲卿性麤暴有膂力
 周齊王憲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為畿伯中大夫後
 以平王謙功

隋書曰仲卿以使在利州與總管豆盧勣發兵拒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為謙所攻仲卿督兵出戰前後一十七陣
 進大將軍隋文受禪進河北郡公尋拜石州刺史法令
 嚴猛纖介之失無所寬捨鞭笞輒至二百吏民戰慄
 隋書曰鞭笞長吏輒至二百官民戰慄 愚按鞭吏
 與鞭民有別北史改之非是

無敢違犯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
 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徵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
 胷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謂之於菟事多克濟由

是收穫歲廣邊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啟民可汗求婚
帝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月遂相攻擊十七年啟民窘
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
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啟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
高頴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為前鋒至族蠡山與鹵遇
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洎復破之突厥悉眾至
仲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頴大兵至合擊之
鹵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
餘家帝令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上柱國朝廷慮達頭
掩襲啟民令仲卿屯兵二萬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
公李樂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
來寇韓洪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千餘級明并督
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啟民時有表言仲卿酷暴者
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
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免官仁壽初檢校
司農卿蜀王秀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秀賓客經過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五

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大半帝以為能賞奴
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粟五千石奇珍雜物稱是煬帝
嗣位判兵部工部二尚書事卒官謚曰肅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邳人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本
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絕人仕周位渭南太守
政尚嚴猛吏民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還本郡太守親故
屏跡請託不行周武帝聞而喜之進儀同三司擢拜延
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上開府徙為建州刺史封梁泉
縣公後從韋孝寬攻尉遲迥以功拜大將軍進爵武山
郡公隋文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於
外必威氣待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
昵無所容貸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誠無出寧
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杖寧五十其
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蠹上其衣襟揮袖拂去之式以
為慢已立棒殺之或察吏姦贓部內劫盜無問輕重悉
禁地穿中腹處糞穢令受苦毒自非身死絕不得出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五

赦書到州式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由是為帝所譴除名式慙志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惟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卧其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於此式歛抽刀斫信信避之刀中於門帝知之以式為罪已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七

燕榮字貴公弘農華陰人父侃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為內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受禪進大將軍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絕有力者為伍伯吏民過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絕境內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畏若寇讐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帝許之伐陳之役以為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

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瑛為王宇文述敗之退保包山榮率精甲躡之瑛敗走為榮所執事平檢校揚州總管後除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屈辱之鞭笞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撻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耶撻如舊榮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六

巡省管內聞官人及百姓妻美輒舍其室淫之貪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帝知之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粒罰之每笞不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付獄禁絕其糧弘嗣饑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帝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毒虐又賦穢狼籍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

榮死蛆出處

元弘嗣河南洛陽人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
弘嗣少襲爵十八為左親衛開皇元年從晉王平陳以
功授上儀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吏民多怨之轉
幽州時總管燕榮肆虐於弘嗣每笞辱之弘嗣不伏遂
被禁及榮誅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鞠囚多以詐灌鼻
或搯弋其下致無敢隱情姦偽屏息仁壽末授工木監
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圖遼東意遣弘嗣造舟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十九

萊海口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水中略
不敢息自勝以下皆蛆生死者十三四尋遷黃門侍郎
轉殿中少監遼東之役進金紫光祿大夫後奴賊寇隴
西詔弘嗣擊之值楊玄感反弘嗣屯兵安定或告其謀
應玄感西恭帝時為代王遣執送行在所以無反釋帝
猶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性明辯有幹用煬帝時為恒山郡
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

下車召數其罪令剡木為大槓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
埋小槓令其人蹈心於木槓上縛四支於小槓以棒打
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民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
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
皆收繫之比至河間名郡內官民小有違違者輒覆面
於地捶殺之又聞沙門有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
者數百人文同以為聚結惑眾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
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民號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二十

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
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雖人剖其棺燬其肉噉之
斯須咸盡

論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
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俗侯等
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
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
身嬰罪戮或憂患俱殞異術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

以為有天道矣 隋書論末曰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毋掃墓而望喪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一

二十一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八十四

北史九十六

奸惡

費穆

祖珽

李安

尉遲綱

楊約

郭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段達

虞慶則

題奸惡

或曰子之為奸惡類何也子曰有故或羽翼權臣而意非已創或姦賊儲藩而事殊上逼以列恩倖則愚浮以列叛臣則情滅故子另列奸惡以此雖然尉遲迥弟綱尤甚黨權廢主一不已而再罪極矣綱倖固不掩迥忠然迥忠亦不掩綱倖噫誰云兄弟之政

費穆

內入諸姓有費連氏後孝文改費氏

字朗興代人父萬位梁州鎮將穆性剛烈頗涉文史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元舅多為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後柔然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降其部眾因飢侵掠邊邑詔穆御旨宣慰莫不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為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柔然遁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三

魏書曰軍還之後必乘虛復出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

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弱為外營誘之賊騎覘見俄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及六鎮反叛穆為別將隸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班師以朔州是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乃曰今欲選將一人鎮捍誰堪者僉議舉穆崇乃請穆為雲州刺史穆招集叛散頗得民心

北境州鎮皆沒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穆乃棄城南走投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二絳蜀反以都督討平之拜散騎常侍後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擊破之及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也小平榮推奉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及萬人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政以推奉主上順人心故耳

魏書曰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三

今以京師之眾百官之盛一知公虛實必有輕侮心若不大行討罰更樹親黨公還北日恐不待度太行而內難作矣榮心然之乃有河陰之事聞者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為吏部尚書魯縣侯

魏書曰蕭衍遣將軍曹義宗逼荊州穆以南征大都督援之潛軍徑進出其不意至即大敗之生擒義宗

送闕

進封趙平郡公為侍中前絳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

討平邢杲時北海王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既平齊地議擊顥時圍虎牢將拔屬天穆北度無後繼穆遂降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因召入詰讓殺之孝莊還宮贈侍中司徒公諡武宣

愚按北海雖僭當以誅穆為第一快舉若穆謬加贈諡當言爾朱兆意不宜言孝莊 魏書曰穆末路一言禍延簪帶死宜哉

祖珽字孝徵范陽人父瑩見別傳珽神清機警詞藻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四

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起家秘書郎封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聞於齊神武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柔然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為時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慎倉曹雖州局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

年少歌舞為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綬并連珠孔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擲擣蒲賭之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雋子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覆亦緣貨物所致其縱淫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而規為倉局密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之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五

籤陸子先子先為畫計凡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察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歸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每人前相聞往復裝讓之與珽早狎乃眾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一嫗耳順尚稱娘子時諠然傳之後為神

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於座失金叵羅寶泰令飲酒者皆脫帽得之珽警上神武不能罪也後為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通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通略數帙質錢携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義高景略疑不實密問彥深彥深答無是事遂被推檢珽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六

坊如鉗銅倍徵其穀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內成又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事并云祖喜處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不通此書呼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銖唯與祖喜二銖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

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謀季璩等叔謀以語楊愔愔頰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捕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又盜官通略一部時除珽秘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命遂私竄他所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秘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七

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曾侍神武諷所司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外又善音律

冊府元龜曰文宣初受禪未改舊章珽自言舊在洛下曉知音樂上書曰魏代來自雲朔肇有諸華樂操

土風未能移俗道武破慕容寶於中山獲音樂器皆委棄之不知採用天興初吏部郎鄧淵奏上廟樂創制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既缺雜以箛羅迴歌太武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之此聲所興蓋呂光平西域得胡戎樂因大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孝武時錄尚書長孫稚共先臣瑩等斟酌繕條戎華兼採至於鐘律煥然大備今之創制請以為准因採魏安豐王元延明及信都芳所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八

樂說而定五聲始其宮懸之器仍雜西京之曲樂名廣成舞不立號所謂雜陽舊樂也

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而醫療尤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終愛其才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過敷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配甲坊除珽尚樂丞尋遷典御復為割臧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選勞舊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為孝昭所忤敕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加

以塗畫進之長廣王湛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擢拜中書侍郎武成遊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許之會南使入聘為申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帝於天保時頻被文宣杖責常銜之而珽於乾明皇建時知帝陰有大志深自結納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顯祖文宣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九

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

資治通鑑載珽說武成曰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文宣稱祖陛下萬歲後將何所稱以悅帝帝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欲以為嗣帝以後主嫡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脫宮車一日晚駕何以克終士開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三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也君

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適有
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微珽乃表言陛下雖為
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
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上應
天道并上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秘書監加儀
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望宰相先與黃門
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
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事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

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
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
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專弄威權控制
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表裏交通賣官鬻獄政以賄成
天下皆歌謠之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
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
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耳珽曰何不開倉賑
給乃買入後宮帝益怒以刀鐐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

之珽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
莫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珽又曰陛下有
一范增不能用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也
珽曰項羽人身亦何可及但天命不至耳羽布衣率烏
合之衆五年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方得至此恐未
可輕羽若臣何止范增縱擬張良亦不能及良身傳太
子猶因四皓定漢嗣臣位非輔弼以疎外竭忠勸陛下
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子居宸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一

最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
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祖
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言珽雖為流囚常
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
院置珽苦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
夜中以蕪菁子為燭目為所熏因此失明帝崩後主憶
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
愛幸珽乃遣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

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久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前實賴祖孝徵孝徵心行雖薄然竒略出人緩急可仗且又雙盲必無反意請召取問計帝從之入為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珽為侍中珽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瑯邪王計既行漸被任遇又胡太后被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三

北史齊書皆誤作靈太后按靈太后乃魏胡后諡非齊胡后今正之

珽欲以陸媪為太后撰魏尊保太后故事為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太姬亦稱珽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

三國典略曰齊後主在晉陽珽等上言曰昔魏文帝命章誕諸人撰諸皇覽苞括羣言區分義別今臣等

討尋舊典撰錄諸書做天地之數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二百六十卷昔漢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白虎通竊緣斯義名曰修文殿御覽今繕寫已訖并目上呈命付史閣

封燕郡公給兵七十人所居義井坊宅旁拓隣居大事脩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與吾等參論自盲人掌機密全不語我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三

恐誤國事珽頗聞光言又因光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帝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蓄奏之帝以問珽珽為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解云盲老公是臣多事老母似指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

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微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可為領軍明且具奏珽不合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云與元海素嫌必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為朋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四

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才望人皆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閣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為致治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使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駐

罪相及并坐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軍領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胡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不問珽日益疎諸宦者更譖毀之後主以問陸媪媪憫然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言孝微多才博學信為善人故舉之比觀其所為大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五

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勅受賜十餘事以先與重誓故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控理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閣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叛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亦不聽鳴吠敵無所聞見莫測其故或疑人走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叫鼓譟

誼天敵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
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敵先聞其言謂
不能見抗忽見親在戎行驚孤縱鏑相與驚怪乃解圍
去時提婆憾珽不已欲令城陷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
且守且戰十餘日敵竟奔走城卒保全卒于州子君信
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
書郎珽出即見廢免次子君彥別見

李安字玄德隴西狄道人父蔚仕周為朔燕恒三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六

史襄武縣公

愚考唐書蔚即周八柱國李虎子

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少司右
上士清文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
為儀同安叔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招謀害
帝誘哲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
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
王等遇害將加官賞安頓首曰

隋書載安言曰叔父無狀為凶黨盡感覆宗絕祀其
甘若薺蒙全首領為幸實多

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隋文
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止璋身隋文亦
為安隱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哲上儀同黃
臺縣男及即位累遷至黃門侍郎平陳之後為楊素司
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
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舟必輕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七

無備夜襲可破也安率衆為先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勉
進上大將軍再遷鄧州刺史求為內職帝重違其意除
右領軍大將軍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
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為行軍總管從
楊素擊之安別出長川會鹵渡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
出安為寧州刺史哲為衛州刺史安子瓊哲子璋始自
襁褓乳養宮中至是年八九歲始命歸家其親顧如是
帝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

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能弘
獎大節體此至公住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寧州刺
史趙郡公李安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
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
之無已但念事涉其親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
反覆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案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
性忠孝猶不並立况叔侄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
得正理宜錄舊勲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柱國以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八

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
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歎歎悲感不能自
勝先患水病遂疾甚而卒謚曰懷子瓊嗣少子孝恭最
知名

愚備考唐書宗室傳方知璋孫為江夏王道宗安子
為河間王孝恭不過唐人作隋書欲為兩家和解耳恐
多飾辭雖然道宗與孝恭同朝時何以遂爾默默
哲煬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予嘗論曰謬哉李安阱叔璋於死也夫當周將李時
楊堅實以丞相專政將移周鼎其反乎彼安以襄武
公爵襲自父蔚者從反正與誅反正與曰誅反正則
幸也為我先唱者有叔璋在其以梁州刺史與趙王
招圖堅而約安弟哲內應者正也乃哲猶曰寢之則
不忠言之則不義而安獨曰丞相父也不可背則試
問堅以周外戚肆馬謀篡而吾與合謀者忠乎抑義
乎又問招以周親藩奮然誅篡而吾與協誅者不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十九

乎抑不義乎奈何以璋反告而致之死則請正言詰
安曰若而父蔚至今存今將孰向彼周上公也非討
堅曷報君父恩夫叔志猶父志當父命奉而奈何獨
父一權相謂他人父背甚醜哉安也將殺璋後遂絕
無怛怛狀而以位高金多揚揚自詡乎則人猶得指
而唾之曰若國賊負君若家賊賣叔耳胡始辭賞則
泣辭曰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胡繼受封則又
泣辭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巧哉安也以厚顏

硬口文其忍心幾何不使旁觀者見此謂安實愛叔特以義奪愛而無情數行遂掩忠逆而倒置之乎夫李崇以叔穆附堅故亦勉附堅然猶慨然內恨以國難不扶無顏處世為言是崇雖身反猶不舌反而安獨身與舌俱反反者安耳豈叔璋耶若崇叔穆者乃真反也

尉遲綱字婆羅代人父侯堯尚周文帝姊昌樂公主綱少孤與兄迥依託舅氏周文帝西討關隴迥綱與母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子

主留晉陽後方入關從周文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臥內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周文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周文馬中流矢因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眾皆披靡周文方得乘馬

周書曰九年春太祖敗於邛山人心離解綱勵將士盡心朔衛

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縣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帝將圖周文

本史言帝有異謀以君圖臣何云異謀今改正之

言頗泄周文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為備俄引兵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為中領軍總宿衛事綱兄迥伐蜀從周文送於城西見一走兔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兔必當破蜀俄綱獲兔而返周文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嘗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每從遊宴周文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輒多周孝閔踐祚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三

馬又與晉公護引兵廢帝

嗟乎是皆宇文泰之教廢汝君者甥綱廢爾子者亦甥綱若死泰有知當嘆作法自斃

明帝即位進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戶歷少傅大司空陝州總管晉公護東伐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大軍還綱復歸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及錢穀等增邑褒之陳公純等聘皇后阿史那氏于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眾迎衛境首三

年追論河橋功封一子縣公四年卒京師贈太保諡曰武

楊約字惠伯弘農華陰人父敷兄素見別傳約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為查傷竟為宦者性如沉靜內多譎詐好學強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先籌于約而行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文帝受禪歷宗正大理二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帝雅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三

王意說之曰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為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執政公雖自結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何以取庇今太子失愛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志也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鎮銘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矣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撫掌曰吾智不及此賴汝起余約知其

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日

結託則可長保榮祿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盛躬履節儉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晉王為太子引約為左庶子封脩武公進大將軍及文帝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先矯詔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三

大夫及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兄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浙陽太守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憂悴得非為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徵入朝未幾卒無子郭衍字彥文自云太原介休人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

隋書曰周武帝伐齊圍晉州慮齊兵來援令衍守千里徑又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晉陽追齊師至高壁敗之

又從周武帝平并州以功加開府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迴起義從韋孝寬攻之以功

隋書曰迴猶子青州總管勒率青齊之眾助迴迴敗勒與迴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追破之執祐于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五

勒惇皆逸行至濟州據其城又累破其餘黨於濟北授上柱國進封武山郡公密勸隋文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大被親昵開皇元年勅復姓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鹵不入境徵為開漕渠大監部率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大興城北東至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中賴之名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屬縣多漂沒民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棧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賑恤後始聞

奏帝大善之遷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藩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贏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總管先屯京口與賊戰貴州南敗之仍平東陽永嘉宣城黠歛諸洞授蔣州刺史衍臨下倨然事上甚卑晉王愛昵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遺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五

復梁陳之舊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妻患瘵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帝聽共妻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反王奏衍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授左宗衛率文帝於仁壽宮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術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帝崩漢王起兵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

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帝意阿諛
順旨帝每謂人曰唯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取樂五
日一視事無效高祖劬勞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
衍封爵從例除六年以恩倖封真定侯從往江都卒贈
左衛大將軍謚曰襄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始三歲襲父爵
襄垣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隋文為丞相
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以學高智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五

功遷上儀同又破汪文進等加開府大業初以藩邸舊
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
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起為盜帝令達擊之
數為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段姥後用郇令楊善會
謀更與賊戰方致剋捷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
俄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刀兒聚眾寇掠燕趙達率涿
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既多達怯懦不能因機決
勝唯持重自守十二年帝幸江都宮詔達與太府卿元

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
龐玉武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
世充為密敗密進據北邙來薄上春門達與判戶部尚
書韋津拒之達見敵威不陣走為密所乘軍大潰津沒
于陣及帝崩于江都達與文都等推東恭帝為主署開
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謀誅王世充達
預焉已陰告世充達為內應及事發迫帝送文都于世
充世充甚德達既破密又諷帝禪位世充僭號以達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五

司徒及東都平坐斬妻子籍沒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本姓魚甚先家靈武世為北邊豪
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沁源縣公慶則雄毅倜儻身長八尺
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
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為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
子班超為人仕周為中外府外兵行參軍襲父爵越王
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頴與盛謀須文武
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

慕義歸者八千餘戶開皇元年

此處當入慶則勸隋文盡滅宇文氏隋文從之一事

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

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為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

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

邀賊為鹵所圍慶則按營不救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

八九帝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

內附請一重臣充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強初欲亢禮慶

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圖及

弟葉護乃拜詔稱臣朝貢請永為藩附初慶則出使帝

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足攝圖見慶

則贈馬千疋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功高皆無所問授

上柱國封魯國公食任城縣千戶以彭城公迴授第二

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會羣臣高頴等奉觴上

壽帝曰高頴平江南虞慶則平突厥可謂茂功楊素曰

皆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虎牢破石若非

至尊威德亦無剋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曰今

日計功為樂並不須劾帝觀羣臣宴射慶則曰臣蒙賚

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出慶則

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公等子孫

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右武侯大將軍十七年嶺

南人李世賢據州反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

帝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為上公國家有賊無行意

何也慶則拜謝恐懼乃命為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

趙什柱為隨府長史什柱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

言慶則不欲此行聞于帝先是朝臣出征皆親宴賜遣

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

還歸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險固加以足糧若守

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

柱因告慶則謀反按驗之伏誅拜什柱大將軍慶則子

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楊

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監禁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五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五九

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
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或告其不
軌遂見誅

愚按虞慶則世為周臣乃勸隋文盡滅宇文氏何以
不入傳內宜加赤族之誅用洩故君之痛僅父子駢
首何幸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二

手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八十五

北史九十七

僭偽

夏 赫連氏

燕 慕容氏

後秦 姚氏

北燕 馮氏

西秦 乞伏氏

北涼 沮渠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二

題僭偽

晉自永嘉之亂寓縣瓜分胡羯憑陵積有年代各言膺
運咸居大寶竟而自相吞滅終為魏臣然魏自昭成以
前王迹未顯劉石之徒時代不接舊書為傳編之四夷
有欺耳目無益緝素且于時五馬浮江正朔未改陽秋
記注具存紀錄雖朝政叢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
爰動天文大存刊勒其時事相接已編之載記今斷自
道武已來所吞併者序其行事紀其滅亡餘不相關涉

皆所不取至晉宋齊梁雖曰偏據年漸三百鼎命相承
魏書命曰島夷列之於所不取故不入

鐵弗劉虎南單于苗裔左賢王去卑孫北部帥劉猛從
子居於新興虎意之北北人謂胡父為鮮卑母為鐵弗
因以號為姓虎父詰并爰代領部落并爰死虎代虎死
子務桓代領部落與魏和通務桓死弟闕陋頭代密謀
反叛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闕陋頭而立悉勿祈死弟衛
辰代衛辰務桓第三子既立遣子朝獻昭成妻以女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辰潛通秦王符堅堅以為左賢王遣使請堅求田地春
去秋來堅許之後背堅專心歸魏舉兵寇堅堅遣其將
鄧羗討擒之堅自至朔方以衛辰為夏陽公統其部落
衛辰復附於堅昭成討破之遂走奔堅堅送還朔方遣
兵代戍昭成末衛辰導堅寇魏南境王師敗績堅遂分
國人為二部自河以西屬衛辰自河以東屬劉庫仁堅
後以衛辰為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慕容永據
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

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使持節都督北朔雜
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登國中衛辰
遣子直力鞬寇南部衆八九萬道武軍僅五六千人為
所圍帝乃以車為方營並戰並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
直力鞬單騎走帝乘勝追之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徑入
其國遂至衛辰所居悅政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陳
留公虔南至白鹽池鹵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
擒直力鞬衛辰單騎遁為部下所殺傳首行宮先是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亡誅其族類並投於河
資治通鑑曰誅其子弟宗黨五千餘人 噫他年高
洋殺道武後七百餘人亦投於河矣
衛辰第三子勃勃奔薛于部帥太悉伏明元改勃勃名
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太悉伏送之姚興興高
平公破多羅沒奕干妻以女
魏內入諸姓有破多羅氏孝文改潘氏即此
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興見而奇之拜驍騎將軍加奉車

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踰勳舊與弟濟南公邕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育寵之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收其藝用與共平天下何不可乃以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鎮高平邕固諫不可興乃止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二萬餘落鎮朔方道武末勃勃襲殺奕干并其衆僭稱大夏天王號年龍昇置百官興乃悔之勃勃恥姓鐵弗改為赫連氏自謂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為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伐謂族剛如鐵皆堪伐人宋武帝以晉將攻長安勃勃聞而喜曰姚泓豈能拒裕裕必克之待裕去後吾取之如拾遺耳於是秣馬勵兵休養士卒及宋武擒泓留子義真守長安勃勃伐之破義真積人頭為京觀號髑髏臺遂僭稱皇帝於灊上號年昌武定都統萬勒銘城南頌其功德以長安為南郡性驕虐視民如草蒸土築城鐵錐刺入一寸即殺作者并築之所造兵器匠呈必死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便斬鎧匠凡工匠數千人

常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議廢其子瑣瑣自長安起兵攻勃勃勃勃遣子太原公昌破瑣瑣殺之以昌為太子始光二年勃勃卒昌僭立昌一名折勃勃第二子既僭位改元承光太武聞勃勃死諸子相攻關中大亂於是西伐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時冬至日昌宴饗王師卷到上下驚擾駕次黑水去其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退走入城未閉門軍士乘勝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夜宿城北明日分軍四出徒萬餘家而還後昌遣弟定與司空奚斤相持於長安太武乘虛西伐濟君子津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攻具一時俱往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

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里後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決戰有餘攻城不足遂行次黑水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言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堅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徐往內外擊之有不濟昌以為然太武惡之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六

至擊之為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待步兵一時奮擊帝曰不然遠來求賊恐其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軍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舒陣為翼行五六里帝衝之賊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起方術官趙倪勸帝更待後日崔浩叱之帝乃分騎為左右倚之帝墜馬賊逼帝騰馬刺殺其尚書斛黎文又殺騎賊十餘人流矢中帝帝奮擊不輟昌軍大潰不及入

城奔上邽遂克其城初勃勃性奢好治宮室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五仞堅可礪刀斧臺榭高大飛閣相連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帝謂左右曰葺爾小國用人如此欲不亡得乎侍御史安頡擒昌帝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詔昌尚始平公主假會稽公封秦王宋書索綯傳曰燾嘗使昌侍左右與單馬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其不可近燾曰天命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七

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坐叛走格殺昌弟定小字直獫勃勃第五子凶暴無賴昌敗定奔平涼自稱尊號改年勝光定登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羣狐百數鳴于側定命射之無獲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吐吐天道復何言哉定與宋連和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定太武親率輕騎襲平涼定救平涼方陣自固帝四

而圍之斷其水草定不得水引衆下原詔武衛將軍丘
眷擊之定衆潰被創單騎遁收其餘衆西保上邽神麴
四年為吐谷渾慕容瓚所襲擒定送京師被殺

西燕慕容永慕容廆弟運孫廆據遼東稱燕王傳子皝
皝傳偽稱帝于鄴偽卒子暉立暉既為秦符堅所并永
徙長安家貧夫妻常賣鞞于市及堅敗于晉慕容冲乃
自稱尊號以永為小將冲攻堅堅出如五將山冲入長
安以慕容垂威名夙著跨據山東憚不敢進衆咸怨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登國元年冲左將軍韓延因民之怨殺冲立冲將段隨
為燕王改年昌平冲入長安王嘉謂之曰鳳皇鳳皇何
不高飛還故鄉無故在此取滅亡冲敗其左僕射慕容
恒與永潛謀襲殺隨立宜都王子覲為燕王號年建明
率鮮卑男女三十餘萬口乘輿服御禮樂器物去長安
而東以永為武衛將軍恒弟護軍將軍韜陰有貳志誘
覲殺之臨晉恒怒去之永與武衛將軍刁雲率衆攻韜
韜遣司馬宿勤黎逆戰永執戮之韜惧出奔恒營恒立

慕容冲子望為帝改年建平衆悉去望奔永永執望殺
之立慕容泓子忠為帝改年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
書令封河東公東至聞喜知慕容垂稱尊號託以農要
弗進築燕熙城自固刁雲等又殺忠推永為大都督大
將軍大單于雍梁秦涼四州牧河東王稱藩於垂後永
進據長子僭稱帝號年中興與垂絕垂攻丁零翟釗於
滑臺釗敗降永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東郡王歲餘謀
殺永永誅之垂來攻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十六國春秋曰永告急道武道武遣陳留公虔將軍
庾岳率騎五萬東渡河救之岳等未至而永部下大
逸豆歸等已開門納垂兵 愚按若此一段則永與
魏無涉其傳可削矣今補之

永敗為前驅所獲垂數而戮之并斬永公卿已下刁雲
大逸豆歸等四十餘人

後燕慕容垂字道明晃第五子甚見寵愛常目謂諸弟
曰此兒閭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宇

道業恩遇踰僞僞弗能平及即王位以垂墜馬傷齒改
名缺外名慕御缺內實惡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夫以
垂為名年十三為偏將所在征伐勇冠三軍僞平中原
垂為前鋒累戰有大功及僞僭尊號封吳王後以車騎
大將軍敗桓温於枋頭威名大震不容於嗣主暉西奔
秦符堅堅甚重之拜冠軍將軍封賓都侯堅敗淮南入
垂軍子寶勸垂殺之垂以堅遇之厚不聽行至洛陽請
求拜墓堅許之遂起兵攻符丕於鄴垂稱燕王置百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十一

年號燕元登國元年垂僭位號年建興繕宗廟社稷於
中山盡有幽冀平州之地遣使來聘三年道武遣九原
公儀使於垂垂又遣使來聘四年道武遣陳公虔使于
垂垂又遣使來聘五年又遣秦王觚使於垂垂留觚不
遣索名馬道武不與遂絕行人垂議討慕容永太史令
靳安言於垂曰彗星經尾箕之分燕當有野死之王不
出五年其國必亡歲在鶉火必剋長子垂乃止安出而
謂人曰此眾既并終不能久蓋知道武之興而不敢言

先是丁零翟遼叛垂後遣使謝罪垂不許遼怒自號大
魏天王屯滑臺與垂相擊死子釗代之及垂征剋滑臺
釗奔慕容永於長子垂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永國未
有釁請待他年垂將從之垂弟司徒范陽王德固勸垂
垂曰司徒議與吾同且吾投老叩囊底智足以剋之不
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乃伐永克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
來寇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至五原道武斷其聞問迫
其從人詭告曰汝父已死何不速還寶兄弟聞之憂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十二

以為信士卒駭動初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占
工靳安以為大凶固勸寶還不從至是問安安曰速去
可免寶愈恐安退告人曰今將死于他鄉委骸草野為
烏鳶螻蟻所食不復見家族十月寶焚舟夜遁時河冰
未成寶謂帝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天暴風寒冰合
帝進軍濟河急追之至參合陂西靳安言於寶曰今日
西北風動是魏軍將至之應宜兼行速去不然必危
魏書曰寶乃使人防後因先不撫循軍無節度將士

莫為盡心行十餘里皆解鞍寢不覺大軍且近

其夜帝分部衆軍齊進東西為犄角之勢約勒士卒束馬口銜枚無聲昧爽衆軍齊進日出登山下臨其營寶衆晨將東引顧見軍至遂驚擾帝縱騎騰蹕馬皆蹶倒冰上寶及諸父兄弟單馬迸散僅以身免寶軍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羈擒其王公文武數千垂復欲來寇太史曰太白夕沒西方數日後見東方此為蹕兵先舉者亡垂不從鑿山開道至寶前敗所見積骸如丘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十三

祭弔之死者父兄弟皆嗥哭聲震山川垂慙忿嘔血發病還卒于上谷寶僭位寶字道裕垂第四子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已為太子砥礪自修垂妻段氏謂垂曰寶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仁明之主處雖非濟世之雄今託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兒之俊賢者宜擇一樹之趙王麟姦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恐難作垂不納寶聞深以為恨寶既僭位年號永康遣麟逼其母段氏自裁段氏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

社稷吾豈惜死遂自殺寶議以后謀廢嫡統無母之道

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寶中書令睦邃執意抗言寶從之而止皇始元年道武南伐及克信都寶大懼夜來犯營帝擊破之寶走中山遂奔薊寶子清河王會先守龍城聞寶被圍率衆赴難逢寶於路寶分奪其軍以授弟遼西王農等會怒襲農殺之勒兵攻寶寶走龍城會追圍之侍御郎高雲襲敗會師會奔中山寶命雲為子封夕陽公會至中山為慕容普隣所殺寶至龍城垂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十三

蘭汗拒之寶南走奔薊汗復遣迎寶以汗垂之季舅子盛又汗婿必謂無二乃還龍城汗弑之及子策等百餘人賴子盛伺間殺汗得復國盛傳叔熙而亡姚興字子畧後秦主苻子苻據長安稱帝國號秦苻卒興秘之既滅秦主苻登然後發喪行服僭稱皇帝年號皇初又改弘始道武天興元年興克洛陽以其弟東平公紹鎮之三年興遣使來聘道武遣謁者僕射張濟使于興

魏書曰太祖遣軍襲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棄部衆
率千餘騎與赫連勃勃奔秦州追至瓦亭長安震懼
興大議為寇其臣咸以為不可興不從

天興五年夏興遣其弟義陽公平率衆四萬侵平陽攻
乾壁六十餘日陷之七月道武親征八月次永安平募
遣勇將率精騎三百闕軍為前鋒長孫肥所擒匹馬不
反平退走帝急追及柴壁圍之興悉舉其衆救平帝增
築重圍內防平出外距興入又截汾曲為南北浮橋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西岸築圍帝帥師度蒙院南四十里逆擊興與晨行北
引未及安營大軍卒至興衆怖擾

魏書曰太祖詔毗陵王順以精騎衝擊獲興甲騎數
百斬首千餘興退走四十餘里太祖引還平竟不敢
出但使人燒圍數百步而已

帝知興氣挫乃南絕蒙院之口東杜新坂之隘守天度
屯賈山令平水陸路絕將坐甲擒之又令緣汾帶岡樹
柵以衛芻牧者九月興從汾西北下憑壑為壘以自固

興又將數千騎乘西橋官軍鈎取為薪蒸興還壘道武
度其必攻西圍命修整增廣之至夜興果來攻梯短不
及棄壘中而還興又分其衆臨汾為壘叩逼水門與平
相望帝因截水中興內外隔絕士衆喪氣平糧盡窘急
夜悉衆將突西南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為平接援
帝簡諸軍精銳屯汾西固守南橋絕水口興夜聞聲望
平力戰突免平聞外鼓望興攻圍引接故但叫呼虛相
應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窮逼乃將二妾赴水死興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遠將軍不蒙世揚武將軍雷重等將士四千餘人隨平
投水帝令泗水鈎捕無免者平衆三千餘人皆斂手受
執擒興尚書右僕射狄伯支已下四十餘人興遠來救
自觀其窮舉軍悲號數日不止頻遣使請和帝不許乃
班師興還長安有雀數萬頭聞於興廟毛羽折落多有
死者月餘乃止識者曰今雀聞廟上子孫當有爭亂者
乎又興殿有聲如牛吼有二狐入長安一登興殿屋走
入宮一入市求之不得永興三年興遣周寶來聘五年

興遣使來聘并請進女明元許之神瑞元年興遣兼散
騎常侍尚書吏部郎嚴康來聘二年興遣散騎常侍東
武侯姚敞尚書姚軌奉其西平公主於明元明元以后
禮納之泰常元年興卒長子泓字元子僭位號年永和
晉將劉裕伐泓長驅入關泓戰敗請降裕執送建康斬
之

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代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
長子以跋父安為將永為垂所滅安東徙昌黎家于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六

谷遂同夷俗跋飲酒至一石不亂諸弟皆不脩行業唯
跋恭慎慕容熙僭號以跋為殿中左監稍遷衛中將軍
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
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
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為主雲以
跋為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
決跋兄弟明元初雲為左右所殺跋乃自立為燕王置
百官號年太平時永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部落

頗附之明元遣謁者于什門喻之跋留不遣太常三年
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穆以為兵
氣勸跋還魏使奉修職貢

魏書載穆言曰魏威制六合而聘使隔絕違禮致忿
敗道也若大軍卒至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修職貢
跋不從明元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攻之跋嬰城固
守道生不克而還神龜二年跋有疾其太子永先死立
次子翼為太子攝國事勒兵備非常跋妻宋氏規立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七

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
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
並不得省疾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
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弘勒兵入跋驚怖
卒弘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子百餘人悉為弘
殺弘字文通跋少弟跋立為尚書右僕射封中山公領
中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司徒及自立與南宋通
和延和元年大武親討之弘嬰城固守其營丘遼東成

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太武徒其人三萬餘家于幽州尚書郭深勸之歸城進女乞為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釁在前忿形已露附降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弘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為世子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禍將至矣遂出奔遠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太武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太武封崇遠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遠西七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六

史武官征鹵以下弘遣其將封羽率眾圍崇太武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羽以九城降徙二千餘家而還弘遣其尚書高顥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太武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魏書載訓諫曰今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慮危亡夫以重山之險劉禪啣璧長江之難孫皓歸命令吾弱于吳蜀願時遣世子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廩勸課農桑庶大業危而更安可

以永保社稷

弘大怒殺之太武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覺削上下危懼弘太常陽峴復勸弘請罪乞降令王仁入侍弘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居盧等率眾迎之弘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嗥如是終歲又有鼠集于城西闕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渡宿軍地然一旬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二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九

弘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平郭尋徒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王仁為質弘忿怨謀將南奔太武又徵弘於高麗乃殺之北豐子孫同時死者十餘人弘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乞伏熾盤西秦王乾歸于乾歸兄國仁始稱河南王傳于乾歸乾歸為國仁子公府所弒熾盤討殺之自稱大

將軍河南王改年永康後襲禿髮傳禮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寅貢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

十六國春秋載熾盤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君奕世英武士馬精強賢能為用且識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事之乃遣莫者胡等入貢

太武許之及統萬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子

十六國春秋載熾盤言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今果如孤言

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安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闡奉表貢其方物熾盤卒子慕末立慕末字安石跋改年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遊後園進彈鳥九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殊羅蒸熾盤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羅與叔父什黃謀

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簷簷誤門不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黃什黃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剗其腹投屍於河什黃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怒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人多叛後為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闡請迎于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為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太武遣師迎之慕末衛武將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內徙慕末從之赫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子

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萬人攻南安城內大饑人相食神麴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于上邽盡為定所殺

沮渠蒙遜本張掖臨松盧水人匈奴有左沮渠官蒙遜之先為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以官為氏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為酋豪蒙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和復延封伏地王父法弘襲爵符氏以為中田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畧多計數頗曉天文為諸

胡所推服呂光自王於涼土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
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為西平太守後遣其子慕率羅仇
伐乞乾歸於枹罕為乾歸所敗殺之蒙遜求還葬羅仇
因聚眾屯金山與從兄晉昌太守男成共推建康太守
段業為使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年
稱神璽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封臨池侯男成為輔國
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又自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
丞然忌蒙遜威名微疎遠之天興四年蒙遜內不自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請為安西太守蒙遜欲激怒其眾乃密誣告男成叛逆
業殺之蒙遜泣而告眾陳欲復讐之意男成素有恩信
眾情怨憤皆涕泣從之蒙遜因舉兵攻殺業私署使持
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年號永安居張掖是
月西涼李暠亦起兵年號庚子永興中蒙遜剋姑臧遷
居之改號玄始自稱河西王置百官頻遣使朝貢蒙遜
寢於新臺閣人王懷祖斫蒙遜傷足蒙遜妻孟氏擒懷
祖斬之及聞晉滅秦姚泓怒甚有校郎言事於蒙遜蒙

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尋稱藩于晉
泰常中蒙遜克燉煌改年承玄後又稱藩于宋并求書
宋文帝並給之

南宋書曰蒙遜世子興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
諸書並賜之

蒙遜又就宋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與之神麈中遣尚
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朝貢上表稱臣

魏書載表曰伏惟陛下天縱獻聖鍾運多艱九服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擾車書未同上靈降祐祚歸有道純風一鼓殊方革
而臣自欣投老得覩盛化冀終餘年憑倚皇極前後
奉表貢使相望去者杳然寂無旋返未審津途寇險
竟不仰達為天朝高遠未蒙齒錄屏營戰灼無地自
措往年侍郎郭祇等還奉被詔書三接之恩始隆萬
里之心有賴誘勸既加引納彌篤然商胡後至奉公
卿書援引歷數安危之機厲以竇融知命之美願惟
情願實深悚惕何者臣不自揆遠託大蔭若萬國來

庭百辟陞賀高蹈先至之端獨步知機之首但世難
尚殷情願未遂章表頻修滯懷不暢許身於國款誠
莫表致感羣后貽慮公卿不在同獎之例未達拱辰
之心延首一隅低回四極臣歷觀符瑞候察天時未
有過於皇魏踰於陛下加以靈啟聖姿幼登天位方
將振神綱以掩六合洒玄澤以潤八荒况在秦隴茶
炭之餘直是老臣盡效之會

前後貢使相望後遣子安周內侍太武遣兼太常李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五

持節拜蒙遜為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羗戎諸軍
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使崔浩為冊書褒
賞之

魏書載冊曰昔我皇祖胄自黃軒疊曜重光不殞其
舊逮於太祖應期協運大業惟新奄有區宇受命作
魏降及太宗廣闢崇基政和民阜朕承天緒思廓宇
縣然時運或否霖霧四張赫連跋扈於關西大檀陸
梁於漠北戎夷負阻江淮未賓是用自東徂西戎軒

屢駕賴宗廟靈長將士宣力克翦兇渠震服強獷四
方漸泰表裏無塵王先識機運經畧深遠與朕協同
厥功洪茂當今運鍾時季僭逆憑陵有土者莫不跨
峙一隅有民者莫不榮其私號不遵衆星拱極之道
不慕細流歸海之義而王深悟大體率由典章任土
貢珍愛子入侍勲義著焉道業存焉惟王乃祖乃父
有土有民論功德則無二於當時言氏族則始因於
世爵古先帝王褒賢賞德莫不胙土分民建為藩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五

是以周成命太公以表東海襄王錫晉文大啟南陽
是用割涼州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
七郡封王為涼王王受茲素土苴以白茅用建家社
為魏藩輔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夫功高則爵尊德厚
則任重又加命王入贊百揆謀謨幃幄出征不懷登
攝侯伯其以太傅行征西大將軍仗鉞東旄鷹揚河
右遠祛王畧懷柔荒隅北盡窮髮南極庸岷西被崑
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又命王建國署

將相羣御百官承制假授除文官刺史以還武官撫軍以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欽哉惟時往踐乃職祇服朕命協亮天工俾九德咸叙無忝庶官用終爾顯德對揚我皇祖之休烈

蒙遜又改義和元年延和二年四月蒙遜卒詔遣使監護喪事私謚武宣王蒙遜性淫忌忍于刑戮閭庭中畧無風禮第三子牧健

南宋書作茂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五

統任自稱河西王遣使請朝命并遣使通宋受宋褒授南宋書載元嘉十一年茂虔表曰臣聞功以濟物為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為美非諡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芟夷羣暴情灑區夏暨運鍾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班九伏享惟丕之永祚功名昭著克固貞節考終由正請名之路無階懿迹雖弘述叙之美有缺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謹按謚法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勲光天府

標榜稱述實兼斯義輒上謚曰武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文帝優詔答之即授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十四年奉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畧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駁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五

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玉曆三合記一卷趙歐傳并甲寅元曆一卷孔子贊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件皆賜之愚每嘆魏孝靜以好文學亡國不知有先之者即魏滅之沮渠牧犍是先是太武遣李順迎蒙遜女為夫人會蒙遜卒牧健述蒙遜遺意送妹於京師拜右昭儀改稱承和元年太武又遣李順拜牧健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

域羗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以無功受賞乃留順表乞安平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尚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匹黃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號朝議謂禮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于國內稱王后于京師稱公主詔從之牧犍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京師太武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徵世子封壇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五

侍牧犍乃遣封壇朝京師太延五年太武遣尚書賀羅使涼州且觀虛實帝以牧犍雖稱藩致貢內多垂悖親征之詔公卿為書讓之數其罪十二

魏書載書曰王外從正朔內不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任土作貢不入司農罪二也既荷王爵又受偽官取兩端之榮邀不二之寵罪三也知朝廷志在懷遠固違聖畧初稅商胡以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

也北託叛鹵南引仇池憑陵谷軍提挈為姦罪七也承勅過限輒假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以禮罪九也既婚帝室寵踰功舊方恣愆情蒸淫其嫂罪十也既違伉儷之體不篤婚姻之義公行醜毒規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主人候守闕要有如寇仇罪十二也先令後誅王者之典若親率羣臣委贄郊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而縛與觀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五

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官軍濟河牧犍曰何故爾也用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柔然遣大將董來萬餘人拒軍城南敗退駕至姑臧遣使喻牧犍令出牧犍聞柔然內侵善無幸駕返旆遂嬰城自守牧犍兄子祖踰城出降具知其情太武引諸軍進攻牧犍兄子萬年率麾下又來降城拔牧犍與左右文武而縛請罪詔釋其縛徙涼州人三萬餘家于京師

魏書食貨志曰世祖平牧捷見河西水草善乃以為
牧地畜產孳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將半之牛羊
無數高祖即位後復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餘
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年自河西徙牧并州以
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而河西之牧彌滋正
光後喪亂遂為羣寇盜掠

初太延中有一老父投書于燉煌城東門忽不見其書
紙八字文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又於電震所得石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山名在姑
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牧捷征南大將軍董來曰祀豈
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牧捷立果七年滅初牧
捷淫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氏與牧捷姊共毒公
主太武遺醫乘傳救主得愈帝徵李氏牧捷不遣厚送
居于酒泉帝大怒既克猶以妹婿待之其母死以王太
妃禮葬又為蒙遜置守冢三十家授牧捷征西大將軍
王如故初官軍未入牧捷使人斫開府庫取金銀珠玉

及珍奇器物不更封閉民因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
不得真君八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究其事
搜其家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捷父子多畜毒藥前後
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為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
顏始屬賓沙門曇無讖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療病令
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
蒙遜寵之號為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
蒙遜諸女子婦皆往投法太武聞諸行人言曇無讖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乃召之蒙遜不遣遂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此帝知之
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惟萬年及祖以前降得免
是年又有人告牧捷猶與故臣交通謀反詔司徒崔浩
就公主第賜牧捷死與主決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禮謚
哀王及主薨詔與牧捷合葬

據本史李惠傳公主曾改適惠父蓋何顏與牧捷合
葬

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得襲母爵武威公主蒙遜子東

字季義位東雍州刺史真君中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至京付其兄弟扼殺之萬年祖並以先降萬年拜張掖王祖廣武公後坐謀逆俱死初牧犍之敗弟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太武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乃使弋陽公潔守酒泉真君初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克退保臨松太武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健求奉酒泉又送潔及統帥兵士于健軍二年太武遣使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復規叛遣南陽王奚眷討酒泉剋之無諱遂謀渡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闕爽為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遣使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無諱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者東北趣高昌會柔然殺唐契爽拒無諱將衛興

奴遂屠其城爽奔柔然無諱因留高昌

南宋書曰無諱據高昌遣常侍汎偁奉表獻方物太祖詔曰往年猾鹵縱逸侵害涼土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鹵庭累世著誠以為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係心闕廷踐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勲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五年夏無諱病卒安周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南宋書曰二十一年復授安周如父官世祖大明三年安周奉獻方物

為柔然所并

去劉淵石勒等傳與魏無涉者甚當今所存有前燕慕容廆暉倂暉後燕慕容盛熙雲西燕慕容泓冲南燕慕容德超後秦姚萇西秦乞伏國仁乾歸皆與魏無涉且已詳晉書而為北史所未刪者今皆削之從實且去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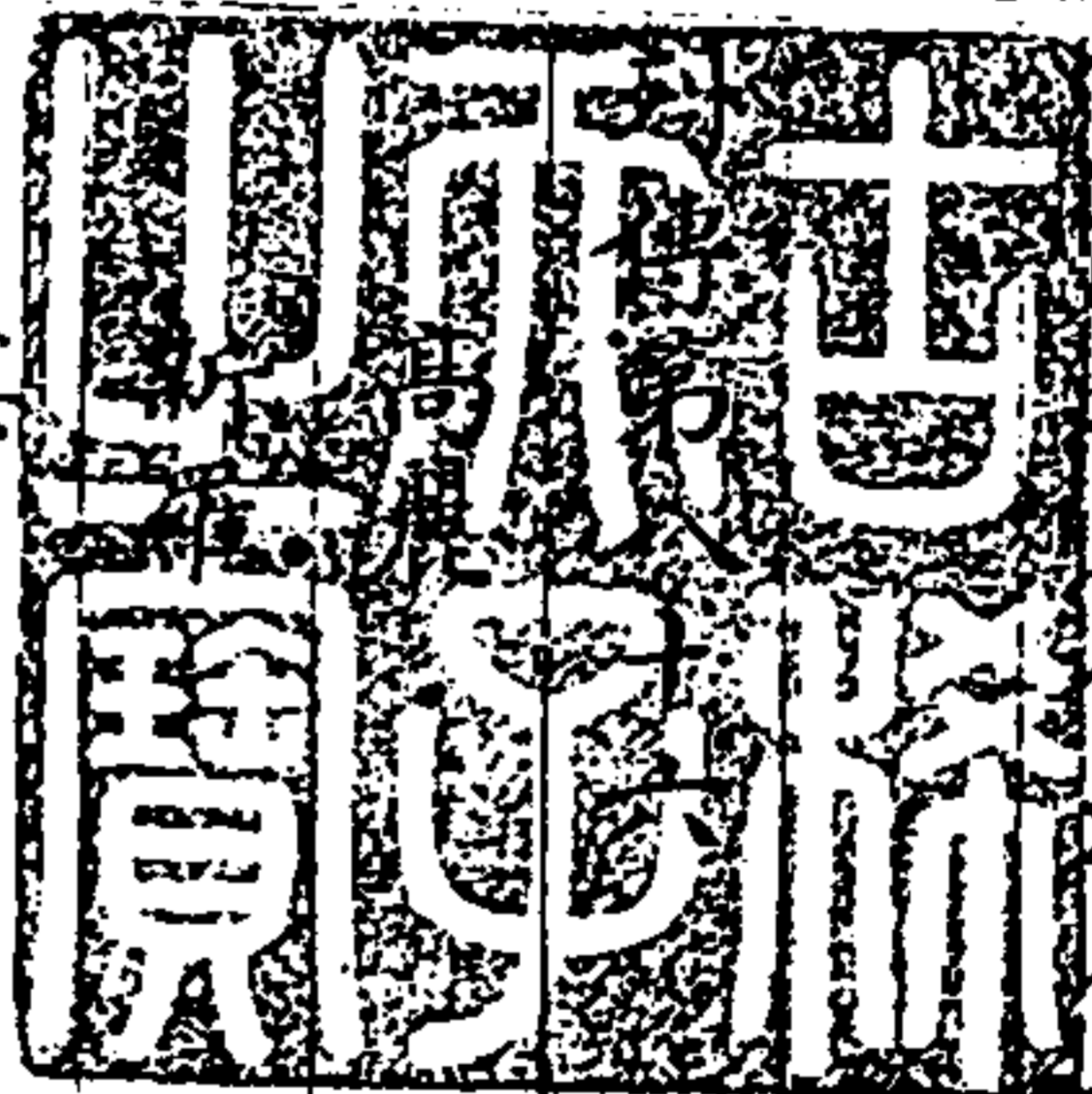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四

明 李清 撰

北史九十八



契丹

契丹

勿吉

百濟

室韋

豆莫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地豆干

烏洛侯

流求

倭

題四夷高麗等國

蓋天地所覆載至大日月所照臨至廣萬物內生靈寡而禽獸多兩儀間中土局而殊俗曠人寓形天地稟氣陰陽愚智本於自然剛柔繫於水土故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為紀五岳作鎮此謂諸夏生其地者則仁義所出味谷竭夷孤竹北戶限以丹微紫塞隔以滄海交

河此謂荒裔感其氣者則凶德所稟若九夷八狄種落繁熾七戎六蠻充物邊鄙雖風土殊俗嗜欲不同至於貪而無厭恨而好亂強而旅拒弱而稽服其揆一也秦皇鞭笞天下躋武遐方漢武士馬強盛肆志遠略匈奴已却其國乃虛天馬既來其人亦困是知雁海龍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況乎時非秦漢志甚羸劉逆天道以求功殫人力而從欲顛墜之繫固不旋踵是以先王設教內諸夏而外夷狄往哲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二

範美樹德而鄙廣地雖禹迹東漸西被不過海及流沙王制自北徂南裁猶穴居交趾豈非道貫三古義高百代者乎自魏至隋市朝屢革其四夷朝享亦各因時今各編次備四夷傳云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

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曰朱蒙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駭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人又謀殺之其母告朱蒙朱蒙乃與烏引烏達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鱉成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

朱蒙得渡魚鱉乃解退騎不渡朱蒙遂至普迷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高句麗因以高為氏其在夫餘妻懷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閭諳及長知朱蒙為國王即與母亡歸之名曰閭達委之國事朱蒙卒子如栗立如栗卒子莫來立乃并夫餘

史糾曰諸國本末事與魏齊周隋相切者方應紀錄否者削之諸傳正體宜云某國出某氏後已詳某書

其傳中文多不載一二語可了無煩刺刺愚謂諸國初起大略亦不可盡芟今節而存之

莫來子孫相傳至裔孫宮室生而目開能視國人惡之及長凶虐國以殘破及曾孫位宮亦生而視人高麗呼相似為位以為似其曾祖宮故名位宮亦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曹魏正始三年位宮寇遼西為幽州刺史母正儉所敗玄孫乙弗利利子釗與慕容氏相攻擊尋敗後為百濟所殺太武時釗曾孫璉始遣使詣安東奉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貢方物并請國諱太武嘉其誠款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散騎侍郎李敖拜璉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訪其方事云去遼東南一千餘里東至柵城南至小海北至舊夫餘民戶三倍於曹魏時後貢使相尋歲致黃金二百斤白銀四百斤時燕王馮宏率眾奔之太武道散騎常侍封撥詔璉送宏璉上書稱當與宏俱奉王化竟不遣太武怒將往討之樂平王丕等議侍

後舉乃止而宏亦尋為璉所殺後文明太后以獻文六宮未備敕璉令薦其女璉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應旨許之乃遣安樂王真尚書李敷等至境送幣璉感其左右之說謂朝廷昔與馮氏婚姻未幾滅其國殷鑒不遠宜以方便辭璉遂上書妄稱女死朝廷疑其矯拒又遣假散騎常侍程駿切責之若女審死更聽選宗淑璉云若天子恕其前愆謹奉詔會獻文崩乃止孝文時璉貢獻倍前報賜亦稍加時光州于海中得璉所遺齋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餘奴等送闕孝文詔責曰蕭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交遠通篡賊豈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舊款即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太和十五年璉卒年百餘歲孝文舉哀東郊資治通鑑曰帝為製素委貌布深衣

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車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謚曰康又遣大鴻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

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
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觀
郊丘禮雲上書辭疾遣其從叔升子隨使詣闕嚴責之
自此歲常貢獻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其使為悉弗
悉弗奏曰高麗繫誠天極地產土毛無愆王貢但黃金
出夫餘珂則涉羅所產今夫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
濟所并國王臣雲惟繼絕之義悉遷境內二品所以不
登王府寶兩賊之為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六

九夷黠鹵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宜宣朕旨於
卿主務盡威懷之略使二邑還復舊墟土毛無失常貢
神龜中雲卒靈太后為舉哀東堂遣使策贈車騎大將
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為
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正光初光
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寧將軍衣冠劍珮及使人
江法盛等送京師安卒子延立孝武初詔加延使持節
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

麗王天平中詔加延侍中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延卒
子成立訖武定己來貢使無歲不至大將軍餘年遣使
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之歲遣使朝貢於齊齊文
宣加成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
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
於高麗求魏末流人救柳曰若不從以便宜從事及至
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牀成左右雀息不敢
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成卒子湯立乾明元年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七

廢帝以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
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為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
軍改封高麗王自是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至新羅
西度遼二千里南接百濟北隣靺鞨一千餘里人皆土
著隨山谷而居衣帛及皮土地薄瘠蠶農不足自供故
其人節飲食其王好修宮室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
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涓水城內唯積倉儲器備寇賊

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為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外復有國
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呼為三京復有遼東玄菟等數
十城皆置官司統攝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不息官有
大對盧有太人兄有大兄有小兄有竟候奢有烏拙有
太大使者有大使者有小使者有褥奢有翳屬有仙人
凡十三等分掌內外事其大對盧則以強弱相陵奪而
自為之不由王署置復有內評五部褥薩人皆頭著折
風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鳥羽貴者冠曰蕪骨多用紫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八

為之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
裙襦加襪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兵器與中國
略同及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疋穀五石游人
則三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疋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
斗其刑法叛及謀逆者縛之柱斮而斬之籍沒其家盜
則償十倍若貧不能償及公私債負皆聽評其子女為
奴婢償之用刑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
吹簫鼓之屬吹蘆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渭水上王乘貴

舉列羽儀觀之事畢王以衣入水分為左右二部以水
石相灑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潔淨自喜尚容止以
趨走為敬拜則曳一脚立多反拱行必挿手性多詭伏
言辭鄙穢不簡親疎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好歌舞
常以十月祭天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為飾好蹲踞食
用俎機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風俗
尚淫不以為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聚戲無
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者即為之男家送猪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九

無財聘禮或受財者人共耻之以為賣婢死者殯屋內
經三年擇吉日墓居夫母及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
初終哭泣墓則鼓舞作樂送之埋訖取死者生時服玩
車馬置墓側會墓者爭取而去信佛法敬鬼神多淫祠
有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像一曰高登神
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並置官司遣人守護蓋河伯
朱蒙云隋平陳湯大懼陳兵積穀為守拒策開皇十七
年帝賜璽書責以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

未盡驅逼鞅鞅禁固契丹昔年潛行貨利招動羣小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意欲不減故為竊盜坐使空館嚴加防守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恒自猜疑密覘消息慙慙曉示許其自新

隋書又載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內皆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即朕良臣何勞別遣才彥昔帝王作法仁信為先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服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朕何也王必盡心納朕此意往者陳叔寶殘害民庶侵掠邊境朕前後誠教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來往不盈旬月兵騎不過數千歷代通寇一朝清蕩遐邇入安人神胥悅聞王嘆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乃爾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慙慙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

湯得書惶恐將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文帝使拜元為

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封王文帝優冊為王明年率鞅鞅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世冲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為元帥總水陸討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云云帝乃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啟民可汗並詣闕貢獻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

資治通鑑曰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糶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

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聚為羣盜 隋書五行志曰大業四年太原廐馬死者大半帝怒遣使按問主者曰每夜廐中馬無故自驚因致死帝令巫視之巫者知帝將有遼東之役因希旨曰先帝令楊素史萬歲取之將鬼兵伐高麗帝大悅因釋主者又食貨志曰帝將征高麗有司奏兵馬損耗詔課天下富人量其資產出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十三

市馬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則斬使人馬匹至十萬 資治通鑑曰詔總徵天下兵無問遠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鑛手三萬人四遠奔赴如流又勅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舟運黎陽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于

道日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道天下騷動

車駕渡遼水止營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遂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遷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十三

隋書食貨志曰是年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又因疫疾山東尤甚所在皆以徵歛供帳軍旅所資為務民雖困弗恤也 九年帝復親征

資治通鑑載帝謂侍臣曰高麗小國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況此鹵乎

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甚威會楊玄感作亂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

高麗高麗具知事實盡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送斛斯政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

資治通鑑曰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尉為正六品次奮武宣德綏惠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遞降一階將士守雁門者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七千人得勳者僅千五百人皆準平玄感勳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其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三戰第一勳者至秉義尉其在行陣而無勳者四戰進一階亦無賜仍議伐高麗將士無不忿怨會天下喪亂遂不復行

百濟國蓋馬韓之屬出自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姪娘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

之不死後徙馬闌亦如之王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鱉皆為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馮東明後有仇台篤於仁信始立國帶方故地漢遼太守守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其國東極新羅句麗西南俱限大海處小海南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餘里其居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瑕百姓呼為韃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思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奈率六品己上冠飾銀華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李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剋虞十六品皆白帶自思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內官有前

內部穀內部內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德部藥部木
部法部後宮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
點口部客部外舍部綱部日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交
代都下有方分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
有五巷士庶居焉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
以達率為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部郡有將三人以德率
為之統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以上城之內外庶
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人雖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國人飲食衣服與高麗略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
翅戎事則否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為禮婦人不加粉
黛女辨髮垂後已出嫁則分兩道盤于頭上衣似袍而
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稍俗重騎射兼愛墳史秀異者頗
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著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
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笙篳篥等樂笛之樂投
壺擲鞠弄珠握槊等雜戲尤尚奕棋行宋元嘉歷以建
寅月為歲首賦稅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歲豐儉差等

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
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為婢婚娶之禮畧同華俗父母
及夫死者三年治服餘親則墓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温
暖人皆山居有巨粟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肴饌之
屬多同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中大姓有八族
沙氏燕氏劓氏解氏真氏國氏木氏苗氏其王每以四
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
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魏延興二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王餘慶始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
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上表自通云臣與高
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其祖釗輕廢隣好陵
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電邁島斬釗首自爾以來莫敢南
顧迨馮氏數終餘燼奔竄醜類漸盛遂見凌逼構怨連
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
國當奉送鄙女執箒後官并遣子弟牧圉外廐尺壤匹
夫不敢自有

魏書又載其表曰今璉有罪國自魚肉大臣戮殺民
庶崩離且馮族士馬有鳥畜之戀樂浪諸郡懷首工
之心天威一舉有征無戰臣雖不敏當率所統承風
響應且高麗外慕隗囂藩捍之辭內懷先禍承突之
行或南通劉氏或北約柔然共相唇齒謀陵王畧涓
流之水宜早壅塞今若不取將貽後悔

去庚辰年後臣西界海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鞞勒視
之非高麗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六

於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為寶驗獻文以其僻遠冒險入
獻禮遇優厚遣使者卻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
無恙卿與高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何
憂寇讐前所遣使浮海撫荒外之國積年往而不反存
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舊乘非中國物不可
以疑似之事生必然之過經畧權要已具別旨又詔曰
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繫於國未
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

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物如別
又詔璉護送安等至高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誓不令東
過安等皆還乃下詔切責之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
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
而還自晉宋齊梁據江左右亦遣使稱藩兼受拜封亦
與魏不絕及齊受東魏禪其王隆亦通使馬淹卒子餘
昌亦通使命於齊武平元年齊後主以餘昌為使持節
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如故二年又以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七

昌為持節都督東青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周建德六
年齊滅餘昌始遣使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來獻隋開
皇初餘昌又遣使貢方物拜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
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耽牟羅國得還經百濟昌資
送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
隔來往至難今後不須年別入貢使者舞蹈而去八年
餘昌使其長史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奉
表請為軍導帝下詔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之以兵

侵其境餘昌卒子餘璋立大業三年餘璋遣使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覘高麗動靜然餘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年軍度遼餘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耽年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麀鹿附庸於百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地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地辰韓亦曰秦韓相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曰秦韓言語名物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傳辰韓始得自立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恒為馬韓所制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其一也或稱魏將毋丘儉討

高麗破之奔沃沮後復歸故國有留者遂為新羅亦為斯盧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穢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初附庸於百濟百濟征高麗不堪戎役後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傳世三十至金真平以隋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文帝拜真平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罰干貴如相國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鳥次小鳥次造位外有郡縣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服色尚畫素婦人辨髮統頸以雜絲及珠為飾婚嫁禮唯酒食輕重隨貧富新婦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大兄夫

隋書無大兄二字

死有棺斂墓送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也

勿吉國

隋書作靺鞨

在高句麗北邑落各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

最强言語獨異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如洛環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栗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伯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

在安車西北其七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尤為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氏也東夷中為強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即曰大莫弗瞞

咄國南有從泰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澗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

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屋形如塚開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馬車則步推相與偶耕

土多粟麥稌菜則有葵冰氣鹹生鹽木皮上亦有鹽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

其畜多猪無羊嚼米醞酒飲之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猪犬皮裘頭插虎豹尾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執女乳而罷

魏書於執女乳而罷下有便以為定句語意方明

其俗淫而妬妻外淫人或告其夫輒殺妻後悔之又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為業角

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傳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者毒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立

埋之冢土作屋令不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疋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舟溯難河西上至太汾河沉舟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句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勅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來道取得本舟汎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朝明年復入貢其傍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四

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介國拔大何國郁羽陵國庫伏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三年勿吉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七年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貢景明四年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正光貢使相尋爾後中國紛擾或不至延興二年

愚按延興乃魏孝文初即位年號何以反列景明後必誤

六月遣石文云等貢方物以至於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令來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顏願長為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帝戒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帝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五

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衣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得免至高陽没于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故宇文之別種初為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間俗甚不潔淨而善射獵好為

寇抄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溺水南大破之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帝曰此羣狄諸種不識德義鼠竊狗盜何足為患今中州大亂吾先平之然後張其威懷則無所不服矣既而駕南遷十數年間諸種與庫莫奚亦皆滋盛及開遼置戍和龍諸夷震懼各獻方物文成獻文之世庫莫奚歲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內辭以畏地豆干抄掠詔書切責之二十一年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數千人擊走之後復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二十六

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詔曰庫莫奚去太和二十一年以前與安營州邊民參居交易往來並無疑貳至二十二年叛逆以來遂爾遠竄今雖款附猶在塞表每請入塞與民交易若抑而不許乖其歸向之心信而不慮或有萬一之變交市之日州遣士監之自此已後歲嘗貢獻至武定已來不絕齊受魏禪歲時來朝其後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

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盛諸部皆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國獲財富因遣使貢方物

契丹國在庫莫奚東與庫莫奚異種同類並為燕慕容晃所破俱竄松漠間登國中魏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住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居和龍北數百里為寇盜真君以來歲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得班饗於諸國末歸言國家之美心皆忻慕於是東北羣狄聞之莫不思服悉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二十七

陵部曰連部匹潔部黎部吐六干部等各以其名馬文皮獻天府遂求為常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間貢獻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竊與柔然謀欲取地豆干以分之契丹舊怨其侵軼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孝文聽其入闕市糴宣武孝明時恒遣使貢方物熙平中契丹使人初真等三十人還靈太后因其俗嫁娶之際以青氍為上服人給青氍兩匹賞其誠

款餘依舊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嘗不絕天保四年九月契丹犯塞文宣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澗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親踰山嶺奮擊大破之鹵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鹵生口皆分置諸州後復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高麗其俗與靺鞨同好為寇盜父母死而悲哭以為不壯但置屍山樹上經三年後收其骨焚之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酌酒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罵於諸夷最甚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文帝納之聽居其故地

隋書曰六年其諸部相攻不止又與突厥相侵 此

必北史脫簡不然下所載責讓何事

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後契丹別部出仗等背高麗率衆內附文帝見來憐之

隋書以見來憐之為納之宜依隋書又曰開皇末其

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 如此方與下接此亦北史脫簡

帝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心悉令給糧還本部救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統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議興兵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埏統之契丹殺吐屯而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新唐書曰大業初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為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並引令曰鼓而前角而止非公使無走馬已統斤一人犯令即斬以狗自是突厥酋長入謁皆膝行而前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間且不虞雲起至既入境使突厥給之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引而南過鹵營百里夜還陣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

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盡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有文武才朕自舉之大業七年遣使朝貢方物

室韋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為失蓋契丹類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失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噉水又北行三日有蓋水又北行三日有犢了山其山高大周迴三百里又北行三百餘里有大水名屈利又北行三日刃水又北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而來廣四里餘名捺水國土下濕語與庫莫奚契丹豆莫婁國同頗有粟麥及穉夏則城居冬逐水草亦多貂皮丈夫索髮用角弓其箭尤長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微二殺人者責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酒俗愛赤珠為婦人飾穿挂于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不嫁父母死男女聚哭三年置尸林樹上武定二年始遣使張烏豆代等獻其方物

冊府元龜曰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絕至是營州刺史王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室韋果至大破之酋帥因厚禮遣之室韋遂獻款朝貢不絕

迄武定末貢使相尋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朝聘後分為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窮弱突厥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為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嗣絕則擇賢豪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女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蘆蔭為屋如突厥氈車狀渡水則束薪為筏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匡寢則木屈為室以蘆蔭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為席編木為藉婦女皆抱膝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

相許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為聘更將婦歸家待有孕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之妻難共居部落共為大柵人死則置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統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氦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冬則入山居土穴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為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鱉地多積雪懼陷阮穿騎木而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俗皆捕貂為紫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樺皮蓋屋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恒室韋因冰為號也冬月穴居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在室婁之東

室婁隋書作失韋

東至於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城最為平敞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冠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帥飲食亦用豆有麻布衣製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飾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俗淫尤惡妬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時必輸牛馬乃與之或言穢貊之地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無五穀唯食肉酪延興二年八月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頌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不絕齊受禪亦來朝貢

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為飾民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

好射獵樂有筵篔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東入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於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

流求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世數彼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四

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墜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瑯刻禽獸多闕鏤樹似橋而葉密條纖如髮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事男女皆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形方正織闕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為衣製裁不一綴毛垂螺為飾

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鉞之屬其處少鐵刀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與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乘機鏤為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聞死者聚食之仍以鬮髀將向王所王則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五

以冠使為隊帥無賦歛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于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長尺餘鑽頂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木榮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類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處皆除婦人以墨點手為蟲蛇文嫁娶以酒珠貝為聘或男女更悅相匹偶婦人產乳

必食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米麴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過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呼名方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盃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眾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六

狼尤多猪雞無羊牛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焚引水灌之持一鍾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鑿之宜稻梁黍黍麻豆赤豆胡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楸枹柞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山類俗事山海神祭以肴酒戰鬪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為佳人間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夏二時天清風靜東

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同到流求國語言不通掠一人而反明年復令寬慰撫之不從寬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夕國人所用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鼉鼉嶼又一日使至流求

隋書曰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文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七

語遣人慰諭之

流求不從稜擊走之進至其都焚其宮室鹵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居大海中依山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稱王夷人不知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魏志所謂邪馬臺也又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

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云太伯後計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又南千餘里渡一海闊千餘里名瀚海至一支國又渡一海千餘里名末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又東南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至邪馬臺國即倭王所都江左歷晉宋齊梁朝聘不絕及隋滅陳至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鞮羅彌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八

使詣闕文帝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明時出聽政踞坐日出使停理務謂委我弟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王妻號難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為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得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服飾男子衣裙襦

其袖小履如履形漆其上繫之足入屐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為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用錦絲為之以金銀鏤花為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襖織竹為梳編草花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稍弩積斧漆皮為甲骨為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贖物無財者沒身為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三十九

寃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謂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謂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皆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餘節畧與華同好碁博握槊搏菹之戲氣候温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掛鷓鴣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

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榭葉食用手舖之性質直有雅風
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即為婚婦入夫
家必先跨火

隋書火作犬

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姤死者斂以棺柳親賓就屍歌
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
及葬置屍舟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有阿蕪山其石無
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為異因行祭禱有如意寶珠其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乃魚眼睛也新羅百濟皆以倭
為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
利思比孤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
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
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
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聞明年帝遣文林郎裴世
清使倭國渡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
迫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

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
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道小德何
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
哥多毗從二百餘騎卸勞既至彼都其王與世清來貢
方物此後遂絕

論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不
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
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橫暴風雖綿邈山海易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道御夏殷之世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
之禁疎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
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
術愛樂文史游學于京都者往來繼路或沒世不歸非
先哲遺風孰能致斯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
之邦可行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揀者豈僅楛矢之貢已
乎自魏迄隋年移四代時方爭競未遑外略洎開皇之
末方征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煬帝承基志苞宇宙

頻踐三韓之地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用獸兵
不載捷四海駭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曰務
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遼東之地不列郡縣久矣諸國
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煬帝震而矜之不能懷以文德
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
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其豆莫盧地豆干烏洛候歷齊周及隋朝貢遂絕其事
故莫顯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四十一

隋書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
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煬帝規模宏
侈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親出玉門置伊
吾且未而闕右暨流沙駭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
虞遼東告捷必將修輪臺戍築烏壘城求大秦明珠
致條支烏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敵哉夫一人失
道則億兆罹毒若深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
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

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四

四十二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五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八十七

北史九十九

蠻獠

林邑

赤土

真臘

婆利

蠻之真類蓋盤瓠後在江淮間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穎往往有焉曹魏世不甚為患至晉末稍繁昌漸為寇暴矣自劉石亂後諸蠻無所忌憚故其族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略為丘墟道武既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常八年蠻王梅安率渠帥數千朝京師求留質子以素忠款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為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興光中蠻王文武龍請降詔褒慰之拜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延興中大陽蠻首桓誕擁河水以北澶葉以南八萬餘落

遣使內屬孝文嘉之拜誕征南將軍荊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桓玄子

桓玄篡逆不足論以桓彞之忠而有後亦可喜也

初玄西奔至枚迴州被殺誕時年數歲竄大陽壘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為羣蠻所歸誕既內屬居朗陵太和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為前驅乃授使持節南征西道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潁陽十六年依例降王為公十七年加征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遷洛師停是時齊征南將軍直閣將軍蠻首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首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大河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有沔北地蠻人安堵不為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謚曰剛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大陽蠻首田育兵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四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鸞等聚眾攻逼潁川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

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荆
州蠻樊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李
崇楊大眼悉討平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請善權七郡
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內附乞師攻梁其雍州以東
石城以西五萬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年梁
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遣使歸附永寧初東荆州
太守恒叔興前後招慰太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
置郡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鄒道元檢置之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三

興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荆州刺史居安昌隸於東荆
三年梁遣兵攻江沔破掠諸蠻民間擾動蠻自率二萬
餘人頻請統帥為聲勢乃給叔興一并威儀為之節度
蠻人遂安其年梁雍州刺史蕭藻遣其將蔡令孫等三
將寇南荆之西南洺襄沔上下破掠諸蠻蠻首梁龍驤
將軍樊石廉背梁來請援叔興與石廉督蠻夏二萬餘
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藻又遣其新陽太守印道林
立清水戍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為掠抄之基叔興遣

諸蠻擊破之四年叔興表請不隸東荆許之梁人每有
寇抄叔興必推破之正光中秋興擁所部南叛蠻首成
龍強率戶數千內附拜刺史蠻帥田牛生率戶二千內
徙揚州拜為郡守梁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
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萬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
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
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官德並入朝蠻出山至邊城
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尋為梁將裴邃所陷梁定州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四

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請援歷年朝廷恐輕致邊後未
許會超秀沒其部曲相率內附徙之六鎮秦隴所在反
叛二荆西郢蠻大擾動斷三鵞路殺都督寇盜至襄城
汝水民多被其害梁遣將圍廣陵樊城諸蠻並為前驅
自汝水以南恣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又有冉氏
向氏田氏阮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
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
周文略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大統

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內屬投南雍州刺史仍世襲十一年蠻酋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蠻帥杜青和及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青和後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廢帝初蠻首樊舍舉落內附以為督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敕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恭帝二年蠻首宜民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五

田興產北荊州刺史梅繼昌等相繼款附以興彥季昌為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後巴西人譙淹扇動羣蠻以附梁蠻帥向鎮侯向白虎等應之西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荊州之汶陽郡自稱仁州刺史並隣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送命詔田弘賀若敦潘和季遷哲等討破之周武成初文州蠻叛州軍討定之尋丹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

遣開府元年趙剛等摠兵出討雖頗剪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于蕩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增峻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菽次子南王領其支屬置立十城於江南險要之地遠結洛陽蠻為聲援令賢率其卒回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進輒成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騰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洛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六

脫一戰不克更城其氣不如頡軍湯口先取江南剪其毛羽然後進軍水邏此制騰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其部衆一千戶遂簡募驍勇數道分攻水邏路經石壁其城險峻四面壁立故以名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登以為峭絕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備經色阻累日乃得舊路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蠻帥冉伯犁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

招誘伯犁等結為父子又多遺錢帛伯犁等悅遂為鄉
黨水邏側又有石騰城亦是險要令賢使其兄龍真據
之騰又密告龍真云若平水邏便代令賢處之龍真大
悅遣其子詣騰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
請立效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
兵助之既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
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獲
而斬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騰乃積散水邏城側為京觀後蠻望見輒大哭自此
狼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然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
水邏平後頻遣喻之五子王猶不從騰又遣王亮屯牢
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圍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
若委城遁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迴立柵遏其走路
賊大駭乃縱兵擊破之擒五子王於石然獲寶勝於雙
城悉斬諸向首領生擒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更於
劉備故宮城南八陳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于

巫縣信陵稀歸並築城置防以為襟帶天和六年蠻渠
冉祖喜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闇討平之自此羣蠻
惧息不為寇

獠者南蠻別種自漢中達于邛笮川洞之間所在皆有
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
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阿夷
阿等之類皆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居其上名曰干闌
干闌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亦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遠相統攝父死子繼若中國貴族獠王各有鼓角一雙
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不敢遠行能卧水底持
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者豎棺埋之性同禽獸至
于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
走避外求得一大以謝其母母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
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猪犬而已親戚比隣指
投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持捕逐
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謀不敢稱良

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羣聚鼓之以為音節能為細布色至鮮淨大大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鬢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于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供祭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銅鑿既薄且輕易於熟食建國中李勢在蜀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攻破郡國為益州大患勢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九

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梁之梁益二州歲歲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為利正始中夏侯道遷舉漢中內附宣武遣尚書邢蠻為梁益二州刺史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為寇後以羊社為梁州傳監眼為益州社性酷虐不得物情梁朝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衆屯者子谷社遣統軍魏胡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

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屯固門川社遣征鹵將軍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法僧代傳豎眼為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叛勾引梁軍圍逼晉壽朝廷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往撫獠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迎乃定及元桓元子真相繼為梁州並無得績諸獠苦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統諸獠復以巴酋嚴始欣為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管獠二十萬戶彼謂北獠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貿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十

巴州生獠並皆不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已孝昌初諸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勉喻即時散罷自是獠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相繼子建厚勞賚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彼心慮獲罪謹時梁南梁州刺史陰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欣族子愷時為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擒梁使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劍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建乃啟以鎮為南梁州愷為刺史發使執始欣囚於南鄭

遇子建見代梁州刺史傅監眼仍為行臺監眼久病其子敬詔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始欣乃起衆攻愷屠滅之據城南叛梁將蕭玩率衆援接時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遂大破玩軍斬玩以傅曇表為刺史後元羅在梁州為所陷自此遂絕及周文平梁益後令在所撫慰與華民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至擾動每歲令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充賤隸謂為歷徠後有南族往來者亦資以為貨自公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十一

連民庶家有餘口者多矣恭帝三年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周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又攻拔其三城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摠管長史趙文表討平之其事改入文表傳建德初李暉為蓬梁州總管諸獠亦望風從附然其種滋蔓保據巖壑依山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中最難以道招懷者

林邑其先所出事具南史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

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以磚為城屋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一曰西和婆帝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一地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纓絡足躡革履時服錦袍良家子侍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為弩傳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繫鼓以警衆吹蠶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十三

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婚盥手因牽女授之王沒七日而莖有官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蕩從與至外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納金甕中沈於海有官者以銅甕沈之海口庶人以瓦送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復哭盡哀而止百日三

年皆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天竺隋文平陳遣使獻方物後朝貢遂絕時天下無事羣臣言林邑多奇寶仁壽末帝遣大將軍劉方為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寧長真驩州刺史李暉開府秦雄步奇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戰方軍不利方乃多掘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象多陷坑軍遂亂方大破之遂棄城走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蓋其國十八世矣方班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三

梵志復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國扶南別中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三妻並隣國女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像懸金花鈴旛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

塔邊金剛力士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主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加邏一人陀拏達一人迦利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三

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船和迦一人鉢帝十人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禮以香油塗身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裳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鏤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投塔七日乃配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剃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為棚棚內積薪置屍其上燒香建幡吹蠶擊鼓以縱送火焚薪送

落於水貴賤皆同惟國王焚訖收灰貯金瓶藏於廟屋
冬夏常溫雨多霖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稌白頭黑麻自
餘物產多同交趾以甘蔗酒作雜以紫瓜根酒色黃赤
味香美亦以柳漿為酒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
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虔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
帝大悅遣齎物五千段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
海即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過東南詣
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又南行至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五

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
山乃南達雞籠島至赤土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
舶三百艘來迎吹蠶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銀繒船月餘
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
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二枚貯香水
白疊布四條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象
二頭持孔雀蓋迎使人并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
百人奏蠶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

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走天竺樂事畢駿等
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
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
宴儀衛蕙從如初見禮王前設兩床床上並設草葉盤
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瑋
瑁之肉百餘品延駿升床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鍾置
酒女樂迭走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貢方物并獻金龜
蓉冠龍腦香又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六

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蠶鼓送之既入海見綠魚羣
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行其海水色黃
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交趾
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謁帝於弘農帝大悅授駿等執
戟都尉那邪迦等官賞有差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屬國去日南即舟行六十
日方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民名質
多斯那自其祖漸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

卒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其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床上施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金鈿為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燭有同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侍側王者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纓絡足履革屐耳懸金鐙常服白疊以象牙為屨若露髮則不加纓絡臣下服制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孤落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二相高懸三婆何多陵四舍摩陵五髻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指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遠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閣侍衛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阇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為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剝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奉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

類亦土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咒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咒飲食多酥酪沙糖杭粟米餅欲食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搗而食娶妻者惟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其喪畢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焚尸收灰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金銀瓶盛送大水內貧者或用瓦以五綠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蟲土宜梁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毘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他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

五六十尺有浮湖魚形似鮠嘴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
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猪
白牛白羊祠之城西門外不然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疾
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
之城東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祠
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
佛及道士並立像於其館隋大業十二年遣使貢獻帝
禮之甚厚後亦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九

浮利國自交趾浮流南北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
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利利加名護濫那
婆官曰獨訶耶李次曰獨訶氏擊國人善投輪刀其大
如鏡中有窮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餘兵器與中
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
者錄其足期年止祭祠必以月晦盪貯酒肴浮之流水
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隋
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

國亦來貢方物風俗物產大抵相類

論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
華人錯居其流曰蠻曰獠曰俚曰獠曰屯居無君長隨
山洞而居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自秦并三楚漢平
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為郡縣洎境分
南北割據各殊蠻獠之族遞為去就若林邑赤土真臘
婆利則地隔江嶺莫通中國及隋氏受命剋平九宇煬
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流求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五

二十

加林邑威振殊俗過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
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誠哉斯言也大業
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跡湮滅今可知者四國而
已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六

明 李清 撰

北史一百

吐谷渾

鄧至

党項

稽胡

附國

白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氏者四夷別種號白馬三代之際自有君長而世一朝

見故詩稱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秦漢以來世居岐隴

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

滅之以其地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種類實繁或

謂白氏或謂故氏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漢建安中有

楊騰者

周書楊騰作楊駒

為部落大帥騰勇健多計略始徙居仇池方百頃因以

為號四面斗絕高七里餘羊腸盤道三十六回其上有

豐水泉煮土為鹽後有楊定者符堅以女妻之拜為尚

書領軍堅敗關右擾亂定盡力於堅堅遇弒乃率眾奔

隴右徙居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夷

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登國四年遂有秦

州地號隴西王後為乞伏乾歸所殺無子從弟盛先為

監國守仇池乃統事自號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

分諸氏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遂有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中地稱藩于晉天興初遣使朝貢詔以盛為征南大將

軍仇池王隔秦姚興不得歲通貢使盛以兄子撫為平

南將軍梁州刺史守漢中宋永初中宋武帝封盛為武

都王盛卒私諡惠文王子玄立字黃眉號征西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稱藩于宋仍奉晉

義熙號後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

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玄善于待士為流舊

所懷始光四年大武遣太鴻臚公孫軌拜玄為征南太

將軍督梁州刺史南秦王玄上表請比內臣許之玄卒
私諡考昭王子保宗立初玄臨終謂難當曰今境候未
寧方須撫慰保宗冲昧吾授卿國事其無墜先勲難當
固辭請立保宗輔之保宗既立難當妻姚氏謂難當曰
國險宜立長君反事孺子非久計難當從之廢保宗立
稱藩于宋難當拜保宗為鎮南將軍鎮石昌以次子順
為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
繫先是四方流民以仇池豐實多往依附內有許穆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領護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
秦王難當後自立為大秦王號年建義立妻為皇后世
子為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貢獻于宋不絕尋其
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為武都王大延初難當據
上邽太武遣車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
軍取上邽又詔喻難當難當奉詔攝守尋傾國南寇規
有蜀土襲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維州流民七千
餘家還仇池宋文帝怒遣將裴方明等伐之難當為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軍討之文德走漢中收其妻子寮屬資糧及保宗妻公主送京師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及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禮婦人外成因夫而榮若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

愚按魏有二公主此公主所言何其與梁王牧捷妻武威公主相反一私于父母之國以傾夫家一黨于夫家以叛父母之國皆非也然牧捷妻尤劣以其改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文成時拜難當營州刺史還為外都大官卒諡曰忠子和隨父歸魏別賜爵仇池公子德襲難當爵早卒子小眼襲例降為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別有傳小眼子公熙襲正光中尚書右丞張普惠為行臺送租於南秦東益普惠啓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氏反不得進遣公熙先慰氏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峻薄密令訪察公熙果潛謀叛亂子建仍報普惠全其攝錄普惠急追公熙公熙竟不肯赴東出漢中普惠表列其事公熙大行

賄賂終得免罪後為假節別將與都督元志同守岐州為秦賊莫折天生所擄没于秦州文德後自漢中入統汧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為宋荊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之執也子元和奔宋以為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據城歸順文成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都王內徙京師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都王於葭蘆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為武興王遣使歸順獻文授文度武興鎮將既復叛孝文初征西將軍皮懽喜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度弟弘小名鼠

魏書避獻文諱故稱其小名今正之

自為武興王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孝文納之弘遣子狗奴入侍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都王弘卒從子後起立孝文復以弘爵授之弘子集始為白水太守後起卒以集始為征西將軍武都王集始復朝于京師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漢中郡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錦綵繒纒

尋還武興進號征南將軍加督湘寧等五州諸軍事後仇池鎮將楊靈珍襲破武興集始遂入齊景明初集始來降還授爵位歸守武興卒子紹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集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安王紹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義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順梁白馬戍主尹天保率眾圍之道遷求援于集起集義二人貧保邊藩不欲救唯集始弟集朗願立功率眾破天保全漢川朗之力也集義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梁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為外藩遂扇動諸氏推紹先僭稱大號集起集義並稱王外引梁為援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克之執紹先送于京師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復改鎮為東益州前後鎮將唐法樂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裏氏豪仇石柱等相率反朝廷以西南為憂正光中詔魏于建為刺史以恩信招撫風化大行遠近款附有如內地此魏收為其父飾詞北史因之耳

後唐永代子建為州未幾氏人悉反永棄城東走自此復為氏地魏末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為王周文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為質大統元年紹先請以女妻周文周文奏魏文帝許之紹先卒子辟邪立四年南岐州氏苻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大白王詔大都督侯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降之九年清水氏首李鼠仁據險作亂氏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籤趙昶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十一年置東益州于武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以辟邪為刺史十五年安夷氏復叛趙昶時為郡守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乃定以昶行南秦州事氏帥蓋開等作亂據北谷其黨西結宕昌羌獠甘共推蓋開為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擒蓋開散其餘黨興州叛氏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史告急昶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氏首楊法深據陰平自稱王亦威苗裔也魏孝昌中舉眾內附自是職貢不絕廢帝元年以法深為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羣氏復與

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周文乃以大將軍宇文貴為大都督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羣氏頗畏服是歲楊法深從討遲迴平蜀軍旋尋與其宗人楊崇集楊陳坐各擁衆遞攻趙昶時督成武沙三州諸軍事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置州郡處之恭帝末武興氏反圍和州鳳州固道氏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等討之周明帝時興州人殺吃及下辨栢樹二縣民反相率破蘭皋戍氏酋姜多復率厨中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屬攻陷洛叢郡以應之趙昶討平二縣并斬段吒而陰平葭蘆氏復往往屯聚與厨中相應昶乃簡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厨中至大竹坪連破七柵誅其渠帥二郡並降及昶還厨中生氏復為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入厨中討之羣氏悉平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奕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鹿涉歸死鹿代統部落是為慕容氏涉歸之在也分戶七百給吐谷渾與鹿二部

馬鬪相傷鹿遣使讓之吐谷渾怒而遠徙遂西附陰山後假道上隴鹿追思吐谷渾作阿于歌徒河以兄為阿于故也子孫僭號以此歌為輩後鼓吹大曲吐谷渾遂從上隴止于枹罕自枹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龍涸從非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而居以肉酪為糧西北諸種謂為阿柴虜吐谷渾卒傳子吐延吐延卒傳子葉延頗視書傳按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遂氏吐谷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魏內入諸姓有吐谷渾氏孝文獨因而不改自葉延卒傳子碎奚卒傳子視連卒傳弟視羅卒子樹洛干等並幼弟烏紇提立妻樹洛干母生二子慕瓚利延烏紇提一名大孩卒樹洛干立卒弟阿豺立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兼并氏羌地方數千里號為強國昇西強山觀墊江源問于羣寮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晉壽出

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入于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雖塞表小國獨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其方物宋少帝封為澆河公未及拜受宋文帝元嘉三年又加除命又將遣使朝貢會暴病臨卒召諸子弟告曰先公捨其子虔以大業屬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于緯世其以慕瓚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世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各奉吾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命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遂折之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便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者易折衆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慕瓚立先是阿豺時宋命竟未至慕瓚又奉表通宋宋文帝授隴西公慕容瓚招集秦涼亡業之人及羌戎雜夷衆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衆轉盛太武時慕瓚始遣其侍郎謝大寧奉表歸魏尋討擒赫連定送京師太武嘉之遣使者策拜慕瓚為大將軍西秦王慕瓚表曰匡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財不周賞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垂鑒察亮其單款臣頃接寇逆疆境之人為賊所抄流轉東下今皇化混一求還鄉土乞佛曰連窟略寒張華等三人家弱在此分乖可愍願并教遣使恩洽遐荒存亡感戴太武詔公卿會議答之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二百七十九人議曰前者有司所處以為西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今皇威遠被慕義畏威稱臣納貢來受爵號議者以為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衆廣而爵不擬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未有經畧拓境之勲爵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聖朝于弱周自同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款于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敏因致斯累檢西秦流民賊時所抄悉在蒲坂今既稱藩四海咸奉天下一家可救秦州送詣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為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遷即為臣妾可勿聽許制曰公卿議之未為失體西秦王所收金城枹罕隴西之地彼自取之朕即與之便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裂土何須復廓西秦款至縣絹隨使踈數增益之非一匹而已自是慕瓚貢獻頗簡又通于宋宋文封為隴西王大延二年慕瓚卒弟慕利延立詔遣使者策諭慕瓚惠王後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瓚子元緒為撫軍將軍時慕利延又通宋宋封為河南王太武征涼州慕利延懼遂率其部人西通沙漠太武以慕利延兄有擒赫連定功遣使宣喻乃還後慕利延遣使表謝書奏下詔褒獎之慕利延兄子締世懼

慕利延害已與使者謀欲自歸慕利延覺而殺之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京師請兵討慕利延太武拜叱力延歸義王詔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至大母橋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羅遣將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鷄鳩黎部大崇城等率眾一萬三千落歸降後復遣征西將軍高梁王那等討之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征罽賓遣使通宋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胡王金釧等物宋文帝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慕利延卒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拾寅奉脩職貢受魏正朔又受宋封爵號河南王太武遣使拜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寅自恃險遠頗不恭命通使于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明帝加之官號文成時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睦使晉王伏羅高涼王那再征之竟無多克拾

寅雖遠遁軍亦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為民患非
國家所急若遣使招慰必求為臣妾可不勞定也王者
于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有其地安曰臣昔為澆
河戎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
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叛可
一舉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
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討之拾寅
走南山諸軍濟河追之時軍多病諸將議賊已遠遁軍
走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五

以聞獻文以重勞將士下詔切責徵其任子拾寅遣子
斤入侍獻文尋遣斤還拾寅後復擾掠邊民遣其將良
利守洮陽枹罕所統枹罕鎮將西郡公楊鍾葵貽拾寅
書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利守洮陽
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土物辭旨懇切獻文許之
自是歲脩職貢太和五年拾寅卒子度易侯立遣其侍
郎時真貢方物復上表告嗣事後度易侯伐宕昌詔讓
之賜錦綵一百二十匹喻令梭改所掠宕昌口累部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六

容已振今驅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衆以為
然乃引還獲駝馬二十餘萬獻文復詔上黨王長孫觀
等率州郡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拾寅來逆戰觀等縱
兵擊敗之拾寅宵遁思悔後脩藩職遣別駕康盤龍奉
表朝貢獻文幽之不報其使拾寅部落大飢屢寇澆河
詔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敦煌枹罕高平諸軍為
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為大都督以討之觀等軍入
拾寅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諸軍表求改過觀等

時還易侯並奉詔卒子伏連籌立孝文欲令入朝表稱
疾輟脩洮陽堽和城且置戍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
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孝文不許羣臣以其受詔
不敬不宜納所獻帝曰拜受失禮乃可加以詰責所獻
土毛人臣常道杜棄所獻便是絕之縱欲改悔其路無
由詔曰朕在哀疚中未存征討而去春枹罕表取其洮
陽堽和二戍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請降執許二千餘
人又得婦女九百口子婦可悉還之伏連乃遣世子賀

魯頭朝于京師禮錫有加拜伏連使持節都督西垂諸
軍事征西將軍領獲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
渾王麾旗章綬之飾皆備給之後遣兼員外散騎張禮
使於伏連籌伏連籌謂禮曰昔與宕昌通和恒見稱大
王已則自名今忽名僕而拘執此使將命偏師往問禮
曰君與宕昌並為魏藩而此轍有興動殊違臣節當發
之日宰輔以為君若返迷知罪則克保藩業守愚不改
則禍難將至伏連籌嘿然及孝文崩遣使赴哀盡其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敬伏連籌內脩職貢外并戎狄塞表中號為強富准擬
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宣武初詔責之曰
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書稱邕與卿並為邊附國則隣藩
位則同列而稱書為表名報為旨有司以國常刑殷勤
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
伏連籌上表自申辭誠懇至終宣武世至于正光犂牛
蜀馬及西南之珍無歲不至後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
河西路絕涼州城人萬千菩提等東應念生囚刺史宋

頽穎密求援于伏連籌伏連籌親率大眾救之遂獲保
全自爾以後關檄不通貢獻遂絕伏連籌卒子夸呂立
始自號可汗居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不居
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
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夸呂椎髻毼珠
以皂為帽坐金獅子狀號其妻為恪尊衣織成裙披錦
大袍辮髮于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略同華夏
多以羅罽為冠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為貴兵器有弓刀甲稍國無常賦有須則稅富室商人
人充用其刑罰殺人及盜馬死餘則徵物尚罪亦量事
決杖刑人必以氈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
及嫂與突厥俗同至于婚姻貧不能備財者輒盜去
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于殺害
好射獵以肉酪為糧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
氣候多寒惟得蕪菁大麥故貧多富少青海周四千餘
里海內有小山每冬水合後以良牧馬置此山至來春

牧之馬皆有孕所生駒號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至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也土出犍牛馬騾多鸚鵡饒銅鉄硃砂地兼都善且末

隋書曰西北有流水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擁蔽其鼻而避其患

興和中齊神武作相招懷荒遠柔然既內附夸呂亦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使致敬神武喻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呂乃遣使人趙吐

骨真假道柔然頻來東魏又薦其從妹孝靜納以為嬪

遣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柵使于其國夸呂又請婚乃以

濟南王匡孫女為廣樂公主妻之此後朝貢不絕西魏

大統初周文遣儀同潘濬諭以逆順夸呂再遣使獻能

舞馬及羊牛等然抄寇不已緣邊多被其害廢帝二年

周文勒大兵至姑臧夸呂震懼使貢方物是歲夸呂又

通使于齊涼州刺史史寧規知其還襲之州西赤泉獲

其僕射乞伏觸狀將軍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騾

六百頭雜綵絲絹萬計恭帝三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杆

可汗襲擊夸呂破之擄其妻子獲珍物及雜畜武成初

夸呂復寇涼州刺史是云寶戰沒賀蘭祥宇文貴率兵

討之夸呂遣其廣定王鍾留王拒戰祥等破之廣定等

遁走又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而還保定中夸呂

前後三輩遣使貢方物天和初其龍圖王莫昌率眾降

以其地為扶州二年五月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大亂武帝詔皇太子征之軍至伏俟城夸呂遁走擄其

餘眾而還明年又再遣使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

來降自是朝獻遂絕及隋開皇初侵弘州文帝以弘州

地曠人梗廢之遣上柱國元楷率步騎數萬擊之賊悉

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河西總管

定城王鍾利彥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戰諧頻破

之夸呂大懼率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降

帝以其高寧王移茲哀素得眾心拜大將軍封河南王

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復來寇邊兪州刺史皮子信拒戰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乃奔退俄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夸呂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殺遂謀執夸呂降請兵于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應之帝不許太子謀泄為其父所殺復立少子鬼王訶為太子疊州刺史杜彖請因釁討之帝又不許六年鬼王訶復懼父誅謀歸國請兵迎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八十六

五

隋書載文帝謂侍臣曰渾賊風俗殊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可成以惡逆當教以義方耳

帝謂其使者曰

隋書載帝謂使曰吐谷渾主是鬼王父父有不善于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親戚近臣內外諷諭必不可則涕泣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名

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朕心鬼王既有好

意而欲來投服唯教鬼王為臣子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為惡事鬼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帝曰朕撫荒遠俱以仁孝為本叛天背父何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令違拒又復不仁如更有音信宜遣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哀卒文帝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後夸呂大懼逃遁險遠不敢為寇十一年夸呂卒于世伏使其兄子無素奉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八十六

五

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帝謂無素曰若依來請他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若並許之又非好法

隋書載帝言曰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子女以實后宮

竟不許十一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世伏世伏上表稱公主為天后帝不許明年國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允伏遣使陳廢立事并

謝專命罪請依俗尚主帝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
國家消息帝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子順來朝時鐵
勒犯塞帝遣將軍憑孝慈出敦煌禦之戰不利鐵勒遣
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
渾自劾鐵勒即勤兵襲破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
令觀德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掩之大破其
衆伏允遁山谷間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
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五

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留順不遣伏
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于党項帝立順為主送
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玉泥洛周為輔至西平其
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
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
國有屈海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
然不食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
赤或黑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特多狼白蘭山西北又

有可蘭國風俗亦同目不識五色耳不聞五聲是蠻戎
中醜類也土無所出直大養羣畜而戶落亦可萬餘人
頑弱不知鬪戰忽見異人舉國便走性如野獸體輕工
走逐不可得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度四十
里海有女王國民庶萬餘落風俗土著宜桑麻熟五穀
以女為王故因號焉譯使不至其傳云然

宕昌羌者其先蓋三苗之裔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
從武王滅商漢有先零燒當等世為邊患其地東接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五

華西通西域南北數千里姓別自為部落酋帥皆有地
分不相統攝宕昌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織
犛牛尾及殺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徭賦唯戰伐時相屯
聚否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葛收養犛牛羊豕
以供食父子伯叔兄弟死即以繼母伯叔母及嫂弟婦
等為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
聚殺牛羊祭天有梁勳者世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
王勳孫彌忽太武初遣子彌黃奉表求內附太武嘉之

遣使拜彌忽為宕昌王賜彌黃爵甘松侯彌忽卒孫虎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萬餘落世脩職貢頗為吐谷渾所斷絕虎子死彌治立虎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遣兵送羊子欲奪彌治位彌治遣使請救獻文詔武都鎮將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彌治卒子彌機立遣其司馬利柱奉表貢方物楊文度叛圍武都彌機遣其二兄率眾救武都破走文度考文時遣使子橋表貢朱沙雌黃白石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各百斤自後歲以為常朝貢相繼後考文遣鴻臚劉歸

謁者張察拜彌機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

愚按宕昌王下云以助之又云周文命章武公導率兵送之與上文不接及考周書乃知以助之為三贊字而周文句則鄧至國傳中語也今為改正兼補其缺魏書曰後朝于京師殊無風禮朝罷高祖顧左右曰宕昌王雖為邊方之主乃不知中國一吏改授領

護四戎校尉靈州刺史王如故賜以車騎戎馬錦綵等遣歸國

周書曰自彌忽至公定九世每脩職貢不絕後見兩魏分隔遂懷背誕永熙末公定引吐谷渾寇金城大統初又率其種人入寇詔行臺趙貴督儀同侯莫陳順等擊破之公定懼稱藩請罪拜撫軍將軍四年以公定為南洮州刺史要定藩王後改洮州為岷州仍以公定為刺史七年公定又入寇獨孤信鎮隴右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信率眾討之軍未至公定為下所殺信進兵破其餘黨朝廷方欲招懷殊俗更以其弟彌定為宕昌王十六年彌定宗人獠甘襲奪其位彌定來奔先是羌酋傍乞鉄忽等因公定叛遂擁眾據渠州與渭州民鄭五醜扇動諸羌阻兵逆命至是詔大將軍宇文貴豆盧寧涼州刺史史寧等率兵討獠甘等並擒斬之納彌定而還保定初彌定遣使貢方物三年又遣使獻生猛虎四年彌定寇洮州總管李賢擊走之是年

彌定又引吐谷渾寇石門戍賢復破之高祖怒詔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為宕州

鄧至者白水羌世為羌豪因地名號自稱鄧至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其王像舒治遣使內附孝文帝拜龍驤將軍鄧至王遣貢不絕

周書曰自舒治至檐桁十一世魏恭帝元年檐桁失國來奔太祖令章武公導率兵送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鄧至之西有赫羊國初其部內有一羊形甚大色至鮮赤因為國名又有東亭衛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習山倉驥覃水等諸羌國風俗粗獷與鄧至國不同亦時遣貢使朝廷納之皆假以雜號將軍子男渠帥之名白蘭者羌之別種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北至利模徒南界那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畧同周寶定元年遣使獻犀甲鐵鎧
党項者者三苗後其種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

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

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織犂牛尾及牯毳毛為屋服裘褐披氈為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為生業有戰陣則屯聚無徭役不相往來養犂牛羊猪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穢蒸報於諸夷中為甚無文字但候草木記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為令終親戚不哭少死者則云天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為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情文為丞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三

時中原多故大為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還師討之開皇元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眾詣旭州內附

此拓拔非魏魏之拓拔也西夏本此

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之大破其眾相率降遣子弟入謝罪帝謂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西南夷有嘉良夷即其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相統一其人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縉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讐故壘石為磔以避患其磔高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磔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數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國有重罪者蜀牛人皆輕捷便于擊劍漆皮為牟甲弓長六尺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一百八十六

竹為箭妻其羣母及嫂兄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角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猪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一年方大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木為祖父神事之其俗以皮為帽形圓如鉢或帶罽羅衣多毛褐皮裘全剝牛脚皮為靴項繫鐵鑲手貫鐵釧王與首

帥金為首飾臂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銅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脩職貢物場帝以勞民不許嘉良有水濶六七丈附國有水濶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為舟而濟附國有薄綠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接于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註 卷一百八十六

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樂大破白蘭北利模徒那鄂當迷渠步桑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國大茶中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管之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淵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大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

多貫唇貝以為耳頸飾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
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
女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為貴
既嫁頗亦防閑有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者皆納
其妻雖分統郡縣列于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山
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為寇魏孝昌中
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
氏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眾抄掠汾晉間畧無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五

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乃偽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
升遣子詰鄴齊神武厚禮之緩以婚期蠡升既恃和親
不為備魏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也三月齊神武襲
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為其北部所殺送于神武其
眾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為主神武滅之獲其偽主
及第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人歸于鄴
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周文方與神武爭衡未遑經
畧乃遣黃門侍郎楊樹就安撫之

周書楊樹作楊忠

五年黑水部眾先叛七年別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
上郡反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周文前後遣于謹侯
莫陳崇李弼等相繼討平之武城初延州稽胡郝阿保
狼皮率其種人附于齊民阿保自置丞相狼皮自置柱
國并與其別部劉桑德共為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
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復叛詔大將軍韓果討破之
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數州刺史韋孝寬於險要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五

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便
懷旅拒不供糧餽忠乃詐其首帥云與突厥迴兵討之
首帥等懼乃相率供饋後丹州綏州銀州等部內諸胡
與蒲州別帥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
于實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
盛率眾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欲邀襲盛軍
盛皆討斬之又破其別帥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
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帥喬白郎素勿同等渡河

逆戰雄復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于晉州乘勝逐
 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並盜有之
 乃立蠡升孫沒鐸為主號聖武皇帝年曰石平六年武
 帝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以為種類既
 多又山谷阻絕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帥餘
 加慰撫帝然之乃以憲為行軍元帥督行軍總管趙王
 招讓儉勝王道等討之憲軍次馬邑分道俱進沒鐸遣
 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險要特角憲軍憲命讓王儉擊破之斬獲千餘級趙王
 招又擒沒鐸餘衆盡降宣政元年汾稽胡帥劉受羅千
 復反越王盛督諸軍討擒之自是寇盜頗息

愚按北史於四夷君長皆以死書予欲留此一字以
 待中國亂臣賊子弑父與君者故一榮卒之謂非其
 罪也

論曰氏羌吐谷渾等是曰殊俗別處邊陲考之前代屢
 經叛服窺覘首鼠蓋其本性夫無德則叛有道則伏先

王所以述荒服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六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七

明李清撰

列傳第八十九

北史一百一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漢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撫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後漢班超所通者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相統其後或絕或通漢以為勞弊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後互相吞滅不可詳記道武初經營中原未暇及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振威德於荒外致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民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于民矣遂不從歷明元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

者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太武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遠大兵不可致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于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柔然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賫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撫之初琬等受詔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賜拜受甚悅謂琬等曰傳聞破洛耶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于是自向破洛耶遣使者烏孫王為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琬明東還烏孫破洛耶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于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

曰我君承柔然吳提妄說謂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且收健事主稍似慢情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收健凉州既平鄯善國以為唇亡齒寒自然之道今武威為魏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以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還京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

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若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于齊周不聞事西域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隋開皇仁壽間尚未經曷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藩諸國至罽賓得瑪瑙孟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嘉公裴矩往來武威張掖間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來朝者四十餘國因置西戎校尉應接之尋中國大亂朝貢遂絕事多亡失所存錄者二十國魏時所來在隋亦有不至今摠而編次以備前書 西域傳云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以備遺闕云

鄯善國都杆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堆路太延初始

遣其弟素延者入侍太武平涼州沮渠收捷弟無諱走
保燉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其王比
龍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劉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
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
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
通太武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
之度歸到燉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
鄯善人衆布野度歸勅吏卒不得侵掠邊守惑之皆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旗稽服其王真達而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
真達詣京都太武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趾公韓收為
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
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
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難率國人之半奔且
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
為行旅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

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即將旣擁蔽鼻口

此事隋書載之吐谷渾或其風俗皆同乎抑誤也

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

兄鄯善米率衆內附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慈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

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

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

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十里有首板河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
有好馬馳驟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
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畧同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
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洒掃饋食城南五十里有贊
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為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
上有辟支佛跣處雙跡猶存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
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
以西諸國人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

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真君中太武詔高涼王即擊吐谷渾慕利延懼率其部落渡流沙即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文末柔然冠于闐于闐患之遣使素目加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柔然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柔然軍馬到城下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遙望救援帝詔公卿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幾萬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蠕蠕之性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為所拒當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帝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為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勅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政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是以停師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為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帝怒

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貢周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字早示門練錦帽金鼠冠妻帶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年必儉去

蒲山國故皮山國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一名子合其王號于治呼捷在于闐之西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大延初遣使來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自後貢使不絕

權于摩國故烏秣國其王居烏秣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莎國居故莎車城在于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千里其地北接柔然本通使交易太武初始遣使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為柔然所執恩生

見柔然吳提持魏節不為之屈後太武切讓吳提吳提
懼乃遣思生等歸許綱到燉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諡
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
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珣進薛直上書曰
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
降念賜遺甚厚及臣繼立亦不闕常貢天子垂矜亦不
異前世敢緣至恩轍陳私懇臣國自為無諱攻擊經今
八歲人民飢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遂舍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
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開焉耆倉給之正平年遣子
入侍自後每使朝貢不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東西二百里南
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
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
亦云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為國號東去長安四千
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居于此晉以其地

為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統之
去燉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積氣候
溫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
草名芊刺其上生蜜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味甚美
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多蒲
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避
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汗山夏
有積雪此山鐵勒界也太武時有闕爽者自為高昌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為柔然所執
真君中爽為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沒弟安周代
立和平元年為柔然所并

資治通鑑曰柔然殺安周滅沮渠氏

柔然以闕伯周為高昌王稱王自此始太和初伯周卒
子義成立歲餘為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為高昌王五年
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燉煌人張猛明為王後
為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願禮麴嘉為左右長史

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元奉表朝貢請師迎接求舉國內徙孝文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棊水儒遣嘉禮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麴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柔然邪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十一

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柔然主伏圖為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為高車所徙入於焉耆焉耆又為嚙噠所破滅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二子為焉耆王以主之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至伊吾失期而反後十餘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款誠備至唯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貢宣武

又遣孟威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為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從國內遷雖來誠可嘉于理未帖何者彼之吓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恐徒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神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內徙不許正光元年孝明遣假員外將軍趙義等使于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十二

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為博士孝明詔許之嘉卒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為郡公後遂隔絕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元嘉為王恭帝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其國周時城有一十六後至隋時城有十八其都城周回

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于孔子像官
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交
河公一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
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戶部兵部等長史次有五將軍曰
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次有八司馬長史之
副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
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于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
狀斷決評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父掌文案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惟每早集于牙門評議衆事諸
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城造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為
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
令與華夏略同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禡文字亦同華夏
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相教授雖習
讀之而皆為胡語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刑
法風俗昏姻喪葬與華夏小異大同自燉煌向其國多
砂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

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
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
來歸中國堅卒于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父死
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父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
煬帝即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
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
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先者以國邊處荒境同人無
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狐既沐浴和風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辨削衽帝聞而善之下詔
曰光祿大夫升國公高昌王伯雅本自諸華世祚西壤
昔因多難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伯雅踰沙志
阻奉貢來庭觀禮容于舊章慕威儀之盛典削衽曳裾
變夷從夏可賜以衣冠仍班其製造之式
隋書曰并遣使人部令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
美棄彼毳毼遂為冠帶之國
然伯雅先臣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有商胡往來者則

稅之送于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不敢改也自是歲貢方物

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員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畢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九城國小民貧無綱紀法令兵有弓刀甲稍婚姻畧同華夏死亡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五

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即除之丈夫並剪髮為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皆依釋教齋戒行道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以為絲唯充綿纈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砂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險頗剽劫中國使太武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齋糧取食路次

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迴尉犁二城拔之進軍團員渠鳩尸畢即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拒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畢即其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為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難識之物索駝馬牛雜畜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六

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民初鳩尸畢即走山中猶冀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為度歸所剋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壻厚待之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其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千餘人而已
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

北所立白震之後王頭繫綵帶垂于後坐金獅子牀所
居城方六七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
則一足賦稅準地增租無田者稅銀風俗婚姻喪葬物
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為異又出細鹽鏡銅鐵鉛
麋皮氈氍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犂牛等東有
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
河東流號計戍水魏書作
式水即黃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
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其東關城戍寇竊
非一太武詔萬度歸率騎一千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
等領兵三千拒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
而還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土多孔雀羣飛山
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雞鶩其王家恒有千餘隻國
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餅
餅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屬人服之皆愈自
後每使朝貢周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隋大業中其

王白蘇尼呖遣使朝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可數千人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役屬龜茲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
役屬龜茲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地去代一萬六百五十里役
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十里其國
數為柔然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大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去代一萬
一千二百五十里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
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焚之以驗
虛實置猛火上經日不燃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
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每歲供送
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
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不育勝兵二千人南有黃河西

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鏐汗國千里南去朱
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帳千里餘東南去瓜州
四千六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
比單于部落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
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國地方數千里
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單于王風俗言語與高車
同而於胡俗獨清潔剪髮齊眉以飾鬪塗之昱昱然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燠
鎔流地數十里乃疑堅人取為藥即石流黃也與柔然
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柔然國欲與大檀相見及入
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綈髮不洗手婦人口舐
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狗國乃馳還大
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
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
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葉內其口令嚼咽之須臾

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太武疑其虛乃取死囚
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厚
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柔然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
盲風大雪及行潦柔然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
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柔然太武嘉其意中外
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襲柔然仍詔有司以其
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
二十里其國東有蕃賀那山出美鐵及獅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
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素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
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
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加色那山出獅子每使朝貢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
十八里

洛那國故大宛國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
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葱嶺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居大澤在康
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
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
克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詔聽之自後
恒朝獻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十一

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萬餘河經其城中南流
土地平正出金銀鍮石珊瑚琥珀車渠瑪瑙多大真珠
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鑛鐵銅錫朱硃水銀綾
錦疊氍毹氍毹毼毼赤麀皮及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
胡椒菓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于鹽綠雌
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砂磧引水溉灌其五
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
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

又出白象獅子大鳥卵有鳥形如索駝兩翼飛不能高
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
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
白皮帽貫頭衫兩箱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
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
貫五色珠絡之於時王於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
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乃還王即位以後
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於庫諸子及大臣莫知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十二

卒衆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位為王餘子出就
邊任兄弟更不相見國人號王曰鑿噴妃曰防步率王
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撲一作撲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汚
掌庫藏開禁地早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過羅訶地掌王
內事薛波教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
有甲稍圓排劍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
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剗
別若髡或剪半鬢及繫牌於項以辱之犯強盜者繫終

身奸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為妻妾自餘婚合不擇尊卑諸夷中最高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勲人即分賜之死者多棄屍于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事號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民庶以上各相命名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神龜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其國遣使上書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使朝獻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旻通波斯尋使隨旻貢方物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為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索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獅子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伽色尼國都伽色尼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土出赤鹽多五果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尼國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牟知國都牟知城在怛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怛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多平五果呼似密國都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十里土平出銀琥珀有獅子多五果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怛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怛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麥于鄰國有五果

如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自是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翎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五

鉗敦國故貴霸翎侯都護漂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盼頓翎侯都薄節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閻浮謁國故高附翎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大月氏國都盧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柔然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

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與師越天山南侵

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乃採礦山中鑄于

京師既成光澤反美于西方來者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琉璃甚賤人不復珍之

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周天和二年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五

王遣使朝獻

條支國在安息西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滂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

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間其地平正民居星布王都城分為五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

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

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有冤枉詣王
 訢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者黜退令其舉賢代之
 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騎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
 土宜五穀桑麻民務蠶田多瓊琳琅玕神龜白馬朱鬣
 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
 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
 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為堂
 室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於彼國
 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
 處失之遠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阿鈎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懸度
 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
 繩索相持而度因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為貨居
 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國在阿鈎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
 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羌同類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寄
 多羅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
 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間
 被服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
 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
 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
 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
 有首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濕生
 稻冬食生菜其人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
 為器物市用錢他畜與諸國同每使朝獻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
 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
 間相去一萬里國內有薄提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
 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

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汗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桃惟有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五

金白真檀石蜜蒲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水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伏多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屬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

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厥達國

隋書作挹怛國

大月氏種類亦曰高車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畧同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三

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柔然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為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為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鬪戰

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餘皆役屬之
號為大國與柔然婚姻自太安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
遣貢獅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
京師永熙後朝獻遂絕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
二年周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為突厥所破部落分
散職貢遂絕隋大業中文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
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于闐類役屬噉

渴盤陀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

山夏積雪霜亦事佛道附於噉

鉢和國在渴盤陀西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

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炒飲麥酒服氈裘有二

道一道西行向噉一道西南趣烏長亦為噉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民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

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

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困風雪

賒彌國在波知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噉

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緣鐵鎖度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

竟不能達

烏菟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胡為其

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土多

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多諸寺塔極華麗人有爭

訴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罪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從于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

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

乾陀國在烏菟西本名業波為噉所破因改焉其王

本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爭戰與罽賓戰三年不能人

怨苦之有鬪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

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十里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

步即所謂雀離佛圖也

康國乃康居之後邊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

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
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
諸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王宇世夫畢為人寬
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遠度可汗女都于薩室水上阿
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索髮冠七寶
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剪髮
錦袍名為強國西域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小安國那色
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五

罰則取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
高鼻多鬚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
五絃箏篪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
諸國皆助祭奉佛為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脩園蔬樹
木滋茂出馬駝騾犂牛黃金硃砂餅香阿薩那香瑟瑟
麝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家富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
中使遣使貢方物後遂絕

安國漢時安息國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妻

康國王女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
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
人評理國事風俗同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
獸此為異也隋煬帝即位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
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
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
東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五

焚餘之骨金甕盛置牀上巡繞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
率臣下設祭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座
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于突厥射匱
可汗滅之今特勒旬職攝其國事南去發汗六百里東
南去瓜州六千里旬職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
復至

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女為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
二十年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

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
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中其俗婦
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中或
數度變改人皆披髮以皮為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
射獵為業出鑰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
將鹽向天竺與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戰爭女
王卒國中原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為女
王次為小王貴人死則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甕中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之經一年又以皮肉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
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
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
謂之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
鏖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
字阿利柴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
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
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二千餘

里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
勝兵者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每一人
入房戶外挂其衣為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
馬每歲牧馬于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
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
國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
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地其王姓昭武字狄遮
亦康國王支庶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
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
國二百里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北米國二百里東去
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康居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

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一焉金破羅闕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康居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族類字數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其王坐金羊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女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過國都烏泚水西舊安息地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泚河之西亦安息故地與烏那過為隣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

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過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漕國在葱嶺北漢時屬賓國其王姓昭武字順達亦康國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鑠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馬座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犛牛金銀鑠鐵氈氍毹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剗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伽藍記曰燉煌人宋雲與惠生向西域發京師西行四十五日至赤嶺即國西疆也魏關防在此赤嶺不生草木因以為名其山鳥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為陰陽即所謂鳥鼠同穴發赤嶺西行二十日

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砂走礫
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煖于餘處其國有文字同魏
風俗治政多為夷法從吐谷渾西行三千五百里至
鄯善城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四十里至左末城城
中居民可百家土地無雨決水種麥不知用牛耒耜
而田從左末城西行一千二百七十五里至末城傍
花果似洛陽惟土屋平頭為異從末城西行二十二
里至捍糜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像塔數千懸綠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萬計魏國之藩過半矣藩上隸書多云太和十九年
景明二年延昌二年從捍糜城西行八百七十八里
至于闐國王頭著金冠似雞幘頭後垂二尺生絹廣
五寸以為飾威儀有鼓角金鈿弓箭一具戟二枚絮
五張左右帶刀不過百人其俗婦人袴衫束帶乘馬
馳走與丈夫無異死者火焚收骨葬之上起浮圖居
喪者剪髮劈面為哀唯王死不火置棺中遠葬于野
立廟祭祀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入朱駒波國人

民山居五果甚豐食則麥麩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
死肉風俗言音與于闐似文字與婆羅門同其地疆
界可五日行遍八月初入漢盤陀國界西行六日登
葱嶺山復西行三日至鉢猛城三日不可依山其
處甚寒冬夏積雪自此以西山路欹側危坂千里懸
崖萬仞極天之阻實在於斯自發葱嶺步步漸高如
此四日乃得至嶺依約中夏實半天矣漢盤陀國正
在山頂自葱嶺已西水皆西流入西海世人云是天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地之中人民決水而種聞中國待雨笑曰天何由可
期也城東有孟津河東北流向沙勒葱嶺高峻不生
草木是時八月天氣已寒北風驅雁飛雪千里九月
中旬入鉢和國國王所住因山為城人民服飾惟有
氈衣地土甚寒窟穴而居風雪勁切人畜相依國之
南界有大雪山朝融夕結望若玉峯十月初旬入噉
噉國土田庶衍山澤彌望居無城郭游軍而治以氈
為屋隨逐水草夏則隨涼冬則就溫鄉土不識文字

禮教俱闕陰陽運轉莫知其度年無盈閏月無大小用十二月為一歲受諸國貢獻南至牒羅北盡勅勒東被子闐西及波斯四十餘國皆來朝貢王居大氈帳方四十步周迴以氈氍為壁王著錦衣坐金牀以四金鳳為牀脚見魏使再拜跪受詔書至於設會一人唱則客前後唱則罷會唯有此法不見音樂王妃亦著錦衣垂地三尺使人擊之頭戴一角長八尺竒長三尺以玫瑰五色裝飾其上王妃出則輿之入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聖三

金牀以六牙白象四獅子為牀自餘大臣妻皆隨傘頭亦似有角團圓下垂狀似寶蓋觀其貴賤亦有服章四夷中最高為強大諸國奉獻甚饒珍異十一月初入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民山居資業窮煎風俗凶慢見王無禮國王出入從者數人其國有水昔日甚淺後山崩截流變為二池毒龍居之多有災異夏喜暴雨冬則積雪行人艱難雪有白光照耀人眼閉目茫然無見祭祀龍王然後平復十一月終旬

入賒彌國此國漸出葱嶺土田峻峭民多貧困峻路危道人馬僅通一直一道從鉢盧勒國向烏場國鐵鎖為橋懸虛為度下不見底旁無挽捉倏忽之間投軀萬仞行者望風謝路十二月初入烏場國北接葱嶺南連天竺土氣和暖地方數千國王精進菜食長齋晨夜禮佛擊鼓吹貝琵琶篳篥篳篥備有日中後始治國事假有死罪不立殺刑惟徙空山任其飲啄事涉疑似以藥服之清濁則驗隨事輕重當時即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聖三

土田肥美人物豐饒百穀盡登五果繁熟土饒異花冬夏相接國王見雲來拜受詔書問雲曰卿是日出人耶雲曰我國東界有大海水日出其中王又問曰彼國出聖人否雲具說周孔莊老之德次叙蓬萊山上銀闕金堂神仙聖人並出其上說管輅善卜華佗治病左慈方術分別說之王曰若如卿言即是佛國我當命終願生彼國城北有陀羅寺佛事最多雲惠生見彼比丘戒行精苦觀其風範特加恭敬遂捨奴

婢二人以供灑掃去王城東南山行八日高山龍從危岫入雲嘉禾靈芝叢生其上林泉婉麗花綵曜日雲與惠生割捨行資於山頂造浮圖一所刻石隸書銘魏功德王城西南五百里有善持山山谷和暖山木冬青當時太簇御辰溫風已扇鳥鳴春樹蝶飛花叢雲遠在絕域屬此芳景歸思軫中遂動舊疹纏綿經月得婆羅門呪然後平善至正光元年四月中旬入乾羅陀國土地亦與烏場國相似本名業波羅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為焮嗟所滅遂立救勲為王治國以來已經二世立性暴凶多行殺戮自恃勇力與罽賓爭境連兵戰鬪已歷三年王有鬪象七百頭一負十人手捉刀掩象鼻縛力與敵相擊王常停境上終日不歸雲詣軍通詔王凶慢無禮坐受詔書雲見其遠夷不可制未能責之王遣傳事謂雲曰卿涉諸國經過嶮路得無勞苦也雲曰我皇帝深味大乘遠求經典道雖嶮未敢告疲王親總三軍遠臨邊境寒暑驟移不無損敵王

答曰不能降服小國愧卿此問雲初見王是夷人謂不可禮責及親往復乃有人情遂責之曰山有高下水有大小人處世間亦有尊卑嗚嗟烏場王並拜受詔書王何獨不拜王曰我親見魏王則拜得書坐讀有何可怪世人得父母書猶自坐讀大魏如我父母我亦坐讀於理無失雲無以屈之遂將雲至一寺供給甚薄時拔提國送獅子兒兩頭意氣雄猛中國所畫莫參其儀復西行至佛沙伏城川原沃壤民戶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多土饒珍寶風俗淳善復西行乘舟渡一深水三百餘步復行西南六十里至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圖南五十塔有一石塔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人報吉凶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搖撼亦不鳴惠生既在遠國乞求一驗以指觸之鈴即鳴應後果得吉反初惠生發京師皇太后敕付五色百尺幡千口錦香袋五百枚王公卿士幡二千口惠生自于闐至乾陀所有佛事處悉皆流布至此頓盡雲以

奴婢二人捨雀離浮圖永充洒掃惠生遂減割行資
妙簡良匠以鑄石摹寫雀離浮圖儀一軀及釋迦四
塔變于是西北行七日渡一大水至瞿羅羅鹿見佛
影入山崖十五步四面向戶遙望則衆相炳然近看
暝然以手摩之唯有石壁漸漸却行始見其相容顏
挺持世所希有惠生在烏場國二年西胡風俗大同
小異不能具錄至正光二年二月始還得經一百七
十部皆大乘妙典也又曰佛法經像盛于洛陽異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法融來至京師京師沙門問其南方風俗拔陁云古
有奴調國乘四輪車駕馬斯調國出火浣布以樹皮
為之其樹入火不燃凡南方諸國皆因城郭而居多
饒珍麗民俗淳善質直好義亦與西域大秦安息身
毒諸國交通往來或三方四方俱浮海乘風百日便
至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好事之臣張
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以重寶或憐以利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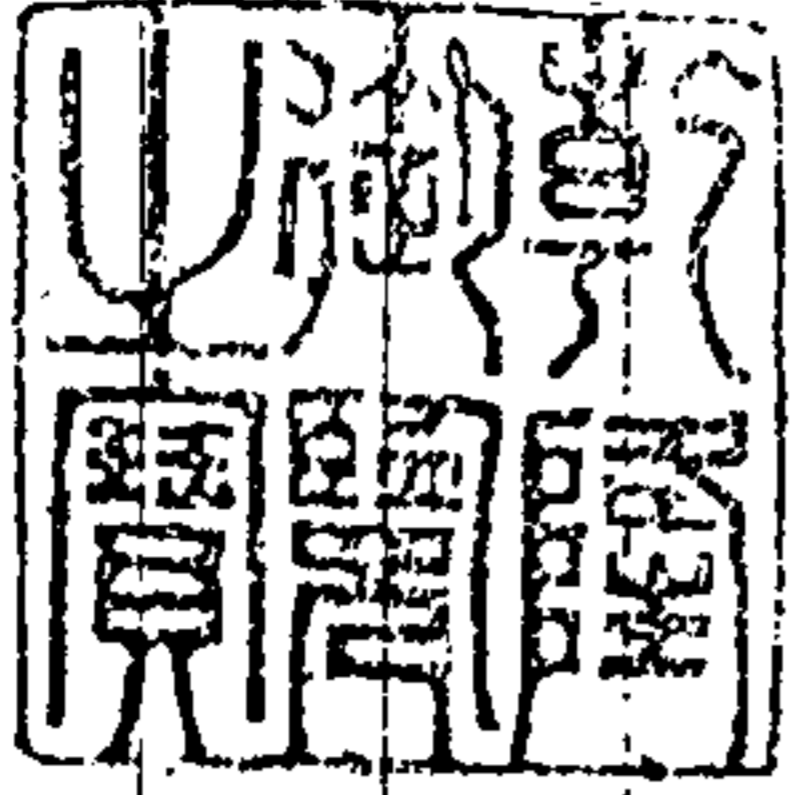
沙門咸來輻輳負錫持經適茲洛土西域遠者乃至
大秦國盡天地之西陲百姓野居邑房相望衣服車
馬擬議中國南中有歌營國去京師甚遠世不與中
國通今始有沙門焉曰菩提拔陁自云北行一月至
勾稚國北行十二日至孫典國從孫典國北行三十
日至扶南國方五千里南夷之國最為大民戶殷富
多出明珠金玉及水晶珍異饒檳榔從扶南國北行
一月至林邑國出林邑後至揚州歲餘隨揚州比丘

投驅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
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效焉西域雖通魏氏
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為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
來得羈縻勿絕之道及隋煬帝規模宏侈掩吞秦漢裴
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
吾且末鎮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
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
之明珠致條支之烏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

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務安中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成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青海此皆一人失道故億兆罹殃載思即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案西域開於漢年世積久雖離併多端見聞殊說此以前書後史踏駁不同豈其好異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七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八

明李清撰

北史一百二



柔然姓郁久闍氏始神元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閭與郁久闍聲相近故子孫因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遁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閭卒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虫故改號蠕蠕車鹿會既為部帥歲貢馬畜貂豹皮冬則徙渡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卒子吐奴傀立吐奴傀卒子跋提立跋提卒子地粟袁立地粟袁卒其部分為二地粟袁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緼紇提別居西邊

及昭成殂，繼統提附衛辰，貳於魏魏，登國中討之，柔然移部遁走，追之及於大磧南林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遺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度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擒之，斬以徇。肥至涿邪山，追及匹候跋，跋舉部落請降，獲繼統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詰歸之。社論斛律等并宗黨數百人，分配諸部，繼統提復降，道武撫慰如舊。九年，曷多汗與社論率部衆乘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跋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

和突襲黠弗素古延諸部，社論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之。社論遠適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水，始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健，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為記。其西北有白奴餘種，國尤富彊，帥曰拔也稽，舉兵襲社論，社論逆戰於頓根河，大破之。後盡為社論所并，號為彊盛。隨水草畜牧，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號邱豆代可汗，邱豆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魏言皇帝也。柔然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不復追稱。道武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昔號頑嚚，每來抄掠，駕犍牛奔適，驅健牛隨之，犍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健牛易之者，蠕蠕曰：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終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論學中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

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生大道起信矣天
興五年社論聞道武征秦姚興遂犯塞入自參合陂南
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時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
天賜中社論從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論而立大那發
覺大那等來奔以大那為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為越
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論寇邊永興元年冬又犯塞
二年明元討之社論遁走道卒其子度拔年少未能御
眾部落立社論弟斛律號藹若蓋可汗魏言資質美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四

也斛律北并賀術也骨國東破譬歷辰部落三年斛律
宗人悅侯咄咄干等數百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
南侵北邊安靜神瑞元年與燕王馮跋和親跋聘斛律
女為妻將為交婚斛律長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女小
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女為媵斛律
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為媵遠至
他國樹黎遂共結謀令武士夜就斛律穹廬伺其出執
之與女俱嬖於和龍乃立步鹿真步鹿真立委政樹黎

初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導社論破諸部落社論德
之以為大人步鹿真與社論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
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奉大檀為主遺大檀
金馬勒為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叱
洛侯焚其珍寶自刎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發軍執
步鹿真及社跋絞殺之乃自立大檀者社論季父僕渾
之子先統別部鎮於西界能得眾心國人推戴之號牟
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封為上谷侯大檀率眾南徙犯塞明元親討之大檀懼
而遁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眾凍死及墮指
者十二三明元崩太武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
秋乃寇雲中太武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
太武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士卒太懼太武顏
色自若眾情乃安先是太武弟大那與社論爭國敗而
來奔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為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
之大檀恐乃還二年太武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

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間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
漠間駕從中道東平公城青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
將軍安原等西道從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
齋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部落驚駭北走神麌元年
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
車追擊破之自廣寧還追之不及二年四月太武練兵
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欲術士張淵徐辯以天
文止帝帝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六

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王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
然盡我將士之力帝聞而大笈告公卿曰龜鱉小豎自
救不暇其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坐待
寇至腹皆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駕出東道向
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城山同會賊庭五月次
沙漠南舍輜重輕騎襲之至粟水大檀衆西奔弟匹黎
先與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襲之殺其大人數
百大檀聞之震怖與其族黨焚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

至於國落四散窟伏山谷畜產布野無人收視太武
緣粟水西行過漠將竇憲故壘六月駕次苑園水去平
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
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
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餘萬
匹八月太武聞東部高車屯已尼波民畜甚衆去官軍
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之暨已尼波高車諸部
望軍降者數十萬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疾卒子吳提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七

號敕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部侯
騎獲吳提南徧邏者二十餘人太武賜之衣服遣歸吳
提上下感德故朝貢帝厚賓其使遣之延和三年二月
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納吳提妹為夫人進左
昭儀吳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
千匹帝大悅班賜甚厚至大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
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
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撈壽督十五將出西道駕出

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為二道陳留王崇從六澤向
涿邪山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刻石記行不見
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駕西伐
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建寧
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柔然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
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
之吐頽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
守敬崇等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獲乞列歸歎曰沮渠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八

臨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
萬餘級吳提聞而遁道生追之至漠南而還真君四年
駕幸漠南分軍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
將出東道樂平王督十五將出西道駕出中道中山王
辰領十五將為中軍後繼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吳提
遁追至頽根河擊破之駕至石水還五年復幸漠南欲
襲吳提吳提遠遁乃止吳提卒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
魏言唯也十年正月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洛陽王

羯兒出西道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
帥爾綿他拔等

魏內八諸姓有爾綿氏孝文改綿氏

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
遁九月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
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
那數十里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
不利以那眾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九

之九日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
其輜重引軍還與駕會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民戶
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
四年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
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頽率眾數千落來降乃刊
石記功而還太武征伐後意在休息柔然亦佈威北竄
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卒子子成立號受羅部真
可汗魏言惠也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

破其衆皇興四年子成犯塞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
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
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督諸軍
為後繼諸將會駕於女水之濱獻文親誓衆詔諸將曰
用兵在奇不在衆卿等但為朕力戰方畧已在朕心乃
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
十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
旬有九日往反六十餘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刊石記功延興五年子成求通婚娉有司以子成數犯
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之帝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
義朕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子成知悔前非遣使
請和求結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
始一及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文象所明初
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
終難以保矣予成每懷譎詐終獻文世更不求婚太和
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

求觀天朝珍寶殺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
廐文馬奇禽異獸及民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比拔歷
觀之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
比拔等朝貢尋請婚孝文志在招納許之子成雖歲貢
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子成死之豆嵩立號
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稱太平元年豆嵩殘暴好殺
其名臣侯璧璽石洛侯數忠言諫之又勸與魏通和勿
侵中國豆嵩怒誣石洛侯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八月孝文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並為都督領軍斛
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嵩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
衆十餘萬西走自立為主豆嵩與叔父那蓋為二道追
之豆嵩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嵩頻為
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天助欲
推那蓋為主那蓋不從衆彊那蓋曰我為臣不可安能
為主衆乃殺豆嵩母子以尸示那蓋乃襲位那蓋號侯
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

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年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

魏內入諸姓有紇奚氏孝文改稽氏

請求通和宣武不報其使詔有司救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論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時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權寬北畧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藩禮款誠昭著當不孤爾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三

函書一封并獻貂裘宣武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高車為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盧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二年冬宣武遣驍騎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前事遂停寢醜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侯斤尉比建朝貢熙平元年西征高車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殫盛二年又遣使侯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禮等朝貢神龜元年二

月孝明臨顯陽殿引鞏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藩禮不備初豆論死那蓋為主伏圖納豆論之妻侯呂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侯忽亡一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尼引副升年妻是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為暨巫假託神鬼先常為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拖帳屋齋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三

喜大會國人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敷授夫副升年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挾左道兼有色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萬家上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萬懸鑿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既而地萬恐譖祖惠於醜奴醜奴陰殺之正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萬醜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軍敗還為母與其大臣

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為主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
俟力發示發率眾數萬伐阿那瓌阿那瓌戰敗將弟
居伐輕騎南走魏阿那瓌母等呂陵氏及其二弟尋為
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知也九月阿那瓌將至孝明遣
兼侍中陸希道為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為使副迎勞
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郎元
纂在近郊並申宴勞引至闕下孝明臨顯陽殿引從五
品已上清官皇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以下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四

阿那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以下升殿
阿那瓌位藩王下又引將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二叔
位於羣官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瓌啟云
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之
日官高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列於阿那瓌弟之下
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求詣帝前詔引之阿那瓌再
拜跪曰臣先世緣由出於大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
起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詔曰可具陳之阿

那瓌又言曰臣祖先已來世居北土雖隔越山津乃恭
心慕化所以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擾攘不
暇遣使宣城自頃年已前漸定高車及臣兄為主故遣
使鞏顧禮等使大魏實欲虔修藩禮是以曹道芝北使
之日臣與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
未及上徹但高車從而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殺臣
兄立臣為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入故倉猝輕
身投國歸命陛下詔曰卿所陳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五

瓌再拜受詔起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闕老母在彼萬
里分張本國臣民皆以逆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
兵馬還向本國剪叛收亡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若
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報讐以雪
大恥臣當統臨餘民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
下聖顏難覩敢有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
辭啟仰呈仍以啟付舍人常景具奏尋封阿那瓌朔方
郡公柔然主賜以衣冕加之軺蓋祿從儀威同於成藩

伽藍記曰處之燕然館賜宅歸得里

十二月孝明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請切至
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
父為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月
那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孝明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
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
那瓌等拜辭詔賜細明光人馬鎧二具鐵人馬鎧六具
露絲銀纏梨二張并白牦赤漆梨十張并白牦黑漆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張并藩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漆
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楯并刀黑漆楯六楯并刀赤漆
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
袍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
綵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
褶一具內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
一百石麥麩八石榛麩五石銅烏鎗四枚柔鐵烏鎗四
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楹四枚各受五升婢二石父草馬

五百疋馳百二十頭犍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盤器
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光黃門元纂郭
外勞遣阿那瓌來奔後其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
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奔走地豆干為其所殺推婆羅
門為主號彌偶可杜句可汗魏言安靜也時安北將軍
懷朔鎮將楊鈞表其事且言彼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
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
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二月孝明詔舊經柔然使者牒云具仁
魏內入諸姓牒云氏孝文改云氏

往喻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殊驕慢無遜
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
去汾侯斤邱升頭六人將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
具仁還鎮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
羅門為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柔然數
萬相率迎阿那瓌七月阿那瓌啟云投化柔然元退社

渾河褥等二人

魏內八諸姓谷渾氏孝文改渾氏

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亂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鴟望待極今已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送臣積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駟宣旨慰諭那那瓌并申賜賚九月柔然後主俟匿伐來奔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亡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九

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義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修義尚書李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事黃門侍郎盧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於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為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鄣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西吐若奚泉燉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

資給所須唯恩裁處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

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請沃野懷朔武川鎮各遣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卒給其糧伏送至前所仍為其造構功就聽還諸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准程給糧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倉廩在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卓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駟運送婆羅門居西海既是境內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二十

節馳驛先詣慰諭并委經畧孝明從之十二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燉煌安羅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眾謀叛投噉噉噉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仍為州軍所討擒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表乞粟為田種詔給萬石阿那瓌眾大饑入塞寇掠孝明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節諭之孚見阿那瓌為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并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道謝孚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萬

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侯匿代至洛陽
孝明臨西臺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陽之館詔贈
使持節鎮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鎮人
六韓拔陵及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那瓌率眾討之
詔遣牒云具仁齋雜物勞賜阿那瓌阿那瓌拜受詔命
勒眾十萬從武川鎮西河沃野頻戰克捷四月孝明又
遣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偽使阿那瓌宣勞班賜
有差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盛乃號救連頭兵豆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一

可汗魏言把攬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彌彌娥等朝
貢三年四月阿那瓌遣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孝明
詔之曰北鎮羣狄為逆不息柔然主為國立忠助加誅
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朔垂與爾朱榮隣接
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久近得蠕蠕主啟更欲為國東
討但世居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敕蓋朝廷
慮其反復也此後頻使朝貢

加蓋記曰北夷酋長遣子入侍者常秋來春去避中

國暑熱時謂雁臣

建義初孝莊詔曰夫勲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
阿那瓌鎮衛北藩禦侮朔表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刊
跡狼山銘功瀚海至誠既篤勲緒莫酬故宜樹以殊禮
何容格以恒式自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
昌元年六月阿那瓌遣烏勾蘭樹升伐等朝貢并為長
子請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詔以范陽王誨長女
瑯琊公主許之未及成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十一

為婚好西魏文帝以孝武時舍人元翌女為化政公主
妻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納阿那瓌女為后加以金帛
誘之阿那瓌遂留東魏使元整不報信命後率眾渡河
以廢后乙弗氏為言文帝不得已敕廢后自殺元象元
年五月阿那瓌掠幽州范陽南至易水九月又掠肆州
秀容至於三堆又殺元整轉謀侵害東魏乃因阿那瓌
使溫豆拔等

魏內入諸姓嗚盆氏孝文改溫氏

神武以阿那瓌克狡將撫懷之乃遣其使人龍無駒北還以通溫豆拔等音問始阿那瓌殺元整亦謂溫豆拔等不存既見無駒微懷感愧興和二年春復遣龍無駒等朝貢東魏然猶未款誠阿那瓌女妻文帝為后者遇疾崩齊神武因遣相府功曹參軍張徽纂使於阿那瓌問說之曰寶炬黑獺既殺孝武又殺阿那瓌女妾以珠屬假公主嫁彼為親又阿瓌渡河西討時黑獺燒草使馬饑不得南進此其逆詐難信之狀又論東魏正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

所在且言其往者破亡歸命魏朝幸賴保護得存其國兼詐阿那瓌云近有赤舖部落堅胡行於河西為柔然主所獲云柔然主問之汝從高王為從黑獺一人言從黑獺柔然主殺之二人言從高王柔然主放遣此即柔然主心存大國以彼女見害欺詐相待不仁不信宜所深仇且其守逆一方朝廷亦欲加誅彼若深念舊恩欲存和睦當奏天子以懿親公主結姻更遣兵將伐彼叛臣為柔然主雪耻執惡徽纂既申神武意阿那瓌乃召

大臣與議歸誠東魏遣其俟利莫何莫緣游大力等朝貢因為其子菴羅辰請婚好靜詔兼散騎常侍太府卿羅念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穆景相等使於阿那瓌八月阿那瓌遣莫何去折豆渾十斤等朝貢因求婚神武請遂其意用招四遠詔以常山王臨妹樂安公主許之改封蘭陵郡長公主十二月阿那瓌復遣折豆渾十斤詣東魏請婚三年四月阿那瓌遣吐豆登郁久閭譬渾侯利莫何折豆渾侯煩等奉馬千匹為聘禮請迎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

公主詔遣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孟詵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邁資用器物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渥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匿伏俟利阿夷普握蒲提棄之伏等迎公主於新城之南六月神武慮阿那瓌難信又以國事加重躬送公主於樓煩之北接勞其使每皆隆厚阿那瓌大喜自是朝貢東魏相尋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女號隣和公主妻齊神武第九子長廣公湛孝靜詔許為婚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譬掘侯利莫何游大

力送女於晉陽武定四年阿那瓌有愛女號公主以神武威德日盛又請致之孝靜聞而詔神武納之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汗拔姻姬等送女於晉陽自此東魏邊塞無事至武定末使貢相尋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孝明後中原喪亂未能外畧阿那瓌統率此方頗為彊盛稍敢驕大禮敬頗闕遣使朝貢不復稱臣天平以來逾自踞慢汝陽王暹為秦州遣其典籤齊人淳於暉使於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因入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四

陽心慕中國立官號僭擬王者遂有侍中黃門之屬以暉為秘書監黃門郎掌其文墨暉教阿那瓌不遜每奉國書隣敵抗禮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往來不絕天保三年阿那瓌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擁眾奔齊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主四年齊文宣送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國人仍立登注為主又為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是歲復為突厥所攻舉國奔

齊齊文宣乃北討突厥迎納柔然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致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柔然貢獻不絕五年三月菴羅辰叛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黃州瓜堆虜散走時大軍已還帝麾下千餘騎遇柔然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眾拔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五

人五月帝又北討柔然大破之六月柔然帥部眾東徙將南侵帝帥輕騎邀擊金川柔然聞而遠遁冊府元龜曰王峻刺史營州柔然主菴羅辰帥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為備未幾果到頓軍城西峻設奇伏兵大破之獲其名王數十人菴羅辰遁六年六月文宣又親討柔然七月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柔然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大獲而還是時柔然累為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遂

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彊又籍西魏和好恐其遺累依憑大國使驛相繼諸盡殺以甘心周文議許之遂收縛柔然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斬之青門外中男以下免並配王公家

愚按北史柔然後有匈奴宇文莫槐即後有遠祖又有徒河段就六眷皆晉時之事與魏無涉今照劉淵石勒例削之

高車古亦狄餘種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救勒諸夏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為高車丁零其語畧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

魏內入諸姓有解批氏孝文改解氏

護骨氏異奇斤氏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關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躡踞聚躡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為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關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乘出關馬主立關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

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共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夫黨還入其家馬羣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從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葉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侯於震所埋殺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被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棧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回豎之以乳酪灌馬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紫屈髮鬚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為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為報賽多殺雜畜焚骨以燎走馬遠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大小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柔然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帝

與柔然為敵亦每侵盜與魏道武襲之大破其諸部
後道武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
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牛馬羊二十餘萬復討其
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幸分命諸將為東西二道
道武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駁驛水西北徇畧其部諸軍
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諸將從西
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高道大懼諸部震駭
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枝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周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

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
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尋高車徑
利曷莫弗敕力健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敕健為揚威
將軍置司馬叅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解批莫弗幡豆
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亦拜為威遠將軍置司馬
叅軍賜衣服歲給廩食柔然社論破之後收拾部落轉
徙廣漠之北侵入高車地斛律部帥倍侯利惠之曰社
論新集兵負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入其國落高車

味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卧不起社
論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脫者十
二三倍侯利遂奔魏賜爵孟都公侯利質直勇健過人
奮戈陷陣有異於衆北方人畏之嬰兒啼者語曰倍侯
利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
善用五十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
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禮謚忠壯
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

破之道武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役故得
別為部落後太武征柔然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
部在已尼陂民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
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不聽乃遣原
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
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皆徙至漠南千里之地
乘高車俗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後漸知粒食歲致貢
獻國家馬及牛羊遂至於賤氈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

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游遠歌吟欣欣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感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欣悅後孝文召高車之衆隨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為主相率北叛游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為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尋悔相率降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

魏書氏族志稱獻帝以叔父之胤為乙旃氏孝文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叔孫氏此一乙旃耶

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干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侯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婁氏十二曰古叔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柔然所役屬豆嶠之世柔然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嶠犯塞阿伏至羅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之曰侯婁劄勒猶魏言大天子也

窮奇號侯倍猶魏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嶠追討之頻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為天子賊臣諫之不從來此自立當為天子討除蠕蠕孝文未信遣使者於提住觀虛虛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於提使高車賜繡袴褶一具雜綵百匹窮奇後為噉達所殺虜其子彌俄突等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柔然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丞阿伏至羅餘妻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衆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為主歲餘噉達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立之彌俄突既立復遣朝貢又表奉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馳十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宣武詔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

嘉蠕蠕噉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犄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得安今羣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尋與柔然王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為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宣武遣孟威迎之至伊吾柔然見威軍怖而遁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於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

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疋綵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真貢其方物孝明初彌俄突與柔然主醜奴戰敗被擒醜奴繫其兩足於駕馬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其部眾悉入噉噉經數年噉噉聽彌俄突弟伊訶還國伊訶既還國遣使奉表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為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訶復大破柔然其主婆羅門走投掠州正光中伊訶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慢褥鞞鞞一副織

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伊訶後與柔然戰敗歸其弟越居越居殺伊訶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為柔然所破伊訶子比適復殺越居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為柔然所破越居子去賓自柔然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為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既而病死初道武時有吐突隣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為唇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道武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

破之明年春盡畧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又有紇突隣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為寇如意平山登國五年道武勒衆親討慕容麟率衆來會大破之紇突隣大人屋地鞬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始皇二年駕伐中山軍於柘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國路由并州遂反將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紇突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克死者數千人道

武聞之遣安遠將軍庾岳還討匿物尼等殄之又有侯
呂隣部眾萬餘口常依峻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為
寇於苦水河八年夏道武大破之并擒其別帥焉古延
等薛於部常屯聚於三城間及滅衛辰後其步帥太息
伏望軍歸順道武撫安之駕還衛辰子勃勃奔其部道
武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勃勃示使者
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

十六國春秋薛干部作叱干中載太悉伏即他斗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五

者懼魏見責欲送勃勃而其兄子阿利諫止之太悉
伏不從阿利潛遣人篡取於路送之姚興非太悉伏
意也與此不同

道武大怒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虛
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伏來
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果雜
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勃勃盡剽掠摠服之

十六國春秋載勃勃僭王時以叱干阿利為御史大

夫封梁公或以酬恩也蓋見與太悉伏無涉

及平統萬薛干種類皆得為編戶矣而率叱山鮮卑別
種破多蘭部世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武力壯勇劫掠
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
遣常山王遵赴高平討之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盡
徙其人於京師餘眾分徙其後為赫連勃勃所滅又黜
弗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
率六千騎悉獲之又越勒倍尼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五

山西七月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

論曰周之擒狄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故久矣魏晉之
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陞窺擾鄯塞之際猶皆東胡
緒餘冒頰枝葉至如柔然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
其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倏來忽往代京為屢駭戎車
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耀武驅其畜產收其部
落剪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
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其狡狄強弱之由獨虜

叛服之迹故備錄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八

三五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九

明 李清撰

列傳第九十一

北史一百三

突厥

鐵勒

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別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十歲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一

人見其小不忍殺乃則足斷臂棄草澤中有北狼以肉餌之及長與狼交遂有孕彼王聞此兒尚在重遣殺之使者見在狼側并欲殺狼時若有神物投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內有平壤茂草周迴數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其一最賢遂為君長故牙門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穴臣於柔然至大業護種類漸強當魏末有伊利可汗

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遂求婚柔然主其主
阿那環大怒遣使罵之伊利斬其使率眾襲柔然破之
卒弟阿逸可汗立又破柔然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
弟族叔稱木杆可汗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
氏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柔然世居金
山之陽為柔然鐵工金山形似兜鍪號兜鍪突厥突厥
因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北其部落
大人曰阿誘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二

生也阿誘步等性并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
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
四男一變為白鴻一國於阿輔水劍水之間號為契骨
一國於處折水一居跋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
仍有阿誘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為出火溫養之咸得
全濟遂共奉大兒為主號為突厥即納都六設也都六
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其小妻子也都
六死十母子內欲擇立一人乃共約於大樹下曰向樹

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那史阿子年幼跳最高遂奉
為主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終狼種也其後曰土門部落
稍盛始至塞上市縉絮願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
文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馬其國皆相慶曰今天國使
至我國將與乎十二年土門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
柔然土門率所部邀擊破之盡降其眾五萬餘土門恃
其強盛求婚柔然其主阿那環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
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遂與絕求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三

於魏周文許之十七年六月以魏長樂公主妻之是歲
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吊贈馬二百匹廢帝元年正月
土門發兵擊柔然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環自殺其子
菴羅辰奔齊餘眾復立阿那環叔父鄧叔子為主土門
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單于號其妻為可賀敦猶古闕
氏亦與齊通使往來土門卒子科羅立科羅號一息記
可汗又破叔子於沃野北木賴山且卒捨其子攝圖立
其弟侯斤是為木杆可汗侯斤一名燕都狀貌奇異面

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琉璃性剛暴勇而多知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俟斤又西破噉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其俗被髮左衽窮廬羶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匈奴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與之以禮隨日轉九迴每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四

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纒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神情督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大官有葉護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毛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發徵兵馬及科稅雜畜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

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轉為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帳前祭之逃帳走馬七匹詣帳門以刀劈面且哭血淚交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并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夏死者候草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瘞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務面如初死之儀表為塋立屋中圖畫死者形像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常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所祭之羊馬頭盡懸於標土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後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恒處于都斤山牙帳東開蓋敬日所出也每歲

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終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為勃登凝梨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為記男子好擣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重兵死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俟斤部衆既盛乃遣使請誅鄒叔子等周文許之收叔子已下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三年俟斤襲擊吐谷渾破之周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保定三年又遣三輩貢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六

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結為外援初恭帝時俟斤許進女於周文契未定而周文殂尋俟斤又以他女許武帝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幣厚將悔之至是武帝詔遣涼州刺史楊薦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斤遂絕齊使而定婚仍請舉國東伐詔隋公楊忠率衆一萬與突厥伐齊忠軍渡涇嶺俟斤率騎十萬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晉陽不克俟斤縱兵大掠而還忠還言於武帝曰突厥甲兵惡賞罰

輕首領多而無法令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強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虛言將士望風畏懼然虜態詐健實易與耳前後使人皆可斬也武帝不納是歲俟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率兵出沃野晉公護趨洛陽應之會護戰不利俟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荐往逆女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來獻陳公純等至俟斤復貳于齊會有雷風變乃許純等以后歸四年又遣使貢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七

獻俟斤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為步離可汗居西方自俟斤以來其國富強有凌轡中夏志朝廷歲給繒絮錦絳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給之他鉢彌驕傲乃令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憂無物齊有沙門惠琳掠入突厥中因謂他鉢曰齊國富強皆為有佛法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他鉢聞

而信之建一加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

北齊書曰後主命劉世清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

可汗勅中書侍郎李德林為其序世清代人周慎謹

密仕齊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

并十誦律他鉢亦躬自齋戒造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建

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

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齊帝召集所部言為

復讐宣政元年四月他鉢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拒戰兵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敗死之武帝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乃班師是冬他

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象元年他鉢復請和親

宣帝策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關

他鉢不許仍寇并州二年始遣使奉獻且迎公主而紹

義尚留不遣帝又令賀若詛往諭之始送紹義他鉢病

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

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

他鉢有宋穆之風周武帝不如也

及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眾不服菴邏實貴突

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邏我當率兄

弟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

長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立心

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謀攝圖

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利

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居都斤山菴邏

降居獨洛水稱第三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

略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眾北

夷皆歸附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

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合軍攻陷臨渝鎮帝救緣邊

修保鄣峻長城備之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

千金公主事愚已另傳之矣入烈女

傷宗祀絕滅言於沙鉢略由是悉眾來寇控弦士四十

萬帝令柱國馮昱叱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長入守臨

洸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孺據周槃皆為虜敗於是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恐齊好深齊氏懼周交厚各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竭生靈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朕慙臣下之勞除既往之弊

隋書有曰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

為賊違天地之心非帝王之道節之以禮不為虛費回入賊之物加以賜將士息在路之民務於耕織凶醜愚聞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偏師摧剪遽已奔北應弦染鈔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世行暴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讐西戎羣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骨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後達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揖怛三國一時

即叛沙鉢略近趣周槃其部內薄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為高麗靺鞨所破沙叱設又為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為隣皆願誅勒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懷彼地咎徵祇作年將一紀獸為人語人作神言道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電震觸地火生種種資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焚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一

徙漠南偷存畧刺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故選將練兵羸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捷單于之背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癘何敵能當何遠不克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居得其人不忍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隋書曰諸將今行義兼含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擁抑故聽復舊廣闊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警勞終逸制御夷

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假渭橋之拜

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寶
榮定左僕射高頴右僕射虞慶則並為元帥出塞擊之
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虜飢不
能食粉骨為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略以阿
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
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從
父舊為西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三

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
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
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
波連兵不已各遣詣闕請和求援帝皆不許會千金公
主上書請為一子例帝遣開府徐平和使于沙鉢略晉
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繫乘之帝不許沙鉢略遣使致
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
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

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
女夫即是兒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
孫乃是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
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絲都是此物文帝報書曰大隋
天子遺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
知大有好心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
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
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生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三

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伯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及
長孫晟說喻之攝圖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
而大慙其羣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
其屬曰何名為臣答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
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
妹妻之時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
急請將部落寄居白道川內詔許之晉王廣以兵援之
賜以衣食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

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恩信之著愈久愈明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遂意以華夏其有大聖生焉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四

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密合真等奉表以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已敕有司肅告郊廟宜傳播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賜其妻周千金公主姓楊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密合真為柱國封安國公宴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歲時貢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

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代間詔許之仍遣使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齋尾首以獻還至紫河鎮其牙帳為火所焚沙鉢略惡之月餘卒帝廢朝三日遣太常帛祭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悞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乃遣使迎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五

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
隋書曰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
願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帝賜之鼓吹播旗處羅侯長頤僕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謂隋兵助之多來降附遂擒阿波已上書請阿波死生帝下其議左僕射高頴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帝

曰善頰因奉觴進曰自軒轅以來獯粥多為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矢卒其衆奉雍虞間為主是為頡伽施多那都監可汗雍虞間遣使詣闕賜物二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誅叛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監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監忌而擊之斬於陣其年遣其母弟禱但特勒獻于闐玉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六

帝拜禱但為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平陳後帝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書屏風為詩叙陳亡自寄帝聞惡之禮賜益薄時沙鉢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遣使求婚乃誘突利諧公主于都藍由是發怒遂殺主于帳都藍與突利有隙數相征伐帝和解之各引兵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迎女帝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義安公主帝欲

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間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絕數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為元帥左僕射高頡率將軍王察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柱國燕榮出幽州以擊之雍虞間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女遂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七

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帝令染干與雍虞間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乃厚待之雍虞間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厥歸朝帝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擐捕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六月高頡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表謝帝命於朔州築大利城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帝復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間又擊之帝復令入塞雍虞間侵掠不已

遂遷於河南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
盡為啓民畜牧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
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
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為麾下所殺達頭
自立為步迦可汗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擊
之遇達頭於大斤山虜不戰遁尋遣其弟子侯利伐從
磧東攻啓民帝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侯利伐退走入
磧啓民上表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六

觀此隋文已有莫緣可汗之稱不自唐太宗天可汗
始也但史不載此號何起未免缺略

憐養百姓諸姓蒙恩赤心歸服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
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
皮肉千世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
管韓洪為虜敗於恒安詔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率
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啓民至是叛素軍河北達
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掠啓民男女雜畜而去素

率上大將軍梁默追之大破俟斤悉得民畜歸啓民素
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
獲而還兵既渡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驃騎范貴奮
擊於窟結谷東南復破之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為
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徙步迦奔吐谷
渾啓民遂有其衆歲遣使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
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
賜帛萬三千段啓民及主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九

可汗存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為
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攻殺臣臣當時無處去
向上者只見天下者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
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
作大可汗坐著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
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於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
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
臣即至尊臣民至尊憐臣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

夏帝下其議

隋書音樂志曰時大陳文物染干朝見慕之請襲衣冠帝大悅謂牛弘等曰漢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貴今衣冠大備足致單于解辯此卿等功也賜弘等帛有差

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為不可乃詔曰君子教人不求變俗咸安其性各尚所宜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仍置書答啓民以為殫北未靜猶復征戰但使存心孝順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一

必改服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千段其下冬有差

隋書音樂志曰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獸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術龜鼈龜鼈水人蟲魚徧覆於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

而過歌舞不輟又為夏育扛鼎取車輪石白大堯器等各於掌上跳弄之又二人戴竿其上有舞者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鼈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

復下詔褒寵之賜路車乘馬鼓吹旂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中沂金河而東北幸啓民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回羶帳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頌至屠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十一

接踵來索辨拳羶肉韋韞獻酒盃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勅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不敢隱境外交是日持高麗使見教令牛弘宣言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回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

隋書曰存育之理當同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

使人甚懼乃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蕃明年朝東都禮賜甚厚

隋書音樂志曰大業六年突厥啓明及諸國主來朝於天津街盛陳百戲海內奇伎無不畢萃崇侈罷玩盛飾衣服營費巨萬關西以安德王雄主之東都以齊王暕主之金石狔革聲聞數十里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莫比

是歲疾終帝廢朝三日其子土吉立是為始畢可汗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續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有怨於隋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援兵至始畢引去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大唐高祖時為唐公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迎蕭后至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受其可汗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分為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

至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為處邏所執其國立執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振處邏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邏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弟名應婆官有侯發問洪達以評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月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聚祭神歲使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當大業初處邏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為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燉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處邏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齋書慰喻處邏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邏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所以每歲交兵積十年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處邏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若知其故乎蓋緣

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
欲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
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往歸京師處於賓館聞天
子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甚悲天子憐之因為輟
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固請發使召可汗令內屬同啓
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國乃永安
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必當加誅傳
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死亡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勦慈母之命恠一言稱
臣喪匈奴之國也處邏聞之瞿然以起流涕再拜跪受
詔書君肅又說處邏曰啓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
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深結天子自表
至誠既以遠道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邏曰
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
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啓民啓民畏天子之威今與
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職貢不脩可汗若請誅之天子

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
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邏大喜遂遣使朝貢
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處邏令與車駕會於
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邏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
無如之何適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奏曰處邏
不朝恃强大耳計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
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
職附隸於處邏故遣使結援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則突厥勢分兩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微
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邏不順之意稱射
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邏然後為婚
娶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
疾如箭也使者反路經處邏處邏愛其箭將留之使者
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處邏處邏大敗棄妻
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適於高昌東保
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

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遣向氏使詣處邏所論朝廷
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
年冬處邏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邏稽首謝曰臣摠西
面諸蕃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心悚懼不能盡道帝曰
往與突厥逆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
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上天只有一日照臨莫
不寧帖若有兩三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邏摠
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見處邏豁然歡喜處邏亦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邏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
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今是大日願聖人可汗千
歲萬歲常如今日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門
收畜會寧郡處邏從征高麗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
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之賜錦綵袍千具絲萬段
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未遑也每從行幸江都之
亂隨守文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為北蕃突
厥所害

鐵勒之先本匈奴苗裔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
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統拔也古覆羅
並號侯斤蒙陳吐如統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
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
蘇婆那曷烏護統骨也啞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
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
傍阿得水則有阿啞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嗟
蘇拔也末渴達等有二萬許兵得窺海東西有蘇路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三索咽笈促薩忽等諸姓八千餘拂東蘇則有思屈阿
蘭北褥九離伏嗚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
姓氏各別摠謂為鐵勒並為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
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惡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
寇掠為生近西邊頗為藝植多牛而少馬自突厥有國
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
啓民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邏
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

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叛共拒處邏立俟利發俟斤契契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子也啞為小可汗處邏可汗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為隣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太抵與突厥同惟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絕

論曰四夷為中國患久矣北狄尤甚種落實繁迭雄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獯鬻三代則獫狁兩漢則匈奴當塗典午則烏丸鮮卑後魏及周則柔然突厥此其首豪相繼互為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為業侵掠為資修來忽往雲飛鳥集知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頽盛則率兵寇掠屈伸異能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護驕黠憑陵和親結約之

謀行師用兵之事前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柔然衰微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別處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隋文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適啓民願保塞下推亡固存返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強迄於仁壽不侵不叛暨乎始畢未虧臣節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雁門之圍俄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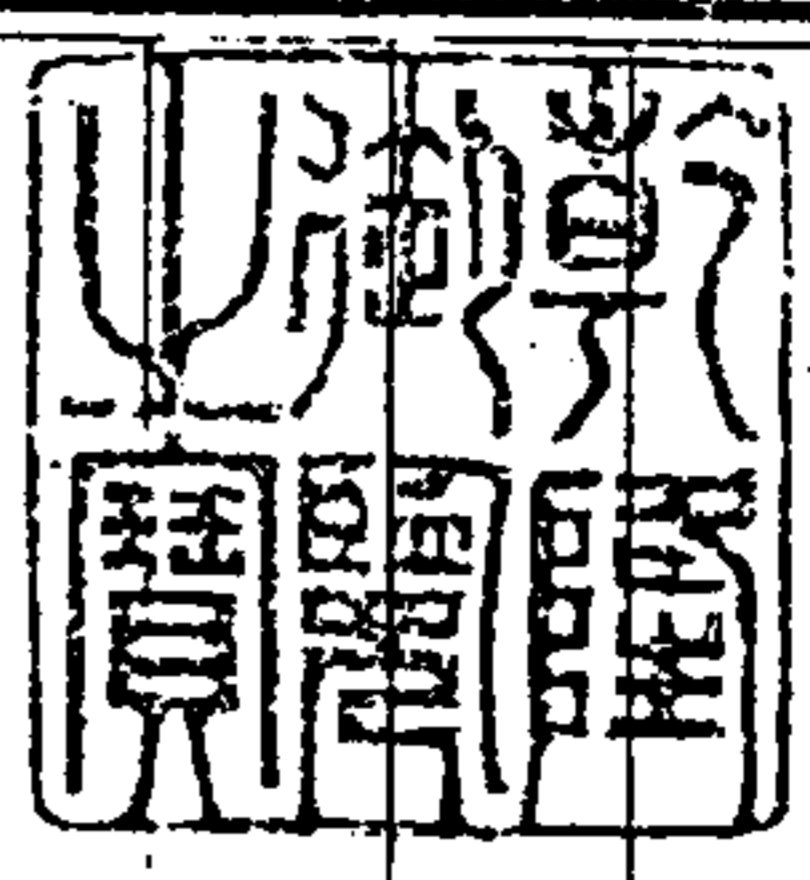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五

羣盜並興侵以雄盛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民於是分制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玉帛相繼於道使者之車往來結轍自古番夷交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哲應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羣醜屢隳亭障殘敗我雲代搖蕩我太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汭太宗文皇帝奇謀內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而滅瀚海龍度之地盡為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戶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衰

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為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含
容同陰陽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八十九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八十九

南北史合注 卷一九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九十



明 李清 撰

北史一百四

宣武胡后

元寶君

宗受

蕭寶寅

乙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爾朱兆

元鷲 元世儻附

宇文護

張衡

宇文文化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元敏

王世充 元世儻附

題逆后賊臣

或問於予曰子舉馮胡兩后而賊之何也前史有此例
否曰無有然儻天子且母天下而皆以弑君無所逃賊



六〇三

則緣而下之凜如矣若帝子也而逆宗室也而逆文武諸臣與奄人也而逆皆置散傳散何以懲故予彙為賊后逆臣傳附於後或曰賊后可乎予曰否夫魏修齊洋隋堅等咸大書特書正其弑於本紀嚴帝寧寬后嚴后寧寬諸臣

文成后馮氏長樂信都人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太武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二

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文成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後御服器物悉焚百官及中官皆號泣臨之后悲叫投火左右救之良久乃蘇獻文即位尊為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獻文年十二居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

愚按以太后誅權臣得未曾有深謀秘計惜不詳載遂臨朝聽政及孝文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獻文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遂

害帝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孝文詔罷鷹師曹以其地為太后立報德佛寺太后與帝遊於方山顧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倉梧二妃不從豈必遠附山陵然後為貴哉

愚按馮后為此言蓋亦自愧失節難見先皇於地下耳

吾百歲後神其安此乃詔有司營壽陵於方山又起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固石室將終為清廟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

鄴道元水經注曰方陵上有文明太后陵陵東北有高祖陵二陵南有永固堂堂之四隅榭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兩柱採洛陽八風谷石為之雕鏤隱起堂之內外四側以文石為椽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鑄石尤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聞日南川表二石開御路下望靈泉官池

皎若圖鏡

太后以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刻石立碑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總麻皆受復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綬繒宰人上膳按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嘗以體不安服菴間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蠅蚋在太后舉匕得之帝時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四

專政孝文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太后太后多智猜忌能行大事生殺罰賞決之或項多有不闕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祀道德王過張祐符承祖等拔自微閭歲中至王公王獻出入臥內數年便為宰輔賞賚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李冲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悼懼密加賜賚不可勝數

南齊書魏冉傳曰輔國將軍劉縝兩使冉太后馮氏悅而親之

后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極

楚多至百餘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人人懷於利欲至死不思退太后曾與孝文幸靈泉池宴羣臣及蕃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為其方舞孝文上壽太后欣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頌賜金帛與馬每褒美叔等皆引丕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已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迨后之沒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孝文不知所生若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冤之

魏書靈徵志曰太和元年五月京師有雌鷄二首生冠如角又同月有狐魅截人髮皆太后信任羣小行多不正之徵

十四年死於太和殿年四十九其日有雌雄集太華殿帝勺飲不入口五日毀墓過禮諡曰文明太皇太后葬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鑿玄殿詔曰尊旨從儉不申罔

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
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奄坎脫於孝子
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步今以
陵萬世所仰復廣為六十步孤負遺旨益以痛絕其幽
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明器素帳幔茵瓦之物亦皆
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供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
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已一一奉
遵仰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六

示遠近著告羣司上明儉誨之美下彰違命之失及卒
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以下外臣哀服者變服就
練七品以下盡除即吉設祔祭於太和殿公卿以下始
親公事帝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

魏書天象志曰獻文暴崩由文明太后及太后崩孝
文方修諒陰之儀焉孺子之慕竟未能述宣春秋之
義以懲其黨是故胡后循之卒傾魏室豈不哀哉

初帝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

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纏西為山園之所
此孝文陵陵河南一微詳見本紀

而方山虛宮號萬年堂云

宣武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母皇甫氏產后
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善卜相國珍問之胡
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
知也后姑為尼頗能講宣武初入講禁中積歲諷左右
稱后姿行乃召入掖庭為承華世婦而椒庭中以國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

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惟后每謂
夫人等言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豈猶也孝
明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計后固意確然幽夜
獨誓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不辭既誕
孝明進為充華嬪先是帝頻喪皇子自以年長深加慎
護為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
皆莫得撫視及孝明踐祚尊后為皇太妃後尊為皇太
后臨朝聽政猶曰殿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

自稱曰朕太后以孝明沖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儀代行祭禮禮官博議以為不可而太后欲以憚慢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節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為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幾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躬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勅造申訟車時御馬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官西北入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八

千秋門以納寬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孝明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孝明詩曰恭己無為賴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太后父卒百寮表請公除不許尋幸永寧寺觀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女士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孝明帝主事乃自為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車還哭於太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以下從者

數百人升於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例尋幸關口溫水登鷄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然逼幸清河王懌控亂肆情天下惡之領軍元叉長秋卿劉騰等奉孝明於顯陽殿幽太后北宮殺懌禁中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又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默後孝明朝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侍臣飲至日夕又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已及騰太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九

后答云無此語遂至極昏太后乃起執孝明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帝向東北小閣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殺又不果自劉騰死又漸寬息太后與孝明及高陽王雍為計解又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恠鄭儼汗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擬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于朝四方微之

伽藍記曰太后臨朝閣寺專寵積金盈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盡是閣官之妾婦胡馬鳴珂者莫不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愛尚文籍少有名譽見閣寺寵盛故發此言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

文武解體所在亂逆由於此矣
魏書靈徵志曰熙平二年春有狐魅截人髮至六月太后詔諸截髮者鞭之千秋門外又正光元年虎賁中郎將蘭梵家雄雌二鷄各首生兩角毛聳過冠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與馮太后臨朝同

僧敬又因聚集親族泣諫曰陛下母儀海內豈有輕脫如此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內為朋黨防蔽耳目孝明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之有密多道人能胡語帝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殺之城南大巷中方懸賞募賊又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於禁中皆帝所親也母子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嬪生女妄言皇子便大赦改元武泰復陰行鳩毒

其年二月孝明暴崩

魏書曰肅宗之崩事出倉卒咸言鄭儼徐統之計

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即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為主年始二三歲天下愕然及爾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孝明六宮入道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並沈於河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起太后及幼主並沈於河
伽藍記曰太后常見沙門寶公問以世事寶公曰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泉與雞呼朱朱時人莫解後為爾朱榮所害始驗

太后妹馮翊君收瘞雙靈寺孝武時始葬以后禮追諡曰靈
元六修穆帝長子少克恃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雄范班及桓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榮懼突圍走殺甚眾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變赤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為後出六修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驕駟駿馬日行五百里帝欲取給比延後六

修來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從帝乃坐比延於己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修望見以為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比延慙怒而去帝怒伐之軍不利六修殺比延帝改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之帝遂為六修所弒桓帝子普根先守於外聞難來赴滅之

元寔君昭成庶長子

愚按昭成次子又單名寔即道武父獻明帝也新唐

書元氏世系圖見於宰相表者乃以寔為寔君大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十三

性愚多不仁昭成季年秦王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來犯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勝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為亂獻明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后子閼婆等雖長國統未定斤因說寶君曰王將立慕容所生欲先殺汝是以頃來諸子戎服夜以兵伏遠廬舍伺便將發

時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彷徨廬舍寶君因信斤言乃盡殺諸皇子昭成亦遇殺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洛軍堅持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衆離散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輟之長安

元紹字受洛拔道武帝庶子天興六年封清河王有寵然性凶險好劫剝行人所射犬豕以為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十三

義方責之由此不協

魏書禮志曰帝懼有變乃禱於武周車輪二山以祈福

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遂被弒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于西宮端門前北面立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

公長孫嵩曰

魏書載長孫嵩曰從王乃繼以羣臣方知晏駕而不

審登遐狀北史刪改未當

臣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
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安陽城北故賀蘭部
人皆往赴之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紹
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頒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
聞變乃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魏書禮志曰燕陰公主帝弟也紹為逆有保護功

潛中山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眾皆響應明元至城西
衛士執送紹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閭官官人為內應者
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齋食之紹
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后妹美而監道武如賀蘭見見
而悅之告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
帝密令人殺其夫納之生紹終至大逆云

宋書索由傳曰先有神巫戒珪云當有暴禍唯誅清

河殺萬人乃免珪乃滅清河一郡守自殺人欲盈萬
數夜恒變易寢處人莫能知惟愛妾萬人知之後與
珪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令萬人內應伺珪獨處殺
之珪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愚按萬人慶
賀夫人紹生母也非所通父妾乃南人傳聞之訛世
俗喜其新奇遂訛以傳訛今正之

宗愛不知所由來以罪為閹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
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為秦郿公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穆監國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行多非法景穆每街之
給事之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太
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按其事遂構
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
薨是後太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太武暴崩
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

內入諸姓有烏洛蘭氏孝文改蘭氏

侍中吳興公和死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死

二人議以文成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世嫡不可捨所宜立而更求君廷等猶豫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東宮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橋皇后令徵廷等廷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伏宮內及廷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又執秦王翰殺之永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位居元輔錄三省兼提戎禁坐台公卿權恣日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六

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夸三族乙渾代人和平末為車騎大將軍文成崩獻文以幼冲嗣位渾因是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於禁中又召司徒陸麗於代郡温泉及至見渾不法數爭之又為渾所殺并及穆多侯多侯壽之弟也遂自為太尉錄尚書事隔絕內外百官震恐順

陽公郁謀誅渾渾復殺之未幾又自為丞相位居諸侯王上事無大小皆決於渾渾專恣日甚又欲為其妻求稱公主掌吏曹事賈秀謂非庶姓可稱執不從渾怒罵曰老奴官慳又將害之會侍中元丕告渾謀反馮太后乃定策戮渾

蕭寶寅字智亮齊明帝第六子廢主寶卷母弟初封建安王及和帝立改封都陽王梁武克建業以兵守之將加害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黃神密計穿墻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

出寶寅具小舟於江岸脫本衣服着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略躡屨徒步足無完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假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兩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連等三人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明二年至壽春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寶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

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齋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京師宣武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楮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效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寶寅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六

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強弩將軍並為軍主寶寅雖少羈寓而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寅接對報復不失其禮正始元年寶寅陰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柘賢寺

逢梁將姜慶真圍逼壽春寶寅躬貴甲冑率眾力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遂破走慶真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寅又表求征與英頻破梁軍乘勝攻鍾離淮水汎濫寶寅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寅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魏書載詔曰寶寅因難投誠宜加矜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

寶寅盡禮雖好合積年不替寶寅每入室主必立待之詔怒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主有婦德事相過如賓非自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寅性溫順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琊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眾軍救之詔寶寅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授昶節度寶寅受詔

魏書載詔曰卿忠規內挺必欲鞭尸楚墓故投卿摠統宜其勉與寶寅對曰臣仇恥未復枕戈待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誓必拉彼奸勅以清王畧

泣涕橫流哽咽良久後昶軍敗唯寶寅全師還延昌初
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寅
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
師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寅使持節都
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
既成淮水將為揚徐患寶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
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度淮火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
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北仍渡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京
師為殿中尚書寶寅在淮堰梁武寓書招誘之
魏書載梁武書曰謝齊建安王寶寅亡兄長沙宣武
王昔投漢中值北寇華陽地絕一隅內無素蓄外絕
繼援守危疎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為強
齊明帝每念此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慧
景起事大將覆軍於外小將懷二於內亡兄忠勇奮
發旋師大岨重圍累日一鼓魚潰克定慧景功踰垣

文亡弟衛尉兄弟戮力內外大勲不報翻罹荼酷百
口幽執禍害相尋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
幃幄之誠日自三省曾無寸咎忽遣劉山陽輕舟西
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所以誓眾共節會踰孟津本
欲翦除梅虫兒茹法珍等以雪冤酷反身素里屬張
穆王珍國已建大事寶暉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之
心應上天之命豈其始願所以自有天下絕棄房室
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本心勿謂今日之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重朕之視此不如一芥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
朕於昆虫猶不欲殺何急爭無用之地哉蒼生之命
正為李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
小戍或掠一村一里小相酬答終無寧日邊邑爭桑
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既非大舉
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有個儻之心早懷縱橫之
氣往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真
其時矣雖然為卿計者莫若行率此眾襲據彭城別

當遣軍以相應援得捷後便遣卿兒子屏侍送卿國廟並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為韓信受困野雞

寶寅表送其書陳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以聽理吏民愛之正光二年徵為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竊惟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之端自非職為九官任當四獄授曰爾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比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察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選散落都盡累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苟相悅附共為唇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賢達君

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民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東南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相懸厚薄如此周之藹藹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親非肺腑才華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益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

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
曹皆明辯在官日月其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
上下游辭宥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
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其
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
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
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對
共裁量其外內考格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
援流引比之詐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傍
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彛章撓茲大典謂宜明
加禁斷以全至化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改時
梁武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

魏書載表曰臣聞三千之罪莫大不孝正德居猶子
之親竊通侯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
就先結隔絕山淮温清永盡以此為心心可知矣昔

越樓會稽賴宰誣獲立漢因彭宋藉丁公幸免吳項
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况遺
君忽父狼子是心

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凶醜置之列位百官
是象其何誅焉臣屢結福深痛纏骨髓日暮途遥報復
無日豈區區一豎哉但愚衷寸抱敢不申陳

魏書曰伏願少垂察覽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
有在相鼠攸刺造死有歸無令申叔受笑於荀存曾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閔淪名於盛世

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
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為首自
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天建
置官僚以息阿胡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
為高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天生率衆出
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寅開府西
道行臺為大都督西征孝明幸明堂餞之寶寅與大都

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
 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
 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
 於胡琛琛以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
 大破念生將杜粲於城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
 永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
 背胡琛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詐
 降於寶寅朝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宋

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寅十月除尚書令復
 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
 寅自以出師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內不
 自安朝廷頗亦疑阻及遣御史中尉鄴道元為關中大
 使寶寅謂密欲取己將有異圖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
 齊明帝子謠言鸞生十子九子歿一子不歿關中亂武
 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
 元行達陰盤驛寶寅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宋

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大號大赦部內稱隆
 緒元年立百官

魏書曰蕭寶寅起逆獨行岐州事杜顯據州不從

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

遐紀率鄉義將討寶寅寶寅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

德還圖寶寅

魏書曰蕭寶寅刺史雍州引韋嵩遵為中兵參軍深

見信任寶寅反令率衆出征嵩遵偽受其署既行遂

與侯終德還襲城

軍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携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侯醜奴醜奴以寶寅為太傅

按天光傳又云醜奴擊擒寶寅於靈州遂僭大號自縛與受投不同後稱號與奔便授官不同兩說安據

爾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及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天

寅並送京師詔置閭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高道穆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孝莊謂其逆在前朝莫將赦免會應詔王道習自外至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惟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同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怒之敗在長安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歷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馳牛

署賜死將刑神儁携酒叙舊對之下泣寶寅夸然自持

了不憂懼惟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主傷男女就

寶寅訣別慟哭極哀寶寅亦色貌不改寶寅三子皆主

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

坐寶寅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死

凱妻長孫承業女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

妻復說之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輟凱於東市妻梟

首家遂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天

魏書論曰寶寅背恩忘義天重其罪鬼覆其門 愚

按蕭鸞負義辜恩屠高武子孫殆盡寶寅之背魏猶

父逆也其以逆臣伏誅何疑然以鸞毒害餘波在魏

一枝應歸殄滅鸞始之而凱終之於寶寅何誅

寶寅兄子贊別見南史

爾朱兆字萬仁北秀容人太原王榮從子少善騎射

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窮巖絕澗人不能升降者兆必

先之手格猛虎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

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投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待之俄兆獲其一榮欲誘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即位封穎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于寇受進破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孝莊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立長廣王暉投兆大將軍進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爾朱家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早

渡河用爾作溼波津令為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往往以草表挿而導之忽失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官門宿衛乃覺擣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孝莊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擊幽於永寧佛寺撲殺皇子汗辱妃嬪縱兵鹵掠

加監記曰兆管軍尚書省建天子金鼓庭設漏刻嬪御妃主皆擁之於幕鏢帝於寺門樓上帝患寒隨兆

乞頭巾兆不與

停洛旬餘先令衛送孝莊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閔財貨遂弒帝於城內五級寺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

噫此二語識耶他日何為自踰之

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吾有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至

夢今行必克騰問之兆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惟有馬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事爾朱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擒俄兆克京師孝莊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在欲於路邀迎唱義天下晨

夜馳之過孝莊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孝莊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不納而孝莊遂遇弒

冊府元龜曰時冀州刺史高翼聞兆弒莊帝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今社稷傾危人神忿怒正破家報國時爾朱兄弟性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事未輯而卒

初榮既死孝莊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榮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並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管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兆歸晉陽及節閔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以榮所終官固辭不拜尋

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克殷州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

魏書曰時獻武王廣縱反間或曰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

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頓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仲遠遣椿勝等追之若加曉譬兆不信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既相疑阻世隆請節閔約兆女為后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惟其所欲兆與天光度律更結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大掠并州走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窮山殺所乘馬自縊于樹神武收葬之

史糾曰史官作兆傳言高王忠義惡兆犯順將舉義師夾輔王室由此言之高歡洵魏家純臣矣步蕃之師曾被大行密詔何故代兆摧拉又將如狗為人所啖耶摠之兆屬粗人計可縛取而爾朱一族人身既惡啖之皆可下咽故假大義之名滅親暱之黨掬取權藉自開霸府其於魏室存亡孝莊生死猶秦越肥瘠何足介意史臣曲為美言胡顏之厚曰不然北來諸將酒肉既豈高王府中美官可欲斧鑕又可懼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與懼並史熊出矣

兆勇於戰鬪常居鋒首而粗脫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虎節閔封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擒而赦之後死晉陽元鷲字孔雀魏平文帝後孝文末以軍功賜爵晉陽男武泰元年爾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鷲與榮共登高塚俯觀之自此與管合永安初封華山王孝莊既誅榮從子兆為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鷲與兆陰通勸帝曰黃

河萬仞寧可碎度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鷲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鷲謀孝靜初入為大司馬加侍中鷲容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未訥少言每息直省聞雖暑月不解衣冠曾在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鷲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爵鷲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

愚按坦於此時何不反折之曰孝莊皇帝安在此庚純所以屈賈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衆皆失色鷲怡然如故興和三年死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

附見

元世偽魏景穆帝後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父嵩高平縣侯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爾朱兆寇京師詔世偽以本官為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偽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以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洛陽京都破殘皆世偽罪尤為爾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偽

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為中尉彈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尚書令世偶輕薄好去就興和中死贈太尉諡躁戾

愚按鷲導逆世偶迎逆似有別然亦一間耳故附鷲後二人或王或侯皆考終孝靜時噫高歡之心可知矣

宇文護字薩保周文兄邵公顯子幼有志度特為德帝所愛文帝入關以年小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時年十七大帝諸子並幼遂委以家務內外嚴肅文帝歎之以為類已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孝武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切山之役為敵所圍賴都督侯伏侯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於謹征江陵

周書曰護率輕騎為先鋒晝夜兼行

進兵徑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

周書曰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圍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

圍而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司空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入見帝曰吾形容若此必不濟諸子皆幼外寇方強天下事屬汝宜勉力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文帝崩護秘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幼強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網紀內外撫循文武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諷魏恭帝禪代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貴入朝執之黨與皆被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本史作伏誅今正之

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密要官伯乙弗鳳張光浴賀拔提元進等為腹心說帝言護不守臣節

宜圖之

周書載植等說帝曰護自誅趙貴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早圖之又曰護常自比周公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陛下豈能七年邑邑乎

帝然之數將武士於後園為執縛勢護微知之出植為梁州恒為同州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吳

親

周書曰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屬臣後事臣情兼家國實願竭其股肱若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但恐除臣後姦回得逞其欲非惟不利陛下亦危社稷周書曰臣既為天子兄復為國家宰輔尚復何求願陛下無惑讒口

因泣涕久之乃止鳳等益懼且知帝猶猜護密謀滋甚

遂克日將誅護光浴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等並勸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官召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召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與周為四海主自即位以來荒淫無度昵近羣小珠忘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奪若此謀遂行社稷必傾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吳

人若死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畧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何如羣公咸曰此公家事敢不唯命於是斬鳳等門外并誅植恒尋弒帝迎明帝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路車冕服封子至為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為牧以護為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祖得寵於部推為膳部下大夫至是

護令安因進食加毒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摠己以聽
護自文帝為魏相立左右十二軍摠屬相府文帝崩後
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

秦弒孝武護亦弒孝閔秦弒廢帝護亦弒明帝秦以
二十四軍屬相府護亦以二十四軍屬相府誰作備
而誰效尤吾是以追恨

護第七兵禁衛盛於官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
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摠於天官或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早

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
宜用此禮乃詔於同州晉國第五德帝別廟使護祭焉
三年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
禮護抗表固讓初文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犄角
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
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武成大懼先是
護母間與皇帝四姑及諸戚屬並沒齊皆被幽繫護居
宰相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

和四年皇姑先至齊武成以護權重乃留其母為後圖
仍令人為間作書與護曰

周書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痛
不自勝想汝悲思復安可處

吾年十九入汝家今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
目下不親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骨願皇齊恩邇差安
裝暮又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於汝投劉新婦等
同居頗以自適但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早

多損

周書曰今大齊降慈許歸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
豁然獲展

汝與吾別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
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第三屬兔汝身屬蛇鮮於修禮
起日吾合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
至唐河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第二叔時俱戰亡
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於及兒菩提并吾與汝

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
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軍管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
掌所掠男女婦可六七千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
被送至定州城南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蠕蠕奴望見鮮
於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
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
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後吾
共汝在壽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為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
吾共汝叔母聞知各捉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
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汝
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着緋綾袍銀裝帶
盛洛着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
於汝三人並喚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
今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舍悲抱
戚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

今復何福還望見汝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
處可求假汝貴極公王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
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
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為
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今日以後
吾殘命繫汝戴天覆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
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
常忤慮汝致感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理勿以為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
報書云區宇分崩違離膝下三十五年誰同薩保如此
不孝宿殃積戾惟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子為公
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
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
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莫奉見泉下耳不謂
齊朝鮮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衰放初聞此旨魂爽
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

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遙奉顏色崩慟肝腸但離絕
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齋朝寬弘大
德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
哀聽許摩敦垂救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
屠割書中所道無一字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
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
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歲隣曲舊事猶
自記憶况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肌刻骨常經心膂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
撫運兩河三輔各遇神機原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
遐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
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
履戴負媿神明齋朝霈然之恩既已霑洽有國有家信
義為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生死肉骨
豈過今恩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母子
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

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
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齋朝不即發遣
更今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母竟
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未送而母至舉朝
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
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入禮稱觸
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突厥率眾赴朝護以齊
氏初送國親未欲即行復慮失信蕃夸不得已遂請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征九月詔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兵諸
蕃國眾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
關乃遣柱國尉遲迴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
出豫州少師楊標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迴圍
洛陽柱國齊王憲鄭公達奚成營邛山護性無戎略此
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

周書曰護本令暫斷河陽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
諸將謂齊兵必不敢出惟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霧齊

騎直前圍洛軍一時潰敗惟尉遲迥率數十騎扞敵
齊公憲又督邛山諸將拒之乃得全軍還權景宣攻
克豫州亦引軍退楊標於軹關戰沒護乃班師

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能責也天和二年護母
卒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修之舞護
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功久當權軸所任皆
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莫不盡政害民

隋書刑法志曰護將有異志欲以寬政取人心然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四

於知人所委多不稱職用法寬弛子弟僚屬竊弄其
權百姓愁怨控告無所

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
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
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坐
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酒
諸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願
兄今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入

如帝所誠讀示太后未能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踏地
又令官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
先匿戶內躍出斬之

周書論曰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實預艱難及文帝
薨殂諸子冲幼羣公懷等夸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
卒能變魏為周捍危獲又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以禮
讓經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夾終天年之數前
史所載烏足道哉然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己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四

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將之心行人君不堪之事終於
妻子為戮身首橫分不亦宜乎

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
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等即
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
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
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
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

憲曰安出自皂隸所典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錄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齋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四九

州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為御史中尉以協為治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為參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閣祭酒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事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克勵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侯後為大將軍尉遲迴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

周書曰時有五城氏猶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三州民叛聚結二萬餘人據槐林山梓潼郡民鄧肱等招

誘鄉邑萬餘人復置泐應之同通州城城內糧少乏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尋遣將討破雄傑復擊斬肱等餘賊或散或降

魏恭帝三年文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既殺孫桓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孤整等二人並辭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為得協晚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為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四九

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得志每自矜高

周書曰朝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又其所言多乖事衷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已每提獎之協既受護重委真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之又進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任而協貪榮未肯告休及護誅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

爵南陽郡公卒

馮遷字羽伐弘農人少修謹有幹能

周書曰遷歷官并州水曹參軍從魏孝武入關屢有

功洛陽之戰遷先登陷陣遂中重瘡僅得不死

為護府司錄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

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為護委任後以其舊齒

欲榮以衣錦授陝州刺史遷本寒微不為時輩所重一

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為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至

錄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
除名卒於家

張衡字建平河內人父允周萬州刺史衡幼懷志尚有

骨鯁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思為同輩所推周武

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髻輿櫬叩馬切諫

通鑑考異曰周武居喪有禮疑衡自叙之妄

帝嘉之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讀衡又就沈重

受三禮畧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隋文受禪拜司門侍

郎及晉王廣為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

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為掾王甚親任之

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總管司馬

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拜

開府又王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歷御史大夫甚見親

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

宅可為朕作主人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帝上太

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至

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
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

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

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

蓋為此也不足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須賜公卿下至

衛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比頗自驕貴明

年帝幸汾陽宮時帝欲大汾陽宮令衡與紀弘整具圖

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願稍加折損

為請帝意甚不平後嘗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天下時齊王暕失愛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錄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多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敕衡督役江都官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為理還以訟書付監其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大為監所因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冤玄感心固非衡及與衡相見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枉死玄感具上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江都市將斬之既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衡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竟賜死於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

張衡奉皇太子命入侍文帝疾俄帝暴崩宜入之本

傳內庶臨死數言方有着落

監刑者塞耳促令殺之唐武德初以為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諡曰忠

或曰衡弑隋文承旨非造意然以臣弑君子弑父兩大惡皆兼隋煬身而衡敢承旨為之非賊臣而何獨怪唐高祖以創業首君乃題逆為忠耶隋書武德初作義寧時唐高方摠大政於隋恭何與

宇文化及代郡武川人父述見別傳性兇險不循法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臥內累遷至太子僕以納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凌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翫必託求之常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猶甚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連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日還京欲斬之方入城解衣辮髮訖以主赦乃釋

隋書曰以公主故久乃釋此乃云主救之則成他日
弑逆之禍者主也主知義抱忠另有傳此一字不可
不辨

并智及並賜述為奴述薨後帝追憶之起化及為右屯
衛將軍將作少監時李密據洛口帝懼留淮左不敢還
都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還意謀欲
叛歸時虎賁即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東城風聞兵
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之知其情因謀構逆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共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閣裴度通互相扇惑曰閭陞
下欲築宮丹陽人人謀逃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
而不言事發當族將如何度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
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
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度通等皆懼
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
去度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
元敏鷹揚將將孟景符墨郎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世

良城門郎唐奉義暨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為刎頸交言
無迴避坐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質在禁令驍果
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趨行樞

隋書曰行樞樂人之子家產巨萬

先交智及勳侍楊士覽宇文氏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
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
叛劫十二街武馬由掠居民財物西歸智及曰不然今
天寶喪隋英雄並起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行樞世良請以化及為主約定方告化及
蒲山公傳載宇文士及說德戡等曰足下因民心謀
非常事逃非上策德戡曰柰何士及曰官家雖無道
士民尚畏服聞公叛亡必急追捕不如嚴勒士馬攻
其官闕因人之欲黜廢昏凶推立明哲天下安而吾
徒亦安矣縱事不成威聲大振足使官家膽攝不敢
追討邊疑間自延數日比其議定公等行亦遠矣去
住俱萬全不亦可乎德戡大悅欲推化及為主士及

佯驚曰此非意所及但與公等救命耳

化及性驚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告衆人恐心未一更誦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人主所親近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言陛下聞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誅反愈急德戡等知計行遂以十日搃召故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諭以所為衆皆伏曰惟將軍命是日風霾晝昏晡後德戡盜御廐馬潛厲兵刃是夕禮虔通等直閣下專主殿內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望見火且聞誼驚聲問是何事虔通偽曰草坊被焚外人救之故誼置耳中外隔絕帝以為然孟秉智及集城外得千餘人劫候衛虎賁馮普樂共布兵分屯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授虔通兵易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

殿殿內宿衛者傳呼有賊虔通乃還閉諸門獨開東門驅宿衛者出遂殺將軍獨孤威武賁郎將元禮引兵進

資治通鑑曰帝先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待遇優厚至賜以官人司官魏氏為帝所信化及等結為內應是日魏氏矯詔悉聽給使出外倉卒時無一人在者

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與禮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耳帝曰即為汝歸

資治通鑑曰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帝映窓扉謂之曰爾欲殺我耶對曰臣不敢但欲奉陛下西還與此不同

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

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謁之但低頭據案答曰罪過時
士及在公主第弗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
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乃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
入朝堂號為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因復將
入

資治通鑑曰化及入朝堂裴虔通謂帝曰百官悉在
朝堂陛下須親出慰勞進其從騎逼帝乘之帝嫌其
鞍勒弊更易新者乃乘之虔通執輿扶刀出宮門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徒喜譟動地化及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於是
引帝還寢殿德戡等拔白刃侍立帝咲曰我何罪焉
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
淫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鋒
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民爾
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耶德戡曰
普天同然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
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慙而退

遣令孤行達弒帝宮中

資治通鑑曰賊欲弒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
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使令孤行達頓帝令
坐帝自解練巾投行達縊殺之初帝自知必及禍常
以甕貯毒藥自隨謂諸幸姬曰若賊至汝曹先飲之
然後飲我及亂顧索藥左右皆逃竟不得蕭后與諸
宮人撤漆牀板為小棺殯於西苑流珠堂

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為帝
資治通鑑曰化及以左武衛將軍陳稜為江都太守
綜領留事令內外戒嚴云欲還長安皇后六宮皆依
舊式為御營營前別立帳化及視事其中伏衛部伍
皆擬乘輿
十餘日奪江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
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化及遂入
據六宮自奉一如煬帝故事每帳中南面端坐有白事

者默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語行樞曰君大悞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暗必敗若何行樞曰廢之何難因共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萬餘襲殺化及立德戡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元文都推東恭帝為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辛

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徐世勣據黎陽倉與密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於弘達為密所擒送於東恭帝獲烹之如斛斯政之法化及糧盡渡水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糧又遣使拷掠東郡吏民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密化及大懼自汲郡率眾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畧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密化及尚有眾二萬北走魏縣張愷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及

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醉後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為計強表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弑主名天下不納豈非由汝滅族乎抱其兩子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從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降竇建德兄弟數相鬪閱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自知必敗乃咲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浩借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克反為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辛

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內諸賊遣士及狗濟北徵求餉餽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隋書曰并招化及化及不從噫逆賊豈可招不及竇建德伏羲鳴鼓遠矣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克而退竇建德悉眾攻之建德事見新唐書者不詳注惟注其與隋相涉者新唐書曰建德貝州漳南人初為盜保高雞泊傾身接物執苦與士卒均能致人死力後自稱將軍初他

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惟建德恩遇甚厚隋郡縣
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大業十三年築
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稱長樂王十四年更號夏王建
元丁丑敗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攻河間郡丞王琮
未下閔陽帝遇弒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使人
弔之為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
親釋其縛與言隋亡琮伏哭極哀建德亦為泣麾下
以琮久拒守多殺士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吾方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擢以勵事君且往為盜可殺人今將安民定天下而
害忠臣乎即令其君曰與琮隙者敢輒搖罪三族授
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備百官準開皇故事國號夏
改元五鳳 新唐書戴竇建德語其下曰吾隋民隋
吾君也今化及弒之大逆不道乃吾仇欲為天下誅
之何如其臣宋正本等對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隋
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伏順扶義也化及為隋相
里倚之不疑今我君而夸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

其罪建德善之即引兵討化及

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
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擒化及悉鹵其眾先執
智及元武達孟景揚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
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弒逆并二子承基承趾皆
斬之

資治通鑑曰化及且死更無餘言但云不負夏王

傳首突厥義臣公主泉之由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三

資治通鑑曰建德得隋官人千數悉放之其文武驍
果尚萬餘各聽所之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時已稱
帝侗封之夏王隋官如裴矩何稠崔君肅等皆授以
顯秩餘皆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東都及長安
者悉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境建德初與王
世充結歡俄世充篡位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
警蹕書稱詔追諡大業君為隋閔帝以齊王暕遺腹
子正道為郎公

士及自濟北西歸唐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聚鬪難放
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恣淫醜穢無所不為妻
長孫氏妬以告述述雖為隱大忿織芥之愆必加鞭笞
弟士及自恃尚主又輕之惟化及事事管護父再三欲
殺輒救免之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番私相交易
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惡為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
述將死抗表言智及兇悖必破冢帝後思述拜智及將
作少監江都弒逆皆智及謀也化及為丞相以為右僕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
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以
屠豕自給有桑門釋梁通德戡母娥氏撫教之因解書
記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
充內管左右進止便僻俊辨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勲授
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累遷虎賁
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

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反語在化及傳既執帝
與其黨孟景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為溫國
公加光祿大夫仍統本兵然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
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
兵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智及智及為之言行至徐
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孝本尹正
卿宇文導師等謀襲化及遣使孟海公結為外助遷延
未發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五

游獵至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執之并其黨
與化及責之曰與公戮力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
守富貴何為反耶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
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繼
殺之

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為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
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累從征役至通議大
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官門騎至成象殿殺將

軍獨孤威執帝於西閣化及以虔通為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而北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唐高祖即授徐州樞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太宗初以隋朝弒逆罪除名徙嶺表死

資治通鑑曰虔通常言除隋啓唐自以為功頗有歆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死 舊唐書曰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裴虔通煬帝舊左右而親為亂首豈可猶使宰民訓俗乃詔曰天地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卷六

位君臣義彰雖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繩繩無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軀重百年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趙高殞二世董卓鴆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况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莫不誅夸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志陵君親潛圖弒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就

云可忍宜其夸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救令可特免極刑除名削爵遷配驩州又詔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隋虎牙郎將元禮並於隋代蒙任用乃協宇文化及構成弒逆宜依裴虔通除名配流嶺表 貞觀七年又詔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孟景元禮楊覽唐奉義牛方裕薛良元敏馬舉元武達李孝本李孝質張愷許弘仁令孤行達席德方李覆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卷七

大業季年咸居列職或恩結一代任重一時乃包藏凶慝罔思忠義爰在江都遂行弒逆罪百聞趙釁深梟獍雖事是前代歲月已久而天下之惡古今同棄宜置重典以勵臣節其子孫並禁錮勿令齒叙 愚按裴虔通等朋弒俱宜無分首從與宇文化及同戮唐高祖容而不誅又封之視竇建德有慙德矣太宗兩詔雖快但法不嚴辜終不如建德是舉尤快然則唐高祖之新建德也何哉

元敏河南洛陽人父壽見別傳敏頗有才辨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之擢敏內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反敏創其謀偽受內史侍郎為沈光所殺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祖支頹禡徙居新豐頹禡沒其妻少寡與儀同王榮野合生子瓊榮遂納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榮榮愛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射聲沈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開皇中為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文

胡銜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舞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煬帝世累遷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帝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官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媚帝帝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內懷微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賊盜羣起民多犯法有繫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

樹私恩及楊玄感及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克世充募江郡萬餘人往擊頻破之每有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寶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人爭為用功最多十年齊郡賊師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出兵奮擊大破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文

新唐書曰世充保都梁山不戰羸兵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姓皆入保野無所掠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畧纔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令灶撒幕為方陣外向毀垣旦出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斬首萬人六畜軍資盡獲帝以世充有將才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畧記曰阮其衆二十餘萬於黃亭澗澗長數里深澗

數丈積尸與之平 雜記曰世充貪而無信利在子
女資財阬八千餘人於黃山下

然性多矯偽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
雁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
夜不解甲藉草坐臥帝聞以為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
遷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格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
予航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賊又擊破盧明月於南陽
後還江都帝大悅執杯酒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內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十一

言江淮良家多美女願備後庭無由自進帝愈喜密令
世充閱觀諸女資質端麗合法相者取正庫及入京物
聘納之所費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敕別用不顯其實
有合意者則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舟
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乃沈舟淮泗中沈溺殺
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又為秘之又別簡閱以供
進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
先祿大夫裴仁基以虎牢降密帝惡之乃大發兵特發

中詔以世充為將軍拒密於洛口前後百餘戰互有勝
負世充乃引軍渡洛水逼倉城

新唐書曰有氣若城壓其營 蒲山公傳曰密築長
城掘浮塹周迴六十里自固

李密與戰世充敗績

畧記曰世充移兵洛北仍令諸軍臨岸布兵別造浮
橋橋先成者輒渡前後不一密伏兵發遂敗績 資

治通鑑曰虎賁郎將王辨破密外柵密營中驚擾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十一

潰世充不知鳴角收衆密因率敢死士乘之世充大
敗

赴水溺死者萬餘人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
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時天寒大雨雪兵既渡水衣皆
濡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
自繫獄請罪東恭帝時為越王遣使赦之召令還都賜
金帛美女安之收合亡散屯舍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
化及弒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元文卿將軍皇甫無逸

右司郎盧楚奉越王為一以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帝用元文都盧楚謀拜李密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眾皆悅世充獨謂麾下諸將曰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擒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激怒其眾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因世充入內伏甲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婿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官城將軍費曜田世閣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敗世充遂攻門而入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

河洛記曰初元文都欲自為御史盧楚已為宣詔王世充固執不可乃止文都大恨盧楚私謂文都曰王世充外軍一將領軍屢犇吾方圖外賊且從捨過翻更宰制人跋扈縱橫不除恐為國患文都以為未可欲當朝上奏縛之御前楚善之文都懷奏入殿趙季卿私告世充遂奔舍嘉作亂與此不同

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官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帝曰元文都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而告臣臣非敢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帝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拒難兵敗獲文都殺之帝不得已命開門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言曰大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為此不敢背國言訖陳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

資治通鑑曰世充既殺元盧入見皇泰主於乾陽殿皇泰主責以擅誅世充拜伏流涕謝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報文都等包藏禍心欲召李密危國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臣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若內懷不誠違負陛下使臣闔門殄滅辭淚俱發皇泰主以為誠與語久之世充又於劉太后前披髮為誓稱無二心尋遣韋節等諷帝命拜己為尚書左僕射提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暉為內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分政事為十頭悉其黨主之威振內外帝拱手而已未

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倦世充欲乘擊之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立祠洛水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妄故出此言感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化及心輕世充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抹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薄密密出兵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陣未成列兩軍合戰

壺闕錄曰王世充與密戰牽貌類密者過陣前云已獲李密矣密兵遂亂 革命記曰世充先於衆中覓得狀似密者陰畜之至偃師城下與密未大相接遽令數千騎馳將所畜人首來云殺得李密世充佯不信遣衆共視咸言是遂於城下勒兵擲頭與城中人城中人亦言是遂以城降

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壓密營營中亂無

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車大驚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峇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為密所得皆囚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那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真虔象等舉倉城應之密以數十騎遁世充收其衆而還

資治通鑑曰初世充將戰誓衆曰今日之爭非直爭勝負死生在此一舉若其不捷必無遺類各宜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至是果大捷

東盡於海南至於江悉來歸附世充又令韋節諷帝拜已為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為其府事無大小悉關太尉府臺省監署莫不聞然

新唐書曰世充設三榜於府外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一武幹絕衆摧鋒陷陣者一能治寬抑者由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皆慰勞省接雖吏卒必飭詞誘納而世充素詭妄不能讎其語士大夫遂二初殺元文

都等欲說衆取信請事伺母劉太后為假子至是加
號聖感皇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比王莽文母何
異乎後食侗前得嘔疾疑見毒遂不復朝

尋不稱鄭王遣其將高畧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
師攻圍穀州三日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法物

通鑑曰世充寇新安外示攻取實召文武附己者讓
受禪李世英曰四方所以馳赴東都以公能中興隋
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

叛去矣長史韋節楊績等皆言隋氏數窮在理昭然
而太史令樂德融又言昔年長星出乃除舊布新象
今歲星又在角亢亢鄭之分野宜亟順天道獨外兵
曹參軍戴胄曰君臣猶父子休戚同之莫若竭忠殉
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稱善及議受九錫復固諫
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

是後不入朝矣有道士桓法嗣自言解圖讖世充昵之
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文夫持一干驅羊法嗣云

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為帝

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釋曰上篇
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人間應符命為
天子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
議大夫世充使人獻印及劔又言河水清又羅取雜鳥
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散於空中或有彈射得鳥來獻
者亦拜官爵既而逼帝遜位於已帝不許遣使謂曰今
海內未定須得長君待四方又安復子明辟必若前盟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

義不違負遂僭即皇帝位建元開明國號鄭唐太宗帥
師圍之世充頻出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降世充窘迫遣
使請救實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虎牢太宗破之擒建
德詣城下世充將潰圍出諸將莫應乃出降至長安為
讎家所殺俱詳唐書世充兄世暉世充篡位封齊王裴
仁基等謀殺世充復立東恭帝事世暉言於充曰仁
基等謀反正為潞國公尚在故也宜早除之世充從其
言乃遣兄子唐王行則荆王行本及家奴梁百年醜帝

帝曰更為請而主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百年欲為啓請世暉不許又請與母故劉太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曰願自今以後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世暉後隨世充降唐與世充同為獨孤修德所殺餘兄弟子侄徙蜀在道皆坐謀反誅

隋書曰化及庸儒下才荷恩累葉王世充斗筲小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或躬為戎首或親行耽毒孽深指鹿事切食蟠故泉鏡凶魁相尋菹戮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六

承醜類繼踵誅夸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為人臣者可不殷鑒哉 予之跋南史賊臣也則賊其君劉裕輩矣北為誰曰高洋賊以弑其君魏靜楊堅賊以弑其君周靜宇文泰名臣而實主亦賊以連弑二君雖然若輩皆橫於賊而獨元修橫於賊又愚於賊與故君曷恭朗皆同枝而先後加害且加於恭所保全之曷則橫與曷恭朗皆逼迫權臣搖搖然處天位若懸旌而不相憐反相殘則愚或曰楊廣兼

弑君父尤甚然廣亦橫於賊而獨橫兼以愚者修賊風斯下矣噫於爾朱兆宇文化及等何誅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

七九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九十一

明李清撰

北史一百五



項氏高陽氏當唐堯時高陽氏有
以官命族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
後李微字德靈諱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於
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遂改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於益壽氏女嬰敷生子
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趙或在秦在
魏者為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別孫悝為魏文侯興
富國之術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後也
在秦者名興族為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
伯祐生二子平燕內德子信為秦將鹵燕太子丹信孫
元曠仕漢為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仲翔討叛羌於
素昌一名狄道仲翔臨陣殞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記

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

曾孫廣仕漢歷文景武三帝位前將軍立功沙漠廣子

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沒匈奴椒敢歷侍中郎中令閭

內侯生子禹位至侍中並事具漢史禹生承公承公生

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況況生孝廉本本

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臨淮太守軌軌生積弩將軍

隆隆生雍雍字備熙仕曹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

太守雍生柔柔晉舉秀才為相國從事中郎北地太守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雍生俞高亮果毅有智局晉末大亂與從兄卓居相國
晉王保下卓位相國從事中郎保政刑不修卓率宗族
奔張寔亦隨焉因仕張氏為驍騎左監俞本名良婦
姓梁氏涼公張駿謂俞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孫何
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弱年立功啓中興之業吾方賴
卿有同耿氏乃使名俞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封安西亭
侯卒年五十六贈武衛將軍子昶幼有名譽年十八亡
昶子嵩字玄盛小字長生即西涼武昭王也遺腹而誕

祖母梁氏親加撫育幼好學性沈敏寬和美氣度通涉
經史尤長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常與呂光
太史令郭磨及同母弟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
極人臣李君必有國土之分家有駟黃馬生白額駒此
其時也及呂光末段業自稱涼州牧以昭王為効殷令
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中從事燉煌索仙等以昭王
溫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昭王初難之會
宋繇仕業告歸言於昭王曰兄忘郭磨言邪白額駒今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百九十一

三

已生矣乃從之尋進號冠軍將軍稱藩於業業僭稱涼
王其右衛將軍索嗣構昭王於業乃以嗣為燉煌太守
率騎而西昭王命師擊走之於是晉昌太守唐瑤移檄
六郡推昭王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護
羌校尉依竇融故事昭王乃大赦境內建元庚子追崇
祖弇景公考昶簡公大開霸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
中郎備置寮案廣闢土宇屯玉門陽關屯田積穀為東
討之資立靖恭堂以議朝政而閱武事圖贊自古聖帝

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親為序頌明鑒誠義當時文
武羣公寮佐亦皆圖讚所志五年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
梁興間行奉表於晉是歲乃自燉煌徙都酒泉又以表
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通表建鄴時百姓樂業請勒
銘酒泉乃使儒林祭酒劉彥明為文刻石頌德又有白
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鳩等集於園間羣下以為白祥金
精所誕皆應時雖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眾瑞
請史官記其事昭王從之上巳日讌於曲水命羣寮賦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二百九十一

四

詩昭王親為之序於是寫諸葛亮訓誡以勗諸子昭王
以緯世之量為羣雄所奉兵無血刃遂啓霸業乃修燉
煌舊塞堯謚武昭王廟號高祖陵號建世武昭王十子
譚歆讓惜恂翻豫宏眺亮世子譚早卒後主諱歆字士
業武昭王第三子王堯府寮奉為都督大將軍涼公領
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內改元嘉興尊母尹氏為太
后在位四年為沮渠蒙遜所敗國亡武昭王以魏道武天
興二年立後主以明元太常五年亡據河右凡二世二

十一年世子重耳奔江左遂仕宋後歸魏位弘農太守
即皇室七廟之始也後主弟讓雅量凝重善謀畧位寧
朔將軍領西羌校尉輔國將軍晉燉煌太守新鄉侯贈
驃騎大將軍謚曰穆讓弟愔位晉昌燉煌太守愔弟恂
有幹畧為酒泉燉煌太守國亡為沮渠梁氏攻逼自殺
恂弟翻小字武彊英雄秀出有雄畧位車騎將軍祈連
酒泉晉昌郡太守翻弟豫位西海太守豫弟宏位前將
軍中華令宏弟眺位左將軍眺弟亮位右將軍寶字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素小字衍孫晉昌太守翻子沈雅有度量驍勇善撫接
遇家難為沮渠蒙遜囚於姑臧歲餘與舅趙唐契

魏書趙唐契作廣契

北奔伊吾臣於柔然其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寶傾身
禮接甚得其心衆皆樂為用每希報雪屬太武遣將討
沮渠無諱於燉煌無諱損城遁寶自伊吾南歸燉煌遂
繕城府規復先業遣弟懷遠奉表歸誠太武嘉其忠
款拜懷遠散騎常侍燉煌太守別遣使授寶使持節侍

中都督西垂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
西戎校尉沙州牧燉煌公乃鎮燉煌四品以下聽承旨
假授其君五年入朝遂留京師累內都大官文成初代
司馬文鎮懷荒改授鎮北將軍太安五年卒賜命服一
襲贈本官謚曰宣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沖公業早卒
承字伯業少有謀畧初寶欲歸款僚庶多異議承時年
十三勸寶速定大計遂決寶仍令承隨表入賀太武深
相器異禮遇甚優賜爵姑臧侯後遭父憂居喪以孝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六

承應傳先封以自有爵乃以本封讓弟茂時論多之承
方裕有鑒裁為時所重文成末以姑臧侯出為龍驤將
軍榮陽太守為政嚴明甚著聲稱延興五年卒贈使持
節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長子韶字元伯學涉有器
量與弟彥度並孝文賜名韶雅為季父沖所知重延
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修改車服
及羽儀制度皆令韶典之遷給事黃門侍郎後依降降
侯為伯無大鴻臚卿黃門如故孝聞將遷都詔引侍臣

訪古事韶對曰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帝稱善遷太子右詹事尋罷左右仍為詹事肆州大中正出為安東將軍哀州刺史帝自鄴還洛韶朝於路帝言及庶人恂事曰卿若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七

出東宮或未至此宣武初徵拜侍中領七兵尚書除撫軍將軍并州刺史以從弟伯尚同咸陽王禧逆除官爵久之無將作大匠敕參定朝議律令及呂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將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眾討之事平即真璽書勞勉復其先爵時隴右新經師旅人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心孝明初自相州刺史入為殿中尚書行雍州事後以中軍大將軍吏部尚書出為冀州刺史清簡愛民政績之美聲冠當時孝明嘉之就加散騎常侍遷車騎將軍賜劍珮貂蟬各一具驂駟馬一匹并文服寢具韶以年及懸車抗表遜位優旨不許轉定州刺史常侍如故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二州境既連接百姓素聞其德

州內大安正光五年卒官年七十二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謚文恭既葬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塚數日方還其遺愛如此永安中以克定秦隴功追封安成縣伯長子璵字道璠溫雅有識量視永平二年釋褐太尉府行參軍累遷尚書倉部郎中後汝南王悅為司州牧悅性質疎冗情識不倫朝廷以璵器望兼美開於政事擢為悅府長史兼知州務甚得毗贊之方除司州別駕遷光祿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八

少卿永安初襲封安城縣伯及遷都於鄴留璵於後監掌府藏撤運官廟材木以明幹見稱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兼給事黃門侍郎監典書事出為東徐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解州還以老疾不求任進齊受禪追璵無前將軍尊從於園邱行禮又攝護軍陪神武主入太廟璵意不願策名兩朝雖以宿德耆舊數被徵過事即絕朝請文宣亦曾命璵預華林宴顧訪舊事甚重之天保四年卒年七十二子詮任城郡守贈涇州

刺史

北齊書曰瑛三子詮韞誦韞與陸令萱女弟私通令
萱奏授太子舍人誦女妻穆提婆子懷鹿起遷臨漳令
儀同三司

子伯卿太師府參軍事伯卿子師上聰敏好學雅有詞
致外祖魏收無子惟一女生師上甚愛重之童其便自教
屬大後與范陽盧公順俱為符璽郎待詔文林館與博
陵崔君洽同志反善從駕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之康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九

寺三少隋煬帝居第奏為王府記室終於揚州詮弟誼
位高陽郡守司農卿安州刺史誼子千學齊武平中尚
神武女浮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南青州刺史誼弟誦
位假儀同三司臨漳令誦弟世韞太子舍人殿中郎瑛
子孫繁衍行人號其宅為孝東徐村瑛弟瑾字道瑜美
容貌有才學特為韶鍾愛清河王暉甚知賞之暉為司
徒辟參軍事遷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
業尚書郎盧觀典修儀注王盧即瑾外兄臨淮王彧謂

瑾等曰卿等三偽共掌帝儀可謂甥舅之國及孝明崩

上諡策文瑾所製也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冠軍將軍
齊州刺史子產之容貌短陋撫訓諸弟愛友篤至其舅
盧道將稱之曰此兒風調足為李公家孫位北豫州司
馬子仲膺以學行稱位太子洗馬仕周為東京少吏部
上士隋開皇中卒於荊州總管司馬產之弟蒨之清靜
好文學齊天保初歷太子洗馬行陽翟郡守為政清靜
吏民稱之遷尚書考功郎中遇文宣昏縱見害時人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十

之蒨之弟壽之位梁州中從事性貞介不負於人壽之
弟禮之位司徒騎兵參軍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
終不獨死未幾禮之足發腫夢妻云煮小麥漬之即差
如其言反創而卒禮之弟行之小字師子簡靜善守門
業多識前言往行而不以文學自名居喪盡禮與兄弟
深相友愛任齊歷都水使者齊郡太守帶青州長史任
城王敬暉之州人號李御史任周為冬官府司寺下大
夫隋開皇初除唐州下澧郡太守稱疾不行卒行之風

素夷坦為士友所稱其舅子盧思道深所愛好常贈詩云水衡稱遠人潘揚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鷲塵時以為實錄及疾內外多為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愈富和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絕臨終命家人薄葬口授墓誌以紀其志曰隴西李行之以其年某月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紀無愧風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十一

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絕二子夷道行之弟凝之為光州中從事非其所好毘勉而就秩滿徑還冀州秦強野舍凝之明本草藥性恒以服餌自持雖年將耄及而志力不衰篤好古文精心典禮以之終老未嘗懈倦隋仁壽中卒產之兄弟並有器望邢子才為禮之墓誌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食衣無常主易之而出時以為實錄諸父相親皆如姊妹舊之死諸弟不避當時凶暴行喪極哀趙郡李榮

來弔之歎曰此家風範海內所稱今始見之真吾師也欲與連類即日自名勞之瑛弟瓚少有風尚辟司徒參軍事卒贈漢陽郡太守韶弟彥字次仲有學業孝文初舉秀才除中書博士轉諫議大夫後因考課降為元士尋行主客曹事徙郊廟下大夫時朝儀典掌咸未周備彥留心考定號為稱職孝文南伐彥諫曰臣以為蕞爾江闕未足親勞鑿駕頻表雖不見納而以至誠見嘉及六軍次淮南加振武將軍西翼副將軍帶齊郡太守累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十二

遷平東將軍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瀆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無淹潰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勉入為河南尹累遷度支尚書出為撫軍將軍秦州刺史時破六韓拔陵等反於北鎮二夏幽涼所在蜂起而彥刑政甚嚴

魏書曰彥刑政過猛為下所怨

正光五年六月城人薛珍劉慶杜超等因四方離叛突入州門害彥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永安中追贈侍中

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孝貞子變少有風望
位司徒王薄卒贈太常少卿子士有雅望位高都太守
變弟充字德廣弱冠太學博士大將軍蕭寶夤西討德
廣為行臺郎募眾而征戰捷乃手刃仇人啖其肝肺覺
寶夤有異志挺身歸闕朝廷加爵辭不受寶夤遂與万
俟醜奴同反大行臺尔朱天光討之請德廣為從事中
郎天光用其其遂定秦隴以功除中散大夫痛父非命
終身不食酒肉妹夫盧元明嗟重之子士英有文才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三

遵業以女妻之次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時鄭子默
有名於世僧伽曰行不遁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牆
高墓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言尚書袁叔德來候
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及
卒叔德為懷舊詩曰平生寡俗累終身無世言其見重
如此僧伽弟法藏內清介位員外郎德廣弟德顯位散騎侍
郎贈東秦州刺史德顯弟德明敦重有器局位高陽太
守贈光祿少卿光州刺史彥弟度太和初為中書學生

累清河太守屬京兆王愉反度棄郡奔關宣武聞度至
謂左右曰李度在冀州日久思信著物今拔難而來眾
情自解矣乃授度別將令軍前慰勞事平轉長樂太守
延昌初冀州大衆賊起令度以本官為別將與都督元
暹討平之遷後將軍燕州刺史累散騎常侍安東將軍
兖州刺史追論平冀州功賜爵高平男永安三年卒於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年七十四贈侍中驃騎大
將軍太尉公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四

景長子暉位尚書左外兵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度
尚書安東將軍青州刺史二子袁爽並為郡守以幹局
見知暉弟仁暉員外散騎侍郎太尉錄事參軍與兄暉
同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左將軍兖州刺史子撫學
尚有風儀齊天保末為尚書郎終光州司馬仁暉弟皓
位散騎侍郎亦遇害河陰贈征南將軍涼州刺史子士
元士操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軍事皓弟曉事列於後
度弟綖卒於司農少卿贈龍驤將軍豫州刺史子諤字

義興有幹局起家太學博士孝莊初歷濟廣二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節閔時與第三弟通直散騎常侍義真第七弟太常少卿義邕同為爾朱仲遠所害當孝莊居藩日以外親甚見親昵及即位特蒙信任爾朱榮之誅義邕預其事並及禍孝武初

本書孝武作節閔誤節閔時爾朱方專政無追贈理考之魏書作出帝出帝孝武也今正之

諺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義真贈前將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軍齊州刺史義邕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諺次弟義順司空屬第四弟義遠國子博士孝莊初並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雍州刺史承弟茂文成未襲父爵鎮西將軍燉煌公孝文初歷光祿大夫西兗州刺史例降為侯茂性謙慎以弟冲寵盛懼於盈滿以疾求遜位孝文不奪其志聽食大夫祿還私第因居中山自是優游早舍不入京師卒年七十一謚恭侯子靜襲東平原太守卒子遐襲遐有几案才位河內太守

魏書曰爾朱榮稱兵向洛次其郡境遐聞榮推奉莊帝遂開門謁候

從孝莊南渡河於河陰遇亂兵為所害事寧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秦州刺史封盧鄉伯靜弟孚恭慎篤厚歷汝南中山二郡太守孝莊初以外親歷鎮東將軍滄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孚弟季安粗涉書史北海王顥為關西都督引為長史委以戎政卒於軍贈征南將軍涼州刺史茂弟輔有器望解褐中書博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六

太和中孝文為咸陽王禧納其女為妃除鎮遠將軍頰州太守帶長社戍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卒於郡贈征南將軍秦州刺史謚襄武侯長子伯尚少有重名弱冠除祕書郎孝文每云此李氏千里駒稍遷通直散騎侍郎敕選太和起居注宣武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坐與咸陽王禧謀反誅伯尚弟仲尚儀貌甚美少以文學知名年二十著前漢功臣序贊及季父司空冲誅高聰邢巒見而歎曰後生可畏非虛言也起家京兆王愉府參軍

坐兄事賜死仲尚弟季凱沈敏有識量坐兄事與母弟俱徙邊久之會赦免遂居晉陽沈廢積年後歷并州安北府長史孝明崩爾朱榮陰圖義舉季凱預謀孝莊踐阼徵拜給事黃門侍郎封博平縣侯加散騎常侍祕書監中軍將軍後爾朱世隆以榮之死謂季凱通知見害孝武初追贈侍中驃騎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季凱弟延慶位陳留太守金紫光祿大夫延慶弟延度衛將軍安德太守輔弟佐字季翼有文武才幹孝武初無散騎常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十一

侍使高麗以稱旨拜常山太守懷懷州刺史山陽公後轉相州刺史所在有稱績後拜安遠將軍敕與征南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盧陽烏等攻赭陽各不相節度諸軍以敵強故班師佐簡精騎二千逆戰為敵所敗坐徙瀛州為民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以功魏書曰新野太守劉忌憑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矣

封涇陽縣子汜北既平以佐為廣陽王嘉鎮南府長史

加輔國將軍別鎮新野及大軍凱還孝文執佐手曰汜北洛陽南門卿既為朕平之亦勉為朕善守

冊府元龜曰孝文克宛城拜劉長猷南陽太守駕旋詔之曰昔曹公克荊州留滿寵於後今委卿以郡無統戎馬非獨綏安初附乃以干城相托賜縑二百疋孝文崩遺敕以佐行荊州事佐在州威信大行邊人悅附前後歸者二萬餘家尋正刺史宣武初徵兼都官尚書卒年七十一贈秦州刺史謚曰莊子遵襲遵豪爽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九

父風卒於司空司馬贈洛州刺史子果業位司空謚謀參軍武定中坐通西魏見殺遵弟東字休賢郡辟功曹以父憂去職遂終身不食酒肉屏居鄉里司空任城王澄嘉其操尚以為參軍事累遷濟州刺史卒贈殿中尚書相州刺史東弟挺字神備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為太常劉芳所賞歷中書侍郎太常少卿荊州刺史時梁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板神備循撫兵人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暹別將王熊裴

行等赴援敬宗退走時經寇賊後城外有露骸神儻令
收葬之徵拜大司農孝明未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時
葛宗南逼神儻憂懼故墜馬傷足仍停汜郡有詔追還
孝莊即位以神儻人望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追論固
守荆州功封千乘縣侯轉中書監吏部尚書神儻意尚
風流情在推引人物爾朱榮有所用入神儻不從見怒
魏書曰神儻推引人物不能守正奉公無多聲譽有
鉅鹿人李炎上書言其失尔朱榮曾補人為曲陽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九

神儻以階懸不用榮大怒謂神儻自樹親黨排抑勲
人

懼啓求解官除右光祿大夫尋屬爾朱兆入京乘輿幽
執神儻逃民間孝武初歸闕拜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孝靜初除驃騎大將軍華州刺
史入為侍中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雍州刺史神儻
風韻秀舉博學多聞朝廷舊章及人倫世族多所詣記
篤學好文雅老而不輟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

生為其光價四方才子咸宗附之崇陽鄭伯猷常云從
舅為人物宗主在京洛時琅琊王誦亦美神儻故名其
子曰儻庶其似之梁武帝雅重其名常云彼若遣李神
儻來聘我當令孝綽往其見重如此頸多鼠乳而性通
率不持檢度少年之徒皆與爽狎比遷鄴於路見犬溫
子昇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儻曰為逐丞相東走
為共帝女南徂沙苑之敗神儻策馬而走曰丁掾力
馬倒曰丁掾誤我其不拘若此既不能方重識者以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十

為譏喪二妻又欲娶鄭嚴祖妹神儻從甥也盧元明亦
將為婚遂至紛競二家關於嚴祖門鄭卒歸元明神儻
惆悵不已時以為鳳德之衰承弟冲

愚按諸李中惟冲功名顯魏李文時故特改列傳

冲子延寔字禧性溫良少為太子舍人宣武初襲父爵
清泉縣侯孝莊即位以母舅起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
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固辭徙
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為使持節侍中太

傳錄尚書事東道大行臺都督青州刺史

伽藍記曰延寔臨行奉辭帝謂寔曰懷博之俗世號

難治舅宜好用心寔曰臣久乞閑退陛下渭陽興念

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教懷博者

謂齊土俗薄太守初入境皆懷博而叩以美其意及

代還以博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也

爾朱兆入京乘輿幽繫延寔以外戚見害於州館孝武

初反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督雍州刺史謚孝懿長子或字子文尚孝莊姊豐亭公

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或性豪俠爾朱榮之死武

毅之士皆或所進孝靜初陷法見害

魏書曰或任俠交遊輕薄無行愚謂能殺爾朱榮為

朝廷翦除權奸者亦高氏父子所深忌也故魏收詆

之至所坐何法收何不著明其為高氏所陷無親

尋詔復本爵子道端襲或七子並公主所生以道德仁

義禮智信為名第四子義雄有識悟勤學手不釋書仕

齊位瑯琊郡守義雄弟禮成最知名禮成字孝諧年七

歲與姑子蘭陵太守榮陽鄭顥隨魏孝武入關顥母每

謂人曰此兒平生未嘗回顧當為重器及長沈深有行

檢不妄通賓客在西魏歷負外散騎常侍周受禪拜平

東將軍散騎常侍時貴公子皆競習弓馬被服多為軍

容禮成雖善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後以軍功拜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修陽侯拜遷州刺史時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廷有所徵發禮成以蠻夷不可擾擾必為亂上表固諫

武帝從之伐齊之後從帝圍魯陽齊將席毗羅率精兵

數千拒帝禮成力戰擊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歷

北徐州刺史民部中大夫禮成妻竇氏早沒知隋文有

非常之表遂聘帝妹為繼室及帝為丞相進上大將軍

遷司武上大夫委以心膂及受禪進封絳郡公賞賜優

洽累遷襄州總管左大將軍時突厥屢為寇患緣邊要害

多委重臣拜寧州刺史以疾徵還京終於家子世師位

度支侍郎禮成弟智源有器量仕齊卒於高都郡守智源弟信則方雅廉慎齊武平中位南陽王綽大司馬屬信則形短中書侍郎頓邱李若戲之曰弟為府屬可謂名以定體信則曰名以定體豈過劣也入周為東京司門下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汴州刺史或弟彬其父延寔既別封彬襲祖爵清泉縣侯卒於左光祿大夫贈驃騎大將軍光祿勳齊州刺史謚曰獻子桃杖襲彬弟彰位通直散騎侍郎從父在青州同時遇害贈左將軍瀛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三

刺史延寔弟休纂小字鐘羌頗有父風位終太子舍人贈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雍州刺史追封高陽郡公子昂襲昂魏末為廣平太守齊天保中卒於光祿卿昂子道隆有才識明剖斷仕齊位并省尚書左丞隋開皇中為尚書北部侍郎休纂弟延孝位尚書屯田郎中於河陰遇害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進封臨穎縣公韶從弟仲遵有器業彭城王勰為定州請為開府參軍累遷營州刺史時四方州鎮逆叛相續

營州城內咸有異心仲遵單車赴州及至與大使盧同以恩信懷誘率皆安帖後孝明又遣盧同為行臺北出慰勞同疑人情難信聚兵將往城人劉安定就德興等先有異志謂欲圖已遂執仲遵害之韶從祖抗自涼州渡江左任宋歷晉壽安陸東萊三郡太守抗子思穆有度量善談論工草隸為當世所談太和十七年攜家累自漢中歸魏位都水使者及駕南伐平南陽以功賜爵樂平子宣武踐阼進為伯累遷京兆內史在郡八年頗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三

有政績卒於營州刺史贈安東將軍華州刺史有子十四人嫡子斌襲位散騎侍郎早卒斌兄獎字道休為孝莊所親超贈思穆衛將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謚武宣獎以戚里恩澤賜爵廣平侯歷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齊天保初兼侍中冀瀛滄三州大使觀察風俗還拜魏尹卒贈濟州刺史中書令子瓌位中書舍人黃門郎韶族弟琰之字景珍小字墨蠡少知名號神童從父冲雅所歎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

須愛同已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有隱
適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冲又遣信
喻之久乃應召尋為中尉李彪啟兼著作郎修國史累
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黃門侍郎仍修國史三遷至太
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
尉為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為尚書左
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琰之雖以儒素自業每語人曰吾
家世將種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武爾朱兆入洛陽太守趙修延以琰之孝莊外戚誣琰
之規奔梁襲州城遂被囚執修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
斬脩延還推琰之復州任孝武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
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卒朝廷悼惜之贈
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文簡琰之少機
警善談論經史百家無不悉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
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
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詳又自誇文章從姨

兄常景笑而不許每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
常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者本不求身後名但異見異
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為身名而勞
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為力強前後再居史事無所編緝
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常就琰之辨析自以
為不及也二子網慧並從孝武入關網位宜州刺史儀
同三司子充節少慷慨有英畧隋開皇中頻以行軍總
管擊突厥有功位上柱國武陽郡公朔州總管甚有威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名為鹵所憚後有人譖其謀反徵還京帝怒之充節素
剛憂憤卒子大亮曉字仁畧太尉虔之子少簡素博涉
經史早有時譽釋褐負外郎散騎侍郎尔朱榮將立孝
莊曉兄弟四人與百寮俱往迎其夜曉衣冠為鼠所嚙
不成行而免其三兄皆遇害曉乃攜諸猶子微服潛行
避難東郡行至成皋為滎陽令天水閻信所疑辟易左
右謂曉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必
有急難須悉心以告天下豈獨北海孫賓願乎曉以信

有長者言具告情實乃厚相資給以免永安初累授除
前將軍太中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曉寓居清河依從
母兄崔陵鄉宅陵給良田三十頃曉遂築室居焉時豪
右子弟悉多驕恣請託暴亂州郡不能禁止曉訓勗子
弟咸以學行見稱時論以此多之曉自河陰家禍後屬
王途未夷無復官情備在名級而已及遷都後因退私
門外兄范陽盧叔虎勸令出任前後數四確然不從武
定未齊大襄嗣事高選察察名曉及前開府長史房延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祐並為外兵郎歷頭邱太守天保中頻歷廣武東二郡
太守所在有惠政為吏民所懷卒於郡贈本官將軍海
州刺史三子伯山仲舉秀遠仲舉本名超以字行性方
雅善制白哲美鬚眉高簡宏達風調疎遠博涉經史不
守章句業至於吉凶禮制親表咸取則焉弱冠仕齊為
襄城王清大司馬參軍事時尚書左僕射元大遙以令
長之徒率多寒賤奉請革選妙畫高資仲舉范陽盧昌
衡等八人同見徵用以仲舉為司州修武令仲舉蒞以

寬簡人號寬明時昌衡為平恩令人號恩明故時稱盧
李恩寬之政武平初持節使南定州州人並是蠻左接
帶邊障仲舉具宣朝旨邊服清謐朝廷大嘉之還授晉
州別駕及周師圍晉州外無救援行臺左丞侯子欽內
圖離貳欲與仲舉謀憚其嚴正將言而止者數四仲舉
揣知其情乃謂之曰城危累卵仰賴於公何以欲言還
止子欽曰告急官軍永無消息勢之危急旦夕不謀意
欲不坐受夷戮歸命有道於公何如仲舉正色曰公於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六

皇家沒齒非谷臣子之義固有常道何至今日翻及此
言子欽懼泄夜投周軍城尋破周將梁士彥素聞仲舉
名與言時事仲舉曰僕世居山東受恩高氏今國維不
張遠勞師衆不能死於臣道豈敢干非其義士彥曰百
里左車不無前事見逼不已仲舉乃曰今官軍遠來方
申弔伐當先德澤弘招納之畧令所至之所歸誠有地
所謂王者之師征而不戰也士彥深以為然益相知重
初城敗後公私蕩然軍人簿帳悉亡毀戶口倉儲無所

憑據事無大小士彥一委仲舉推尋勾當絲髮而無遺
甚於軍用有助鄴城平仍將家隨例入關仲舉以親故
流離情不願住妻伯父京兆尹博陵崔先猷留不許去
固辭乃得還鄴尋有詔素望舊資命州郡勸仲舉懼嚴
命而至補秋官賓部上士深乖情願乃取急言歸隋開
皇中秦王俊鎮洛州召補州主簿友人蜀王府記室范
陽盧士彥謂仲舉曰丈人往經微辟每致推辭何為忽
爾降德仲舉笑曰屈伸之事非予所知尋被敕追赴京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朝廷以仲舉婆娑州里左降為隆州錄事參軍尋以疾
歸以琴書自娛優遊賞逸視入世茂如也會朝廷舉士
著作郎王邵又舉以應詔以前致推遷為責除冀州清
江令未幾以疾還後以資例授帥都督洛陽令彭城劉
逸民謂仲舉曰君之才地遠近所知久病在家恐貽時
論且以為武職差獲自安仲舉曰吾性本疎惰少無官
情豈以垂老之年求一階半級所言武職挂徐君墓樹
耳竟不起終於洛陽永康里宅當時名賢莫不傷惜之

此傳曲曲文飾言多支離亦孫傳其祖不得不然耳
二子大師行師大師字君威幼而爽悟神情警發標格
嚴峻人並敬憚之身長七尺五寸風儀甚偉好學無所
不窺善綴文備知前代故事若指諸掌商較當時人物
皆得其精弱冠州將賀蘭寬召補主簿寬當時位望又
與大師年事不侔初見言未及終便改容加敬曰名下
故無虛士今者非以相勞自望坐嘯有託耳每於私室
接遇恒盡忘年之歡俄以資調補左翊衛率尋除冀州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五

司戶參軍煬帝初改州為郡仍除信都司戶書佐及大
業暮年王塗弛柰居官者率多侵漁大師獨守清戒無
所營求家益窘迫郡丞鞠孝核益相歎服曰後凋歲寒
於公見之十年遷渤海主簿及竇建德據有山東被召
為尚書禮部侍郎武德三年使於唐因送同安公主遂
求和好使畢還至絳州而建德違約助王世充抗王師
於虎牢高祖大怒命所在拘留其使世充建德尋平遂
以譴徒配西會州大師少時嘗筮仕長安遇日者姓史

因使占時有從兄子同妹夫鄭師萬河東裴寂同以宿衛簡入文資各使視即日官位及將來所至史生曰裴二及李皆當依資叙用然裴君終至台輔鄭非直今歲虛歸後歲亦當本資不叙指大師曰君才雖不減趙元叔恐賦命亦將同之言子同亦無遠到時大師弟行師亦預賓貢因問死生吉凶生曰此郎雖非裴君之匹亦至方伯既而大師及子同裴寂並以資補州佐師萬當年差舛明年以齊資不叙任益州新都縣尉及武德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三

裴寂任尚書左僕射魏國公大師至是遷播因獨笑曰史生之言驗矣行師貞觀中歷太常寺丞都水使者邛州刺史皆如史生占大師既至會州忽忽不樂乃為羈思賦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賦異之召至河西深相禮重日與遊處大師少有著述志常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鹵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書其本國詳悉別國並不備又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而恭

仁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居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大師復還會州武德九年會赦歸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並與大師親通勸留不去曰時屬維新人思自效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大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不才請暮其義於是束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緝編前所修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所製文筆詩賦遺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三

兵火多失落存者十卷子廢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追踪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目所未見因於編輯之下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編次之然尚多所闕十五年乃任東宮典膳丞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啓延壽修晉書因得勘究宋齊魏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名延

書撰錄因編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又不辨雇人書寫至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傳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為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頗冗者削之始末終撰凡十六載始成凡八代為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孤德棻有乖失者亦為改正許令閻秦次以北史誌知亦為詳正因徧誌宰相乃上表曰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三

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滅孫晉乘無隱桃園取譏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誡之方率由茲義逮秦書既煬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書國志亦曰名家並見重前修無俟揚摧滯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

著述之士家數雖多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深嗟蕪穢大存刊勒既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代有載筆者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書短書易為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真晦明安取二則至人高跡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為傷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桀惡書法不記孰為勸獎臣從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為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三

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凡四代一百七十年為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為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陳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敕撰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夙懷慕尚備得尋聞私為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畧千有餘卷連綴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正史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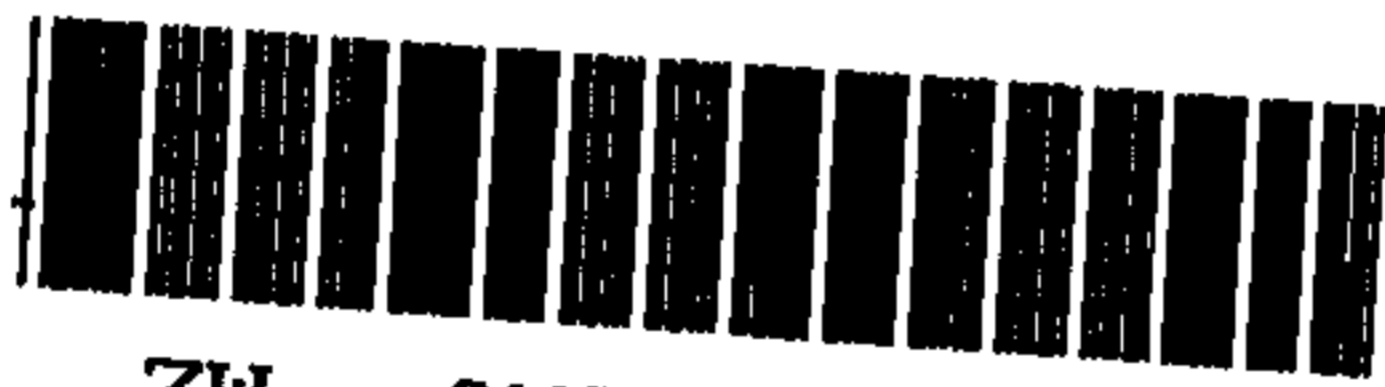
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
異聞編次別代共為部帙除其冗長據其菁華若文之
所安則雖則疎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
謂其書再為校勘已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門
不期復有陳聞伏深戰越
謹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卷一百九十一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九十一



ZW 21101000562119